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九·史部·正史類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四十三至卷八十六)

〔清〕李

清撰

.....

228/09

南北史合注

二〔清〕李清撰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四庫
全書撤出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一三毫米寬二一七八毫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南史四十三

齊高帝諸子上

豫章文獻王諸

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乾 子乾 子乾 子顯

子雲
子暉在梁書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

太妃生安成恭王暹陸脩儀生鄱陽王錡晉熙王鉞袁

脩容生桂陽王欒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鉷區

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鈗李美

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俊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高帝第二子寬仁弘雅幼有大皇帝

特鍾愛任宋為尚書左民郎殘唐高帝破薛索兒功改封以先

爵賜疑為晉壽縣侯後為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賦伐

荆州界內諸蠻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怨怒西

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賦千萬頭擬輸五百

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蠻部

大亂抄掠至都城下疑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

縶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

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

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舞刀戟於中

庭蒼梧從牆間窺之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

心苟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

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於此立計

萬不可失及梧頌高帝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

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管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

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之夕丹陽

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遜二千人

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遜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為內應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疑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民散實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蕪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南北朝合注

政古人云春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之以市稅重多所寬假一方甚悅禪讓間武帝欲速定大業疑依連默無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疑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

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

南齊書曰酋寇司豫二州又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粲以為憂疑曰酋入春夏非動眾時令豫司疆守過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以荊州隣接蠻蠻慮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既而酋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

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上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南北朝合注

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部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勝未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若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為都督楊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侍中如故加兵置佐

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寔以將還都脩治
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及發江津
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寔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帝
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帝幸
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
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
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寔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
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目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

南齊書載寔啟曰臣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
表於容狀視此根體常恐命不勝恩欲從俗啟解今
職但恐厝辭為鄙或貽物誚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
墜且儲副之重實非常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
臣皆再拜何以當此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五惟當請
降紹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此臣願也服之不衷猶
為身災况寵爵乎誓以命請帝不從 又載永明二

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藩晉之晉獻秩殊常叙况
乃地侔前准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
廣田邑用伸恩禮可增封四十戶

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
歲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寔不參
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
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
末自此以後斯事一斷帝與寔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六

許依元嘉歲固辭不奉救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
侍宴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啟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
不見許又啟曰

南齊書有曰臣五十之年為玩幾時亦復不能以理
內自制

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為辦事
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為
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有未安訊訪東宮主

圖乃有栢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

冊府元龜曰太子不知臣有此屋正以東宮無而臣有自處之體不宜爾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棄不脩 南齊書曰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具上簡巨細所資皆是公潤未知將來罷州後或當學營覓自贍否連年惡疾之餘顧影單回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事蓄聚惟逐手為樂耳

帝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啟事屋事慎勿強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竊求解太傅不許竊常慮感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帝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竊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泐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竊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

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竊啟帝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率公不顧所損者大捷藉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此實非重理但識者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猶不皆能伏理况復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患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帝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為是不收蟻何足為憂官兵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耶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竊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

政使劉歆講禮顧恩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
 彦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帝大賞之他日謂焜
 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焜曰此大司馬公次弟安得不
 爾帝仍以玉如意指焜曰未若皇帝次弟為善最多也
 焜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
 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
 奪邑城可不戒哉稱疾不利往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
 子廉代鎮東府帝數幸焜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九

烏紗帽極日盡歡救焜備家人禮焜謂帝曰古來言願
 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
 下極壽百年復足矣帝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
 百於事亦濟矣相執流涕十年封焜諸子舊例封千戶
 焜欲五子俱封啟咸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
 賜錢五百萬營功德
 南齊書載焜啟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
 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蓬蔭無几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十

帝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駢駢於東
 岡駢駢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
 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駕數遊幸唯焜陪從帝嘗
 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焜下輦辭出帝曰今夜行
 無使為尉司所呵也焜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
 下不垂過慮帝大笑賜以謂所遺輓車每幸第不復屏
 人教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焜妃庾氏嘗疾
 瘳帝幸焜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焜著

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昊強德納和為億兆御臣
 命違昌數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
 薨年四十九其日帝兩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衮冕
 溫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
 馬太傅二府悉停過葬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啟曰臣聞春秋稱王母弟蓋
 尊其所重也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
 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哀章之

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故大司馬豫章王綏協贊皇基經綸伯業功業高顯清譽愈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斯美况與陛下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親貌而天心不歡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没在聖目號動天地慟驚鬼神乃至徹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既有若斯大德而典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十一

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詔曰宜加茂典以協徽猷

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歲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相悔勤學行守基業修闔庭

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盂飯酒脯檟柳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盂飯檟柳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以為後惠朝服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無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舟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十一

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帝便歔歔流涕

南齊書曰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 歲暮後第庫無見錢帝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帝崩乃省歲性汎愛不樂聞

人過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
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寢
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
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
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冑中出青紙文
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仍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
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
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以一玉手板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
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
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戕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
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為文
南齊書載藹與子良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
浸遠墮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
藻豈伊雕篆之無沫故文獻王茂業惟賢功高則哲
下官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壠首昔子香專

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忠精
聯綿者哉又與右率沈約書曰故文獻王獨秀生民
無得而稱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永惟道蔭日月就
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又曰斯文之托歷選惟疑必
待文蔚嗣宗德食茂履非高明而誰

約答曰郭有道漢末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

安石素族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

冕彛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閣閉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十四

人名不入第歎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
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
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最甚重之宋時武帝及
巖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
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饑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
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帝
亦以此貴之又不好忌巖倍加敬重巖薨後少時亦亡
子子廉初巖養魚復侯子響為嗣子子響還本子廉為

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於後降封新塗侯

愚謂齊明篡弒本非正統梁武宜封高武後為巴陵王如宋汝陰王例若明帝之後降侯可也如此方不倒置

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五

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舉兵會稽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明帝盡害高武諸子孫乃救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帝暫卧主書單景雋啟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帝聞驚覺

南齊書曰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緩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啟子恪已至與此稍不同然齊書并次井井當從齊書

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帝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六

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我於爾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謂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傷於和氣

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草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且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十七

代草與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與自稱成帝之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不復可得况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

愚按梁武既云有天命者害不能得又云江左以來

代謝必相誅戮國祚例不靈長何以先殺齊明諸子又再弑巴陵王蓋緣高武諸兒既盡為明帝所害則子恪等皆仇於明帝者故不殺觀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二語可見餘皆飾辭也

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為齋帥在壽光省帝又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見道我此意今雖草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亦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十八

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教意子恪普通四年累遷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集不傳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

子恪為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
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
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
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
馬南平王恪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
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遂
注釋之

獨異志曰周興嗣為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十九

千言無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
及卒開視之心如搗燥泥此又云子範宣有兩千字
文耶

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
遷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
出藩府而諸弟並登顯位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
上藩首僚於茲再忝河南唯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感
哀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

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
杜緩傳云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
吟諷之以况已也後為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
夫以逼賊不拜其年癸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
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
刑教養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
孝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集三十卷子滂
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綸數諸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二十

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先子範
率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
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法九歲補國子
周易生祭酒表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
陳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
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袁
帥立岩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
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

目御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
欵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
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
能守乃棄郡避寶應時寶應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
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
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曰靜子範弟子顯字景陽幼聰
慧歲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為子位太
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

欵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著為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
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書計
一百卷又啟撰齊史書成計六十卷表奏詔付秘閣累
遷邵陵王綸友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
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
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
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帝製孝經義未列

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御集并
普通北伐記五卷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遷述武帝
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
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杜文見志飲酒
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
一搗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
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
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為吳興太守卒

欵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教曰恃才教
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
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
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日極臨水送
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
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
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

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除見前外又有貴儉傳三卷集二十卷子愷為太子家令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掇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文美簡文與湘東王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傳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靈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及長勤學有文藻以晉代無令書弱冠便留心撰述至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表奏之詔付秘閣

顏氏家訓曰子雲自嘆曰吾著晉書勒成一典文章

弘義自謂可觀惟以筆迹名亦異事也

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少年三十方起家秘書郎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相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選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革後猶仍用子雲故宜改之敕答曰此主者守株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三

急改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通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

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
美過崔實當與元帝並驅爭先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
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
候之望舟三十許步行拜而前子雲遺問之答曰侍中
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為停舟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
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唐國史補曰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守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二十五

今尚存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玩之
名蕭齋

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
人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以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
六十三所著晉書外有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
早知名亦善草隸時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
奏謂子雲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卿
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啟簡文求為

墓誌銘常許之子雲弟子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
寡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
貴卒於驃騎長史

愚按南齊豫章北魏彭城其賢可厲行然皆有後於
凶虐屠剪後可為南北兩快事雖然豫章後彬彬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三

二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四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三

南史四十四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尋

安成恭王暕

鄱陽王鏘

桂陽王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銍

晉熙王銖

河東王鉉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帝第三子少警悟美言笑善容
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兗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
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祚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
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
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買客邪乃復求利改

授都督揚州刺史蒞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奉令自
宋彭城王義康後未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
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
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及薨朝野莫不
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子子晉子游另見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少有武力為帝所愛
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
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語曰煥煥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四繼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
踐祚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帝大怒手詔
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
於曲阿後湖關隊使晃御馬軍帝聞之又不悅臨崩以
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
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
者惟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
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大怒將糾以法

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晁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
念白象白象晁小字也帝亦垂泣初高帝大漸時戒武
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佗族豈乘其弊汝深戒之
故帝終無異意然晁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帝優於
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
司帝嘗幸鍾山晁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帝令左右
數人引之銀經皆卷聚而稍不出令晁復馳馬拔之應
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晁於華林中調試之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謚曰威

武陵昭王粲字宣昭高帝第五子母羅氏從高帝在淮
陰坐罪死粲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謂
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往每抑割之
三昧粲小字也故粲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
諸子讀書無紙筆粲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
篆法少時又無碁局乃破菽為片縱橫為碁局指點行
勢遂至名品性剛穎雋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

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優但
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
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帝遣儒士劉
璩往郡為粲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正
現或言粲有非常相以此自負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
方岳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
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
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
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益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
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嶷謂粲曰汝
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粲立身以來未嘗一
口妄語執心疎悻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
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粲也武帝幸豫章王東田宴
諸長王獨不召粲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仍
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帝神色甚怪嶷曰

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帝舉酒勸粵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帝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桐山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曰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為稱又問粵粵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惟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勞者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帝以粵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粵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啟粵得失徵還為左民尚書遷太常卿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粵獨後來帝已遷便殿聞粵至引見問之粵稱牛羸不能取路帝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粵衣單進襦於粵粵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粵粵留於設食盤中菘菜鮓魚而已儉重

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去尋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帝臨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眾論喧疑粵眾中言曰若立長則應我立嫡則應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鄱陽王鏘字宣昭高帝第七子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帝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四十四

然問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見聖顏損瘦所以泣耳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每帝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公間驚于法身何如鏘曰臣寓於宗戚最長且受寄

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馮一人願陛下無慮
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
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
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
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
而宮臺內皆屬意于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
祭說鏘及隨王子隆曰陛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
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祭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六

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
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拔
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問叩首勸
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
行典義知其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
謝祭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
闕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封籍
桂陽王鐸字宣朗高帝第八子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

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鐸好名理人稱為鄱桂
鏘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
詖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
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鏘
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
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
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有愧色其
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六

始興簡王鑑字宣微高帝第十子性聰警年八歲喪所
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
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帝亦悲不
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秘書丞早有令譽帝盛
重鑑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
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改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
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
生葉亮以問碩碩曰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象後二

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意來作此冀爾時蜀土當寧耳碩始康人元微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足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刺史益州督益寧二州軍事勝意反語為始與碩言乃驗先是劫帥韓武力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不在能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九史合注 卷四十四

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哲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哲還說顯達已遣家累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

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畧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辨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謚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柳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硃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塚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仲為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與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圓三尺四寸圓如筓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

以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帝以與鑑以別乃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帝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城與後官幸第樂飲其日鑑疾帝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

南史合注 卷四十四

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毛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外唯得看孝子圖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暮月間殆備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都陽王鐸曰聞黎琴亦柳令流亞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民鐸曰昔鄒忌鼓琴成

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祐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于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書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帝答問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

南史合注 卷四十四

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語言常忽忽不樂著脩栢賦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貪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于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意逼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

帝言次及暹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暹光於殿下猶殿下于高帝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

南齊書曰使蕪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於廟中收之

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敷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五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五子位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閭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不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亦下獄遇害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

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婦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母平生聞者莫不歎歎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鎮姑熟時有盜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救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民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五

吉景曜商畧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拊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素善射常以棚的大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乏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違之也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賞

藥往夜進廳事正逢入闈齋鏗上高生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乃仰藥而亡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嶷或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皆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

弘景內傳載弘景嘗題桐葉作詩遺鏗曰願為雙白羽常拂暈前塵

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然無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四十四

五

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

內傳多秘不出作相執悲泣

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晉熙王銖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隆昌元年位鄂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鈇字宣肩高帝第十九子母張氏寵于高帝鈇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帝甚加意為納柳世隆女為妃帝與羣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

嶷亦哽咽及明帝害高帝諸子以鈇高帝所愛亦以才

弱年幼故得全初鈇年三四歲高帝嘗畫卧纏髮鈇上

高帝腹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鈇及崩後鈇以寶函盛繩

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

高武子孫憂疑鈇朝見常鞠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視尋

遷侍中衛將軍鈇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鈇為名

鈇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

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毀建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四十四

六

乞為奴而不得仰藥卒鈇二子在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

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受無虧永明故

知為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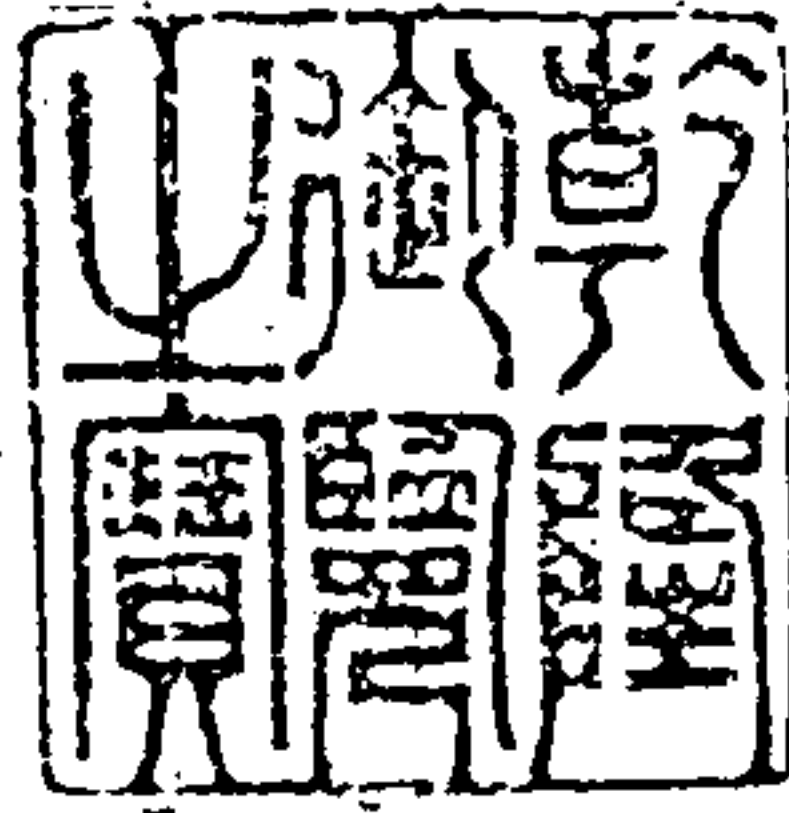
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草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

並皆錄用雖見梁武弘裕亦表文獻餘慶昔陳思表云

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

存固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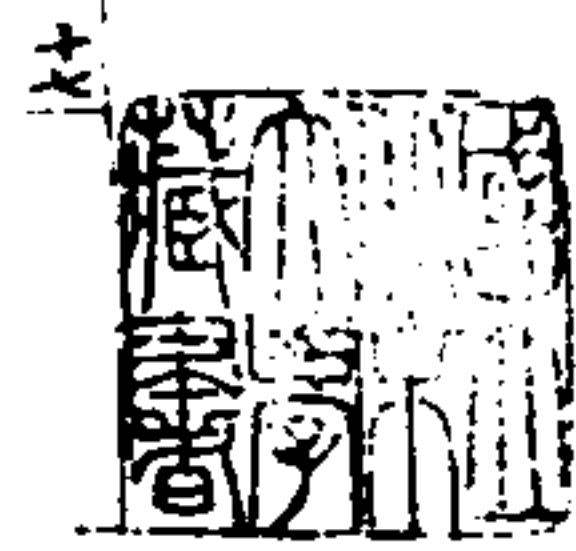
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未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洵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可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大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叔儀生安陸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叔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簡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幼聰敏帝為顛

文惠諸子 東昏諸子

明 李清 撰 南史四十五



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舟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孺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台后還縣任宋為邵陵王子元友時宋道哀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考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仗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

南齊書載子良所陳曰前臺使督通切調相望於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使行但令未鼓裁完欽掣微具顧盼左右叱咤自專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榆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台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通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魚漿值今夕酒諧肉飲即許附中故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肆肆請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鶴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臣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送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後臺使盈湊徒相疑債反更淹懈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為不少魚折姦減竊遠近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安

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獨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

南齊書載子良表曰京尹雖居都邑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紫源抱照其處甚多舊過古塘非惟一所而民

貧業廢地利久蕪近遣官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者辭列開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過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南郡王昭業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并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舂而毀庶子在室亦不待嫡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緜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容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

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望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菓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帝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

南齊書曰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告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庶呼嗟相視號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漢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功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臣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積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自可依源
剷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
黠鮮不容情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詳而後取於事未
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
負罪離營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
足感天和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
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
愛民緩政湘區與寇蠻寇熾疆如聞南師未能挫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六

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疢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夏絕
一陞寔惟荒政置之度外不足維言今懸軍遠伐經
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
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
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恒擾臣謂叔獻
所請不宜所從取亂侮亡更侯後會詔折租布二分
取錢子良又啟曰比天青極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
好生嗜嗜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纒纒雖賤駢門躑質

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
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
剷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
承准令上直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
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八屬近
縣既在京畿發備徵調民特尤貧連年失稔稍有流
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七

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虜下
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達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凡
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
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資許以賈街前人增估求俠後
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
相唇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夫
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
譽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俱非

先王立理之本

并陳泉鑄歲遠類多剪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
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撫
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
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
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
十八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
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頃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啟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鑿舉亟動陵犯風烟萬乘至重
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懼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
禁嚴重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導議棄
民從欲理未可安 冊府元龜曰今馳騫外野交侍
疎闊晨出晚返頓遺清道此愚臣所震迫况狡鹵玩
威甫獲款闕二漢全富猶加款待如聞使臣頗亦怨
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縉

銜使始登朝殿今既返容宜賜優禮

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帝為止久之
超竟被誅永明末帝將復射雉子良復諫

南齊書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當射雉伏度陛下
信心明照傾金寶於禪靈得使禽魚養命江澤豈惟
國慶民懼乃以翔翔沉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
軀愛體彼我無異一損福業追悔便難

前後所陳帝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好釋氏甚相友弟子良敬信尤篤數放邸園營齋戒大
集朝臣眾僧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
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
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
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揚州刺史本官
如故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
御羽儀多過制度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放聞頗加
嫌責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

本史曰子良啟進沙門誦經殿戶前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挿御床四角

日夜在內太孫問日入參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表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十一

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下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器數以袞冕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

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焱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剛山悲感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十二

表彖問之曰近者王融見殺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數年爪牙柱石之臣都盡今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斷故至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竟遷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

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教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憊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十三

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左新亭寅遣人說之

南齊書載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

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狀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

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扶左道惑眾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膳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遇害

原文作伏誅今改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十三

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兵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內便覺萬里為選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繹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廼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闕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鐵終又追賅賁尸乃著懷舊傳謗之極言誣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鑑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鍙金薄哀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貢自今不敢輒作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得教如風過耳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十四

水軍帝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錡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室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恣

拳捷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直閭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帝聞而不悅曰人名蠻何容得蘊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度今日仲舒降自天帝勝昔遠矣帝稱善子響少好武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十五

今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啟帝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念殷曇聚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脩之王賢宗魏景淵等俱入琴臺下

南齊書曰子響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降敕旨正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併斬之帝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群小敕子響若來首

自歸可全其性命詣之等至江律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羸珠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罪何築城見捉邪略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與略棄之江流

南齊書曰子響始命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六

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臺上放弩 愚按南齊書所

言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子響胆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渡洲攻壘斬畧而詣之法亮單舸奔逸帝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舸艇中流下都初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及順之將發密諭不許生還令為之所及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南齊書曰子響部下懼各逃散子響乃白衣出降詔

賜死蓋蕭子顯著書梁世故為武帝父順之諱也

有司奏絕子響屬籍改姓靖氏子響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舸還闕不得惟願矜憐此苦無仗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帝甚怪恨及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帝自行香對諸朝士頻感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帝因憶子響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七

歎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卒於是豫章王巖上表曰故庶子靖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壘但張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迷而知返囊骨不收辜魂莫敢撫事惟往載傷心目願一下天矜使得旋定餘麓

齊書又曰臣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用蕃條歸體璇萼猶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

帝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瑞武帝第五子初封應城縣公先是

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

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

姑為慈姑宜制暮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丹陽尹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

中明帝除諸藩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黨

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六

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帝目送子敬

良久曰阿五鈍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諸子中最為清恬有

意思庶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篤請僧行道

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

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請佛令華竟

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當世稱

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八年撰

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秘閣十一年為都督
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帝以邊州須
威望許得奏之

南齊書載子懋常請伏世祖教之曰文章詩筆乃是

佳事然世務彌為根本可嘗憶之汝所啟伏悉吾左

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卑當覓量覓送

啟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嘗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

杜預手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九

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數自

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

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

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大違教旨顯達

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

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

閻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

成猶為義鬼防閻董僧慧撰袂曰此州雖小孝武嘗用

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請薊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子懋先已具舟楫亭渚聞叔業得益城仍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于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序

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于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

南齊書載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與此不同

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云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服之與自銷損猶無益也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錡同夜先見殺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首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

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謀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時以竹為燈續照夜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駿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三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永明十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

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

家舊人今街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皇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事悉委之每至親接輒留心顧問刺史美惡係典籤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藩君武陵王暉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成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三

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履繼飲器等供其兒昏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俱病典籤吳脩之不許曰應詔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詔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俱自應反豈唯巴東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

取一挺藹一杯漿皆諸籤帥如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
唯聞籤帥不聞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眾曰士大夫何
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並詣籤帥
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害諸王
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衡陽江
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當不至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建武二年見害年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明帝害武帝諸子
惟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帝還後
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
大永泰元年帝疾甚絕而復蘇於是殺子岳等延興建
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
眾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永明七年封蜀郡
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竣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永明七年封廣漢
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母荀昭華盛寵後
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
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
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群臣奉寶
物名好盡直數百金帝為報答亦如之及應封而好郡
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為王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改封南康公褚奉為巴東公以南康為王國封子琳永
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母謝無寵武帝
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帝春秋高子夏
最幼寵愛過諸子初帝夢金翅鳥下殿度搏食小龍無
數乃飛上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遇害年
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官人許氏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
陽王昭業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鬱林即位封臨海郡
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
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業太子第四子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
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六

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
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王寶義晉熙王寶嵩
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脩許淑媛
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本名明基建武元年
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
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

兵置佐鎮石頭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
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
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
時人皆云此寶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
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建武元年封江夏郡
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
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七

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
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江寶玄
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柁與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
都民多往投之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
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
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郵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建武元年封和帝即

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愚按寶源以中興二年薨恐非令終疑與寶脩等三人皆為梁武所害者史遺之耳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時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兵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士民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六

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七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奔魏

愚按本史載寶寅謀反奔魏不奔則死何云反令削之若它日負魏而反乃為真反

鄱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建武元年封南平郡

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宣德太后令賜死

愚按文惠太子諸子盡為明帝所殺今明帝諸子又皆以宣德太后令誅宣德文惠妃也雖蕭衍所假亦見天道之巧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中興元年和帝以為中書令二年賜死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中興二年賜死與寶寅等四人皆云謀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七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為觀文惠在東儲已有廢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况先期夙損愆失已彰而武帝不思擇賢傳之昏尊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

啟端扶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
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
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
舒云泰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
弊實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跼等相
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補遺

東昏侯二子黃淑儀生太子誦吳淑媛生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太子誦東昏長子及即位立為皇太子東昏遇殺誦亦
廢為庶人後不知所終

丹陽王綜

南史作豫章王梁封也今改作魏封以從綜志

字世謙其母吳淑媛自云東昏子也梁天監三年封豫
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
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
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哀怨望及綜年

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刎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
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
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
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與綜相抱
哭每日夜泣泣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
士分施不輟惟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
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胼日能
行三百里嘗有士人姓王以屯蹟投告綜時大乏唯
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眠牀故阜復帳即解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
如此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雅帝不疑及長有
才學善屬大帝御諸子以札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
知每出藩淑媛恒隨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
晝夜無別妃表氏尚書令昂女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表
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
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
夜出無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帝有

救疏至輟忿恚形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
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
並優教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
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
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歲時設
席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
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漉死者骨滲即為父
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漉血試之既有徵矣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
試之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遂嘗改歲後問訊臨
川王宏出至中間登宏羊車次遺奠而出居都下所為
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充州刺史頗勤於事而
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
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
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
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

萬及昇卑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
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
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
州府事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魏所
擒手執綜合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

梁書曰綜懼南歸無因與寶寅相見

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
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

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
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手答其拜送洛陽及旦齋
內諸閭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豫
章王昨來已來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
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離馬乘之退走煥
足為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足痛不
復得上馬於是向馬住曰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
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暉並

為魏軍所擒帝聞之驚駭

魏書島今傳曰行初聞慟哭氣絕甚為慚惋猶云其子為病風所致人咸笑之

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詒苗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縉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哀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淑媛吳淑媛俄遇鳩卒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十四

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

資治通鑑曰贊懼而出走趨白馬山被執魏知其不與謀釋不問 梁書曰為津吏所執魏人殺之 愚按梁書風聞之說無足辨若如南史言贊果欲奔寶寅何以不與謀見釋當從通鑑

魏孝莊初歷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至洛送綜啟求還時吳淑媛尚在

愚按贊既絕梁武呼東昏父為服斬哀安有求還理且前既云淑媛俄遇鳩卒而今又云尚在一史中自相矛盾則此事烏有可知

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

梁書載其作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三十五

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鴈何所栖依依別鳴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掩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

愚近考葛志載綜與主合葬墓無恙所盜誰極無乃
梁人假之耶梁武又不知以何人之子為子矣

或曰綜為東昏侯寶卷子疑耳子何實其疑乃改梁
武子為東昏兒子曰否否綜亦既仇梁武而父東昏
定于一矣則從其所仇與所父可也雖然寶卷無嗣
可更益以寶卷父負心驚則無嗣愈可其有後也恨
哉夫至以有後為人恨則驚與寶卷之為臣為猶子
又為君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五

五

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六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五

南史四十六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懷射陽人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
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兩掖下生乳各長數寸夢
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
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
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嘗使高麗
與其國女子私通不肯還被收錄乃反善拍張補刀戟
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
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儼捷補俠較隊主領細鎧左右
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閣將軍封重

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劾後補既陽令昔日關吏亡走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舟同發敬則舟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樞敬則呪云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舟速進吾富貴當改莖爾舟須臾去敬則入縣收此樞莖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若出首者當相申論治下有廟神甚酷烈士民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設酒會廟中因於坐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齊高拒桂陽王休範於新亭敬則與羽林軍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其水軍事寧累轉越騎校尉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齊高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

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齊高聽察齊高令敬則伺機殿內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齊高因戎服入宮見齊高本紀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室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齊高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納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

南齊書曰時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刀在林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齊高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闕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力也政事無大小齊高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不肯即上收淚謂

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充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民皆驚散奔走帝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道物敬則殺之以徇路不拾遺郡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靖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斫歎曰吳興者無此柝是我少時在此所作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莖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唐役敬則以功力有餘

悉評欲為錢送臺庫為便宜帝許之

南齊書載竟陵王子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百度所資民庶彫流饑寒尤甚可為痛心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足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逆朔僮恤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前鑿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資鞭撻者繁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聞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臣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所在連欠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所折市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值不以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獲其涯若救民極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倘值水旱寧

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國實賴三河
宜蒙寬政少加優恤量畧其目前小利取長久大益
無患民貨不殷國計不早也上不納

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婁路氏酷
暴數殺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為
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武帝為敬
則曰人命至重誰下意殺之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
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岱亦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罪帝乃赦之時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侯儉因嘲之曰今
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
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幸際風
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朝士以
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遠不以富貴自過
南齊書曰危拱傍隍畧不矜倨
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

還敬則問曰我昔種柳今若大小長曜曰箇中以為其
崇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帝問之對曰
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
大識書性甚警黠臨州郡今省事讀解不教判決皆不
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詹稽
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為大司馬
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及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
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廳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
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
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齊
伏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部憂怖無計帝知之問
計於梁武對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
厚其使人如斯而已帝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
為府司馬頻銜使帝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

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
主衣庫帝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悵
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
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殆以張瓌為平
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容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
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
可平吾終不受金甌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
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當往報敬則眺執嶽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
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
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
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
呼僚佐文武搏蒲賭錢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
莫敢先答防闔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無言明旦
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
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

南齊書曰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
入

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此事不可悔官
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
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為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
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
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閣將軍
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
沈文秀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
事民皆擔篙荷鍤隨之凡十餘萬眾至武進陵口慟哭
乘肩輿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

南齊書曰興盛使軍人通告敬則曰公兒已死盡公
今持底作

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

白下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敗索馬再上不得工興盛
軍容素文曠斬之傳首建康時帝疾已篤敬則倉卒東
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使人上屋望見征鹵亭失
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
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
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
廷添其首藏武庫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爽表請收
葬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陳顯達南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後從齊高
討桂陽王休範於新亭壘劉劭大桁之敗休範兵進杜
姥宅及休範死

南齊書曰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曰桂陽雖死賊党
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乃止遣顯達渡淮緣石頭
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乃至稍定

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其衆矢中左
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

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
授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潛通彼
此顯達於坐手斬之

此二人皆忠於宋者顯達他日之不免肇此矣

乃累遣表疏歸心齊高及即位拜護軍將軍御膳不宰
牲顯達上熊蒸一盤帝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
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宥服大度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
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
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夸震服永明二
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
見武帝流涕悲咽帝亦泣心甚嘉之

南齊書曰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族率鹵衆萬餘攻
舞陰天生被瘡走顯達進據舞陽遣征鹵將軍戴僧
靜先進與天生及鹵戰大敗之天生還窟荒中稍稍

降服

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嚴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之不悅及子休尚為郡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不敗塵尾蛇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取焚之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帝欲悉除高武諸孫以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啟帝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帝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

不許永泰元年以失沔北五郡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眾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圍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斃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邱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南齊書曰顯達引軍渡水西據厲子山築城人情沮敗

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丹府元龜載詔答曰昔衛霍出師往往無功馮鄩入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謀肅舉見可知難無損威畧方振遠圖廣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啟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

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
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懼禍及十一月十
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建
安王寶寅為主

南齊書載顯達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曰後主
行恃三才淫犯先官穢興閭閻皇陛為市廛之所雕
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
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扞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古

刑四割於海路家門之繫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
並升御坐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涓陽之悲
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
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凡杖歡歌
圍數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
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闔罷金張膚戎
蟬冕為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暨之坐且天人同
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此而未

廢孰若可興我太尉公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
茄細錫無勞戈刃但忠謹有心節義難遺信次之間
森然十萬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
而從無令竹帛空為後人笑也

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眾數千人發
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顯達多
置屯火於岸側潛軍西渡取石頭北上襲京城宮掖大
駭閉門守備顯達特馬稍後步軍數百人與臺軍戰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古

西州前再合大勝手殺十餘人稍折宮軍繼至顯達不
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之落馬
斬於籬側血涌滿籬似淳於伯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
在江左遇疾不治尋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大雪梟首朱
雀而雪不集諸子皆遇害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
兒年少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
俗出騎射敬兒尤多膂力稍官至寧蠻府行參軍隨同

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城追者數千敬兒單馬在後

南齊書曰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矢中左掖

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祜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史行參軍泰始初暑中兵領軍討義嘉之亂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啟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六

所愛婢事發將被殺逃匿棺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啟明帝云泰党同逆以絲助雍州刺史袁覲為弩弦若事發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裸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休範事起隸齊高頓新亭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黃回白齊高求詐降以取之

南齊書載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曰桂陽所在備防寡

闕若詐降而取之必可擒也

齊高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與側回陽致齊高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

通鑑考異曰休範傳作數十為是若有數百回敬兒敢徑往取之耶

敬兒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齊高置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七

謂敬兒曰非卿無今日然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齊高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防之恐非公利齊高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陽縣侯部伯沔口敬兒乘舫過江詣晉陽王燮中江遇風舟覆左右丁壯者各泗水走餘二小吏沒舟下呼敬兒求救敬兒兩挾挾之隨舟覆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

白齊高帝

南齊書曰攸之聞敬兒上慮見掩襲敬兒至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每得太祖書論選用方伯密事輒示敬兒以為反間

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伏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六

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

沈約齊紀曰攸之謀為亂敬兒遣使詣攸之賀冬攸之呼使密室謂之曰奉太后令得袁司徒劉丹陽書呼我速下可令雍州知此意復敬兒書曰信口一二而封雞毛桃耳數物置唾中敬兒賀冬使即乘驛白蕭公

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入別駕傳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

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殺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楮擊之蓋以青織狗諸市郭

愚按沈攸之忠於宋室敬兒乃忍殘其首耶宜其他日不保首領也

乃送建鄴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民間一物堪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九

莫不奪取又於襄陽城西起宅收聚財貨宅之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網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運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遣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園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敬

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敬兒慮不復出外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啟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違餘計惟叙夢云朱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欹高數千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又使於鄉里為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曰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軍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微中夢一解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新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

愚按武帝既殺敬兒不得不假此為辭我車前猶少班蘭物志不過如此

聞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入闕齊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被殺

愚按敬兒殺邊榮程邕之事是足以死不獨吳泰不肯相捨也

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帝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五

忽舩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汲帝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闥因口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但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觝之已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故

猪兒亦改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無異居民然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自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給及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

南齊書曰梁州賊李烏奴屢為官軍所破走氏中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間擾動梁漢慧景發漢中兵眾進屯白馬時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慧景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奔武興

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啟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南齊書魏鹵傳曰鹵主元宏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

率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及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太子中庶子蕭衍及軍主董仲民劉三陽傳法憲等率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須臾望鹵數萬騎奄至諸人登城拒守時慧景等奉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鹵遣軍趨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又遣軍屯城東城北行欲出戰慧景曰鹵不夜圍人城待日暮當去既而鹵眾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去眾軍不相知隨後奔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鹵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苦戰且戰且退慧景過開溝軍人蹈籍橋皆斷壞鹵軍夾路射之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輿杖填溝乘之得免鹵主率大眾追之時至沔陽據城苦戰戰至暮乃退眾軍恐懼其夕皆登舟還襄陽 愚按梁武慧景共事又同敗乃獨云欲出戰何也南齊書作於梁世故多飾辭資治通鑑聊仍之耳南史不載有以夫

東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
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
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
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
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
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
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閣將軍
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
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者之舉
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
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
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
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既無宿契
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為閉城計寅心謂
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

祖猶執不同俄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
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
取廣陵先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繼至遂
據其城子覺至

南齊書曰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軍主曰吾荷三
帝殊恩膺顧託之重少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
責在今日欲與諸軍共安宗社何如眾皆響應

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十濟江恭祖心本
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不果而止覺等軍
器精嚴柳燈沈伏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厥誠
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眾亂江而濟
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舉千蠟燭為烽火應覺帝聞
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眾軍慧景停
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趨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
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眾軍節度

南齊書曰臺遣驍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據竹里為數城遂射慧景軍因合戰覺及恭祖領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及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欲降佛護不許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元稱降餘軍主皆死臨沂令李王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實甲數萬慧景至查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六

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鹵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左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游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

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官逃

淮渚荻船中慧景擒殺之

南齊書曰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

戰場

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柳澄別推寶玄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澄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焚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五

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十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軍甲數千人渡南岸懿師昧旦進戰覺大敗單馬退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與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之由是忿恨其夜恭

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內饋籃中擔送都

毋府元龜曰初慧景推江夏王寶玄圍臺城有一五色帆飛翔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私曰幡者事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九

當翻覆也數日敗

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陣陣討

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素文曠爭敬則首訢明帝曰恭

祖禿馬鋒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其首以死易功勳

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

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三百戶慧景平

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被害

南齊書曰覺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

樂況得從先君游太情乎平生素志士大夫皆知既不能附驥尾安得施名後世慕古竹帛之士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

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上書申寃言多指斤尋下獄死

南齊書載偃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惟江夏王與陛下也祖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九

重家國之切江夏行於先陛下蹈於後雖成敗異術

而所由同方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如此弗恤其餘

何幾所以然者猶倖小民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

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未審朝廷何以應之若

天聽迴光發惻愴之詔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

暴白海內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事寢不報偃又上

言曰近冒陳江夏寃未蒙褒贈臣誠下曉聖朝所以

然之意若以狂主雖往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

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未審陛下亦是人
臣否而鎮軍臣穎胄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
勁率方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聞王臣之節竭知盡
公以奉其工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羣賢鎮
軍將軍穎胄以伊霍功荷稷旦任中領軍臣行受惟
幄之寄副宰相之任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
室天命未遂亡與而不為陛下督然一言是不忠也
若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達先臣之請實謀孔
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惟聖人乃知天命守
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
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伸而為褒貶然臣
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惟公聽
並觀伸人狂屈則溥天之下皆為之死何者理所不
可已也是故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而
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若陛下猶疑鎮軍未決乞下

征東共詳可否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
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無異而
事皆同惟成敗殊耳若僥倖萬一天鑒昭然則軻沉
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
切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追以慨然當顯加贈諡
愚按偃言痛切乃爾何既奉溫詔又下獄以斃無乃
慧景本蕭懿所伐故梁武欲為兄諱不加渤海乎雖
然偃二疏不朽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
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
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有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
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逞光顯達慧
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畧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惟不任職事亦以
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
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事位踰首等禮授

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蹟敵國起於同舟况又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烏盡之運內感邪夢蹟涉覲覲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愚按四子者身仕宋朝而心黨齊室以及覆取榮自應以及覆及禍宜其舉事無成身家同盡也雖然亦云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六

三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七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七

李安民 子元復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二

王廣之 子珍國

張齊

李安民蘭陵承人父欽之薛令安民少有大志常拊髀嘆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克安民尋率部曲自投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禦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

南齊書曰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為敵所逼安民率舟數百赴敵五城送米與興世偽軍王沈仲王張

引軍自贛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前後屢有
功

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蒲官賭安民五擲
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
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
手共戲至是尋此人不知所在封邵武縣子後為廣陵
太守行南兖州事齊高在淮陰安民遥相結事元徽初
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兵安民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三

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民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被
害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民所親
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
法乃卿負我也斬之軍門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
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憂迫無計安
民白齊高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不許乃止及即位
為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
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民上表以為自非淮北

常備餘軍悉皆輸道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帝
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家國密事
帝惟與安民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尋為
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民禦之魏軍退安民
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偕大
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平積十餘年安民生擒
之斬建康市

南齊書曰鹵攻胸山連口角城安民引水步軍屯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三

陽與鹵戰破之鹵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長文
率騎二百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等係其後分軍隱
林及長文至宿豫鹵見衆少以數千騎遮之長文且
退且戰引敵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鹵
軍大敗赴清水死者不可勝數

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遣尚書左僕射
安民時屢啟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
啟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為吳興太守家載未往

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祀以軀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者履上聽事又與廳上八關齋俄牛死奠廟側今呼李公牛冢安民尋卒世以神為崇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開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遊狎及融誅前廢帝蕭林王勅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民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蕭林遇弒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丈人之賜仕梁歷度支尚書衛廣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少有膽力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擒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撫畜之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兗州獄齊高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於齊高乃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數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首拍

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齊高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畧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縱入城聚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墨璿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珠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手斬粲於是外軍焚門而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齊高即位封建昌縣侯武帝踐祚出為北徐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

南齊書曰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鹵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又圍天生於比陽天生軍出城外又擊破之

後除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帝曰巴東王年少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

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帝不答而心善之卒于高平太守諡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為軍容從齊武在贛縣泰始初齊武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敬康裝檐一頭貯糗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齊武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齊武起兵推堅陷陣脊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六

小兒畫其形寺中病瘡者寫形帖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齊高會事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蒼梧王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當待明日耳是夜康與齊高所養健兒盧荒白黑二人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持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齊高入宮齊高鎮東府除武陵王贊中兵寧朔將軍常衛左右

齊高將誅黃回回時為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

召入東門停外齊使康數回罪殺之時人語曰欲併張

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

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

欲與卿先共滅爾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

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人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

裝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七

水郡畧陽縣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過交樂關豹皮公墮地擒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帝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物也補晉安王子勳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勳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為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為賊朝廷甚患其勇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康即以為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

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爽防閭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變為郢州度仍留鎮為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齊高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爽殺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眾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眾蒙插將登度令投以礮器賊眾不能冒後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還都每為貴戚追叙郢城時褻露穢褻之事南齊書曰說郢城事宣露如初其翹如此為人朴澁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復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

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帝優行石頭城度於大眾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咲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帝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同時又有桓閔吳均齊春秋曰閔字叔通太祖輔政使褚淵致竟為子晃求婚閔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悒心不歡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本名虎頭齊高鎮東府使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石頭平封監利縣男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以虎頭名鄙勅改之南齊書曰荒賊桓天生引虜據隔城遣虎督軍討破之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因圍柵絕其走路俄虜拔至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明日攻破隔城斬其偽將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

南齊書曰虜寇河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貽虎書曰神運兆中皇居關洛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為兩主之隔幽顯含嗟人靈瘞閔且漢北江邊密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關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幽頓長河機勇兩乏何其嗟哉朕比欲造卿逼冗未果且退新郢饗殿大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善脩爾畧以俟義臨虎答書曰自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皋蘭隨水渥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都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為唇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瓊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亂猶孔熾

孤摠連帥任屬方郡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鼓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為憫然又曰永泰元年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鹵度支尚書崔慧景大敗於鄧城鹵追至河北元宏率十萬眾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鹵去城數里立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頓再圍樊城臨河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顧相殺傷資治通鑑言虎閉門自守宜從之永元元年始安王暹光反虎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敬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南齊書作伎女食醬菜

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曜眼器服
 精華蟲兒等因欲誣奪之人侍虎每好風景輒開庫招
 拍張武戲帝疑虎舊將煎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被害及
 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
 貨伎女耳恨令眾輩見之時年六十餘諸子長成皆見
 誅惟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兵至得免虎
 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在襄陽時慧景方
 貴威虎性儉嗇無所餉道謂梁武曰知必大貴我當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梁武在戎
 多乏就虎換借未嘗不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遂忘其
 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
 甚懼忽見虎來負帝得過曰知今為天下主乃忘我顧
 託之言耶我兒飢寒無依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
 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
 抽擢三二年間迪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
 封侯富顯歷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諡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為
 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為劭軍副征殷琰以功
 南齊書曰安國擊敗琰軍於橫塘又抄斷糧道燒其
 運車多所殺傷琰眾奔退安國追至壽春琰閉門自
 守安國屯據城南眾軍繼至安國功第一
 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以安
 國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湘縣侯轉右衛將軍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給事中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
 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
 為朱衣官也歷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帥在
 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永明八
 年卒諡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
 絕眾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為主帥指麾處
 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

一第271册續修四庫全書第5版反外

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言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
吳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
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領軍將
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
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
圖收散卒守下邳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
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南齊書曰山圖為龍驤將軍歷陽令有豫章賊張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聚眾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等數攻不克至
是軍主毛寄生與戰又大敗山圖先羸兵偃眾遣幢
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
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眾百餘束手降
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各竊取遺山
圖山圖不受簿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輔政山圖密啟
沈攸之有異謀宜為之備齊高笑納之攸之事起齊
武為西討都督啟山圖為副軍

南齊書曰世祖留據益城東議城小難固不如還都
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眾致力川岳可為
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乃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
柵旬日皆辦

攸之攻郢城齊武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性度
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頰兵堅城之下適為難散之漸
耳及攸之敗齊高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于見事矣建
元元年封晉興縣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南齊書曰時淮北四州起義太祖使山圖倍道應赴
勅之曰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吾應鑄金待卿成熟
耳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眾為鹵所沒乃拔三百家
還淮陰
武帝踐阼遷晉陵王子良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
益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
先經為縣令沒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帝
答曰足犬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特黃門郎領羽林監

四廂直衛山園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帝謂曰卿罷
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仗身自隨以備不
虞及疾手勅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
功

南齊書曰盤龍隨軍討諸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
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構難盤龍時為兄從
僕射隨齊高頓新亭封沌陽侯及即位進右將軍建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
祖拒魏大破之帝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十二枚與
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
城先是帝遣軍主買戌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
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
其故答曰若不殺酋便為酋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
子孝子則門加素聖世子則門施丹諸至是買被圍帝
遣領軍將軍李安民救之勅盤龍率馬下淮陽就李安

民買與魏拒戰手所殺傷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
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僮盤龍子
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
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
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馳名莫不披靡時
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盤龍不知乃東西顧擊魏軍不
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紫攬
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酋將軍
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尉騎馳稍
後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為兖州刺史角城戍將張蒲
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舟入清中採樵載魏二十餘人直
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生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
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
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
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登盤龍曰此貂蟬從兜登中生

耳尋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所
在暴掠為東宮直閭將軍薛林王在西州奉叔密得自
進及即位與直閭將軍曹道剛為心膂

南齊書曰高宗後將廢帝道剛直閭省蕭湛先入戶
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道剛洞胸死因進
宮內廢帝

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後宮無所忌
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六

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鈴等物敬則
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徑前從者執單刀
皆半拔敬則跳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逆呼奉叔
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蔡母珍曹
道剛朱隆之共相唇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
口出入禁闈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力
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給左右事無不從
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湛蕭坦之

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
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
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湛曰若不能見
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
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
明帝說論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
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南齊書曰勇士數人拳擊久乃死啟帝曰奉叔慢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六

廷帝不得已可其奏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少好弓馬便拔有
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劬征殷琰兵既盛

南齊書曰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
援其將劉從寧朔將軍劉懷珍遺廣之及軍王辛慶
祖黃回等要擊於橫塘叔寶結營拒戰廣之肉薄攻
營自晡至日沒大破之殺傷千餘焚其運車從聞之
棄壘走

而合肥戍又阻兵馬寇劬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賞以
大郡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便能制之劬惶主皇甫
肅謂劬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劬曰觀其意必能立
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劬大賞之即擢為
軍主廣之於劬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惟斬壯士
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耶廣之由此知名肅
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劬之後肅更依廣之
廣之盛相賞接啟武帝以為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廣之後以征伐功為給事中寇將軍封寧都縣子齊高
弒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
之留都下預平石頭仍從齊高頓新亭齊高誅黃回回
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齊高與廣之書曰黃回雖
有微勲罪不可容近遂啟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
吾不惜為其啟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
勝數弟自恣之今啟依法令廣之與江西搜捕駟等建
元元年封蒲圻侯武帝即位累遷散騎常侍前軍將軍

延興元年為豫州刺史豫廢鬱林王後拜鎮南將軍江
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南將軍給扶後
卒贈車騎將軍諡壯公子珍國字德仲仕齊為南譙太
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
勅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
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者
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二千石也還為大司
馬中軍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七

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每嘆曰
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
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
渦陽以為聲援起珍國為輔國將軍助馬魏將揚大眼
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
及會稽太守王敬則起事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為
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台珍國以衆還
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都幕奉明

鏡獻誠梁武梁武斷金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
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
珍國引稷至衛尉府遂勒兵自雲龍門入殺東昏于內
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
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
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後封宜陽侯
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
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坐啟云臣近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七
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
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疎退久方有此
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
討賊方畧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若其多帝壯其言乃
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州刺
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
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諡曰
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鸞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
生歷生醢酒過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荊州司
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充
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梁武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
諸軍事外圍漸急齊遣王珍國定計夜引珍國就稷手
自執燭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內齊遂手弑
之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
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七
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
安遠巴郡太守初南鄭沒于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
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
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
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自親勞辱與士卒同勤
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
困乏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聞於庸
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

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
新興永軍二郡太守未發卒諡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
蒙深視將符興運李安民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呂安

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
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自致榮寵夫豈徒然益亦驗

人心有歸樂推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奉叔取
進之道不幾亂乎自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

欽定四庫全書
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何其爽也
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泣其殆優也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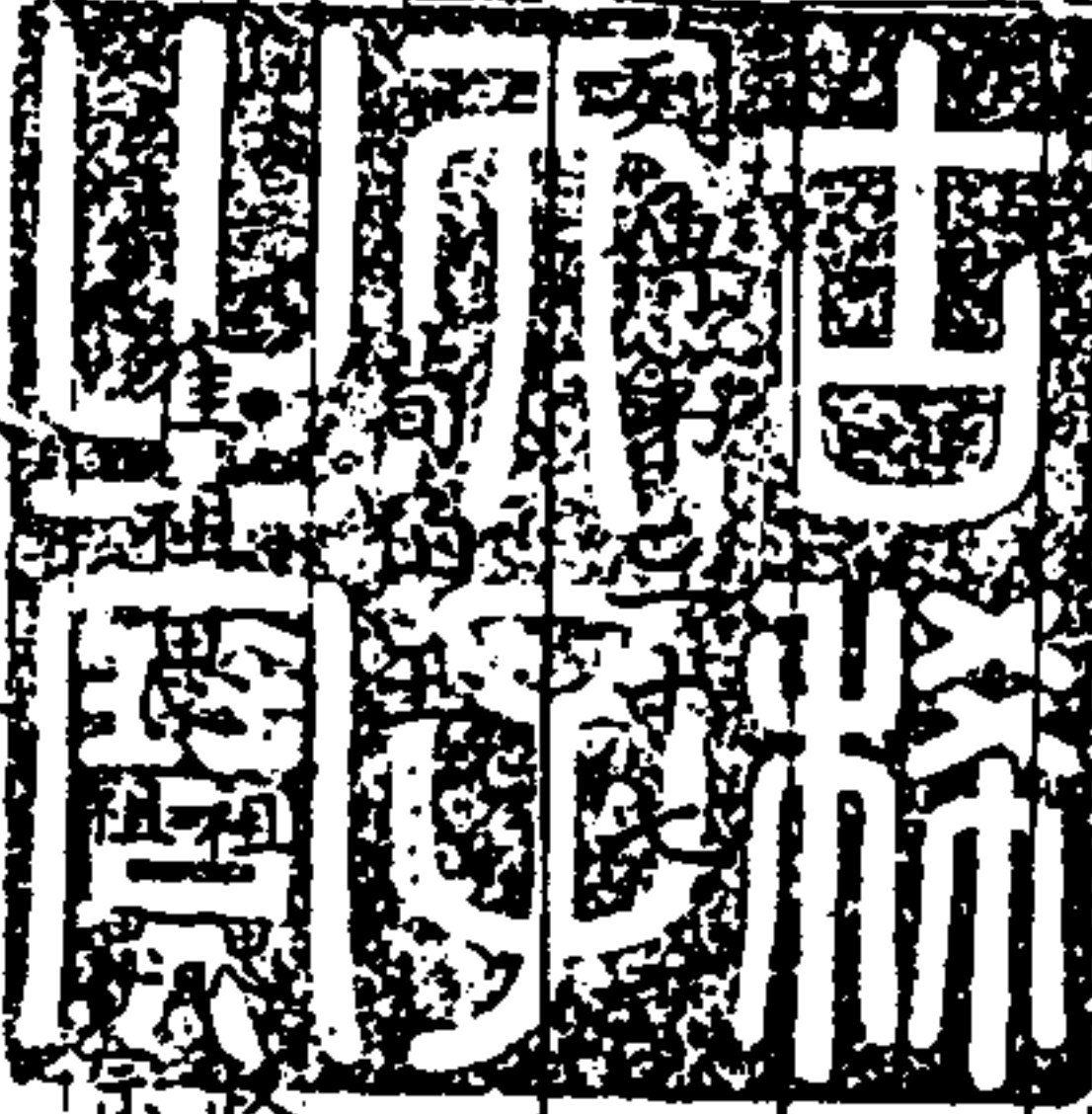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明李清撰

南史四十八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伯年

虞玩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劉休

江祐 劉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
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封新亭侯
及事敗還都責卜自業齊高鎮淮陰伯玉為其冠軍行
獄參軍

南齊書曰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

淮陰伯玉歸身給事

齊高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



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送嗣九野美清音一推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齊高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齊高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齊高卒復本任由是見親侍齊高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齊高謂伯玉卿比視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齊高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齊高還都除奉朝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齊高使主家事齊武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齊高善之齊高為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初齊高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首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齊高帝乘舟在廣陵北渚兩腋下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齊高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咒師凡六唾咒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遂而復斂元徽二年齊高破

桂陽王休範威名大震五年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昇明初仍為齊高驃騎中兵參軍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

南齊書曰世祖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

殺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有元徽紫衣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着御衣又度絲錦與崑崙船營貨輒傳令防送過南州津

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艦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祇畏莫敢有言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後密啟之

南齊書載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為如是豈得顧死

蔽官耳目我不啟誰啟者

帝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意武帝東還

南齊書曰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嶷於東府乘飛燕來迎具白上怒世祖夜歸亦亦停門鑰待之二更盡方入宮

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勅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

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帝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則直入叩首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

南齊書曰敬則言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

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教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

動意敬則索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元圃園長川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

聞喜公子良持酒鎔南郡王昭業行酒武帝與豫章王

嶷及敬則自捧饋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

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親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

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中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

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廳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下徐希秀斷哭止

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惛然切齒形於聲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明日入宮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齊閣方荀伯玉宅

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勅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屬武帝

南齊書載高帝言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為其作口過汝弗信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兗

州處之

武帝即位伯玉憂懼帝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

與崇祖並見誣被誅而胤叔為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
伯玉能謀高帝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
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久耳又出
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
當嫁明日應行今日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出家
為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父僧
菴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為都昌令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
聖人而與蘇侯神共生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
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

南齊書載祖思言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

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其輔
國主簿甚見親待豫參謀議宋朝初議封齊高帝梁公
祖思啟齊高曰識曰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
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高內史齊高既為齊

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固為南北所推侍
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膾鯉
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羹羹豈關魯衛齊高甚悅
曰尊羹故應還沈耳齊高既以齊王輔政眾議將加九
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
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愚按宋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既勸其稱齊以應天
命與識今何得又有此言即二者必有一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
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泰旨參訪朝臣光
祿大夫垣閔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
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
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
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
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閔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
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啟陳

政事以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南
宏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
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
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
綃蚊幃三齊苴席五蓋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
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
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
儉踵虞為模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甃充御瓊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玉笏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
蓬館高以珠等彫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
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
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
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
厝抑此之由

南齊書曰漢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
數百人故張于二代繫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

武明之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非咸宏庭缺二
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萬厚士使習律令試
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夫世其官則美其績若劉累
傳守其業則庖人不乏龍肝之饌矣

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
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
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
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鐘簾羽戚登
歌而已

南齊書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
體道教治世之良憲肉刑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化
雨露名法方風霜且天下所以治賞罰而已賞不當
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今甲勲少
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青
輕罰丁而捨丙天下必有不悛矣又曰籍稅以厚國

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瞻宜簡役敦農開田
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
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
必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世無董狐書法必隱
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
僚徵訪芻輿是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
在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
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元未有全廢劾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
廢職目前之明效也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
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
耳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
之士不召自至矣

帝詔報答後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
言議未嘗及時事帝更以此重之未幾卒帝深加歎惜
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未嘗

用去任日土人思之為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
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為廷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帝
為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為善永明九年魏使李
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倭之功今來
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返帝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
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為東海太守帝每思之時節恒賜
手勅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冲啟淮北頻歲不熟今
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殺過淮南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徐亮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
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
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為百姓
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纒
鬚繩一枚帝受之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
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薛安
都降魏引侃為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

在淮上便自委結已移鎮淮陰因取為冠軍錄事參軍
 時齊高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喻志曰寶緯素宗神
 經淡序德晦河晉歷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
 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哀鴻思邊馬悲平
 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幕
 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轄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柰松洲
 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艷菊龍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
 吹軫絕越之聲故國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斷白日西斜恬源靄霧壘首暉霞戒旋鷓躍遠波情絲
 絲而方遠思哀哀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
 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馳兮節汨淮流兮
 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壙兮思宇惻愴兮何
 言定案中之逸鑿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
 心以棲元侃達齊高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深被知
 待桂陽王休範之難齊高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
 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為齊高太尉諸議侃事

高既久備志起居乃與邱巨源蕭太尉記載征伐功齊
 臺建為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及即位侃撰聖
 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帝惜之甚至諡質侯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
 黃門郎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
 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鳴
 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
 宋位黃門郎宋明帝嘗山陽王休祐葬日寒雪厚三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齊武始從宦家尚貧薄
 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齊武同載甚德之齊建元初累
 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嶷盛饌
 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否悰曰何曾食蔬有黃頰臠
 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武帝立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
 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
 尚書帝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
 與太官鼎味不及又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帝醉

後體不快，驚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薛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薛林廢，驚竊歎曰：王徐遂縛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驚稱疾不倍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驚，以驚舊人，引參佐命。驚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哀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立，驚稱疾，萬還東，詔賜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八

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卒，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為郟陵王子元左軍諮議，齊武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帝方欲獎以貴族，盛姻而嫌諧之家，僕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其子女。詔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官人頓成僕語。

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環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過朝官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帝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耶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帝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人，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帝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悺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八

子那可，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之何後，狗為無厭之求，諧之切齒。時王元邁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奈何見虎格得而放上山，即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明年卒。諡肅侯。栢年華陽郡人，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亦有此水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

水又問卿在何處曰臣所居庶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父政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城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怒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齊高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支歲月朝議報之齊高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齊高取屐親視之俄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問曰知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者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辨易齊高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齊高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齊高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齊高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遺黃門郎

先時宋世民籍欺巧及高帝即位勅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此俗巧偽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質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謨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建元年書籍眾巧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

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吏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為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後為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六

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為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郵為祿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為人役者今反役人今生不長髮便謂為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常卧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募實隨才部曲

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坊吏所以盡百里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運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吏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七

陷富陽至錢塘借號置太子遂據郡又遣偽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決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塘一戰便散擒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民間頗被強奪軍還帝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為諸將法帝寵將也既誅內外莫不震肅南齊書沈文季傳曰天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

玩之以久官哀疾上表告退

南齊書載玩之表曰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為王府行佐於今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聲嗜轉積脚不支身而喘不緒氣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四十八

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過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饒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焚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宏明沛郡相人初為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

為湘東王國常侍不為所知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生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兵起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喜為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筮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四十八

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與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笈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為御史中丞啟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按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濫叨宜請骸骨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

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

江拓字宏業濟陽考城人父德隣司徒右長史拓姑為齊高兄始安王道生妃追諡景皇后生齊明帝拓少為齊明所親恩如兄弟齊明為吳興以拓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及輔政悉以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拓每說齊明以君臣大節齊明轉顧而不言齊明脾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拓勸其出以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三

愚按拓果忠於海陵何既說驚以君臣大節又勸出赤誌示人是自反也南齊書無說以君臣大節語不知南史從何採得

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齊明袒示之曰人皆謂此示日月相卿幸無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齊明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拓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齊明為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拓入王喜以示拓曰得此復

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拓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

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拓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投投於拓拓謂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躡今為雍州儻相中乎帝默然俄召梁武謂曰今使卿為雍州聞外一以相委拓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帝寢疾轉拓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三

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拓弟衛尉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拓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拓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諸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拓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拓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相率反拓曰

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如法珍吳興梅蟲
兒東海祝靈勇東治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
並為帝委任祜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祜議
欲立江夏王寶元劉暄初為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
有人獻馬寶元欲視之暄曰馬何用視妃素煮肫悵下
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
情暄聞亦不說至是不同祜議欲立建安王寶廣密謀
於暄光暄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祜祜弟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少主難保勸祜立暄光暄以暄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
不肯同故祜狐疑久不決暄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伺
於青溪橋道中謀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
事覺暄告祜謀帝處分收祜兄弟祀時直殿內疑有異
遣信報祜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祜曰政當靜以鎮
之俄召祜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表文曠以王敬則
勲當封祜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祜以刀環築其心曰復
能奪我封否祜祀同日見殺祜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

論者以此少之祜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
右曰祜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祜親
親餘誰答曰江祥猶在乃於馬上作勅賜祥死祀位南
東海太守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
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
城人及聞祜等戮眠中大驚投至戶外聞左右收至未
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暄光事起以
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如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珍梅蟲兒徐世標讚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
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
舅復馬可信乃言之暄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祜
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祜衛
將軍暄敬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敬騎
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
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夸有以驗行之惟艱且

知齊武不宏矣高帝作牧淮兗將興霸業崔蘇睹微知
著自同奔走虞惊筭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
日月玩之臧否之尤者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益
亦遠有致乎江祜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
益詩人所深懼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八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九

陸澄

陸慧曉

子任 孫錫 弟履 及弟襄 襄九子
雲公 雲公子瓊 瓊子從典 從父
從弟琛 琛弟瑜 瑜從兄珩

陸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父瓊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行
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
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
王后於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
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
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
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泰除六冕漢明還備
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



太子禮絕羣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諸議沈憲等家奴各為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丞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檢束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諛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曰昔曹志終悅為此官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君繼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闈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

南齊書備澄言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

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竟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曰王庾皆儒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

范甯廉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
穀梁劣公羊為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有何休
恐不足兩立必為范善便當除廉

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
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
帝典儉答曰易體為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
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起邁前儒穀梁小
書無俟兩注存廉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四

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
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
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
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
高

南齊書無位字當從齊書

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語然所見卷軸未必
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咸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

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
出中箱几案襟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
一二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
奪去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
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
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
子良詳視器底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
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澄當世稱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五

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
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
亡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
隆叩首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
錢鮮卒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遂為澄所抑世以
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玄孫自玩至慧曉
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辛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目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六

侍養十餘年不仕齊高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齊高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為齊高所賞引為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過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暉守會稽帝為

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迷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令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焜加之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少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能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帝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七

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帝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南齊書載融言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子明左軍長領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西王錄冠軍長史江夏王鋒內史行郢州事慧曉立身清肅僚

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
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
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
人生可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累遷
吏部郎尚書令王宴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
人而止宴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
都令史厯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
帝遣主書單景儒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曉謂景儒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
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
中以形短小乃止累遷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
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為侍中王亮
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兗州王瑩王志
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
則貂璫緩拒寇切

愚按慧曉家三世為侍中獨是公幾得復失亦一惜

也

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為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
加督至鎮俄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倅並有美名
時謂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
並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安容鬚美
如畫位至蜀郡太守倅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
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編
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
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
俊倅預焉梁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秀主簿與樂安任
昉友善為感知已賦贈昉昉因此名以答之及昉為中
丞簪裾輻湊預其譙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儒劉顯劉孝
綽及倅而已號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
川王宏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倅才乃敕撰新漏刻銘文
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為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

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郎卒次緬似倭一視殆不能別倭兄子繕字士儒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推正知名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掌東宮官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文帝嗣位累官中庶子掌東宮官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閒雜趨步躡履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解字徙居之太建中歷左僕射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

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諡曰安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孝宣因賜名辯慧字敬仁慧曉兄子開另見開子厥字韓卿少有風采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嵩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

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識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白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一

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闕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闕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為遺恨

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耶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商但未屈曲指的若今倫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閣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三

者亦執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診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屈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文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益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三

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由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聞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術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與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全辯

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非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
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善屬
文能昌導而脩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
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
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教似隊父唐突人因命
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勲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為動
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
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暹光反厥父聞被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四十九

十四

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卒年二十八集行於世時
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意所
殊常官至驍騎將軍弟絳見孝義弟襄字師卿厥第四
弟本名襄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襄梁武帝乃改為
襄字師卿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超家著作
佐郎後昭明太子統闡襄業行啟武帝引與遊處自廬
陵王緯起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
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

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者者襄母年八十與蕭琛傳昭陸
杲每月常遺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猝患心痛醫
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日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
所致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
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大通七年為鄱陽內
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旒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四十九

十五

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教廣晉
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眾萬
餘人將出攻郡襄先率民吏脩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
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
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民
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李
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詢但和
言解喻二人感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

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關既罷警共車
在政六年郡中大治郡民李暉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
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乞還
太清元年為度支尚書侯景圍台城以襄直侍中省城
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黠舉
義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
成侯蕭寧逃賊人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黠及兄子映
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黠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六

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
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

顏氏家訓曰雖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舉家惟以搗

摘供厨

侯景平孝元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襄兄完歷邗邪彭
城二郡丞子雲公字子龍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
書略能記憶從祖倅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
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王繹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
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為

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
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嘗夜侍坐武官燭燭火
帝咲謂曰燭燒卿詔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
池新製鱗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
太常劉之造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時雲公年位尚
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為湘川與雲公叔襄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七

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
喪實實有識同悲

梁書又載書曰平生知交零落稍盡老夫記憶其數

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遇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又曰

京洛遊故成成雲雨惟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跡之外

不為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如何此別

永成隔世

其為士流稱重如此有集行世子瓊守伯玉幼聰慧有

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暮品到溉朱異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都下號曰神言異言之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祐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六

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孝宣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孝宣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九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太建中累中庶子領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軍事掌詔誥初瓊父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率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記至德勒成一家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監先是吏部

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表憲舉瓊孝宣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侍東宮母隨在宮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暮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四文研銘援筆擬之使有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十九

致十二作柳賦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郡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凶人階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瓊從父弟瑛字溫玉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瑛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伯茂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

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瑛博學善占謁引置左
右嘗使製刀銘瑛授筆即成無所典竄帝嗟賞久之賜
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業而
厚卒瑛為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散齊士
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為武陵王伯禮明威府功曹史
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瑛
寡歆鮮矜兢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
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九

三十一

舉秀才遷東宮學士兄瑛時為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
右時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
強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
並通太旨時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
抄撰未就卒太子為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
述其美詞甚傷切

陳書載後主書曰吾學術不逮古人欽賢慕士茲情
尤篤梁室亂離書史殘缺末生後學非無牆面卓爾

出羣斯人而已論其博綜子史稽究儒墨一褒一貶
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
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
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鮑什迭至鋒
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
混潏或玩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常
不促膝舉觴遠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恬耳
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豈謂五折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四十九

三十一

推遠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
滋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
從言不寫意

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父晏
子梁大匠卿玠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
徵為管記仍兼中書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
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
卿有集十卷玠從父弟琛父丘公臨川王長史琛少警

俊事後母以孝聞

陳書曰世祖為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

詞采由是知名

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

頗疎坐泄禁中語賜死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建康令清平無私元嘉

十五年除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

詠二十三年為益州刺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三三

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家無餘財帝甚

痛惜之父獻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

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梁

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倅直無所顧望時山陰虞虞

肩在任賦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

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帝聞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

識睦之否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帝指示杲

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

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

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

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不畏強禦為義興太守在

郡寬惠為下所稱後卒於金紫光祿大夫特進謚曰質

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

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

號泉志一卷並行於時子暉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

善屬文簡文居藩為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三三

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

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方之疎廣

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單與

羣賢並抄撮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書成命湘東王

繹為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

十人以此王象劉郡皇覽云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用不合今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

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杲諒直見稱單

一第... 册... 卷... 九三

文以取遠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
果上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四十九

南北史合注卷四十九

南北史合注 卷五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五寸

庾杲之叔父 王 諶從叔 何憲

孔珪南齊書孔稚珪即孔珪

劉懷珍子靈哲 從子懷慰 懷慰子齊香 懷珍從孫許 懷珍族弟善明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父祭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劬見而
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
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藜生韭雜
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哇嘗有二十七種言
三九也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
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
輩人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
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九三

時以八儉府為蓮花池故書美之歷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

南齊書曰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云云不言柳世隆

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其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帝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許其假職若以即真當在胡諧之後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諡羣臣莫答王儉因目杲之杲之從容曰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二

下奇等南山方輿日月齊明千載後豈臣子所仰量時人雅嘆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封魏使使問杲之曰民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教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後卒於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帝甚惜之謚曰真杲之叔父華字休野

南齊書曰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為州黨所稱

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召華責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尊府州是華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後民間凶荒米斗至數千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子玟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華為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鄉人樂藉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凌競藉事豫章王嶷嶷薨藉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成歸荊州時華為州別駕益忽

藹及梁武踐祚藹以西朝勲為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
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遣帝以藹其鄉人使宣旨誨之
華大憤發病卒子喬復為荊州別駕時梁孝元為荊州刺
史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遷為州主簿又皇太子
令及之故孝元勸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
不肯就列曰庾喬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話為鴈行
孝元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還家慙憤卒世以喬為不
墜家風喬子賈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容食必列鼎又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賈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
克江陵卒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楮蘿面甚尖危有從理
入口竟保衣食終

王謔字仲和東海郟人父元閎護軍司馬宋大明中為
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即位是為明帝除司
徒參軍兼中書舍人謔有學義見過親常在左右帝所
行慘僻謔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
明帝好園基置園基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園基州都

大中正謔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
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壯傅楚之為清定訪
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德明觀也
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嶷太尉司馬武帝與
謔相遇於宋明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謔
貞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
三任王府長史行南充府州事謔少貧常自紡績及通
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謔從叔搆以博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搆校虛實類物隸之
隸軍自此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少者窮唯盧
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葦白團扇憲坐葦執扇容氣
甚自得搆後至儉所以隸示之曰卿能奪之手搆操筆
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搆乃命左右抽憲
葦手自掣取扇登車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搆問無不對為秣陵心清
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官勢傾人主婦弟

犯法故為之請搗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故怒諧之明日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象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搗曰是非金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為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滂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為友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六

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於魏時又有孔暹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即屢箴闕禮多見信納齊高謂王儉曰暹真所儀曹儀不忝厥職也建元中儉為宰相暹常謀議帷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帝曰臣有孔暹猶陛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暹何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撰祭文

孔稚圭

南史作孔圭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父靈產泰始中晉安太守有德遁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暹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齊高曰攸之兵眾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齊高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箴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七

羽扇素隱凡曰君性好古故贈君古物當世榮之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舉秀才遷殿中郎齊高為驃騎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妻李氏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即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裴注三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

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摭其遺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考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南齊書載表曰臣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今律文雖定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八

約例廣疑以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中枉死千餘人寃毒之死上千和氣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擴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氓物害理殘其文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

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已血濺九泉矣尋古名流多有法學釋之定國聲光漢臺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魚恐此書永墜矣今若宏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胥子拔其精定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作其術然後姦邪無所逃刑惡吏不能蔽詐矣臣謬司大理所奏終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九

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仕流詔報從之事竟不行建武初為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南齊書載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謂請和示弱良非國計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唯宜勝以深權制以遠算豈足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

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螽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凌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早辭厚禮寒山無霜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道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大事由奴連兵積歲轉戰千里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頻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七

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自西朝不綱東晉邊界羣胡沸亂羌狄山橫山淵反覆黔首塗地近元嘉不量復挑疆敵遂迺連城覆徙鹵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今烽亭不靜五載於斯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書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樂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

耳或云遣使不受則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胆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表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鹵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三

和必矣彼言戰既殷動臣言和亦慊濶伏願察兩塗利害檢二事多少

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琊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口欲為陳蕃乎稚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

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慙永元元年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乃以床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後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平南燕以為青州治中伯父奉伯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民皆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懷珍曰昔國子尼叱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過懷珍以對應見重孝建初為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南齊書曰太明二年鹵園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與鹵戰於廩溝湖破七城

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起兵豪民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

南齊書曰秦始初除寧朔將軍率步騎五千討殷琰於壽陽偽廬江太守劉道蒨以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兵三百餘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偽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守閭港拒守偽將王仲蚪率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兵三千襲擊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曰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嵩北征僧嵩遣將築壘王城以逼青州刺史沈文秀為文秀所破仍進攻僧嵩帝命懷珍率五百騎步卒一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僧嵩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眾心恟懼或欲其保郁州懷珍謂眾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為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袒齊士庶素見名義積業聲介一

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沮軍緩邁遽止於此遂進
至黔陬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偽長廣太守劉桃根領
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泮水眾謂宜堅壁伺
隙懷珍曰今眾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簡精銳掩其
不備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偽東萊
太守鞠延僧以數百人據城又劫留高麗貢使懷珍
又遣寧朔將軍朋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
詣建康文秀聞諸城皆敗遣使請降懷珍乃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後出為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起兵懷珍遣子靈
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

南齊書曰攸之在荆楚朝廷疑惑懷珍遣使致誠於
武帝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眾謂當沿流直下獨懷
珍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
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數千衛京

師

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齊高進平南

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為舍人懷珍為直閣
相早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齊高有白驄馬蓄人不可騎
送與懷珍別懷珍報百疋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
中騎是以與君君報百疋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
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
少及齊高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
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
高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况在今日寧當有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是發經日疑論不止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進送晃
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不必應
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
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爭為臣吏以懷珍為
宋臺右衛懷珍謂齊高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
篤於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封霄城
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
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曰敬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

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黃衣
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

南齊書曰可取南山竹筴食之

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愈藥似竹根於
齋前種葉似菟苾嬭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
所獲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
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
傾產贖嬭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使北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去

請之魏人送還南襲懷珍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
年卒懷珍從父弟峻另見從子懷慰字彥泰父乘氏冀
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日不用絮
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
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帝
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氏所歸乃置於
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帝謂懷慰曰齊邦
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

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
郡脩治城郭安集民居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
受禮謁又有餉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
旦食其餘幸不煩此因著康吏論達意高帝聞手敕褒
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兗州刺史柳
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魯何
足云

冊府元龜曰時薛淵為冠軍將軍魏遣薛道標攻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去

春帝以道標淵之近親敕懷慰曰聞道標兒婦並在
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可多方誤之縱不全
足使豺狼疑惑今為淵書與道標示交購意魏得書
書果追道標以它將代

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
安陸王子敬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
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齊杏敵齋字士
烜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

家貧與杏敵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齊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齊年已五十衣不解帶七日誦觀世音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齊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齊思慕不已未終喪卒著釋俗語八卷集十卷杏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六

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為宣惠豫章王綜行參軍杏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每有遺忘皆訪問之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杏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子遺器知非

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杏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審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杏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杏為贊二首并以所撰文呈約約即命工書入題贊於壁仍報杏書共相歎美

梁書云君惠以二贊辭采妍富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七

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格酒而作振字昉問杏此字是否杏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君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杏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杏云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搯里昉即檢揚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杏脈脈所因杏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

聞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素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素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常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以訪杳尋左周捨國史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之後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綱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嘆口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即僕射徐勉以臺閣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五

議專委杳為餘姚令湘東王繹發教褒其清潔大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即事昭明太子堯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王繹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

治身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欲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目書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歎字士先生多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答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五

理家人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要而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夢歆進藥及翌日轉有間歆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齋杳從官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

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為

梁書載其言曰昔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為徃後死為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也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原憲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亦民疑也有無之辨不可厯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為生本形為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絕滅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夏后明器示其復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合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不其然乎若廢徧攜之論探中途之旨

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無依知以

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

梁書曰神已適彼祭何所祭施靈定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何補於已遷之神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塘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生平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剪截煩辱存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歎畢便弃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知之况為吾人無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歛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裾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感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感歛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

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
世教初訐之疾敵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
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
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敵
心知其異試遺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
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
仕足伸供養敵歸泉何憾願深割無意之悲十八年卒
年三十二始沙門釋寶誌遇敵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五

學道清淨登山如此三說敵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
栽柿敵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勿言至秋亡人以
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敵可入隱逸以其三鴈行同美故不欲離之也

先是有大中大夫琅琊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
得設復魂旌旒一蘆蔭藉下一枚覆上五氣絕便沐浴
籃輿載尸還中候大夫塹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
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

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蔭鑿地周身歸葬忠候此達
生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從有不
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
鼠戮已已甚父可訓子子亦不可行外內易棺此自奉
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
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申
情二可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訐字
彥度懷珍從孫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孝數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五

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象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
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
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絮
為聘妻克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遷本州刺史張
稷為主簿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留阮孝
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
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訐
族兄敵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訐

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歌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
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即何炯嘗過於路曰此
人風神穎俊荀奉倩衛叔寶之派也命駕造門拒不見
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許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啟矯
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纈許嘗
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
貌甚華在林谷間意氣彌遠或遇之皆謂神人家甚貧
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糧絮許處之晏然人不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航之地輒以不
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眾論歸重
天監七年卒於歆舍臨終執歆手曰氣絕即歛歆畢即
埋靈寢一不湏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之宗
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善明懷珍族弟
父懷民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
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救鄉里多獲全濟
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時靜處讀書刺史杜

驥聞名候之辭不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治中從
事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善明
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
州刺史薛安都叛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
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
效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
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
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兄乘民又聚渤海海以應
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
民為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
無樹木明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閣將
軍五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衣布蔬
食哀戚如持喪帝每見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
哀善明心事元徽初將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

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蒼梧王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委身歸城出為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墨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在淮陰北其所為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齊高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又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

南齊書載善明言曰宋氏將亡愚知所辨胡鹵若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元

反為公惠公神武世出當靜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

高帝納焉蒼梧見殺善明為齊高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入討齊高深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苞藏異心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起兵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聞於兵機二人情離怨三有掣肘之患四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

冊府元龜曰昔謝晦失禮不聞自潰盧循平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憑按善明數言不識逆順特錄之以著其背

此已籠之烏耳事平齊高名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幸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既天地廓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元

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齊高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名謂曰淮南近畿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一為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二為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意量賜三為宋氏赦令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四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

諸城應宜嚴備五為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六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七為帝子王女宜從儉約八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諫言九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十為革命惟始宜擇才辨北使十一為交州險賈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毗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帝優詔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手

以接鄰國帝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教公卿宣陽門今教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居家當孝作吏當清為子孫措拭足矣及累為州郡頗贖財賂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泝泣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

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舊因相勗以忠察

南齊書載善明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抄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吾以絮瓶小智名參佐命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藩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

主

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蕪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辦之人為鄉導之使輕裝放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及聞祖思死慟哭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葬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曰烈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宅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封豐陽

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事前古柳樹謂璫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不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準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璫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及聚遇害璫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踐阼召璫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事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璫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璫曰陛下戒前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救璫使數入而璫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帝欲用璫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璫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璫笑曰生平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旨喻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惟保彭城丞耳帝又以璫摠明觀祭酒丞如故璫終不就武陵王彞初為會

稽太守帝欲令璫為彞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璫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觀老供養寒裳徒步脫爾連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縊縷或復賜以衣裳素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廳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也近初奉教便自希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請四方之士時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

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璫姿狀纖小儒業冠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家住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清溪竟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欲為璫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璫曰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時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四

良遣從璫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鎮將厨於璫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璫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何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璫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昏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淵為璫娶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姑牀上姑不悅璫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鷓鴣鳥璫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

下詔為璫立碑謚曰貞簡先生集行於世初璫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故不能感動木石璫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墮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摺拾三十卷璫弟璉字子璫方軌正直儒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五

不及璫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明帝挽即齊建元初為武陵王譽冠軍征虜參軍譽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暹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暹目送曰美而艷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非吾友也遂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璫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璫怪其久璉曰向來帶未竟其立

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閭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位至射聲校尉璉族子顯字嗣芳父駸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駸每聞絲竹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璉儒學有重名卒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六

嗣齊武帝詔為後時年八歲本名迺齊武以為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宏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人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之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

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祭謁蔡中郎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博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於郊居宅壁再遷驃騎郡陽王恢記室累中書郎兼中書舍人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獅子帝問曰獅子有何色顯曰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七

人送古器自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之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郎陵王綸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嘆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

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為之銘誌

冊府元龜載啓曰顯耽讀執文聰敏特達合棺郢都
魂歸上國夫懷珠抱璧沒世名不稱其為長太息孰
過于斯畧撰其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藻其枯骨以
慰幽魂

墓於稜陵縣劉真長舊塋子秀恁臻早有名載北史顯
從弟數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
繹在藩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尚書國子祭酒魏克江陵入長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禹人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
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父僧紹改隱逸傳山賓七歲能
言明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
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
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堪理
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
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叅軍掌吉禮時初置五

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

五年出為都督綠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累
遷御史中丞四年東宮新置學士以山賓居之俄以本
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
米賑民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
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
室不就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
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就今送簿助并貽詩曰平仲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稱奇夸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
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
將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之
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
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
言足還淳反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兗州事後
卒官

冊府元龜載山賓卒後太子與殷芸曰比信至明常

侍遊至殞逝此賢儒術該通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攝官連率行當歸與不謂長往渺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其酸感如此

贈侍中諡曰質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亦傳父業位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選亦知名位都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

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任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明氏南渡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父道驥西安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鈞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

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于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任齊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為仁化所感徒孱陵令到縣未旬易至家遭疾黔婁忽心驚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之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取以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一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悔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欲示不違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士民便之元起卒于蜀部曲皆散

黔婁身營殯歛扶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侍
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
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
騎侍郎卒弟於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驚博學
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
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
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
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累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清
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舍並擢充
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
書黃門侍郎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
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綱國常侍王每從鎮
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
子悅徐防徐擒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
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

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徐擒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初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
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闒緩
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
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歲湛湛江水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自掎摭但以當世之作
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
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昔以昔
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
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
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
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
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故胸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從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展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確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處

梁書有曰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

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令可即作若能將貨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

三國典畧載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

子仙乃釋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

顏氏家訓曰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髮

髮猶黑

子信見北史

劉虬

南齊書作糾

字靈預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休祐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餅朮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教辟虬為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修
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
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
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
節卧疾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
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冊府元龜載書末數語曰虬進不研幾入玄無沫泗
稷館之力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七

洒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輿之義

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
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
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內又有香氣
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遼字思貞八歲能屬
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
之遼得吾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謂有異識每
詣虬必呼之遼小字曰僧加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

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
瞻嘗候任昉遇之遼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遼學
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
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今
之遼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
當過僕也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遼舅憲臺奏彈皆之遼
草馬後為荊州刺史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遣宣惠記
室之遼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稱強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七

遼每與討論咸不能過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
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
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遼在荊府
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詠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
守即居此中之遼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
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嘆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
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
歷秘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遼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

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教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適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既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鸕盃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深灌一口有銘云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深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適與張績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適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索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摠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

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芻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伏矧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適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適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叔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甚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

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之遼父虬隱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置乏遺就虬換穀百斛之遼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躡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遼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遼預知仍薙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遼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為支道林及之遼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此之遼一生氣節應為時人欽敬何云笑之史言謬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草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遼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遼弟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

對武帝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遼之亨帝曰之遼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遼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丞制途出本州北界摠督眾軍仗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殺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為蕭欽所訟執政因陷之故封不行但復本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為文吏所抵宦者張僧滑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臨封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出代之遼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帝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否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民稱之及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渚宮舊事曰之亨在郡常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既
明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是矣乃放之其夕夢二人
謝之亨弟之遲位荊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
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為
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虬從弟坦字德度仕齊歷房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所
居以幹濟稱梁武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
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梁書載坦言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周武士則
民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畏不振必欲鎮靜州城軍
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
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常在湘州多
舊恩道迎者甚衆

梁書曰坦下車簡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
米三十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

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

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
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
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聞其謀偽為不知因
理訟至夜不閉城門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
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
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狀乃於坐斬之焚
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部遂安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
子三年遷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
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
視若奴婢輩撻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路氏
生渢渢憐愛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撫終不肯去
路氏病經月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
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
宇筵席不減侯王渢有識後事渢過於同產事無大小
必諮兄後行渢妹適江祐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

比部郎後為始安王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當顧託朝野向風如雲風忌之求出為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旦方召風風以為宜悉呼佐史風之徙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脈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風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三五

發風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坦歷生至與風俱勸夜攻臺

愚按遙光殘忍狂悖有成事理否不勸之無反而以攻臺勸即攻之亦無成若非一死不免長惡

既不見納風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滅族矣及遙光敗風靜坐園舍濶為度支郎亦奔亡遇風不復肯去風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

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清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愚案南史列二人孝義然不得死所何義之有今改雜傳

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之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自殺陶季直丹陽秣陵人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其祖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三五

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時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號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權威將圖之秉素重孝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因辭不赴俄秉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

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諡文孝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淵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

南史初置季直於孝義傳然梁東宋室忠臣也季直捨梁秉而就淵智有之忠安在且淵之失節何足立碑有吏節而無臣節宜改雜傳

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相之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頗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之士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乃留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士民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馬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遊見嫉時主或以非疾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不弘元后多忌梁祚不永其以是矣

劉渢兄弟不得死所與柳叔夜而三陶季直不識逆順以齊臣嬰梁官直寄馬耳附之齊末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一

三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一

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素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奏輟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素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舍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

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自心樂聲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帝勅中書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四

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奠日進麥粥一升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胃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當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

庶事每所奏有謬誤巧妄皆即辨折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糾彈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于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鑿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執威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婚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便以米密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

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親竊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憂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六

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今茲失業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否武帝優詔喻之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

不許曰云何今至尊知我如此惡耶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帝比至已薨

梁書載司徒左長史王筠奉詔作哀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儼景騰光奉嗣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陰義弛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七

纏哀在疚隱銜恤彌泣無時疏體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璫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幾是理勤慎庶獄勤恤闕市誠存隱惻容無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莫爵崇師卑躬待傳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耕究空微思探幾贖馳神圖緯研精文畫沈吟典禮優游方冊歷飯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畧包舉藝文編

該細素殫極丘墳勝帙克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搞文揆藻飛觴沉醉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微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輔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象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八

靈恒耀山頽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詒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猶嗣長號跼萼增慟慕結親游悲動氓庶憂若軫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開司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饑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延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游津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輔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

前望國都而不踐陵修阪之威夸湖平原之悠緬蹀躞足以酸嘶挽悽俯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于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闕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于天地維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愧嗚呼哀哉

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敕以哀冕謚曰昭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九

豫章王棟嗣位追謚昭明皇帝後梁因之
五年庚寅葬安寧陵

孝元帝之世昭明陵掘骨焚見杜崩傳然唐世之八葉宰相自如也袁家老父何說牛眠耶

詔司徒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邊徼之人聞喪皆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知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食中每得蠅蟲類密置

梓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今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語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後世文選自昭明始

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

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譽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志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為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嗚嗒故封諸子大都以慰之譽流涕受拜累月不食譽後梁宣帝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闖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為吉帝末年多忌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

圖墓者謂其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
 及諸物理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初並為
 太子所愛邈之晚疎於雅密啓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
 密遣檢柩果得蠟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乃
 止唯誅道士太子終以此慙愧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
 綸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郡以誘略之罪牒宮
 簡文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為宮直後
 方知之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七

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遂歡歸去
 來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
 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于崇正殿解髮臨哭
 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
 可以少主承大業又以心銜太子故意在晉安王猶豫
 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
 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遂歡歸去來
 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

謚安王子棟嗣及即帝位追尊歡為安皇帝棟改帝紀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
 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
 言曰其後必大任宋終治書侍御史生三子長尚之次
 文帝次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卒于步兵校兵崇之任
 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塘唐
 瑀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
 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任齊為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七

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
 景為政乃勝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之
 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
 許永元二年以長沙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
 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河
 北信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
 日皆平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
 景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

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民
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賑之死
者給棺具民甚賴焉天監七年為左騎將軍兼領軍將
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
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
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侍頗不堪命故不得久留中尋
出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
志攻潯溝驅迫羣蠻羣蠻渡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
來侵每為矛盾若悉誅蠻則魏人無礙非長策也乃開
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
軍孟惠雋擊志於潯溝大破之

梁書曰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流屍覆漢水

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
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
淨抄盜絕迹十三年復為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

益事月加祿五萬景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在朝為衆瞻
仰於武帝雖屬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
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
景為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居揚
州涕泣固讓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
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
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
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竟陵界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魏魏即禁塢戍保境
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字文
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
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走至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
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
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
于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但云疾漸勵即奔屆江夏
不進水漿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會叔父曇下詔獄

勵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裴封吳平侯對揚王命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虎常為人患及勵在任虎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從廣州刺史去郡日吏民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送勵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一老妪以槃擎鮓魚自送舟側奉上之兒童數十人入水攀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涼又詔勵重申藩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涼郡立州教仍為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為刺史徵為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

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記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繡善卒於道贈侍中諡曰光侯弟勸勸弟勔改南康王會理傳勔弟勃位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鐸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為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州刺史後江表定

資治通鑑曰勃自以非帝所授內不自安帝亦疑之勃啓求入朝

以王琳代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勃遷居始興以避琳魏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資治通鑑曰勃在南康聞其黨歐陽頔等軍敗軍中恟懼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殺勃

愚按勃於梁元即位則求入朝於陳武篡位則舉兵是能不忘宗國者吾取之

景弟昌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傳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充州初兄景再為充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方之馮氏徵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七

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入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游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為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為輕脫無威望抑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

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內私鑄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間郡中大安俄暴卒百姓行號巷哭里市為之誼涕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民相率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六

諸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祚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都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子貞行參軍襲臨湘縣侯歷晉陵太守以善

政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又遣氏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業據豫州叛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起事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梁武帝馳遣虞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九

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後仍勒兵入官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並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眾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暄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勲高獨居朝

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梁書載法珍等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唇刻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十

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冊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譏者譏之梁書所載不然武帝知禮詎肯為此已改正本紀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任齊為太子舍人懿之難與二

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收嚴秀付建康獄拷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免禍天監二年襲長沙王歷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充州刺史運私郎米餽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以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虎為暴無故相枕死郡人唐虞見虎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虎自斃言訖不見眾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諡元王集行於世子孝儼嗣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為華光殿景陽山等頌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諡曰章子齊嗣弟藻字靖藝仕齊為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眾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盾禦箭又命除之人心

大安賊乃大遁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在蜀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內藏綺縠錦蜀為一室號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已無所私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充二州刺史頻蒞州鎮民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弟及普通六年以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為有司所奏免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削爵土八年復爵武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皆如迦葉吾復何憂累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或率兵入援及臺城開加散騎常侍景遣其儀同蕭懿代

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剪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不食累日薨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叛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哺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是日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愆還都憂媿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繹聞而取視謂曰昔王

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亂離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繼懿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清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甚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看棋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曩日時賓客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坐韶甚愧弟駿另見猷弟朗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立功自劾初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為周捨所狎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皆詣丹不詣景休景休悅乃悉遷之為建康正坐事流廣州朗弟淵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

士民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求樹碑州門內及牌匠採石
肥陵淵明乃廣營厨帳多名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
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民也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
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許之會理
已至宿預詔以淵明代為都督水陸諸軍救彭城大圍
進取救曰侯景志清鄴洛可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
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
城自珍慎勿妄動淵明師次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灌
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淵
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
制變勿多言衆各掠居人淵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
無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淵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
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
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
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其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
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還淵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淵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
侵掠謂之義王及至東魏魏孝靜帝登闕闔門引見淵
明及諸將帥讓而釋其禁送於晉陽渤海王高澄禮淵
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餘年聞彼禮佛文嘗
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梁主厚惠不謂一朝失信致
此紛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北齊書又曰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今自
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非梁主本心直侯景扇動
耳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吾不敢違先王旨侯
及諸人並即放還

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淵明書告武帝帝方致書慰澄
資治通鑑載武帝與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
薄省啓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隣睦

東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開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
西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淵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
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

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

梁書王僧辯傳載齊文宣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陵極為冲藐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強終古所忌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望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立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

淵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主

資治通鑑載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望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

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淵明

梁書王僧辯傳載僧辯啓曰奉救復具動止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舳艦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

於是梁與東渡齊師北反淵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內

愚按北齊書載淵明詔末云可大赦天下惟宇文黑獺賊等不在赦列可發一哂

以方智為太子

梁書王僧辯傳曰初僧辯遣使迎明請以敬帝為太子明荅曰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文

世道喪亂宜立長君若建承華合歸皇曹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

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詣齊拜謝齊遇淵明及僧辯使人供宴會俱從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淵明為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仍請稱臣于齊水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淵明疽發背死時

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又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
追諡淵明日閔皇帝

水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少有學業任齊為隨
郡內史招懷遠近士民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
謂徐孝嗣曰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路不拾遺行何風
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
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寶源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
司空封水陽郡王諡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會稽太守薨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有美名任齊卒於太常天監
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子元簡
嗣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諡曰孝莫將引柩有聲議者欲
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
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任齊為太子洗馬與宣武王
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諡曰

簡無子詔以長沙王第九子象嗣象字世翼容止閑雅

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
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
州舊多猛虎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虎皆死郭外自此
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累遷秘書監薨諡曰敦子愷
嗣愷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
遇救還藩尋為張縵所構書報湘東王繹曰河東桂陽
二藩將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愷尚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五

江津不以為意湘東至乃召愷深加慰諭愷心始安後
留止省內愷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平樂侯正義字公威臨川王宏長子宏別見正義初以
王子封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
解守待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
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
有小亭登降甚狹武帝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
傍施欄楯翌日帝幸遂通小輿帝悅登望久之敕曰此

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
東帛後為東揚州刺史卒弟建安侯正立初封羅平侯
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
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之諸侯
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
位丹陽尹卒謚曰敏子賁另見正義弟正信封武化侯
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
王繹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為嗤己也終常搖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二

三

位給事中卒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三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恭子靜

恪弟恭
恭弟祇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詒弟脩

範子嗣
脩弟泰

範弟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聯弟尋

亮弟聯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年十三吳太妃亡秀
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
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
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
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
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居
端右衡陽王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象頗勸

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高又慮廢立並問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俱隱民間罕有發泄惟桂陽王融及福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投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

愚按梁武與慧景等耳功成則義事敗則亂悲夫

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財贍民所濟甚多六年景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堅舟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潛之德可不及後盾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歎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手給舟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荊州刺史加都護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

梁書載教曰鶉火之禽不匿影于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咏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孝友純深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形骸枯槁或橡飯著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豈曰塲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

是歲魏懸瓠城民叛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薺荊州求應赴襄咸謂宜待臺報秀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

梁書曰巴陵馬營蠻緣江寇害屢討不克秀遣防閣文熾率眾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險尋年

而江路清

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民甚悅之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士反秀燭

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梁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艙淪溺秀所問惟恐傷民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歛煩殷民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民皆安堵境內晏然夏日常為戰地多暴骸秀於黃鶴樓下祭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袴袴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帝聞之甚痛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士民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川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來迎秀聞薨亦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

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責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已行于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殘者帝益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成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機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適小人為州專意聚歛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孝元集而序之子操嗣

姚士彝後梁春秋曰機子欣幼聰警博綜文籍善屬文孝宣踐位江陵以欣嗣機封天保間為一代文宗

專掌詞令歷侍中中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亂失本

機弟推另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幼清警好學仕齊為晉安王子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汙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府事

梁書曰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六

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育並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于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

及帝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瑁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赴荆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俱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瑁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梁武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

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錢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

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藩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大通四年薨于中書令大司馬贈侍中太宰謚元襄偉性端雅特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七

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超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記梁藩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思慮尤愍窮乏嘗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平曼頴卒於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

子對革號訖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糶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又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那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偉薨馬世子恪嗣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宿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八

有江仲舉蔡遂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續代為刺史恪還奉見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鄂州刺史及亂綸至鄂恪却迎之且讓位綸不受

資治綱鑑曰綸在鄂州以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將佐怨之恪謀主江仲

舉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池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群小所作非由兄也凶黨已斃兄弗深憂

及王僧辨至鄂恪歸荆州孝元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諡靖節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九

恪弟恭敬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行會起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未朗聚党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狗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起弟之

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孝元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視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宜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一

鎮簡文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勅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之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刻百姓為荊州刺史廬陵王續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

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繹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孝元追諡曰僖侯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筆校何敬容欲以女妻子靜忌其太盛拒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恭弟祗字敬謨美風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二

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都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摘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懿之難逃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都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

藏殯恢下車遽命埋塋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治
 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焚之民皆仰德累
 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訂私
 馬百姓患之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付所訂家須
 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徙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
 刺史普通七年薨于州詔贈侍中司徒謚忠烈恢美容
 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
 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于都不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清白其優乎坐者成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
 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
 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行
 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
 湘東王繹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
 同元年以開通劔道克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
 侍中範雖無學術以籌畧自命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
 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都信
 至太妃已瘞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瘞眼
 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割然開朗
 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
 祿隨散之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
 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
 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
 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

嗟人往物存攬筆為咏示湘東王繹繹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蒞民甚得時譽
 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脩城郭聚軍糧於私
 邸時廬陵王續為荊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
 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
 賊又童謠云莫怱怱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履車邊已
 時帝年高諸王莫肯相報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
 與司空邵陵王綸持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

簡文乃選精兵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
謠言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為
諛驗又念武帝若崩諸王必亂已既得衆又有重名可
謂因機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常元年大舉
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異取急外還聞之遽入
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民
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戒
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四

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襟輿施版屋冠以
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預貞陽侯淵明請行又以淵明
代之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侯
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以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
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

資治通鑑曰初範密啓景反帝報曰景孤危寄命譬
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承曰不
早剪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勞汝憂範

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不許

朱異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
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
請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
無計乃沂流西上軍於蕤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
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益城以
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時尋
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五

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逼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
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飢死範竟發背
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
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
遇風柩沈于水鈞求得之及于慶逼豫章侯瑱以範子
十六人降賊賊盡于石頭坑殺之世子嗣字長胤容貌
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獲細行傾身養
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

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成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何有退乎此嗣劫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為任所擒初範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死猶未敢發範喪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後景周衛轉巖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內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不藝不報于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五

疎諮不忍離帝朝觀無絕賊惡之令其讐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愚按陳弒江陰王後封諮子季卿為江陰王見陳本紀其以酬忠也夫

諮弟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椀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

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虎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為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連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為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帝以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文

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民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有功曹史琅邪王康勸脩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間食盡而去莫知何鳥適臺使見之具言於帝重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嗣王範在益城頗有異論武陵王紀大生疑防流言噂啗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紀乃遣從

事中郎蕭固詔以當世事具觀脩意脩泣言忠臣孝子之節紀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為不義一夕忽有犬據脩所卧牀而卧脩曰此其戎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壘家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為說客那命射之間信遣至荊州孝元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才為規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六

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詔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脩答守之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相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泰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為綱紀之僕孝元慮其為變中使規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仗而後孝元安脩入覲望閣悲不自勝帝亦慟舉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陸納反湘州分其眾二千人夜襲巴陵

早晨至城下脩出壘門坐胡牀望之納象乘水來攻矢下如雨脩方食蔗畧無懼色部分軍旅鼓而進獲其一舟生擒六十人納遂歸保長沙

長沙頻遇兵荒民戶凋弊脩勸穡務本未期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帝多忌動加誅剪修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遙投脩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雖脩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七

血薨年五十二脩弟泰封豐城侯歷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民情獷彊前後刺史並綏撫之泰至州便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織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

梁書曰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哀感傍人

仕齊為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

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愔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等兵逼荊州蕭穎胄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愔行荊州事愔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愔為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後公私匱乏愔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愔使祠于天井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一

巨蛇長二丈出遠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愔自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

梁書曰命佐吏直言於是小人知思君子盡意

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愔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馬愔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民請命言終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

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愔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愔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十一

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巧射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愔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

梁書曰愔開立學校勸課就業命子映親往受經由是多向方者

祭漢蜀郡太守文翁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愔聞喪自投於地席橐哭泣不飲食數日傾財產購送部伍大小皆

取足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惜輿駕臨幸者七贈司徒謚忠武愔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日卒愔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于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讓曰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瘕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愔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復許乃乞碩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民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遇貧者即賑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

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中暎見其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言往事多異所傳推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命勞之賜以束帛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三

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以為知命湘東王繹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卒於衛尉卿廣東刺史謚寬侯暎弟暉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後發恐必無年及愔不豫侍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愔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黃侯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尋獻儲德頌遷給事黃門侍

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伏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
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重特被簡
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家宴號東宮四友簡丈
日有五六使來往暑初至郡屬旱窮自祈禱果獲甘潤
郡雀林村舊多猛虎為害暑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
郡初暑寢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
乃諡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三

五

弟是以大布少帛崇於魯衛磐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
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于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辨
固亦梁之令望者乎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
美蓋亦有梁之間平也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四

明 李清 撰

南史五十四



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
續阮脩容生孝元皇帝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續丁充華
生邵陵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昭明太子追尊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帝見前長子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次于普通二年封
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
州刺史未幾候景寇建業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詔
班師譽還湘鎮時孝元以湘東王軍于武城新除雍州
刺史張績密報孝元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襲江陵
孝元甚惧沈米斷纜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
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三反譽並不從
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河東



王譽云侯景既湏撲滅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蕭一人匡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始至鎮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遣舍人虞預至譽所曰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便長驅席卷還望三湘兵糧相給譽又拒絕意色殊憤上又遣錄事參軍劉毅往雍宣旨岳陽王譽曰吾舟艦足乘唯糧仗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譽求雍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答曰兵馬藩扞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三

須非敢滅撤襄陽形勝豈可暫虛於是湘雍二藩遂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計誠方等曰吾近累使往湘並未相唇齒今故命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相隨下可留王冲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構逆此皆蕭韶為孝元隱惡飾辭耳孝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攻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譽謂曰敗軍之將勢豈語勇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於石柳寺譽逆擊不

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遂圍之譽幼而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孝元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

梁書曰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大半

譽將潰圍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荊鎮孝元返其首以葬初譽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三

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首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取其臍又見白犬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城陷

周書曰譽即位江陵贈譽丞相謚武桓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王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充州刺史在州以善

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五年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與通理義理俱改忠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廬陵威王績字世訢武帝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於帝前績中兩虜冠於諸人帝大悅大通元年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孝元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力故孝元與簡文相得而與績少相狎長相謗孝元臨荊州宮人李桃兒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宮戶禁重績具狀聞孝元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孝元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

自是二王書不通及績薨孝元時為江州聞問入閣而躍屣為之破尋自江州復為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民失望績多聚馬仗蓄養趨雄眈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飾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子應嗣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物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遊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鉏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踈虐綸怒令吞鉏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著之匍匐號叫

籤帥惧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乃遣代之綸恃
慢逾甚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衣冕置之高坐朝
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之捶之於庭忽作新棺
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法使姬乘車悲
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
將於獄賜畫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
第大通元年復爵中大通四年為揚州刺史綸素驕縱
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匹擬與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五十四

六

職局防閤為絳衫內人帳幙民皆闔閉邸店不出臺續
使小府市未經時不能得教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
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
尋智通於路逢之白馬巷以樂刺之又出於背智通以
血書壁作印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
州將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救遣舍人諸墨梁領齊
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駘勇
踰墻突圍遂免智通子敬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

面火炙之焦熟敬車載錢設益蒜雀百姓食撤一肉賞
錢一千徒黨並毋肉遂盡綸鎖在舍人諸墨梁并主
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項之復錢後
預錢衙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
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
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帝誠
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五十四

七

綸發白下中江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
鍾離

三國典畧曰初綸將發營于樂游苑始入牙門有飄
風吹旗竿折及次鍾離將殺牛勞士牛走入馬廐觸
殺綸所乘服馬又以兩角貫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
幕軍中驚亂

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
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

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云已擒卻陵王俊偽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俊為託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背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後中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八

州刺史大連等八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於江時孝元久圍河東王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

不繼遂止乃與孝元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

梁書有曰方今社稷危殆創巨痛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

即日大敵猶彊天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

梁書有曰唯應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畫謀夕計共思康復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九

子憾須臾將柰國寃未雪正宜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若以譽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

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捐義虧失多矣景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

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梁書有曰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為咽氣况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大事去矣必希豁照茲途解汨州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孝元復書極陳譽罪不可解圍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孝元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逼綸至鸚鵡洲綸將劉龍虎等敗遂降僧辯

資治通鑑載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嘗謂與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文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

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

綸遂與子躒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澗飲寺沙門法整與綸有舊歲之巖石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綸孝元復遣將徐文盛進攻之綸復收卒屯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綸故吏也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為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於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墓於襄陽葬之日黃雪粉糝惟冢壙所獨不下雪忠知而悔使以太牢往祭殯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岳陽王譽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諡曰安

周書及北史皆曰諡壯武當從周書

後孝元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謚法怠政交外曰
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
有輒求既得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
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
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
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
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舐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
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謀頗洩又綸獻曲阿
釀酒百器帝以賜寺人飲之而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三

若論綸與繹書藹然又洞然疑無此二事

帝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互相疑阻而
綸亦不惧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為天下
笑長子堅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
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
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侯景圍城堅屯太陽
門終日補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

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即
以堅私室醞釀大有宰烹不相需及忿恨夜引賊登樓
城遂陷遇害弟確改忠義

武陵王紀字世珣武帝第八子少寬和喜怒不形于色
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
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慎也庶事無留
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為都
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三

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歔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
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雋貢獻方
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雷
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准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
是朝野屬意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破出武
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
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

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繹遣鮑檢以帝崩
 問報紀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
 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
 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二年四月乙丑紀僭號於蜀改年天正暗與少主棟同
 號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
 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
 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僧辯傳
 永豐侯搆歎曰王不克矣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
 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二月了
 大亨一號不見晉書
 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
 乎丁卯孝元遣萬州刺史宋遙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
 圓正時西陽太守召至鎖於省內初楊乾運求為梁州
 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又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弟
 資治通鑑曰初臺城之圍怍勸紀連入援紀不欲行
 內街之會蜀人費合告怍反怍有與將帥書云事事
 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反徵謂怍曰以御舊情當使諸
 子無恙對曰生兒恚如殿下留之何益乃盡誅之梟
 於市 愚按二人錚錚如此南史何以不附徐勉王

容甚盛
 資治通鑑曰帝聞紀東下使方士畫板為紀像親釘
 其支體厭之
 孝元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鎮

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孝元甚憂之法和告
急旬日相繼孝元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方智司
馬

資治通鑑載孝元言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本為今

日仍許妻以廬陵王續女

撤禁兵配之並遣宣猛將軍劉榮共約西赴六月紀築
連城攻絕鐵鎖孝元復拔謝答仁於獄為步兵校尉配
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去

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
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帥
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劍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
所為先是孝元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
照鎮巴東留執不遣答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
荆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衆沿江
急進於路方知景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
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于

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
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以為然圓照劉孝
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叔
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孝元書遺紀

梁書載書曰自天長喪亂德醜憑陵朕枕戈東望泣
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披屬甲手
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
集扣心飲胆冀行天罰雖復結壇特將塞惟納士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去

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妨于荀攸才
知將殫金幣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
於駒門挫虜尤於楓木怨耻既絕天下無塵方與岳
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今遣來使指宣往
懷

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寓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嶠方
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叔為任約謝答仁所
破又納陸平諸軍並西赴孝元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

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
苦行陣乃瞻西顧我勞如何自憐醜憑陵羯胡叛渙吾
年為一日之長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倘遣
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技筆友于兄弟分形
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惟愉之
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
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為詩曰回首
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
報阜陵恩帝覽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
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計

資治通鑑曰奉業知紀必敗啓帝曰蜀軍乏糧士卒
多死危亡可待

帝知紀必破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俱降游擊將軍樊
猛率所請至紀所紀在舟中遠林而走以金擲猛等曰
卿送我一見七官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今殺

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守之法和馳啓帝密敕樊
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刃升
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
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即何
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圓照中大
同初為益州東齋即宋寧宋興二郡太守梁遠鎮諸王
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副紀紀之構繫悉
其謀也次第圓正先鎖於江陵及紀以兵終孝元使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其自裁而圓正既奉
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唯哭世子言
不絕聲帝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視知不能死
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
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于獄齧臂啖
之十三日亡遠近聞而悲之圓正紀第二子美風儀善
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
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復謀圓正收兵衆且

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孝元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有司奏請紀屬籍孝元許之賜姓饗饗氏紀最為武帝所愛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其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帝聞大怒曰武陵有恤民拓鏡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五

錄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益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舞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其他錦蜀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

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叱天道推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柩孝元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號妖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而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而從之為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四

五

論曰甚矣諛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疎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親賢梁武愛信謗言一及死不能明况下此者也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主未及聘暴早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踈人道頓止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五

梁簡文帝諸子 大訓刑 孝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及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劉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園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勅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

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命召之太子方

講老子將下牀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

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

乃指取繫帳竿下繩絞之遂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

和兼神明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故答曰賊

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終不敢害若見害時至雖

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

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

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耶初景之西

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舟往往相失太子所乘舟入樅

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

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

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

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

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幼聰朗善屬文

三國典畧曰大心小名英童與大器年俱十歲並能

屬文嘗雪朝入見武帝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

立成 梁簡文集載成大心書曰汝年幼乏學可久

可大其惟學與面牆而立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

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

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合理眾皆驚服太清元年

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民二年侯景

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官闕三年臺城

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

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

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

事悉委之以為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

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

眾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摠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

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康饋甚厚欲與戮力除難會鐵

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章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

世子嗣先與鐵善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畧從橫

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

夜破章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藩舉起景將任約畧

地至湓城太心遣司馬章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

士千餘人或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

梁書載淑容言曰汝久違二宮不思拜謁闕廷且吾

已老乃欲遠涉險阻豈謂孝子吾不從

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逃牀謂賊

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初封石城縣公位中

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

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大同二年封寧國
縣公少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
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再遷給事黃門十一年為長兼
侍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
南諸軍事

冊府元龜曰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償賞賜大臨
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城內賴
以享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五

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
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會稽吳人陸令公穎州度孟卿等
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
我說馬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少俊爽能屬文舉止
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
縣公七年與兄大臨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
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大臨並從帝問曰汝等習

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
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賜所乘馬及
為啟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
韻可愛足慰吾老年累遷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
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年率眾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
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伏山積東山憇景苛虐咸
樂為用而大連恒沈酒於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
追乃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三吳悉為賊有大寶
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
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走為賊所獲
資治通鑑曰異為子仙鄉導追而報之送建康帝聞
之引帷自蔽掩面而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六

侯景以為江州刺史

梁書曰大連既迫賊手恒思逃逸乃與賊約曰軍民
之事吾皆不與侯我存亡但聽鐘響欲罕與相見因
得亡賊亦信之事未果

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少博涉書記善吹笙
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
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
隨邵陵王綸入援戰於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所
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初封新塗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山陽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繹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五十五

七

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虜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
夜出人謂為劫斫之遂失髻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叔簡文第九子初封臨汝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
制封汝南王魏克江陵遇害

愚按北史云大封同弟大園充使西魏周保定中封

晉陵縣公此云二年遇害大誤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帝十二子大同九年封瀏陽

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
左右格戰賊至漸眾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性躁動大同元年
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
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性厚重不妄戲弄
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誦誦即誦周
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五十五

八

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帝十五子美風儀眉如畫大
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十七子大寶元年封建平
郡王二年侯景圍臺城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
人卒哀毀若成人晨夕涕泣目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
奉慰簡文嗚噓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

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擘字仁瑛簡文帝十九子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媼媪驚掩其口曰勿妄禍將及大擘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圍簡文第二十子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孝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

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

生敬皇帝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孝元長子少聰敏有俊才善騎

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

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

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為

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

吾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九

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吾得與魚鳥同遊去人

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

嬖及王夫人終孝元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孝元聞

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申志時武帝年高欲

見諸王長子孝元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

至繇水遇侯景亂孝元召之方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

死方等豈顧其死孝元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

一萬使授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

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眾和孝元始歎其能方等又勸

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孝

元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子如此吾復何憂徐

妃不答垂泣而退孝元忿之因疏其穢行勝於大閭方

等入見益自危時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

求征之孝元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為都督令南

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

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孝元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一

喜不以為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
謚忠壯世子并招魂葬之

顏氏家訓曰元帝在江州不豫方等親拜知醫中兵

參軍李猷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
行於世孝元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子莊改本紀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孝元第二子幼聰警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孝元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二

方等敗後孝元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
念因拜中撫軍將軍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
鮑泉為行事時孝元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
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
蒲酒為樂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
奔諸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
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諸泉腹以五色毳辨其鬚
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州景遂害之孝元追

謚貞惠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孝元第四子少勤學美容止初
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孝元承制拜王
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
升儲位昵狎羣小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
袴振衣高孝元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宏正責之因使太
子師宏正佗日宏正謁見孝元問曰太子比頗受鄉導
否對曰太子聖德乃未見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三

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
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性聰穎而凶暴猜忍俱
有孝元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孝元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母王氏王琳
之次姊孝元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方
略益鍾愛侯景亂孝元結好西魏方畧年數歲便遣入
關孝元親送近畿執手歎歎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
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

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誡子未出閭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孝元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蓋時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命也哀哉

宣帝八男王皇后生孝惠太子曹皇太妃生孝明帝餘不知母氏無名者三人

察字道遠宣帝長子帝為梁王立為世子尋薨及稱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三

追謚孝惠太子

巖字義遠宣帝第五子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隋召後主入朝巖降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為宇文述所破斬於長安

岌宣帝第六子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天保五年薨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宣帝第八子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後主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郡公

孝明帝七男自後主琮以下皆不知母氏

璠字欽文孝明第三子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隋召後主入朝命崔弘度將兵至荊州璠懼與叔父嚴奔陳陳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宣明諸帝於兄弟中並以第三踐尊位璠自謂孝明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四

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後主被擒異奔璠益為衆歸宇文述攻璠璠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遁璠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民家被執送長安斬之時年二十一

瑒晉陵王

瑒臨海王仕隋尚衣奉御

珣南海王

新唐書宰相世係圖曰珣仕隋歷左光祿大夫梁公

食邑三千戶贈遼州刺史子鉅鈞隋時嗣梁為千牛
鈞終唐太子率更令生渝州長史灌灌生嵩相玄宗
二子華衡華相肅宗二子恒悟恒殿中御史生俛相
穆宗悟為大理司直生放相僖宗衡尚新昌公主為
太僕卿駙馬都尉生子復相德宗次子湛湛生真相
懿宗寘生邁相信宗以事具唐書不全錄

瑒義陽王仕隋秘書監陶邱侯

瑒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五

新唐書世系圖載瑒相高祖又傳曰瑒字時文九歲
梁封新安王幼以孝聞梁亡入長安女兄為晉王妃
瑒好釋氏又兼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嘗以劉孝標
辨命論詭悖著論非之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
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生所以教人
通儒柳頌言諸葛穎嘆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
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瑒寢又親寵頻
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

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吾適階矣后聞責之曰爾
亡國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當不測瑒復治
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煬帝至鴈
門為突厥所圍瑒謀曰夸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
成公主以帝女為之必恃大國援若走一單使往喻
宜不戰解又眾恐陛下已平突厥復事遼東故急不
肯戰願下詔赦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
而公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六

瑒言謂郡臣曰突厥何能為瑒乘未解時乃終恐我
遂出瑒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能制瑒募
勇敢士擊降之悉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眾數
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
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瑒府司馬
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
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瑒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
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

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
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
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
廷初基安危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
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卿用若爾朕何憂乎初
瑀闕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分宗族獨
留廟堂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
犯右執法求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七

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錄切
試辭旨疏躁太宗怒廢於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
為左僕射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
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守置
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
不旋踵此封建明效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
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太拜常卿
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辨然不能容人短

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
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
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
卿拜河內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
德之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
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
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
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八

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眾持
法王恕之以公孤特守節王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
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
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又詔太子迎拜師答
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
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膠固持
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煩情臧否因
為瑀曉解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請捨家為桑門

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福 愚按瑀孝明親子故全錄唐書餘不盡錄 後梁春秋曰後主一男鉅位裏城通守集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五

十九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六

王 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重 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張惠紹

馮道根

康 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歷郡守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書究其大指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絮白極美容儀齊武布衣時嘗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必為公輔之器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將亡求為邊職

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之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梁武不睦

資治通鑑考異曰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以大
事豫告茂安能使響應信斯言也則或云一段可刪
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號名梁武又惜其用曰
將舉大事便害徒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
之遇其卧因問疾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五十六

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得猶卧茂因擲枕起
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梁武大喜下牀迎之因結兄弟披
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部遣茂為前驅

梁書曰茂進平嘉湖破吳子陽等斬馘萬計

鄧魯既平從梁武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
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
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
而進大破之

梁書曹景宗傳曰茂衝其中堅應時陷景宗縱兵乘
之又本傳曰茂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赴淮死者
不可勝計

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累遷侍中領軍將軍時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
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出之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
羣盜火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進羣
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過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五十六

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
江州刺史南討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且務農
省後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
歷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帝方敦文雅茂
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
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處
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
為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卒於州帝甚悼之贈太尉諡忠烈初茂以元勳帝賜鍾磬之樂茂在州夢鍾磬在格無自墮惡之及覺命奏樂既至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銓曰此樂天子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病卒子貞秀嗣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任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于澤中逐麋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于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獨鹿應弦輒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亭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卒逢蠻賊數百于中路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舟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塋鄉里義之任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伏兵二千破魏援中

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臨其宅時天下方亂梁武亦厚加意表為竟陵太守及起兵景宗聚衆並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梁武先迎南康王寶融即位襄陽梁武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梁書曰居士以重兵頓新亭先遣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敝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

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居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梁武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竟陵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

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恭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游獵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同援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六

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

史糾曰予讀韋叡傳載景宗次卽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之觀此傳則景宗失在逗遛觀彼傳則景宗失在輕進觀此傳則武宗怒景宗觀彼傳則武宗幸景宗頓軍南史二傳抵牾乃爾

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卽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

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為草獲先是詔景仁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取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所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七

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亦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収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騾驢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早甚詔祈將帝神

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並神影爾日開
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條忽驟雨如瀉臺中宮
殿皆振動帝俱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畏信遂深自
踐阼以來未嘗躬詣於是脩法駕將朝臣修謁

本史曰時魏軍攻圍鍾離將帝神報勅必許扶助既
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凱旋後廟中人馬
足盡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
多人才英拔何必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
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湏而成其辭
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似霍去病
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
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
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准以章獻
年長且州里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帝以

此喜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綉性躁動不能
沉黙出行常欲賽車帷幔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
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之中
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
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
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
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
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
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
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為笑樂後為江州刺史赴任
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景
宗齊永元初任意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
居雍州既方伯之弟又豪強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
錢百萬欲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諸景宗

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鎡遂成
後隨武帝西下歷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
位登列御卿義宗為都督征穰城敗軍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
史蕭亦斧中兵參軍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
參軍領城局梁武起兵闡文勸穎胄同力焉仍遣客田
祖恭私報梁武並獻銀裝刀梁武報以金如意和帝稱
尊號為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齊和幼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中流任重時梁武弟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
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東官尚書出為
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封
湘西侯卒官諡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
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眾咸異之

梁書曰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泰始初琰舉豫
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

危懼將求救於魏詳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
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輕身北面異域且魏兵近在
淮次懼有異圖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詎止免罪
若謂不然請允一介琰允之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
壘矢石如霜城內實同困獸士庶俱誅咸欲投魏願
將軍需然垂惠解圍退舍則相率至矣劭允之詳請
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劭辭即日琰及
眾俱出一州以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任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
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州州部稱
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過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
夜與語詳輒不酬明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南長史義陽太
守

梁書曰魏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
詳率銳卒攻之魏眾大潰皆棄城奔走

及南康王寶融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

梁書曰詳便道先至江陽時始安王遙先稱兵京邑

南康王長史蕭穎胄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

其副潘紹謀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斬之城門州府乃

安

梁武起兵與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

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

於是女適其子變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

梁書曰高祖圍郢城未下詳獻議曰今頓甲堅城攻

取勢難若人衆食少宜計日守之食多力寡宜悉衆

攻之若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

使彼知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所以定大業也若

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仁德所

感萬里同符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列圍寬引以

歲月此王翦所以克楚也若圍不卒降攻未可下問

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此宜更思變計變計之道實資英斷

頃之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

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

固讓於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詳累讓乃更

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

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士民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

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

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帝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景子宣嗣宣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西中郎南

康王寶融司馬隨府鎮荊州宣留都下為東昏聽政主

帥崔慧景起兵宣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

詳與長史蕭穎胄同密遣迎宣宣乃齋宣德皇后令

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宣為侍中奉玉璽於武帝

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於墓

側遺財志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
闕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邊人悅服累遷吳興
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普通五年
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
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克而邃卒乃加宣使
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深臨淮王元或等相推頻
戰克捷尋勅班師合淝涇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
壽陽城將沒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古

進宣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
夾肥築城出宣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
將軍韋放自北道會之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
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
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宣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
壽春久罹兵荒民多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
民戶充復卒於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
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表請為宣立碑置祠許之宣

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溫為

衡陽內史辭曰宣侍御坐帝謂宣曰夏侯溫於卿疏近
宣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溫於宣已疏乃曰卿儻人如何
不辨族從宣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
為能宣歷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
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
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
簾為夏侯妓衣宣弟夔字季龍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
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
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
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
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
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古

梁書曰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欲降僧
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降烏合募人不可御以
法公持軍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為得宜夔乃登

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來莫敢妄動

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積歲連兵民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民境內賴之夔元直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之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民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去

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以此稱之卒於州謚曰桓子謨嗣謨弟諸少處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被魏囚後為侯景長史景反謫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城破邸第及居民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國色也淵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

第詣至破第納馬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畫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歡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一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感拍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鍍金花福壽兩重為足為湘東王繹鎮西司馬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去

職西上道中之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採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脯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於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豎儒守一

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日君擁旌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遠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塞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鈎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鈎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累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

在我後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為右衛將軍

梁書曰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命道恭西討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之封漢壽縣伯

出為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壑道恭壑內作艤艦關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穴壑水道恭載土堙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

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及使壯士執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兒子僧總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受國恩今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總曰稟命出疆以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可與吾柩相隨眾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亡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克之贈征西將軍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尋構喪觀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父仲懷為宋豫刺史史殷琰將琰不附宋明帝輔國將軍劉緬攻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勅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戎主時氏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卑馬逃

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防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變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

梁書曰在郡六年資無擔石

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眾會於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眾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之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鹵豕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車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漢人

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盜輒先犯公則量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馬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項之戶口充復為政雖無威嚴然屬已庶慎為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軻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郡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遣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遣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佞俛辭事馬革還墓此吾志也遂疆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公度遣長史石崇等前鋒接戰即斬石崇逐北

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於師帝甚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已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矜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

梁書曰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之蠻帥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孔明附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遁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冲書求旋師冲報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舍去荆棘生矣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

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

梁書曰時張冲待元起素厚衆皆懼冲及書至元起
部曲多勸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
臣群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
克且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
免不孝之罪

即日上道率衆與梁武會夏口齊和帝中興元年為益
州刺史仍為前軍

梁書曰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建陽門與王茂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合長圍身當鋒鏑

天監初封當陽縣侯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
兩端及聞元起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
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者至是競出投元起
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
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
然之浩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
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

及膺請出圍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
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李
連始膺城自守

梁書曰元起自率兵進至蔣橋去城都二十里留輜
重於郾季連遣使襲郾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將往
救敗還乃舍郾徑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壅焉元起出
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持楯叱
之衆辟易不敢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時益州兵亂既久民廢耕農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
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
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
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
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元起之
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私勸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
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為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
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

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黜妻而治迹
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
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
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並遣告急眾勸元
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粹至若寇賊浸淫方
須撲滅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息便相催督黜妻
等苦諫之皆不從帝假元起節征討諸軍事將救漢中
魏已攻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略無遺者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即子何用馬
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藻懼曰天
子有詔眾乃散遂誣以反

梁書曰藻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
通鑑考異曰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
付獄殺之南史誣以反是

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
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

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
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研字深
微少有材辨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
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
陽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
州人為之惧研舉止自若藻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
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
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
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
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
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為
散騎侍郎都陽嗣王範將西父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
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
榮之數年卒官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膺字
公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

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革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華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含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十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元

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况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

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濟義陽人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

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

梁書曰魏軍攻鍾離惠紹與馮道根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

歷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澄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元

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愨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少孤家貧傭賃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名為主簿不就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胡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說顯達曰均水急不如悉舟

於鄴城方道步進

梁書載道根言曰洧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鄴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則立破之矣 愚按南史節去數語便辭不達意今詳錄之

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

梁書曰每及險要則停馬指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尋為洧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間梁武起兵乃謂所親曰金草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勝兵者悉歸梁武隸於王茂常為前鋒屢有斬獲武帝天監元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至阜陵修城隍遠斥侯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黨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

梁書曰魏軍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又曰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

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郟陽洲築壘掘壑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進封豫章縣伯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膚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之道根喻曰功之多少明主自鑒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大樹將軍也歷虜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蕭然如素士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器量十六年復

為豫州將行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
圖其形道根踞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
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民皆喜悅帝每
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
遇疾乞還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
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
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
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釋祭服而往遂以禋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
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
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侍詔河西因留不去後遂氏
馬晉時隴右亂遷於藍田絢曾祖因為秦苻堅太子庶
事生穆穆為後秦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
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
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

並為流民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儻有志氣仕
齊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
以應

梁書曰絢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
又曰東昏將吳子陽壁於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
力攻屠之自是常領游兵有急立獲斬獲居多

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
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習武藝武帝幸德陽殿戲馬教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
悅之其日帝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
此圖否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
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
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村官
將軍祖暉視地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
帝弗納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築之假絢節都督
淮上諸軍事並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眾二十餘萬於

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錡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有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索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揚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潰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

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頃八公出此南居人散就岡壑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

梁書曰俄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先諮

由是諧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暴長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有官有襁褓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為雍

州因侍左右梁武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軍
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
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眾軍向洛口義之為
前軍攻魏梁武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
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
也乃遣脩鍾離城教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卒眾數
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梁書曰鍾離城北沮淮水魏於邵陽州西岸作浮橋
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攻城

時城中眾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

梁書曰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壑使其眾負土隨之嚴
騎盛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迫之俄壑滿因與大
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輒頽落義之以泥
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害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處

輒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倒一日戰數十合
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章
叡率眾二十萬救馬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
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
禁物出藩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
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眾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
率大眾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
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五

衣直閣王神念救之

梁書曰時魏兵盛神念攻硤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
不得時進

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
五年授北徐州刺史

冊府元龜曰武帝崇佛道祭祖禩不設牲牢義之嘆
曰宗廟不血食矣又武帝祖陵前一旦失石鹿義之
曰蕭祚將盡手後果為侯景所滅王侯妃主以下為

景軍所掠湮流它國者數萬

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於官帝甚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六

三

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末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有者韓離印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康絢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七

明 李清撰

南史五十七

庾域 子子與

呂僧珍

范縝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后從父弟父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而孝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年相輩幼見親狎恒相隨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梁武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梁武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

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梁武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
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
又間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紛麻齊歷自茲亡矣梁楚
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梁武笑曰
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
定君臣之分梁武曰勇欲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
齊明帝密詔梁武代曹虎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喜謂武
帝曰夜中言當驗梁武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梁武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梁武
刺史雍州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梁武觀海
內方亂有匡濟心容為儲備謀猶所及唯弘策而已時
梁武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梁武
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
難九與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
王憲制主畫教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謀近
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

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
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
江劉而已祗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
待蕭坦胞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
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
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
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
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梁書載弘策言曰今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會應
有主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
武當今無敵虎據二州三分天下糾合義兵為民請
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則不世之功可建無為豎子
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 愚按兩
書所載微異今兼收之

懿聞之變色心未許及懿遇禍梁武將起兵夜召弘策
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軍主領

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
軍夏口梁武謂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梁武意
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
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梁武
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時城內珍寶委
積弘策申勅部曲秋毫無犯還衛尉卿天監初加散騎
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
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害
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
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焚
神虎門搥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殿遇賊見
梁書曰弘策方救火盜潛夜害之與此不同
賊又焚尚書省及闕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
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帝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
夜來恃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

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
衛尉天下士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弘策
為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
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子
緬嗣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
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令名齊永元末兵起
弘策從梁武向邨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
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痛父酷喪過於禮帝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課讀書手不輟卷
梁書曰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
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畧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
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
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

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
 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
 並供之母賑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
 閒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
 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來未有也
 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聞左降黃門兼領先
 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帝乃
 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使舉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昭明太子亦住臨哭

梁書載太子與緬弟續書曰賢兄學業該通益事明
 敏雖倚相讀墳典卻穀敦詩書蔑以斯過自列宮朝
 二紀將及共此言寄如何此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
 任方申才力推苗蒞穎彌可傷惋
 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
 卷緬弟續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建國初
 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

都尉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
 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
 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愛墳籍聚書萬餘卷
 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
 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續固求
 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
 言優任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
 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明通和求識續與錫續時年二十三日明見而嗟服累
 遷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以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肩之任已恨其晚矣子強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
 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吏民便之
 三國典畧曰吳人陸雲嘗製太祖廟碑續罷郡經途
 讀其文嘆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郡言於武帝召
 兼尚書議郎頃之即真

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
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員其才氣無所與讓定
襄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太子愛
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
盛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有謚
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續從兄聿及謚愚短
相東王澤在坐問續曰丈人二從聿謚藝業何如續曰
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
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
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未并草詔
與昇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
賓客輻湊有過詰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
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
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
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聞不喜俗人與之

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
之裏又謚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改為
湘州刺史過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
郡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又綸作牧郢藩規隨從
江夏遇續出之相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現在
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
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
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間又殞規妻深痛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
此類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闕市
戍選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佺
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
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民自歸戶口增十餘
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
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從授領軍俄政雍州
刺史初聞郡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後更用河東王譽

續素輕少王州府侯迎及資待甚薄譽深御之及至州
 譽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續不遣會聞侯
 景冠建鄴譽當下援孝元時為湘東王鎮江陵與續有
 舊續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與譽及信州刺史桂
 陽王暕各率所領入援臺城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
 東屈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
 江口將旋相鎮欲待孝元至謁督府方還州續乃貽相
 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柱陽住此欲應譽譽相
 東信之乃履舟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遣殺之荆湘
 因構嫌隙續尋棄部曲携其二女單舸赴江陵相東遣
 使責讓譽索續部下仍遣續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
 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岳
 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紹續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
 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不濟續以為然因
 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下聚眾而服婦

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岸馳告岳陽岳
 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續眾望岸軍以為赴期大
 喜及至並擒之續俱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譽襲江陵
 常載續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

大清紀云譽使續為檄續曰吾蒙朝廷不世之榮又
 荷相東王國士之眷今日雖死義不操筆
 及軍退敗行至建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

太清紀載續言曰若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死無所
 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棄尸而去孝元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初孝元
 少時續便推誠委結及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
 之為人也 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
 已也懷夫人子德何日亡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
 十卷初續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賢賄
 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欲還齊珍寶
 財物悉付庫以綜密之屬還其家續弟紹字孝鄉少與

兄續齊名相東王繹嘗策之百事館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由宣城王大器長史累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館兄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騎分騎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者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官挾妖道聚黨攻郡進寇豫州

梁書曰南中久不習兵草吏民恒擾奔散或勸館宜避其鋒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相東王繹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館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館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館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吏

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為尚書右僕射魏克金陵朝士皆得入關館以疾免卒於江陵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鄆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王懿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鄆州有空倉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晃為益州域隨為懷太守罷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在外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皆以為孝感永元初南康王績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舉兵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梁武東下師次揚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梁武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梁武應致賤域爭不聽乃止鄆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梁武意同即命東軍使下域

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齧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為伯時兵後民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為有司所糾卒於西中即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子子與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五十七

與奔待醫藥言淚恒并梁長沙王懿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與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尚書即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與以蜀路險難啟求侍從以孝養護許父遷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與亦悶絕及父卒哀痛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纔如見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

更水忽退滅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鶴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入功因即立精舍居墓所終喪服闋手足枯孳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彼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五十七

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與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解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恰履以飲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累世居壽陽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湛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

異之曰祖述之流也梁武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
 流因厚自結附梁武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
 願留梁武曰卿才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
 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
 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梁武為雍州紹叔
 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
 梁武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侯紹叔
 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曰梁武及植至乃於紹叔處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七

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聞宴是見取良
 會也賓主大笑今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
 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
 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
 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
 為刺客詐言作使梁武亦密知之宴接如常伯符懼不
 敢發梁武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為
 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

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
 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為羽翼前
 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
 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少
 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
 得及四方遺餉悉歸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
 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聖主之策不善之則曰
 臣智慮淺短謂謂事當如是以此誤朝廷臣罪深矣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七

甚親信之毋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嘗使人節其哭項
 之封東鄉縣侯復為衛尉卿三年魏園合肥紹叔以本
 號督東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
 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
 積穀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
 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為左衛將軍至家疾
 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
 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駕乃止詔贈散騎常

待護軍將軍諡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厯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梁文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梁文選領軍將軍補主簿妖賊唐寓之寇東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十七

梁文率眾東討使僧珍知行軍眾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梁文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凡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梁武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王懿為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梁武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鮑書而反梁武甚嘉

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梁武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及至梁武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死士歸者甚眾梁武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葦之以茅並立辨眾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五十七

具每舟付二張爭者乃悉梁武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眾多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壘裏當并力破之俄皆越壘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

一第275册續修四庫全書第14版文內

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摠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畫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過禮平心率下之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宏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七

南北朝史合注

十一

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蓋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齒簿至其宅不以為恥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摠心齋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大有所

進祿俸外又曰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

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

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顛骨益大十年疾病車

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

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

不死俄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

不復起竟如言卒於領軍官舍車駕即日臨殯贈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敬帝痛惜之言為流涕子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十一

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六世孫家居江

陵方順隆準舉動醜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慈嘗陳器物

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慙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慙益善之齊豫章王嶷刺史荊州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馬州人嫉之或諧藹解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及敗焚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為荊州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從事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廡署數百區頃之咸畢役不及民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子琳為西中郎以藹為誥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大劉坦任以經畧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舟得八車幅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馬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王懿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

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遂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儁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可為百城表矣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耻以讓祿受名辭不拜歷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徵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見忠義

范縝字子真 梁書曰南鄉舞陰人

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屨

布衣徒行於路獄門下多車馬貴游縵在其間畧無耻
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
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口辯每服縵簡詣年
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
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為行人
縵及從弟雲蕭琛瑯琊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
皆著名隣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縵亦預焉嘗侍
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縵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十七

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縵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
墮自有拂簾幌墜茵席之上自有闔扉墜落糞溷之中
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
竟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
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
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
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刀形之與
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

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縵神滅論梁書全載其文今補錄其後一則云浮屠
害政桑門蠹俗吾哀其弊思拯其弱夫竭財赴僧破
產趨佛而不恤親戚窮匱者何良由厚我情深濟物
意淺是以圭撮吝於貧友十鍾委於富僧又懼以阿
鼻之苦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逆掖襲橫衣廢俎豆列
鉢鉢家家棄其親愛人入絕其嗣續致使兵挫行間
史空官府粟罄情遊貨殫土木其流莫已其病無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五十七

若陶甄棄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
無來不禦去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下有餘以奉
上上無為以待下全生匡國用此道也

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
乃著論譏縵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
杜縵後對縵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
不能殺身從之其險詣皆此類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
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大美何患不

至中書郎而故車刺為此可便毀棄續大笑曰使范縝
賣論取官已至今僕何但中書郎耶後為宜都太守性
不信神鬼時夔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果神廟縝
乃下放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縝墨
縝來迎梁武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平以
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
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時與亮
同臺為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自以首迎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五

帝心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
亮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
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
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過之隆豈徒外
戚云爾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縝不能叶和藩岳克濟陶
治之功而苟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俗若此而為梁亂
階惜乎庾域鄰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蓋或恪勒匪

懈締構王業皆有力馬僧珍肅恭禁省紹叔勤誠靡貳
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惟愷之勲亦贊雲雷之業其
當官任事罷秩不亦宜乎縝倖直之業著于終始其
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七

五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八

明 李明 撰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八

韋

叔 兄慕 開 叔子放 放弟正 正子載 鼎 正弟後 後弟緒

裴

邃 子志 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弟之平

王僧孺

韋叔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父祖歸寧遠長史叔事繼母以孝聞伯父祖征累為郡守每携叔之職視之如子時叔內兄王燈姨弟杜憚並有鄉里威名祖征謂叔曰汝自謂何如燈憚叔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功業皆莫汝遠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叔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販敗叔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光初袁顛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顛到州與鄧琬起兵叔求出為

義成郡故免禍累遷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氏多故欲

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

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誅之叔曰陳雖舊將非

高人才崔顯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乃

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叔率郡人伐竹為

筏借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梁武見叔甚悅撫几

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克鄆魯

平加湖叔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鄆謀留守將梁武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其人久之顧叔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鄆州府事初鄆城拒守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叔料簡隱郵咸為營理瘞死安生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永昌子天監二年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侵叔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叔都督衆軍叔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叔進行圍柵

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于門外敵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敵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有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敵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敵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城拔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敵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灌平陽絳水可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東西小城夾肥敵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盾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敵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古人之義因戰破之軍民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敵城下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敵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大敵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繼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敵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

督勵衆軍魏兵鑿堤敵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閘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梁書曰魏人計窮相與悲哭敵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守城杜元倫憑城督戰中弩死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

梁書曰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

初故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敵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故此役得無害敵每晝接客旅夜莫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籬籬墻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

相守未敢進帝怒詔獻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不用命者斬之獻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齊師人畏魏軍盛多勸獻緩行獻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况緩乎

梁書曰魏已墮吾腹中卿曹弗憂

旬日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獻卿望宜善敬之景宗見獻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帥必濟矣獻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北曉營立英大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五十八

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麒麟等齋教人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獻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獻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眾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英自率眾來戰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獻于黠請下城避矢獻不許

軍中驚獻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獻裝大艦使梁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遵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灌水暴長獻即遣之聞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舟載草灌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間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人斬首亦如之其餘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五十八

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

通鑑考異曰按魏軍共止數十萬似為太誇當從曹景宗百萬為是

獻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淮上獻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獻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又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使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所躡三關擾動詔獻督眾軍援

之廠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廠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英復追仙琿將復邵陽之恥聞廠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廠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廠還為州雙光道侯廠笑曰若復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廠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帝甚禮敬之性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愛撫孤兄子過已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為人因畫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廠每坐使校說書其所發摛稜猶弗逮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廠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眾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歛以時服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

嚴廠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寵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文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廠請曹景宗與廠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廠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捷廠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廠兄慕蘭並早知名慕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約嘗稱慕於帝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聞為逮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即廠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永昌縣侯位景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眾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二百餘人放從弟洵曉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曾

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
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壯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
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
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
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
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
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
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室卧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
因指為婚姻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
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
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福放
能篤舊子繁見忠義放弟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
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為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
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復篤素素分有踰
晷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子載字德基少聰

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
十事載隨問應並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
仕梁為尚書三公即侯景之亂孝元承制以為中書侍
隨都督為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
瑯琊義興太守陳武官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
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
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
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聞文育軍
不利以書喻載殺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救載解兵
載得書乃以衆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還寃記曰載為僧辯固守屢攻不克霸先遣人說之
曰王僧辯親黨皆盡一孤城相拒耶載曰士感知已
本為王公抗禦大軍致成仇敵恐不見全老母在堂
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耳乃遣形白馬為盟遂開
門

陳武厚加撫慰引置左右恒與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

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陳武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令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陳武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還寃記曰陳主遣載從征以小遲因夙憾殺之尋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事大殿見載至驚走入內移坐光嚴殿復見載入因此得疾死與此不同

載弟昂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送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繹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吾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郡陵王綸主簿侯景之亂昂兄昂於京口戰死

隋書曰卒於京城

昂負屍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

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孝元聞之以為精誠所感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歷數當歸舜後昔周威殷氏封嫡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陳武因有圖僧辯意聞言大喜因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卿至德初蓋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英長安斯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聘周嘗遇隋文謂曰觀公容貌

隋書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鑑深遠亦非羣賢所逮

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帝從容謂鼎曰世

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罪還杜陵罪乃取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帝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示罪罪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守位不終帝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帝又問罪諸兒誰為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預知帝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罪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妾及去妾盜珍物夜逃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告客殺妾縣司鞠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罪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

入京頃之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強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後弟黯字務直性強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黥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守西土山盡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繫為左衛率黯心常快快謂人曰韋繫已落驂駟前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廷是能用才否識者頗以此闕之梁書曰廡族子愛字孝友事母以孝聞性清介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素塵埃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遊京師值天子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見者異之及長博學能文尤善周易春秋左氏義袁顛刺史雍州引為主簿遭母憂廬墓側負土起墳武帝臨雍州聞之親往弔服闋引為中兵參軍及義師起以為壯武中軍帶襄陽令時京邑

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叛州內驚擾爰素為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率募鄉里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西平郡南大破之民乃安

梁受禪累官驍騎將軍寧蜀太守卒贈衛尉卿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寓居壽陽父仲穆驍騎將軍

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遙光

為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

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眾北徙魏宣武雅重之仕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

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効

以為廬江太守

梁書曰魏將呂頗率眾五萬奄來攻郡邃率麾下拒

破之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

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暴溢邃乘艦徑

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壽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

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

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左遷始安太守邃志

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

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

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使之再遷西戎校

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

息邊運民吏獲安相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

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邃為信武將

軍督眾軍討之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

史封壽據檀公岷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

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

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

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復不兵收集士卒

令將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甍

城黎漿又屠安城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城至汝潁間

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遼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待之今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眾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眾軍守備所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遼深沈有思畧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遼不死當大開土宇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七

之禮嗣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為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遼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早蝗四籬門外桐柏凋盡唯遼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帝設無遮會儼象驚排突陞衛主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咸有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諡曰壯

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克江陵隨例入長安遼兄髡子之高字如山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遼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遼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遼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襲平壽隨除梁郡太守時魏汝陰來附救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眾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左授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舟迎致仲神與韋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八

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孝元遣召之以為侍中獲軍至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景孝元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孝元深嗟其介直承制除時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恭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克江陵力戰死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儻有志畧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乃

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能焉志天康元年卒
諡曰僖子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
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征討及害王僧辯
僧辯弟僧智舉兵為吳郡陳武遣黃他攻之不能克以
命忌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
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嘉
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及華皎稱兵
上流陳孝宣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眾軍出討委忌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孝宣即位封安樂縣侯歷都官尚
書及吳明徹督眾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
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及明徹進軍淮南
以忌為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
府隨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
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
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之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

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譽常侍遷直
閣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
子嗣入授臺城城陷退還合肥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
範副梅思之密要大心襲益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
大心以州降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孝元隨王僧辨拒景
景退累遷東徐州刺史報豫寧侯又隨僧辨破景景東
奔僧辨命之橫與杜崩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
隸僧辨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紀於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克江陵齊
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淵明攻東關晉安王方智承
制以之橫為徐州刺史都督眾軍出守新城之橫營壘
未周齊軍大至兵盡矢窮沒於陣贈司空諡忠壯子鳳
寶嗣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父延年
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
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

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
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一萬言及長篤愛墳籍
家貧常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
書僕射王宴深相賞好宴為丹楊尹召補功曹使撰東
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
生虞義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
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彙俱為學林文惠太子欲以
為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建武初舉士為始安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

遙光所薦

梁書載遙光奏曰僧孺照螢映雪編蒲緝柳甘泉遺
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鼯鼠有必對
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

除儀曹即出為錢塘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子良
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
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
形應影隨曩行令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

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畧
班藝虞志苟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惟無倦升高有
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
待詔文德省出為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
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
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即賣之其利數倍歷政以為
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
孫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還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

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
後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
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自業嘗携僧孺至道遇中
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頃之即直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家敕沈約以下
解人同作帝以僧孺為工厯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請謁不行出為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
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

之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

梁書載僧孺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

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微絕又曰尉羅裁舉微禽先

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豈復仰

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霞委踟躕下席淚

若綆縻

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

乃與炯書以見其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梁書載書曰吾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細縵之上

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鏤繁碎比於米監加以

踈澁拙於進取未常去來許史遨遊梁實是以三葉

靡遺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訟

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

操撮雄官參人倫顯職雖古爵人不次未有奔驟若

此者基薄墻高傾壓必然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

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雖事異鑽皮文非刺

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投畀北方次可諭

輸左校幸聖王善貸止除名為民幅巾家巷敢不戴

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倫所以

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此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興

物多悲况復霜消草色風搖樹影寒虫夕叫合輕重

而多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落幕熠燿爭

飛故無車輒馬聲何聞鷄鳴吠犬當長為傭保溘死

溝渠悲夫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雖先犬馬猶松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馬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

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

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

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性云石砭

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

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

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

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民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至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後或以義熙在寧康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五

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咸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罹其罪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左民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

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數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三五

行於世虞羲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身志不遇著書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曰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成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矣耳徐黃高平人有學行嘗有罪繫

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敵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形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信乎儒碩學中年遭躓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八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九

范 岫

傳 昭 弟 映

孔休源

江 革 子 德 藻

徐 勉

許 懋 子 亨

殷 鈞 宗 人 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父義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雅竟陵王誕之禍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孝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荆州引為主簿及興宗將卒以岫貧遺錢二十萬固辭任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湖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

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
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界首
故以岫兼淮陰長使迎馬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
過禮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成
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
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為輔國將軍行南徐州事
梁武平建業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
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二

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著為
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雖貴亦不改易在晉
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
訓行於世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父淡
善著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竟罹其禍昭六
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歷
日雍州刺史表顯見而奇之顯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

神色不改顯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
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不往或稱
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遁之在生並當
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
誰能嗣及爾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
深見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
表策文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馬粲每經昭戶輒歎
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
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昭
業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
史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祚引昭
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蕭靜
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挿燭板牀帝聞之賜
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
尚書左丞梁武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顯

著作天監中累左民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
 接府舍稱凶每昏旦問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
 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
 而去有傾風雨忽至飄即聽事入隍中郡遂無患咸以
 昭真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暑月薦昭魚昭既不納又不
 欲拒遂錘於門側郡多猛虎為害常設檻穿昭曰人不
 害虎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穿竟不為害歷臨海太守
 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四

園與百姓共之大可 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粟置絹
 于簿下昭笑還之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
 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
 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宦簿伐姻通內
 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常得
 家餉牛肉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犯法告之不可取埋
 之居身行己不負閭室類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卒

謚曰貞長子諡諡子準有文才後梁宣帝時位度支尚
 書

後梁春秋曰準有文才善詞賦以西中郎參軍隨宣
 帝之鎮歷今官卒贈太常卿謚曰敬

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
 動始昭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懼日暮不反映以昭
 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班
 白時人美而服之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動

梁書曰映涉紀傳有文才褚淵屈與子貢等遊處年
 未弱冠淵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
 永元三年參鎮軍江夏王寶玄軍事出為武庫令及
 武帝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
 誠節乃訪於映映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
 身明節司徒當寄托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
 力殉忠義今嗣主昏虐狎近郡小親賢誅戮外難屢

作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道無與願明府思之

天監中位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於兄卒於太中大夫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書必哀慟不自勝見者莫不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喜之謂同生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六

尚此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瑯琊王融雅相友善乃薦於司徒竟陵王子良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魯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頹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至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劬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

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辨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帝常引休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七

勵之後為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齊梁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憚之後為晉安王綱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事帝謂曰荆州提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王曰孔休源人倫義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為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

弗行帝深嘉之歷秘書堅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齊別施一榻云此孔長史坐人莫得預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為宏行佐至是管州任時論禁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八

畫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怡然無愧時名兼天子四年卒於金紫光祿大夫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曰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休源清介疆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謚曰貞休源風範疆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己任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鎮

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縣人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詔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九

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琊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為太子詹事啓革為丞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詰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

遇禍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
元年梁武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
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
同掌書記建安王寶璜為雍州刺史表求革為征北記
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
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
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揔卿昆季可
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駉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雍州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後為秣陵建康令為政明
肅豪彊憚之歷晉安王綱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
徙廬陵王績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
時少王行事多傾意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
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陳革墮事好酒以瑯琊王
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
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
一無所避後為鎮北掾章王綜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

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執隨府王鎮鼓城城既失守
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
刺史安豐王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足疾不
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暄同被
拘繫延明使暄作歌詆漏刻銘革唾罵暄曰卿荷國厚
恩已無報答乃為國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
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報既久無復心思
延明將加害朴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孝明請其中山王元畧
反北乃放革及祖暄還朝帝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
畏元延明害對曰臣六十之年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
曰今日始見蕪武之節以為太尉臨川王宏長史時帝
惑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
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
強行勝修豈可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

又手教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帝以戒者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除武陵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閩革應至並費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辟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折曾無疑滯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瑯琊王憲為山陰令賦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燕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三

好學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躬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偏歌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逆輕舸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皆懼不能靜寇革反省游軍尉士民逾恐革廣施恩惠盜賊息武陵王紀鎮江州曰得江革文章清麗又得革清貧豈

能一日忘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強直每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諡曰禮有集二十卷行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子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三

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再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

徐勉字修仁東海剡人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

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人中騏驎必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惟專學精力無怠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瑯琊王融一時才備特相慕悅嘗請交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衣裾融後果陷法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職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四

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王懿游梁武深器賞之及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梁武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即位累尚書左丞自掌握憲多所糾舉時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侯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忘後亦傳中一事六年累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異倫有序既閑尺牘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

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後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

欽定四庫全書

禮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五

禮柳愷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恥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左遷散騎常侍後遷尚書右僕射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斂以俟其生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月潤屋豪家乃或

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孤鼠顧步媿燕雀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憑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規視或與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緩其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絕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於此職常參掌銜石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六

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函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逮乎姬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

莊喪紀不以禮則皆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業紛綸迭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十七

室之典用盡於帷蓋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於前摯虞刪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陛下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仗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於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揚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胥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胥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

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
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
騎將軍何佟之共作其事時脩禮局在園子學中門外
東昏時頻有軍火散失又踰太平天監元年佟之啟審
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
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
旨云禮壞樂缺國異家殊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於是
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更使鎮軍將軍丹楊沈約尹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
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摠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
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
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
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
羅經詰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
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
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
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
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
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鹵記室參軍陸
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駸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
之摠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
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
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

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
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七
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
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
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
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
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
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

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寫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淹留歷稔兼勤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頌之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下

下矣詔有司崇遵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足轉劇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俸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軒如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庶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

斯豈由才致仰藉光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到開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值聚歛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復慙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主

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玩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還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兜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

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保貨與章黠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漬中並饒荷後湖裏殊富芰蓮又云人外城闕密邇章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

梁書作筆勢所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都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我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履邱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我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贖內外大小宜令

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豎立整舍似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率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度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令吾知也第二子排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答客自喻普道末帝自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以此賚勉遂頗好聲

酒祿俸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轡帝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啟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

梁書云乃加刪撰為別起居注六百卷

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

梁書作又為婦人集十卷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

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惟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繹友俄遷晉安內史梁書載勉客喻有云惟好學不倦多所著述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吾忝竊若是幸無大過皆此子之助其痛惜惟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兄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頌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明故事稱為儀注學後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聚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

懋參詳五禮除著作即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懋建議獨不可

梁書載懋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鈞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曲說非正經通義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為為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為五帝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夸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末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王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夸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乃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王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

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屈之耳秦皇登泰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嬭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嘆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之君有何功德不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古道而欲封禪皆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夫封禪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侯之書所為謬矣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

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邱方澤者摠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春立鳥至祀於高燥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常祭禮云雩禱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帝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業繫辭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之始乃統天雲行雨

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
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帝嘉納之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梁書曰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
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
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
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
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
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瘞瘞其物
以此而言為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文不見燔柴說
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
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不用柴之
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垂求神而已移於東
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

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

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
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
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字亨道少傳家
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
之遠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
亂避地郢州王僧辯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
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王方智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

冊府元龜曰王僧辯為征東將軍以亨為從事中郎
及晉按王授官亨奉牒辭府僧辯答曰卿學優而官
自致青紫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固無自愧
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殊
寧限城闔存顧之深荒慚無已

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
遇害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同坎瘞於方山至是無

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光大中孝宣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謀出孝宣乃以問亨亨勸以勿奉詔及孝宣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後所製文筆六卷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父寧尚書左僕射王僧即塔寧早卒有遺腹子獻坐元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劬累當從我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獻有口辯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褚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御獻飲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若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任齊歷司徒從事中郎獻妻瑯邪王真女真為雍州刺史獻為府長史真誅獻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與獻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在職啟校

定秘閣四部書更無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為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

愚按永興公主即後與叔臨川王宏私通謀弑武帝者事見宏傳不止險虐而已

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獻字鈞輒流涕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帝帝以屏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三

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閣卧理民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擒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瘴更暑不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瘴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服闋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為國子祭酒卒諡曰貞鈞宗人芸佃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虛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秘書

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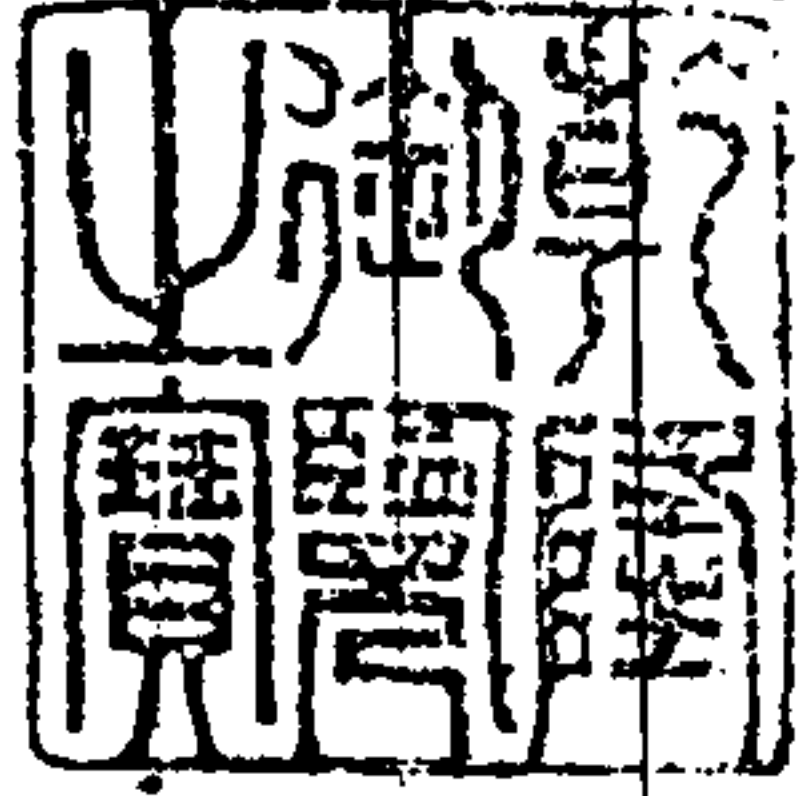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
休映之彊直並加以學植飾以文采其取高時主豈徒
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依
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
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筭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
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
已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以政績文

欽定四庫全書

質斌斌亦足稱也

南北史合注
卷五十九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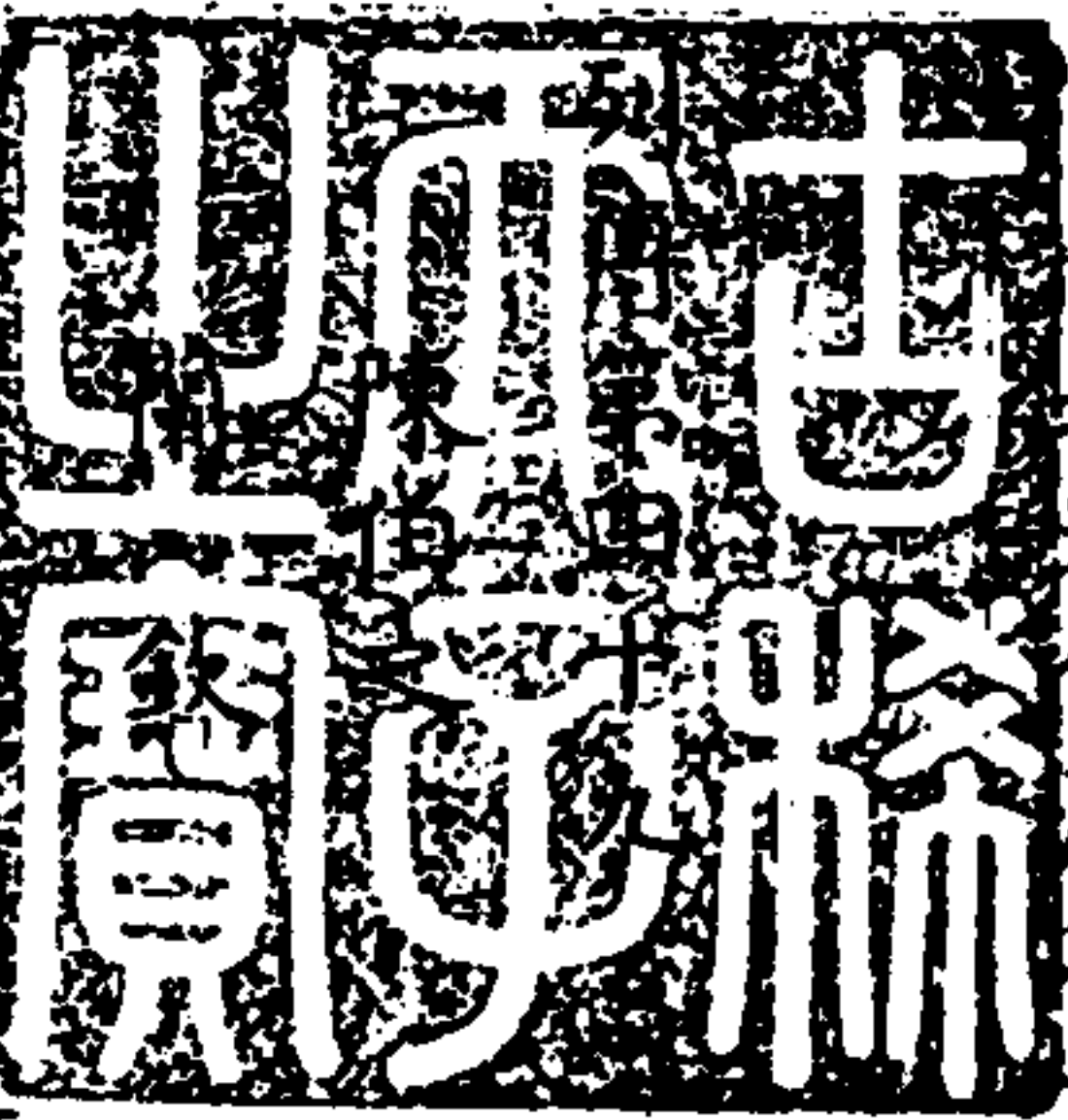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



陳慶之

明 李清 撰
南史六十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年十三四好著獬皮冠帶刺刀侯
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進
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歸及年長在鍾離
數為劫盜嘗投西覘入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
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
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假伯
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
武郢城平梁武使說伯即以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
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梁武及其猶豫逼之



梁書曰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未可東下武帝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宜及其猶豫逼之

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梁武疑其復懷翻覆

梁書載武帝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猶未信

會東昏將鄭伯倫降梁武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六十一

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有事與戴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緒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緒幼歲伯之息得免禍尤德之及在州用緒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綯都下部行者武帝即位頗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綯堅拒之綯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

強兵江州非代來臣自有疑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時為直閣將軍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緒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緒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緒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書

卷六十一

世一時機不可失綯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緒今段啟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俱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緒伯之乃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綯詐蕭寶寅書示僚佐於廳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綯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

之仍以綱為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
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
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
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懈弛
從北門入徑至廳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
能敵走逃廬山

梁書曰初元冲兵起要尋陽張孝季從之及敗伯之
追孝季不得得其母即氏蠟淮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一

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
安莊紹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帝遣王茂討
伯之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
入魏以伯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
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大尉臨川王宏
北侵宏命記室邱遲私與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
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
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鹵聞鳴鑼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
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
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
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所知昔朱
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
待之如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不遠
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
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一

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
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
借命驅馳旣表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
漢僭邦無取雜種北鹵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
理至焦爛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
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鳴
豈非感生乎於時昔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

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侯未之任復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綽在魏魏欲用之魏元會綽戲為詩曰帽上著龍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幼隨從梁武梁武性好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儒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邱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綜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四年安西將軍元樹

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摠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東據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鹵鋒必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須挫其氣若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梁書曰諸軍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慶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梁書載慶之言曰今兵來一歲糜費極多諸軍並無關心皆謀退縮豈欲立功名皆聚為抄掠耳吾聞置兵死地方可求生

須囑圍大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教

梁書曰今日犯者便依明詔

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西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帝手詔尉免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以慶之為假節驍勇將軍遂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邱大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八

有衆七萬分築九壘拒慶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來救梁宋進述考城慶之攻陷其城

梁書曰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

陷其城

擒暉業獲租車七千八百輛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天

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驍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

授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熊據虎

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

梁書載慶之言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不少君等

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為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讐

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

以鹵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軍

無狐疑自取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九

興魚天愍踰堞入遂克之俄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

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

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爾朱世隆

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

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

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

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

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

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守千軍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孝莊單騎渡河宮衛嬖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於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

梁書曰外同內異言多忌刻

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

資治通鑑載慶之言曰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

何以應之

宜啟天子更請精兵並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因疑慶之乃啟武帝停軍洛下

梁書載顥表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已定惟爾朱榮尚

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宜綏撫不

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

時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主身危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為魏所疑恐一旦變生不測不若乘其無備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憚之

梁書載顥曰主上洛陽全委忽聞捨此朝奇欲往彭城謂君不為國計恐成僕責

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

百萬挾魏孝莊夾攻顥顥洛陽六十日過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棧濟自碣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穎被擒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

綠淮諸軍事會妖賊沙門僧強稱帝土豪蔡伯寵起兵
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

梁書曰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
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

慶之受命曾未決辰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
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為縣瓠破魏
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漆水又破行臺縣
騰豫州刺史堯推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後
倉廩充實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攻下楚州
執刺史桓和景仍進兵淮上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
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
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絛
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
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
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

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第五子昕見忠義少子暄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
酒無節操歷王公門沈酒誼諛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
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與秀書曰旦
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
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
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
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大原之氣歸然翻
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
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
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
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
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夫酒
猶水然亦可濟舟亦可覆舟故江謔議有言酒猶兵也

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
飲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侍中之
門陷池武陵之第徧佈朝野自言焦悚吾生平所願身
沒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
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吾
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邱吾將老馬暄以
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能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五

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
紅絲布裹首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
之識今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作容作書
謗陵甚病之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其位遷通直
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
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襄御史中丞灌散騎常侍王
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容暄素通脫以俳優
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昵而侮之嘗倒懸于梁

臨以及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授筆即成不以為病
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以
火熱之燃及于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
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
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
莊意稍解救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悖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幼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子
雲在洛陽恒於市騎索駿後隨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五

軍功

梁書曰欽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
擬城破其大都督劉厲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
餘匹破其大將柴集等又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
彭城守將楊日遣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
史劉海遊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日又遣將率數萬
衆來援欽于陣斬其將曹龍牙傳首京師
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老所

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封安懷縣侯征梁漢事平

梁書曰魏將賀拔勝冠襄陽欽受教往援擒其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漢定

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來請救欽大破魏軍斬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七

三千追入斜谷斬獲畧進魏相宇文泰遣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欽百日中大破俚師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卒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辱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贈侍中中衛將軍子夏禮侯景至厯陽幸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愚按欽有子京為東魏大將軍高澄所擒命為膳奴以辱之後竟殺澄尤為快事事見北史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幸哉慶之初同鶯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鶴毒唯命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

七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一

賀 瑒子萃 弟子琛

司馬駘 顧 協

徐 擒子陵 另見 陵子儉 份儀

鮑 泉 鮑行卿 行卿弟客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玄孫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如其心上俄頃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齋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為儒宗矣舉明經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謂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

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於館所著禮議老莊講疏朝沃博士議教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萃季弟子琛並傳瑒業萃字文明少以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未就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教於永福省為邵陵王綸湘東王緯武陵王紀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眾前後再監南平郡為民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為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子徽美風儀能談吐

深為革受先革卒革哭之因遺疾卒季亦明三禮位中
書黃門郎兼著作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
聞便通義禮場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
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
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
徒教授四方受業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
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
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潔坐之聽授終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不疲相東王繹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
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
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
往復從容義禮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
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明頽然溉言之王請補
郡功曹史琛以母老固辭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
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
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

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梁武帝聞其有學
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
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進
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今旨以大功之末可得
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託父竊猶致感業嫁冠
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
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夫非關唯得為子己身不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
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
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若謂緣
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
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
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末言己可娶大功之
末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
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

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
宜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是有礙則冠子嫁子
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所惑也又令
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
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如降小
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
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為稱下殤今不言
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後或有再降出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五

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
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
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則隆昔實眷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
若夫蕃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
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
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
嫌其年幼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

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
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
功言下殤則不得通于中止語小功又不得兼于大功
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
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所疑也
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生無貂貂自琛
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喜多受賕賂家產
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生免官後為通直散騎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六

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
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下
下有賀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帝
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啟陳大略其一曰
今北邊稽服政生聚教訓時而天下戶口減落
資治通鑑有曰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衰削
更相呼擾惟事徵歛
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通積而民

夫安居寧非牧守之道

梁書又載曰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啣命窮齒之鄉亦皆必至屬所搔擾深為民害駕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然長吏又因而貪殘細民棄業流亡者多雖年降復業詔下蠲租丈而終不得反其居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移靡使之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梁書又曰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又燕喜相競誇豪

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臥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如故今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資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

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少今所費多如復傳

翼增其博噬一何恃哉其餘淫侈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象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于反掌其三事曰今斗筭之人藻稅之子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微分外之求惟務吹毛求疵摩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蠅逐為務長獎增奸寔由於此今誠責其公平之效黜其殘虐之心則無微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

梁書又曰今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家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于後應多即事未須時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無益妨民所宜除除之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討名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時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

聚力

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

梁書又曰自普通以下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備若不及此時息四民省國費令生聚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國弊民疲安能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書奏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教責琛曰朕有天下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九

十餘年公車謹言日聞聽覽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闡葺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梁書曰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罇皆其人也

卿云今北邊稽服政生聚首訓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

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婦女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十圍今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

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競競求進今又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啞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

梁書又曰其餘條陳並宜具列極言其事傳聞重奏當復省覽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

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

宣城王大器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所琛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儒注凡百餘篇司馬裴字元表河內温人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裴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於表釋卷沛國劉焯為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三

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裴修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裴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言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續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裴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綱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幼孤隨母養

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邱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欲枕石激流水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雅重焉初為揚州議曹從事史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嘆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宏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與王愔厚資遣之送喪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三

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一舫觸石得活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於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鄉澤卿便稱教喚出於是協為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繹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表薦之

梁書載繹表稱其行稱鄉閭學兼文武安貧守靜苦執貞退雖行年六十可謂東都遺寶

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
擊大航華表燃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
聞後帝知之曰寔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有過協
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
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為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教
先示協時輩禁之卒官無食以飲士子嗟嘆帝悼之為
舉哀贈散騎常侍諡曰溫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
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三

發口人服其清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
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
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
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
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
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後嗣協博極群書於文字
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
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一字士績父起之梁大監初位
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
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
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
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
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德戎北侵
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
入為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四

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詰責及見
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釋意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
史及百官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
加嘆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
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問白帝
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
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
中大通二年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民禮義勸課

農桑期月風俗便改秩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氏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親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問搗搗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媾命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月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五

屬不相瞻者夫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從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以太子居永福省賊眾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搗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由是常憚搗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閹搗不獲朝謁因感氣疾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曰貞長子陵最知名見文學陵子儉份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

妻以女梁孝元名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孝元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孝宣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

陳書有云轉禍為福未為晚也

紇默終不答悞儉沮眾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六

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紇於是遣儉從問道馳還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盡息累遷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如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二日陵疾豁然

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父幾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終於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孝元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轎車從數十左右繼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六十一

鮑通直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象華人相戲曰鮑通直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譏及孝元承制累遷信州刺史方等之取孝元大怒命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新破軍師養銳待敵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我竟陵甲卒數經行陣召之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御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孝元大怒械繫僧辯時人比泉

鄰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孝元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古使我鑠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鑠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六十一

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啟陳淹遲之罪孝元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綸於郢州郢州平孝元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詔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眾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

還乃殺泉江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沉於江如其夢

梁書曰泉友人夢泉得罪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行水上復告泉曰君勿憂尋見免矣因說其夢俄見任如夢與此不同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得學大才稱後累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七

校實大校例如此有葉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第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拜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繹五佐正好交游無日不通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蓋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陵陵王紀見害

論曰有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司馬裴其得之矣顧協清介足追古人徐擒貞正仁者信乎有勇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一

十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二

王神念

子僧辨

羊

侃 子球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辨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城武陽宣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詞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孝元初追贈侍中中書令謚曰忠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

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

梁書曰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為賊擒遂降之

卒於侯景軍中神念次子僧辨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氣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孝元後為江州刺史僧辨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安成望族劉敬躬于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孝元命忠直兵參軍曹子邳討之使僧辨襲安成子邳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辨擒之又討平安州反蠻以勇畧稱孝元除荊州僧辨為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宗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孝元命僧辨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
梁書曰天子蒙塵僧辨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

先屈膝于景方入朝

侯景悉取其軍實厚加綏撫遣歸竟陵倍道兼行西就孝元孝元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孝元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孝元問僧辯僧辯以情對

梁書以為是
梁書以僧辯之言入本傳而南史改入鮑使傳今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孝元性忌以為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從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孝元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王督軍襲江陵人情搖擾孝元出僧辯於獄

梁書曰元帝遣左右往獄問計僧辯僧辯具陳方畧以為城內都督俄岳陽奔退鮑泉力不能克長沙孝元

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並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冠軍次夏首以僧辯為都督軍次巴陵

資治通鑑曰湘東王緝遣王僧辯擊侯景遺之言曰賊若乘不勞遠下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以委任若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盡兵疲破之必矣

聞郢城已沒及據巴陵城景既陷郢城兵眾益廣將進寇荊州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舟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分命眾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眾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城內是誰答曰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

梁書曰景執王珣等至城下珣為書誘說城內景帥
船艦並集北寺又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一棧屋糧
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荊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
薄苦攻

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孝元又命平北將
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火艦
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

梁書曰賊已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唇肉薄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五

城上放木擲火礮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更起長
柵燒城大列舟艦以樓艦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
洲岸引牂柯推蝦蟆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
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燒水柵風不利自焚
而退

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
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孝元以僧辯為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

率巴陵諸將沿流討景攻拔魯山

梁書曰魯山城主支化仁景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
軍大敗之乃降

仍攻郢即入羅城又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城十丈
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於城前鵝
鵝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因蹙求
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

梁書曰命給舟百艘以老其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六

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社龕鼓譟掩至大破
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梁書曰僧辯命社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
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四面雲合子仙行
戰行走至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

孝元命生釘和舌齧殺之

冊府元龜曰時有沈禮明為吳興令子仙據吳興使
召禮明委以書記之任禮明固辭子仙命斬之或救

免子仙愛其才終逼掌書記及子仙販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募得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禮明手

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三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船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孝元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充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七

之先是陳武率衆五萬出自南陵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

梁書載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違天背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劬勞兆庶五十餘載哀景以窮見歸全其將戮之首功以非次之榮於景何薄而景長執疆宇陵蹙朝庭踞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斫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

為酷高祖非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復加忍毒皇枝襁抱以上總功以還窮力極俎豈有率土王臣食人之未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臣湘東王繹泣血之寄身當將帥而不能慝胆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以稟靈合識戴天履地今臣繹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等協和將帥必誅凶豎尊奉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八

繹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百神之靈共誅共責

辭氣慷慨皆淚下沾巾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感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昂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扶船行甚迅疾

梁書曰王師次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挑

戰又以鵠舫十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
去來過風電僧辯皆麾細船悉令退縮悉使大艦
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
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皆赴水僧辯督諸
軍沿流而下進軍石頭之斗城連營逼賊

景自出戰於石頭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

三國典畧曰初侯景未平僧辯獻嘉橘一蒂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九

子於湘東王王答曰凱歌之聲已極嘉瑞之橘遠臻
後果平景

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焚太極殿及東
西堂僧辯雖有滅賊功而馭下無法軍人恣行鹵掠驅
逼居民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城至東城被執縛者男
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震响京邑失望于是翻思
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璜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
松江降侯瑒瑒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

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
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
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功德僧
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兵老夫雖濫
居戎首何力之有於是逆寇悉平孝元即位授鎮衛將
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
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禮蕭
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

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
自零陵出穴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
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為都督
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孝
元分為東西都督俱命南討尋洪雅降納而以為應符
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平肩大
輿繼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時時納等據車輪
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

閩艦亘水陵山時天氣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
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
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起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
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
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緒河東王
譽桂陽嗣王愷三人並為孝元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
以太牢加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以求福又造二艦
一青龍艦一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餘丈選其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十一

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逼賊賊不敢交鋒
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陸攻之親執旗鼓
以誠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
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植直進
梁書曰射社崩社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百餘人因
與賊交戰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入

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
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

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該懼孝元遣琳和
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紀敗績是時齊
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
聞之馳報江陵孝元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
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東閩以拒齊軍徵吳
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璜會瑱於闕大敗之僧辯
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
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十二

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孝
元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世子問自陳無訓
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
嚴

梁書載母曰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
乃慶流子孫

雖克復舊都功蓋宇宙每謙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
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悲悼且以僧辯勲重

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護喪事謚貞敬太夫人因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泰遣兵及梁王督合眾將襲江陵孝元徵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

丹府元龜載敕曰泰背盟舉谷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峽悉非勁勇公宜星夜就路以赴倒懸 梁書曰僧辯處分既竣乃謂元帝使李膺曰魏兵驍猛難與爭銳眾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扼其後路千里饋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三

尚有饑色况魏越數千里乎此孫臏克龐涓時也

未至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身陽侯洲明為梁嗣僧辯初不納及洲明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璜軍敗僧辯懼遣左民尚書周宏正至歷陽迎洲明改詳淵明傳洲明求渡衛上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并遣龍舟法駕往迎洲明濟江日僧辯擁

城中流不敢就岸末乃會同于江寧浦洲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顏遠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救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顏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顏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四

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蘭分且為第三子顏許娶陳武章石所生女未婚而僧辯母亡

梁小史曰霸先女與陳子高私通絕愛之嘗書詩於白團扇以遺子高會僧辯有母喪未及為顏娶子高嘗陵其侶因竊扇與顏且告之故顏怨恨以語僧辨用他事停婚霸先不知其故疑僧辨先圖遂襲僧辨雖情好甚密其長子顏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辨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

軍江旣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
辯志及聞命留旣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
文育外人但謂江旣徵兵拒齊安都舟艦將趨石頭陳
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
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則俱死後期得免
斫頭耶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克之時壽春並無
齊軍又非陳武之誦殆天受也

愚按此史臣佞語以成敗論耳與人推心結姻而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五

之非譎而何善乎予友朱昭芑史糾曰忠梁者僧辯
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在誤迎貞陽耳於梁
實有再造功姚伯審父子代為陳史詆僧辯及柳仲
禮趙伯超屈膝侯景夫殺景者僧辯也初見勢不可
為姑隱忍圖得當及力能制賊則剗刃仇腹雪國恥
事有補而義無嫌且師授臺城仲禮實盟主時僧辯
偏將耳白幡解軍僧辯尚思一戰仲禮覲顏媚賊望
風送款則屈膝於景者仲禮非僧辯即降在福禪事

難立異為首為從應不同科史臣當為賢者諱削而
不載以明實錄不然亦宜效太史公立傳法不見本
傳而見他傳以彰錄功掩過之休今皆反是不過廣
陵之襲霸先作賊曲借此相矯化為釋愁耳掩莫大
之功而橫加以辱人賤行之名安乎傳復云霸先名
蓋僧辯僧辯畏之此時僧辯功名已重霸先名地實
微何由得畏總之授人北門之管結人姻婭之戚條
然及噬事在不圖僧辯以大度亡身霸先以猾賊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六

國姚史高下在心慚直筆矣

顛承聖初位侍中魏克江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
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顛聞之乃
出郡城南顛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顛弟頌少有志
節恒隨梁孝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

愚按隋滅陳後頌掘陳武陵焚其骨投水飲之宜附
於後以結復仇之局

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

遇害僧智弟僧悟位燕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僧悟下與僧悟不平密召侯瑱圖之僧悟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覲斬之僧悟復得奔齊

三國典畧曰僧悟與侯瑒共討江曲侯勃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悟襲瑒而反以告瑒瑒攻之僧悟奔齊與此不同

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七

天嘆曰憊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身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悟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高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路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孝元以為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邱以功為太子右衛率後任秦州刺史嗣彥先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得逃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辨甥復為比邱慧遠所藏得脫

俱還及僧辨見害兄弟抽刃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辨故舊共圖陳武陳武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齊文宣投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請復兵於齊與任約王暉度舉同心渡江及戰敗嗣徽墜馬嗣宗接兄見害嗣彥為陳武軍所擒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暉得歸北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社北有傳侃少有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八

梁書曰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

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釵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寶實往討之躬殺天生

梁書曰侃潛身巡整同射天生應弦即倒

其衆即潰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

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

梁書載祉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

附本朝

至是將舉衆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

之據州拒侃侃率精兵三萬攻之不克仍築十餘城守

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孝明帝聞之使投侃驃

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

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九

繼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退乃夜潰圍出一日一夜乃出

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

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

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並其兄然及三弟忱給

元皆拜刺史

梁書曰侃以安北將軍梁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

討武帝召侃問方畧因曰知卿願為太尉同行侃曰

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未嘗願與元法僧同行北人

雖謂臣為吳南人已呼臣為國今與法僧行猶羣類

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凶奴輕漢高祖強侃使行

以為大軍司馬謂曰此官廢久特為仰置之軍罷入

為侍中

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

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長二丈四尺周圍一尺

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駟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

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十

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

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提稍形勢似卿今失其

舊體殊覺不奇帝又製武宴詩三十韻試侃侃即席上

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

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啟尚方仗不堪用帝大

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樊於仗粗後都督官尚書

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

侍官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

異作父章聚作兄何敢無禮後華林法會故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庶公彌見盡美然公羊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翕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閭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太元年為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置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淵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投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政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園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區分階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

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理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惟有侃及柳津韋燕津年老且疾黥懦而無謀軍旅指搗一決於侃胆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恐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滅火射數人殺賊衆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贖資賊為尖項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錐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賊頻攻既不捷且築長圍朱異張紹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若擊之出入若少不足破賊多則一旦失利門溢橋小必大致挫此乃示弱

非驕王威不從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子騫為景所獲執至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未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騫曰夕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三

任寄何所惠苦忽致稱兵人臣豈宜至此

梁書曰吾荷國重恩當稟廟以掃大逆

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在北日久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克州克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丈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而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或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御得席上玉簪教養歌人王娥兒東宮亦養歌者屈偶之並妙盡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艘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三

樂乘潮解纜臨波置波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詔命侃延同赴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歡酬同其醉醺性寬厚有器局醒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於舟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掛意命酒不綴孺才漸懼自逃侃慰使者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鷓字子鵬隨侃臺城內陷竄於平陽侯景以

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為庫真都督及景敗鴟
窰圖之及隨景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
向蒙山會景晝寢鴟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
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
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鴟拔刀叱海師使向京
口鴟與王元禮謝答仁弟歲終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
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平
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鴟拔刀斫之景走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舟中以小刀抉舟鴟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心在
別船歲終以景命召之斬於京口孝元以鴟為青州刺
史封昌國縣侯後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
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鴟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
嶺表聞僧辨敗及還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鴟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通
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位
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鴟仁督土州刺史桓

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懸瓠應接景仍為都督司
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景敗於渦陽東魏軍漸逼鴟仁
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鴟仁懼頓軍
入淮上及景反

資治通鑑曰景邀鴟仁同反鴟仁執其使以聞朱異
曰景數百叛鹵何能為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放
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如臣事是實應懼國憲若蒙
照督請戮鴟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二

鴟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鴟仁乃與趙伯
超及南康王於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
景以為五兵尚書鴟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
受寵朝廷竟無報効以答重恩

梁書曰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活以至於今
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
西將赴江陵至東苑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
害臨死自言報効不忠因泣下後鴟仁兄子海珍知之

掘尋父伯並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曇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以吳州刺史隨王琳念其名將子見禮甚隆然多酒無賴醉後為閻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所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剽侃則不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

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辨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二

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鐘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棋延敵開譽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何斯人而斯誤也哀哉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三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餘

杜 翦

兄弟 弟如共

熊曇朗

此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大德主帥使戍項城魏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好讀書受緝縱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誶而自謂實工於代屬甚晚事梁孝元侯景之亂西沮蠻反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圖王僧辨於巴陵孝元乃出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今援

僧辨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孝元聞而壯之

三國典畧曰元帝厚撫其家謂僧祐曰景便陸道不關水戰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邱不必交鋒

前至赤沙亭

梁書曰僧祐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

白塔造待之僧祐從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三

之及於南安半口大呼吳兒何不早降僧祐不與言
潛引却

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擒約送江陵

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

置齋中對之自娛或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

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

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

梁書白魏軍四面進攻百道齊舉僧祐身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厲將士明於賞罰眾皆感之咸為致死所向摧珍

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眾稍立功績大同末為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羣蠻不識教義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夸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三

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孝元以為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畧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孝元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州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諸無戰心眾咸憤怨杜幼

安宋邁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
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
孝元仍以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賦汙甚多孝元大
怒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孝元聞之乃
下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
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
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家南平父智伯與梁武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居少相善嘗入梁武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掘手曰
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其在君子梁
武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每有求於子春加外府
馬及踐祚官至梁秦二州刺史歷胸山戍主東莞太守
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
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投
夫打撲不能擒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人通名詣子春
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托欲君厚德欲慰此境

子春密記之經二日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辨壯
醉請召安置一歲數日復夢一朱衣人辭謝云得君厚
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胸
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路授南青州刺史鎮胸
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他才行臨人以
廉潔稱聞門混雜而身服汙垢足必數年一洗言每洗
則失財敗事曾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
為侍中屬侯景亂孝元令子春隨王僧辨攻平郢陵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綸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身磯與景遇子春
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軍遂退卒於江陵子鏗字子
堅博涉史傳又善五言詩當時重之為梁湘東王繹法
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回酒炙投之
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
人情也及侯景亂鏗嘗為賊所擒救之獲免鏗問之乃
前行觴者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伯茂中錄事參軍文帝
嘗晏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

安樂宮銜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兼散騎常侍頃之卒文集三兼行世

杜薊京兆杜陵人其先自北歸南居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圍南鄭懷瑤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焉又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歸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苑注

卷六十三

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懷瑤卒於州詔桓侯嶷位西荊州刺史時識言獨梁之下有暗天子湘東王繹以嶷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為之逾年嶷卒薊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譽來襲荊州湘東與前兄岸舊密書遺之則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龜等夜歸湘東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適加侍中

進爵為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薊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將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薊赴援陳武亦自歐陽來會元建眾却薊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湘東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微薊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薊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紀於硤石拔鎮滿疾卒諡曰武薊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友嶷岸及弟嶷幼安並知名岸字公衡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文苑注

卷六十三

清中與薊隨岳陽王譽攻荊州歸湘東王繹以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岳陽夜知其事以岸等襄陽豪帥乃夜遁歸襄陽岸等知岳陽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嶷於廣平岳陽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嶷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岳陽母龔保林數岸於東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嘗命拔其舌齧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火其骸

骨仄而揚之并以為漆斃及建鄴平則兄弟發昭明太子安寧陵焚之以報漆斃醜解亦不責也

愚按崩兄弟身為人臣敢發帝兄陵雖名復仇亦云矣蓋明知元帝殺晉仇晉必不代死兄報怨故敢為此雖然元帝薄兄乃爾猶責宣帝厚叔耶觀此一事可以原晉矣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崩同歸湘東王以為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攻河東王營於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渡瀘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眾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鄆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眾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反覆殺之龔岑之子少饒勇善用兵與諸父歸湘東王以為鄆州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平河東王營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鄆州西上將

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克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

梁書曰龔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逃龔追至楊浦生擒之

及眾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迎戰龔與陳武王琳等擊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請會戰龔與眾軍大破之景遂東奔論功為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紀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淵明紹梁嗣龔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龔僧辯塔也始為吳興太守以陳武既非素貴及為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陳武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拒之頻敗陳文軍

梁書曰龔遣軍副杜泰攻陳清於長城反為所敗

愚按清即文帝也當是陳人自諱耳宜從南史

龔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陳大說龔降陳文龔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

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陳文軍後恭降陳文龕尚
醉不覺仍遣人負出項王寺斬之

梁書單霸先遣將周文育討龕龕會從弟北叟出拒
敗績夫義興霸先親率眾圍之會齊將柳達摩襲建
康霸先恐與齊連和龕聞齊兵退乃降遂遇害與南
北不同三國典略曰龕敗乃降周鐵虎送龕祝項王
神使力士拉於坐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敷並賜死

愚按龕既與陳氏為仇降亦不免安肯降降者陳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誣辭當從南史

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世為郡著姓曇朗所馳不羈有替
刀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性桀
黠劫盜多附之梁孝元以為巴山太守魏克荊州曇朗
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賣居民山谷中最高為巨患及侯
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圍瑱侯方見叛瑱曇朗
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

歐陽頌為前軍曇朗紹頌共往巴山襲黃法氈又報法

氈期共破頌且日事投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頌犄角而
追又紹頌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頌分留奇兵甲杖既少
恐不能濟頌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
北法氈乘之頌失援狼狽退敗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
巴山陳定亦擁兵立若雲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
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婚必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
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償責贖陳初拒王琳有功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
孝勵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
以應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
史黃法氈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逼迪等及琳
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
懸於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南史初從陳書置曇朗賊臣傳然琳固梁忠臣也應
琳者豈得為賊今改付梁諸臣傳後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乃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馬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梁州之敗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

熊曇朗多詐然末應王琳知所歸矣吾節取焉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父點梁尚書儀曹即南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州別駕大寶少孤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紀國佐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給之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梁宣帝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及宣帝出鎮會稽大寶詣選曹詔議不得以為記室大寶接臂而出曰不為孫秀非夫也宣帝以岳陽王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孝元與河東王譽結隙宣帝令大寶使江陵觀之

孝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畢孝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宣帝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葢城宣帝納之

資治通鑑曰岳陽王譽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據武寧遣使至江寧詐稱赴援衆議欲告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屢啟連和不相侵犯卿何忽據武陵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馬五千頓澗水待時進軍譽聞召大寶軍還及稱帝江陵以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孝明嗣位冊受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天保三年卒及葬孝明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諡曰文凱配食宣帝廟大寶性嚴肅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宣章表章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帝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帝有大寶猶先主之有孔明所著集

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宣帝女宣城公主扈御史中丞從後主入隋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有至行官至都官尚書太常卿子允恭報最知名美姿容工為詩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為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愚按允恭入唐累官太子洗馬著後春秋惜不傳明

姚士彞補之仍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四

王操字子高其先大原晉陽人宣帝母龔太后之外弟性敦厚有籌略初為帝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賓及稱帝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柱國封新康縣侯孝明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帝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蕩平江表耶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莫親相於瓦

官門贈爵為公爵為公諡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有材幹胆勇過人宣帝踐極進柱國封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諡忠壯進爵為公天保五年以益德配食宣帝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宣帝蒞雍州正為府中兵參軍擒張續獲杜岸皆正之力及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剛孝明天保五年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五

正配食宣帝廟子德毅位將略位大將軍初宣帝既平江陵德毅說帝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歸小行就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鹵貪憚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或在江東悠悠之人未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為天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獨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故享會固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

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
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
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殿皇極纘堯復為萬世一時
帝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
背德若遽為卿計則節所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
閩城長幼被鹵入關又失襄陽帝恨之乃曰不用德毅
之言以至於是

愚按是時伐梁孝元者為子謹韋孝寬謹則宇文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所取計而孝寬則先挫高歡於玉壁勸懼悒疾死兩
人知畧乃爾豈頓為宣帝所誘而俛首就戮若果用
此計不但無成有立敗耳姑取其志可也若以不用
德毅為失策真書生過見

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
知以錄事參軍隨宣帝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
事以江陵兵甲殷盛遂懷二心密書與孝元具申誠疑

或有得其書送宣宣帝宣帝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

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獲免帝後見之常曰甄公

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集二十卷子翊少沈

敏閑習政事恩尚書右丞後主入隋終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父昶散騎侍郎善方有器

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宣帝至襄陽帝初請附西

魏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

長寧縣公及宣帝即位為散騎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六十三

清慎有當世幹能故帝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諡曰敬
所著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利之象最知名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幕隨宣帝後至度支尚書

如周面狹長帝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常戲

之曰卿何謂誇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誇帝又謂之如初

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言笑謂之曰君當不誇

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大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

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

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懇謝曰祇言如周官
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
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
衆咸服其寬雅

素敬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敬少有識量
博涉經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敬班在陳使後
敬固不從因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豈有江東
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携以理若使梁行人後陳恐彝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六

失序豈使臣所望主者不能屈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
詔敬與陳使異日而進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民尚書從
陳後主入隋授開府儀同三使終於州刺史
論曰宣帝在藩稱帝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
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
方傳准褚珪蔡大業與衆務張瑄以舊齒處顯位沈重
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獎拔咸盡其器能及孝明纂
業親賢並用將相別華皎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

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瑁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
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政事則素
敬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
人焉今載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
有傳則不兼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三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四

明 李清撰

南史六十四

遂興侯詳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春方慶

武帝一子

文帝諸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四

考宣帝諸子後主諸子

永脩侯擬字公正陳武帝疎屬少孤貧質直強記武帝南征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負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武帝踐阼廣封宗室詔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脩侯北徐州刺史褒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晃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將軍鈔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諱仍前封信威將軍慧紀封宜黃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文帝嗣位

擬除丹陽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卒謚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為沙門著書記談論清雅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侯天嘉二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見岳陽王叔慎傳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從孫涉獵書史負材任氣從武帝平侯景踐阼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太建十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四

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為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改荊州刺史及後梁安平王蕭巖晉巖王蕭瑒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帥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

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適保延州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焚隋艦更決一死戰時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俄頃之間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勢坐高艦張大弩射之陳軍大敗風浪頓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為隋秦王俊所拒不得進肅敗盡焚公安之儲偽引兵東下因而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水軍都督周羅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乃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暉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子也休先少個儻有大志梁簡文在東宮深被知遇為文德王帥頃之卒武帝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謚忠壯曇朗少孤尤為武帝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

帝害王僧辨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時四方州郡並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衆議乃決遣曇朗

陳書載武帝言曰孤謬輔王室致蠻夷猾夏何所述責今在位諸賢皆欲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議必謂孤惜猶子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且齊人無信謂我浸弱必當背盟若其果來諸軍須為我力鬪

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于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渡江武帝大破之酋蕭軌東方老等殺之

陳書曰齊人請割地并八馬牛贖之不許

齊人亦害曇朗于晉陽時陳與齊絕弗知也武帝踐阼猶以曇朗襲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南徐州刺史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
三年春至都謚曰愍初曇朗未質于齊生子方泰方慶
及將遣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曠亦同
得還方泰少粗獷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
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為南康王世子及聞
曇朗薨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為都督廣州刺史為政
殘暴為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政事秩
滿之際屢放部曲為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五

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為御史中丞宗
元鏡所劾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
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孝宣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
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于元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
百出于瓜步江帝登元武門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
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眾軍整旅而還時方
泰當從啟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
人微行往民間淫淳于岑妻為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

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帝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
行淫不承拒格禁司帝曰不承則巨測方泰乃投列承
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
正削爵土帝可其奏尋復本官爵禎明初為侍中陳亡
與後主俱入隋大業中為掖縣令方慶少清警涉獵書
傳及長有幹畧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初廣州刺史馬靖
久居嶺表大得民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至德二年以
方慶為廣州刺史舉兵襲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六

甚清謹甚得民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
史王勇徵兵于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
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
刺史鄭萬頃仍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已且欲觀變乃
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于廣州而收其所
將兵

陳書曰是時韋洸兵已上嶺鄭萬頃不受勇召而高
梁女子浩氏舉兵應隋攻陷旁郡勇計無所出乃以

泉降行至荊州道病卒

鄭萬頃滎陽人司州刺史紹叔族子父是梁末入魏萬

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温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

難奔陳拜豐州刺史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

初萬頃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隋文踐阼甚思還北及

王勇殺方慶乃率州兵拒勇降隋授上儀同尋卒

武帝一子闕母氏

愚按昌乃武帝子宜另立傳冠于文宣諸子首不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混入陳宗室傳內今改之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梁太清末武帝南征

李贲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武帝東討侯景昌

與宣后文帝並為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

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辨明習故事

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

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通明于義理剖析如流

尋與孝宣俱往荊州魏克荊州又與孝宣俱遷長安武

帝即位頻遣使請孝宣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帝崩乃

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安陸王琳平後天

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已陵王肅沈

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為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

三月甲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頌之

中流使以溺告

愚按侯安都傳昌與文帝書甚不遜故罹此禍武帝

從此絕矣初責王僧辯舍敬帝而立淵明詞旨何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壯乃甫賊僧辯旋弒敬帝昌之罹禍具武帝餘殃乎

四月庚寅喪至都帝親臨哭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宰揚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

文獻王故事諡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

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

並為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都

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

衡陽王伯信王允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王伯義韓脩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王昌伯茂伯固另見

都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于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缺及伯山受封文帝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封都陽郡王乃兼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帝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並宴王第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考宣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為東揚州刺史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秩蓋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享宴恒使為主及遭所生憂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起為鎮衛將軍乃謂羣臣曰都陽王至性

可嘉又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堯尋陳亡遂無贈益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處之

陳書曰君範與尚書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五言詩以叙他鄉離別詞甚酸切當時文士咸諷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大業二年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嫺為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並為守宰偏于天下羣範位溫縣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為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為侍中

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于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

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

為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

徵還遂遷延不發為御史大夫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

長安大業中為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涉經史太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為特進陳亡入

長安大業中為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

常侍薨子鄴大業中為番禾令

孝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

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

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

叔獻乃宣帝元配所生

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

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叔生淮南王叔彪己山王叔雄吳

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

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脩容生湘東王叔平

施姬生臨賀王叔敷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

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

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

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武

叔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叔陵與文帝子伯固另見叔慎見忠義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孝宣第三子寬厚仁愛太建元年

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孝宣第四子母吳氏本吳中酒家

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孝宣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

召拜淑儀叔堅少而嚴整

陳書嚴整二字作祭點凶虐

又願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先後必分道以趨左右或爭道而鬪至有死者及孝宣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微伺其所為及行逆願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三

如故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叔堅權傾朝廷

陳書曰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

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為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故造厭魅刻木為偶人衣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帝又令上書告其事案驗使實

陳書曰叔堅不自安為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又云有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並實與南史不同當從南史

後主召叔堅囚西省令近侍宣勅數之叔堅自陳為佞人所構死且慙見叔陵

陳書載叔堅言曰臣心非有他但欲求親耳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于九原之下

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歷開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四

儀同三司荊州刺史秩滿遷都陳亡入隋遷瓜州叔堅素貴不事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飲不事耕種

陳書曰與沈氏酣飲以備保為事

大業中為建業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孝宣第五子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孝宣第六子儀容美麗舉止和柔

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孝宣第九子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堯贈司空諡康簡子孝寬嗣隋大業中為汝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孝宣第十一子風采明瞻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尚書主客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孝宣第十二子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于秦王俊王遣使往巴州迎勞叔文文與畢寶荆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軍吏赴漢口王並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觀廣陽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後主與羣臣並愧俱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

自得後上表陳在巴州已先送款望異常例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孝宣第十三子少聰慧善屬文太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孝宣第十四子性質朴無伎藝孝宣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年立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為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孝宣第十五子性凝重舉止端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後主即位侍中入隋卒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孝宣第十七子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陽尹

劉昉舊唐書曰年十餘常侍宴賦詩十韻後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入隋大業中為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唐書曰叔達字子聰入隋久不試大業中為絳郡通

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
與温大雅同亮機密方禪代時書冊詔詰皆其筆也
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
為容每占奏縉紳屬目江左士長安作客或汨棧多
存諸朝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
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
又齎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辭不恭免
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欲吊者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除為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
成等間問太宗高祖惑之叔達極意救辨至是謂曰
武德內難卿有謙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
下乃社稷計耳後閹簿汗漫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
護掩之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繆又贈戶部尚書更諡
曰忠
巴山王叔雄字子雄孝宣第十八子太建十四年立入隋
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孝宣第十九子太建十四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孝宣第二十子至德元年立入隋
大業中為胡蘇令

臨賀王叔敷字子仁孝宣第二十一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為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孝宣第二十二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涇城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孝宣第二十三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孝宣第二十四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孝宣第二十五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孝宣第二十六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孝宣第二十七子至德元年位丹陽尹入隋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孝宣第二十八子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孝宣第二十九子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汴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孝宣第三十子至德四年立入隋

大業中為鵝嶺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元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孝宣第三十一子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孝宣第三十二子至德四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徽孝宣第三十三子至德三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孝宣第三十四子禎明二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

興王肅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

王統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唐王恪張淑華生信義王

祇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嬪生吳郡王藩其皇子恮

觀明綱統冲洽縉緯威辨十一人並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

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為後主所

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元

肅廢立深為皇太子隋師濟江其將韓擒虎自南掖門

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閉閣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

排闥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無乃勞也軍人咸

致敬焉隋大業中為抱罕太守武德初為秘書丞卒官

吳興王肅字承業後主太子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

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之養為己子後主年長

未有嗣孝宣命為嫡孫詔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

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為皇太子肅性聰敏好學執經肄

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並
愛幸沈后無寵日夜稱成后及太子短

陳書曰沈后近侍左右數往來東宮而太子亦使人
至后所後主疑其怨望甚惡之故張孔二貴妃皆構
其短

陳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為吳興王加
侍中衛將軍卒于隋之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五

米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鄆
州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至德元年位江州都督
刺史隋大業中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
刺史隋大業中為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
城二郡太守隋大業中為通議郎

邵陵王綽字承檢後主第七子禎明元年仕隋大業中
為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容貌甚陋性嚴酷數歲
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剗刺其面或加燒蕪性嗜酒受博
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
隋大業中為昌隆令

東陽王恮字承原後主第九子禎明二年立隋大業中
為通議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五

吳郡王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禎明二年封隋大業中
為任城令

錢唐王恬字承恢後主第十一子禎明二年封入隋卒
于長安

愚按文宣後主諸子多有以無所表見應刑者然子
不刪也一明宣帝猶能矯宋明齊明之失則猶子生
矣一明隋文猶能矯周武之失則亡國之後又生矣
明原故不刪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為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于禎明惟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盛封建之典無草先王永脩等並以疎屬列居藩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威提攜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四

不一都陽岳陽風迹可紀矣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五

杜僧明

周文育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頎

黃法氈

淳于量

章昭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吳明徹

杜僧明字弘昭廣陵臨澤人形貌眇小有膽氣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啟請與俱行頻征徠僚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卒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

詰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象
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啟子雄
及同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
弟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象曰盧公
累葉待遇我等甚厚今枉死不救非丈夫也我弟僧明
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
後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
象咸慷慨曰是所願也乃與周文育等率眾結盟奉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二

雄弟子略為主攻刺史蕭映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
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民並應之日中象至數萬陳武
時在高要聞事起率眾來討大破之殺天合擒僧明及
文育等並釋之引為主帥陳武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
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陳武入援建鄴陳武於
始興破蘭裕僧明為前鋒斬裕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
僧明馬被傷陳武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
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

又據大阜入瀨石以逼陳武陳武遣周文育為前軍與
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陳
武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
仕送與陳武及陳武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城廬
陵二郡軍事梁孝元承制授新州刺史侯景遣于慶等
寇南江陳武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所向克捷陳武表
僧明為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
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兗州刺史爵臨江縣侯仍領晉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太守及荊州覆亡陳武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
援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諡曰威陳文帝即位追贈
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
姓項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
羣兒聚戲象莫能及義興人周奮為壽昌浦口戍主見
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
困於賤役營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

已子母遂與之及蒼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為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蒼同郡素相善啟蒼為前軍主慶之使蒼將五百人往新蔡懸嶺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蒼入魏事覺蒼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蒼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四

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賜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為江南督護啟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卒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為陳武所敗陳武赦之後監州王勣以文育為長流令深被委任勣被代文育與勣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

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勣勣問故文育以告乃遣之陳武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陳武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頤皆有功陳武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陳武乃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仕據大鼻遣其將軍杜平鹵入潯石與梁作城陳武命文育擊之平鹵棄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五

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鹵敗留老弱於大鼻悉選精兵自將攻文育鋒甚銳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陳武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象潰不敢過大鼻直走新淦梁孝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向謀拒義軍陳武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于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陳武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南移縣侯陳

武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為軍鋒及至姑熟與侯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累遷散騎常侍陳武害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陳文於吳興圍克杜龕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陳文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北香巖寺陳文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陳武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乃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濫城未克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青墩至于七磯斷文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磬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舫舡跳入磬艦斬磬仍牽其艦還其衆大駭因留舟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陳武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陳武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槳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徒頓對之頓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攻

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勤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顛頓軍苦竹灘傳泰據境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舟少孝頃有舫艦三百舫艦百餘乘在上宰文育遣軍主焦僧渡羊東潛軍襲之悉取歸仍於豫章立柵時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般舫沿流俱下焚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之大喜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羊韶上流則歐陽顛蕭勃下流則傳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顛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才襲顛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顛乘舟而宴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服慄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微持勃首降蕭勃余孝頃猶據石頭陳武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攷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平州

文朱還頗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據上流
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陳
武受禪後安都文育等與琳戰于沌口為琳所執後皆
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
子公颺弟孝勳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
周迪黃法麤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眾來會文
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眾軍入象牙江
築城金口公颺偽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其部曲分隸眾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
曹慶救孝勳分遣主帥常象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
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失
其利謀害文育以應象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
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
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舟走
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齋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
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諡忠愍初文育據三

陂有流星墜地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
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視
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詔
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
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犬馬樂驅馳靡衣瑜食文
育為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
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
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為猛
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
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破熊曇朗寶
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壽昌縣
公三年征留異為侯安都前軍異平累遷左衛將軍領
衛尉卿卒諡曰成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父弘遠累世為西蜀酋豪蜀
賊張文等據白崖山有眾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

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節之任山谷夸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城陷同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湓城俄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惧不自安許引鐵謀事因及之遂據豫章後降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五

十一

已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慶平蠡南諸郡景敗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師景亦害其弟及妻子梁孝元授瑱南兖州刺史郟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為前鋒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及齊遣郭元建出濡須僧辯遣瑱扞之大敗元建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為前軍赴援未至魏克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

安王方智還都承制以瑱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西討未至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悊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害僧悊陰欲圖瑱奪其軍瑱知瑱知之盡收其徒黨僧悊奔齊

三國典畧所載王僧悊奔齊始末與此不同已註僧悊傳內且此傳與王僧辯傳內所記僧悊奔齊始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五

十二

文不同何也今讀者何據

是恃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強外示臣節未肯入朝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俞知後事悉衆攻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俞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攻俞俞瑱軍府妓妾金玉歸與陳武瑱既失根本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益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

以陳武大量必能容已詰闕請罪陳武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帝即位進受太尉王琳至柵口文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天嘉元年三月王琳引合肥澤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瑱率軍進虎檻洲琳亦出舟列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艦並壞沒於沙浪不得還浦夜中有流星墜琳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浦以待其弊及寧至圍鄧州琳恐衆潰率舟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折聞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陳書曰琳引衆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帥兵萬餘助琳水軍戰行臺慕容恃德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為其聲勢瑱令軍中晨吹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鹵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

陳書曰瑱發船中琳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舟觸琳艦并鎔鐵錮之走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械琳因入齊

陳書曰其步兵在西岸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又曰琳乘單舸舳舻陣走湓城猶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僅與妻妾十餘人入齊

其年詔以瑱為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益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未攻巴湘又以瑱為西守都督大敗盛軍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其人馬器械不可勝計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卒贈大司馬謚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子淨藏嗣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為郡著姓父捍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陳武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陳武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陳武謀襲王

僧辯惟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小軍自京口趣石頭
陳武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
辯弗覺石頭城北接因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
軍人捧之投女垣內象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陳武大
軍亦至與僧辯戰廳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腸背擊之遂
擒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陳武東討杜龕安都留臺
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安都
閉門偃旗幟示弱令城中登陴視賊者斬及夕寇收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古

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
安都率甲士三百與戰大敗之賊退還石頭不敢逼臺
城及陳武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寇糧運又襲秦
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
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
懼尋求和陳武聽其還齊及嗣徽等濟江齊餘軍猶據
采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
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復入至湖熟陳武追安

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擒
齊儀同乞扶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寇騎至救
老獲免寇北渡將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
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纂死之
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還齊軍不敢
逼陳武與齊軍戰幕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自白下
橫擊其後大敗之追至攝山俘獲不可勝計以功進號
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五

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斬勃并擒其將歐陽
頤傅泰等唯余考頃與勃子攷猶據豫章之石頭作兩
城考頃與攷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
御救夜火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給陣考
頃俄斷其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頻致克獲
攷乃降考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
儀同三司仍率會武昌與文育西攻王琳將發王公以
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艫內

墜於櫓井時以為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奔口安都乃釋郢州悉眾往沌口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搥以一長鐵繫之置艣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導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舟依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七

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奉文帝時帝薨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昌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後應者斬便按劍下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帝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湖蕪時侯瑱為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王昌初昌將入致書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十七

而鈞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時陳武已受禪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勳及王琳將曹慶常眾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眾愛後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吳周協南歸與戰破之擒吳協孝勳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

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中流殺之以功進爵桂陽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為始興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還為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為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帝乃下詔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為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

眾愛奔廬山為村人所殺餘眾悉平還軍至南皖而武

眾愛奔廬山為村人所殺餘眾悉平還軍至南皖而武

一第 278 研 續修四庫全書第 0 版 內

從弟曉為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年九歲以為始興內史
並令在鄉侍養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相安都奉詔西
捍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自錢唐
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
嶺處巖谷間豎柵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
流至踝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
漲安都引舟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異與
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加待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征北將軍仍還本鎮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安都功
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
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
高下以差次賞賜之士則褚玠馬樞陰鑑張正見徐
伯陽劉珊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賓
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
奔歸安都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日益驕慢表啟封託
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云又啟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

踞傾倚嘗陪樂游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
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公力宴訖又
啟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請
甚不憚明日安都坐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
此侯景無君故事也安都何尤而效之猖狂乃爾必
有鬼物附焉其衡陽王昌乎

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
為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
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寶自託於舍人蔡
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
其不受召明年春除安都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
京口還都部伍入石頭帝引安都宴嘉德殿又集其部
下將帥會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之西省又收其將
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於朝乃詔暴其罪
陳書載詔曰安都爰初締構頗著功績飛駭代邸預

定嘉謀款禱期於話言推舟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
林息傲置酒高堂陸無衛何嘗內隱片嫵去拍人
而弗宿外協猜防入成臯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驕暴
滋甚招誘文武密懷異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

明日於西省賜死尋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初陳
武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
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識暗狎於
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無厭輕佻肆志並
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孝宣追封安都陳集
縣侯以子宣為嗣

歐陽頤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父僧寶屯騎校尉為郡豪
族頤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
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
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頤
善故頤常隨欽征討欽南正春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

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頤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欽
征交州復啟頤同行欽度嶺卒頤除臨賀內史啟乞送
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救衡州
刺史韋繫討之繫委頤為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繫
自解還都征景以頤監衡州臺城陷嶺南互相吞併蘭
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
欽與頤舊遣招之頤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隆顯莫非
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陳武入援都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至始興頤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頤陳武援之裕敗以王
懷明為衡州刺史遷頤為始興內史陳武討蔡路養李
遷仕頤又助平之梁孝元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
頤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梁孝元徧問朝宰使各
舉所知群臣未對孝元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頤甚公
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
出嶺蕭勅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時勅在廣州
兵強位重孝元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至小桂嶺

勃遣其將孫場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顏別
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疊亦不相戰勃怒遣兵襲顏
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荆
州顏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顏為前軍都督周
文育被擒之送于陳武釋而禮之勃被殺嶺南亂顏有
聲南土且與陳武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
興縣侯未至嶺顏子紇已克始興及顏至嶺南皆懾伏
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顏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
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
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顏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襲
為四百兩付兇智矩餘人弗知顏尋為蕭勃所破貲財
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顏並依信還之
人莫不歎伏時顏合門顯貴威振南土人多致銅鼓生
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卒贈司
空謚曰穆子紇嗣紇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

威惠著於百越孝宣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
徵為左衛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叛遂舉兵攻衡州刺史
錢道戡詔儀同章昭達討擒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幼
免

黃法氈字仲昭巴山新建人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
百里能距躍三文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為
鄉閭所憚侯景之亂合徒眾於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
法氈監知郡事陳武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任作梗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途陳武命周文育屯西昌法氈遣兵助文育時氈出頓
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氈敗之

陳書曰武帝亦遣文育討慶文育疑慶兵強未敢進
法氈率眾會之因克生屯俘獲甚眾

梁孝元承制授交州刺史領新淦縣令敬帝即位封新
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法氈為刺史
鎮巴山蕭勃歐陽頠來攻法氈破之永定三年王琳遣
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氈法氈援迪擒

孝頃等三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害周文育法耗共周迪討平之天嘉三年周迪反法耗與吳明徹討平迪法耗功居多太建五年大舉北侵法耗為都督出歷陽

陳書曰齊遣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耗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

於是為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

陳書曰歷陽人窘蹶乞降緩之則又堅守法耗怒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督士卒攻城

砲如其樓堞克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欵法

甄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

封義陽郡公七年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卒贈司空謚曰

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為

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時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

弓馬梁孝元為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

軍功

陳書曰量屢遷府佐常兼中兵荆雍之界蠻左數反

山帥文道期積為邊苦中兵王僧辯征之頻戰不利

遣量助之與王僧辯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戮萬計

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孝元遣五軍入援臺量預其一

臺城陷量還荊州孝元承制以為巴州刺史侯景西上

攻巴州孝元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

拒景大敗之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辯平景為都督桂陽刺史及魏克荊州量保桂州王琳

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陳

武及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議同三司天嘉五年

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應本土欲逃入山

谷不願入朝文帝使潮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

量至都以淹留免儀同華皎構逆以量為征南大將軍

西討大都督摠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

將長湖公元定等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為南徐州刺

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三年就江陰王蕭季卿
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之吳明徹北侵
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以
量功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明徹及以量為都督水陸
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四年卒贈司空
時年七十二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
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貴梁大同中昭達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五

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鬃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
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中流矢眇其一目相者見
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
游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陳文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
來謁陳文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謀攻
王僧辯令陳文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
往京口稟計僧辯遇害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
達因從陳文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攻張彪於會

稽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陳武受禪後留異猶據東陽

帝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令居其心腹文帝天嘉元年

追論長城功封邵武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

平鹵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琳艦琳平昭達策勲

第一詔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道

征之迪敗走徵為護軍將軍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共寇

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

應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以衝官軍與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五

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壞
其水柵

陳書曰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於兩岸寶應數挑戰

昭達按甲不動俄暴雨江水大長昭達放筏衝突寶

應水柵水柵盡沒

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

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擒留異寶應等以功

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

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否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叛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為辭又頗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為中撫大將軍孝宣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昭達都督象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涇口聚沙盛以竹籠置於水柵外用過舟艦昭達居其上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裝艦造柵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擒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後梁孝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渡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卒於軍中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

所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于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廢四年配享文帝廟庭子大寶襲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後主以太僕卿李暉代之乃襲殺暉而反尋被擒

陳書曰大寶遣其將楊通寇建安不克官軍漸近人情崩離大寶與通俱遁既入山路阻險不復能行通背負之稍進尋為追兵所及生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象首朱雀航夷三族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結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特有伊氏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經墳此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

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饉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之陳武為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徹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陳武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遇周迪反詔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衆軍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之郡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時孝宣以皇叔輔政到仲舉矯令出之毛喜知其詐孝宣懼遣喜籌之明徹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授

開府儀同三司太建五年朝議伐齊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送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斛破胡將兵為援破走之秦郡降孝宣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以琳初至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治攻具又逼肥水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三

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琳等送建鄴景和懼遁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

莫不踴躍

陳書曰初秦郡屬南兗州後隸譙州至是詔以譙之

秦盱眙神農三郡還屬南兗州以明徹故也

六年自壽陽入朝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七年進攻彭

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

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及周滅齊帝將事徐兗

九年詔明徹侵周令其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

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遣清水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

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水以鐵鎖貫車輪過

斷舟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戰馬馬明

成主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舟舟必傾倒豈可得乎不

如前遣馬出適明徹苦背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

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堰乘水力退軍

及至清口水力微舟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

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薨疾卒於長安後故

史盜其楫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

陳書載詔曰吳明徹招定淮淝長驅彭汴方欲息駕

陰山解鞍瀚海不就結綬之功無辭入褚之屈埋恨

絕域甚可嗟傷自是以往屢逢肆赦獨此孤魂未沾

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醊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

以其息慧覺嗣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

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陳書曰頻從明徹征討所過必先登陷陣

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觀陳武論將而周侯遇禍有

以知斯言非妄矣不然者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乎故

瑱顏並自奔囚翻同有亂甄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

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畧遠符耿奔行已之方頗同吳漢

既眇而貴亦賤而王吉凶之算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

之期當聞土之任知進不知止知得不知喪犯斯不題

師亡國變身國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五

南北史合注 卷六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六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六十六

胡 穎

徐 度

子敬成

杜 稜

周 鐵虎

程靈洗

子又季

沈 恪

陸子隆

錢道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駱文牙

即駱牙

孫 瑒

徐世譜

周 敷

荀 朗

周 旻

魯悉達

弟廣達

蕭摩訶

子世康

任 忠

樊 毅

弟猛

胡穎字方秀吳興人偉姿容性寬原梁末陳武在廣州
穎深自結託後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任皆有功陳
武進軍頓西昌以穎為巴丘令鎮太臯督糧運下至豫

章以穎監豫章郡陳武率衆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孝元除穎豫章內史隨陳武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陳武令穎率府內驍勇三千隨侯鎮於東關大破之後從龔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陳武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諡曰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少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在交趾厚禮招之乃委質焉侯景之亂陳武克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侯江陵覆亡間行東歸陳武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來等寇陳武奉敬帝還都時徐嗣徽等已剽石頭使度頓軍治城守

陳書曰時賦已據石頭市鄧居民並在南路去臺還

遠恐為賊乘乃使度將兵鎮冶城寺築壘斷之賊悉衆來攻不能克武帝尋亦救之大敗約等

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兵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卒於湘州以度代瑱為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為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預顧命許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司空陳書曰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至沌口與王師相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乃命度總督衆軍由嶺路襲湘州悉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

卒贈太尉謚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敬成嗣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繫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為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元年為巴州刺史尋為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太建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襲爵五年除吳興太守隨都

督吳明徹北伐出秦郡別遣敬成為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沂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繫梁湖下淮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克壽州進號壯武將軍鎮朐山生於軍中輒科訂並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諡曰思子敬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塘人少落泊不為時知頗涉書傳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卒從陳武平蔡路養李遷任皆有功侯景平後陳武鎮方朱以稜監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興琅邪二郡及謀攻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陳武懼其泄已乃以手中絞稜稜悶絕於地因閉之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陳武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將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楊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帝崩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庭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暉歷等秘不發喪

奉迎文帝及即位以預建立功封永城縣侯位丹楊尹大建四年累遷侍中右光祿大夫稜在廢帝時業加特進侍中矣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伐優游都下頃之卒于官時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語音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侯景之亂梁孝元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最譽委遇甚重及王僧辯攻譽於陣獲鐵虎將烹之乃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遷其麾下及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山每戰有功孝元承制封沌陽縣子入從僧辯定建鄴降謝朓仁平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為侯陳武害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渡江鐵虎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虎偏軍襲勃擒勃前軍歐陽頔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

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並為琳所擒琳見諸將與語
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贈
侍中護軍

陳書載武帝詔曰周鐵虎竭忠盡力致陷凶徒神氣
彌雄肆言無撓豈真溫序見害方爾理贖龐德臨危
猶能瞋目忠貞如此惻愴兼深

天嘉三年文帝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陳書曰時有盱眙馬明亦隨文育西征王琳于沌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軍敗明力戰死贈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
里便騎善游素為鄉里伏畏侯景之亂據歛歛聚徒以
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
洗奉以主盟

陳書曰梁元帝承制荆州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

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相應

梁孝元授靈洗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後助王僧辯鎮

防及陳武襲害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

陳書夜作徒

力戰於石頭西門陳武軍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陳
武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
有功除南丹楊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抗王
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
率

太平御覽曰初有一道人詣靈洗母求食食訖曰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母設食當為求善墓地使母隨行山上以白石識其
地曰葬此暴貴矣靈洗因移父葬其所後以陳佐命
功臣與周文育侯安都為三傑云

陳永定三年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破之南殺鹵
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
瑱等敗琳于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為左衛將軍
天嘉四年周迪重冠臨川以靈洗為都督自鄱陽別道
擊之迪又走山谷間遷中護軍出為都督郢州刺史華

皎之變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
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
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
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克周汴州擒其御史
斐寬以功改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
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
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于水陸所宜刈獲早
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于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用貨財亦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
壯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文季字少卿幼
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
敗於沌口為王琳所執武帝召陷琳諸子弟厚遇之文
季最有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

陳書曰文季隨侯安都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
安文季率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遣兄子瓚來拒
文季與戰大破之

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
文季並有捍禦功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為超武將
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春甚至
服闋襲封隨都督章昭達率衆往荊州侵後梁梁人與
周軍多造舟艦置青泥水中昭達遣文季共錢道戢盡
焚其舟艦又夜入其外城拔傷甚衆既而周兵大出文
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真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
明徹北伐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並下大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為柵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
自後至攻克秦郡又別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
眈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飾御下嚴整前後所
克城壘率皆迂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置陣役人
文季必先于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
勤幹每戰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彪以功累遷北
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侵軍敗為周所囚仍授
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執送

長安死于獄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騎侍郎又詔傷其廢絕降封重安縣侯以子襲襲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深沈有幹局陳武與恪同郡情好甚昵及南討李贄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逼城城內亦作土山應之恪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歸鄉陳武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都軍副及陳武謀襲王僧辯恪預其事陳武使陳文還長城立柵備杜襲使恪還武康招集兵眾及僧辯遇害龔果遣副將杜泰襲陳文於長城恪時已出縣害龔黨與陳武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龔平陳文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陳武將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陳武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勤兵入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陳武叩頭謝曰恪身

經事蕭家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陳武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踐祚歷吳興會稽兩太守歷事文帝廢帝累遷護軍將軍孝宣即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顧南刺史歐陽紇舉兵拒嶮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遠討平紇乃入州兵荒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主即位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四謚曰光子法興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父俊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陳文攻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陳文義之復使領其部曲後嗣帝位于隆領甲仗宿衛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

陳書曰時東昌人脩行師應之率兵攻子隆鋒甚盛子隆設伏于外仍閉門偃甲示以弱及行師至腹背

擊之行師大敗乞降許之

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

陳書曰軍至建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

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

來救大敗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

晉安平子隆功最邁武州刺史華皎據湘州以子隆居

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克及皎

敗於郢州子龍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爵益陽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六

五

侯尋遷都督荊州刺史荊州新置治於公安城池未固

子隆脩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號為稱職吏民詣

闕求立碑頌功詔許之卒諡曰威子之武嗣子隆弟子

才亦有幹畧從子隆征討封始康縣子卒于信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

以孝聞父長頗有材幹陳武微時以從令妻之陳武輔

政道戢隨陳文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

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為臨海太守侯安都討留異道戢

帥將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

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昭啟陽紇

陳書曰以道戢為步軍都督由間道斷紇後

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攻後梁江陵

陳書曰戢戢別督眾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攻

安蜀城降之

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為都督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氈

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諡曰肅子邈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六

五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父裕梁都陽嗣王中兵參

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即容貌非常必將

遠致梁太濟未陳文避地臨安文牙母陵觀其儀表知

非常入賓待甚厚及陳文為吳興太守引文牙為將帥

從平杜龕張彪勇冠眾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伯位越

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方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

太夫人諡曰恭文牙以後主至德二年卒于封州刺史

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建吳郡吳人父脩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儻好謀畧涉涉經史尤便書翰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討侯景王琳為前軍琳與瑒親姪表薦為宜部太守後以軍功

陳書曰瑒鎮巴陵侯景兵至日夕攻圍瑒督部兵悉力拒戰賊眾奔退又從大軍沿流而下克姑熟力戰有功

封富陽侯陳武立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瑒為少府卿仍徙都督五州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克

陳書曰寧率眾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積舉外城應之所失男女軍民三千餘口周兵又起土山高梯日夕攻逼因風縱火焚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足千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為用命周人苦攻不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

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息之而潛脩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應周人甚憚之

及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既遣使奉遣歸陳

陳書曰瑒集其將士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如此天可違乎

天嘉元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為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賈臣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為本郡卿豈有意授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吳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吳平遷鎮右將軍太建四年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為鄰境所憚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郢州刺史後主嗣位歷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勲德之美遷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後主臨哭盡哀諡曰桓瑒事新孝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

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窬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傳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
乃合十餘舟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美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勝賞焉常於山齋設
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
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郎法師該通釋典場每造講
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
軍過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久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尚書令江總為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
尚書蔡徵就宅宣刺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
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
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以為榮瑒二十子第
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世居荊州為主帥征伐蠻
蜒至世譜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戰梁孝元刺史荊州世
譜將領鄉人事之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

騎常侍尋水領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時
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大舫水軍以益軍勢
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擒景將任約景退走因
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
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
下恒為軍降景平以恒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西魏攻荆
門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洲孝元授侍中都督江南諸
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魏克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紹泰元年徵為侍中左衛將軍陳武拒王琳其水戰之
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
損益妙思出人文帝即位卒于特進右光祿大夫謚曰
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為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
胆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
者咸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眾討賊梁內史始興
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殺者敷勇護之親

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悉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郵送之西上俄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又失衆心綺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憑仗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孝元授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陳武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迪擒孝頃等敷功最多熊曇郎殺周文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據豫章將兵萬餘襲敷敷大破之

陳書曰追奔五十餘里曇郎單馬走盡收其軍實

曇郎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迪黃法氈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授散騎常侍豫章太守時南江蒞師並顧戀巢窟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羈縻之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趨致顯達深不安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仍從都督吳明徹攻破迪擒方興再遷都督

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襲東興文帝遣都督帝昭遠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安縣與迪相對迪約敷求伏罪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害謚曰脫子智安嗣荀朗字深明潁州潁陰人父伯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畧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梁簡文帝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克時都下饑百姓皆就食江外朗更招至部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陳書曰解衣推食以相賑贍

衆至數萬侯景敗于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陳武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及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胡兄昂為左衛將軍弟睿為太子右衛率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

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浩尚嗣法尚少儻有文武幹畧禎明中為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已東熒煌二郡太守周靈字文昭汝南安城人父靈起梁廬柱二州刺史吳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為弋陽太守侯景之亂梁孝元承制改授西陽太守以軍功

陳書曰景遣兄子思穆據守齊安吳率驍勇襲破思穆擒斬之景將任約來據樊山吳與寧州長史徐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盛擊約斬其部將數人乘勝追之頻克約衆殆盡

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陳武踐祚王琳據據上流吳以州從之後為侯安都所擒送都文都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太建五年為都督安州刺史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一月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

陳書曰騫以衆二萬出自巴斬與吳遇吳留羸弱輜重設疑兵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

酋獲不可勝計

進攻巴州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土人並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吳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為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吳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詔吳為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討龍昇斬之

陳書曰龍昇使弋陽太守田龍琰率服二萬斬于亭川景安于水陸陰山為聲援龍昇引軍別營山谷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乃分兵各當其軍身率驍勇先擊龍昇大敗之龍琰望塵而奔並追斬之景安走

盡復江北之池進號平北將軍卒于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諡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父益之梁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侯景之亂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饑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歸焉悉達分給糧廩所濟活甚衆招集普熙等五

部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
孝元投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
孝頃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琳授
悉達鎮北將軍陳武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
史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陳武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
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
諸鎮悉達與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
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會裨將梅天養等
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歸陳武
見之喜曰來何遲也

陳書載悉達對曰陛下授臣以官恩厚矣沈泰襲臣
威亦深矣然所以自歸陛下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
漢高帝歎曰卿言得之矣

授北江州刺史彭澤縣侯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
輟人雅好詞賦招禮賢才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吳州

刺史遣母憂哀毀過禮選疾卒諡孝侯子覽嗣弟廣達
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
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侯景之亂
與兄悉達聚衆保興蔡梁孝元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
辯討侯景廣達出境侯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
晉州乃王師東道主人也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
散騎常侍陳武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為吳州
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強盛莫
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皎軍

陳書曰時戰艦既皎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
卒風急艦轉樓為搖動

廣達墮水沉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
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
江左大造舟艦于蜀並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
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為鎮簡要推誠任下

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詔申二年衆軍北伐畧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戰於大岷大破之斬其數城主張元範進克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為犄角擊之周攻陷豫霍二州刺史充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免官以候選第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侵克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山征江外廣達帥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為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為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鐘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進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重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官城火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歔歔乃就執禎明三年

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遺疾不瘳尋以憤慨卒尚書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誌廣達墓銘述其忠概云

陳書載其畧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

初隋將韓擒虎濟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至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真雖異路中夫人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加賜黃金即日還營

愚按廣達子叛君宥恩深矣終久一死故不入忠義蕭麾訶字元胤蘭陵人父諒梁始興郡丞麾訶隨父之郡年數歲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陳武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

之麾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
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任約徐嗣徽
引齊兵為寇陳武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鐘山龍尾及北
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
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
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
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
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
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
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
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識其形狀當為公取之
明徹乃召降人識胡者云胡降衣樺皮裝弓兩端骨珥
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
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
擲銃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

訶斬之齊師退走以功封嚴平縣侯為太僕卿又隨
明衛進圍宿豫擊走其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
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
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戒齊遣
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忻數千摩訶領十二騎
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
結長圍連鑠于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
聞軌始鑠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若見遣擊之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酋矣明徹奮髯曰奉旗
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退一旬
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
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
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
也然老夫受服專征今被圍逼慙真無地且步軍既多
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在前摩
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衆騎濟之比旦達淮

南孝宣徵選授右衛將軍及帝崩始興王叔陵于殿內
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率馬部數百趣東
府城斬之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
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鳩尾後主特詔
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鳩尾似以其女
為皇太子妃會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
授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鐘山摩
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壘未堅出兵掩襲必克又不許
及將出戰後主謂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將
以充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眾軍南偏
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
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眾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
不相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下置

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
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
總管楊牙韓洪貞明黃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
凡八千各勒陣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
七十三人弼縱煙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
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
潰

陳書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摩訶無所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五

力
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黃昕走焚北掖門而入員明
擒摩訶送弼弼以刃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城
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為囚
鹵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
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決而出守衛者
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
亦人所難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

同諒起兵被誅年七十三摩訶納於言恂恂長者至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子世康有父恃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康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歎歎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為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沒至深收摩訶尸手自殯歛哀感行路君子義之類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任忠小名蠻奴汝陰人少孤微不為鄉黨所齒及長謫詭多計畧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都陽王蕭範刺州合州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援會京城陷

旋戍晉熙景平授蕩冠將軍王琳立蕭壯署忠為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舉兵忠預其謀及皎平孝宣以忠先有密啓釋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累遷右衛將軍五年眾軍北伐忠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岷遂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斯燕並拔之徑襲合肥人其郭進克霍州以功封安復縣侯呂梁喪師忠全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軍還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眾軍霍州刺史再遷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眾為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立遷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為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人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餘

艘下江徑掩六合彼軍必言其渡江將士已被獲自然
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
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將不擊自去待春水
長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也後主不
能從明日欵然曰腹煩殺人可喚蕭郎作一決忠叩頭
若請勿戰後主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土岡陣及軍
敗忠馳入臺後後主言敗狀曰官好往無所用力後主
與之金兩勝為我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當具舟楫就上流東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
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
望忠久不至時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待
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
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
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
曰平陳初我悔不殺任蠻路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
橫屍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速也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祖方興父文熾俱為梁散騎
常侍方興以司州刺史文熾以東益州刺史各封魚復
新蔡二侯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
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歿毅赴江陵仍
隸王僧辯攻河東王蕭譽以攻除右中郎將代兄俊為
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封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
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
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鼓申令衆乃定以功除天門太守封夷道縣侯及西魏
圍江陵毅率郡兵赴援會魏克江陵為後梁宣帝所俘
久之遁歸陳武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
大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為豐
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為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
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
陳書曰齊援滄陵又破之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
城

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率眾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伐前軍事後主即位改封逍遙郡公入為侍中護軍將軍及隋軍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統銳卒數千金趨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毅弟猛字智武幼儻有幹畧及長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但弓馬胆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短兵接戰殺傷甚眾臺城平隨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刺史相州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

陳書初持久曰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不決法和揣紀師老卒隋因令猛率驍騎二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眾驚皆棄舟登岸赴水死者千數時紀心脅數百人猶在左右

猛將部曲三十餘人蒙楫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

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船中盡收其松楹器械進軍撫定梁益遷遷司州刺史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獲琳乘勝將事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為迪所執尋適歸琳琳敗還朝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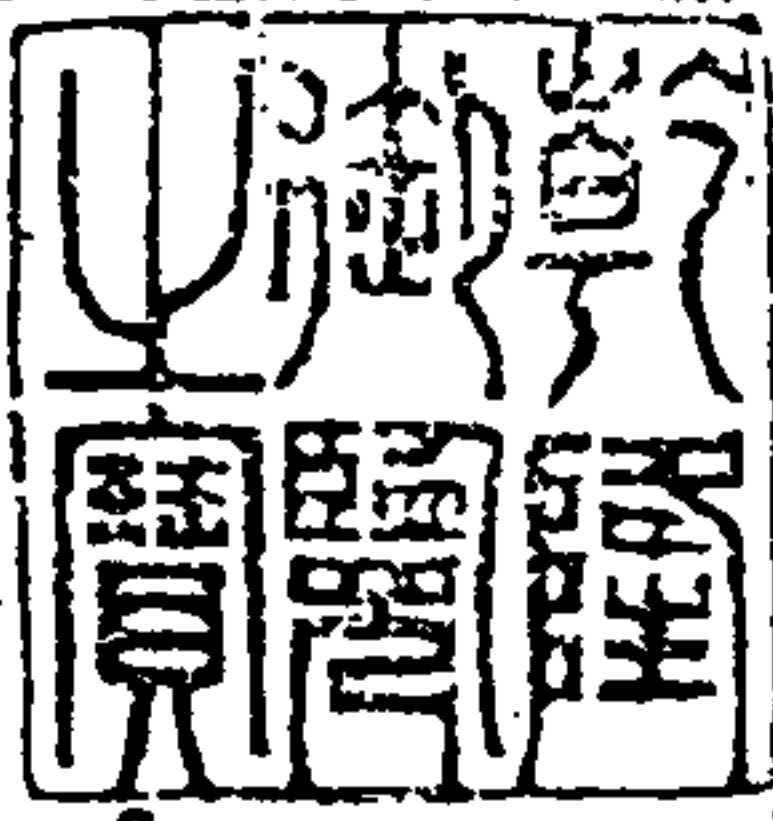
樊氏祖孫父子兄弟皆封侯亦將門佳話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累遷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為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濟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廵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於白下游夾以禦隋六合兵主後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不悅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仗旗掃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杜稜周鐵虎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

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贊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
然哉沈恪行己之破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
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譜荀敷荀
朗周炅魯悉達廣達蕭摩訶樊毅等獲用當年其道雖
異功名自立亦各因時時之為用大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六

南北史合注 卷六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七



明 李清 撰

南史六十七

蔡景歷

子微

華皎

毛喜

陸山才

沈君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父孝穆梁侯官令知禮涉
獵文史善書翰陳武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
為文瞻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
左右深被委任嘗時計畫莫不預焉陳武征侯景至白
茅灣上表於梁孝元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
所製及京平授中書侍郎陳受命位太府卿王琳平授
吳州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謀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置
書問之再遷右軍將領前軍率贈侍中諡曰忠子元恭

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父大同岳陽王登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為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陳書曰梁簡文為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會理謀挾簡文出奔

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游京口景平陳武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停輟文無所改

陳書載景歷書曰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已渝杞梓方雕豈眎擗標仰惟明將軍誓勤王之師搃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或帝室英賢貴游今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嶽武夫則陸拔山岳水斷科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鳶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貌貅為

羣文人則雕麗暉煥摘挾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復有三河辨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瞬息治民如子賤折獄如仲由直言如毛遂衛使若相如懷恩抱義感恩狗已海內雄賢牢籠斯備至如走賤妾庸人耳自陽九遘厄天步艱阻溺于巨寇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獲存微命方歡飲啄是謂來燕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管削不棄折簡賜留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以雞鶩廁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入秦忽逢眇眇擔簦入趙便致留連方之非匹何用克堪眇眇織蘿憑喬松以自聳盍輕舳托駮尾而遠驚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

陳武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王昌為吳興太守陳武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秉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

室陳氏將攻王僧辨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入草檄景歷授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降中書侍郎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強寇文帝方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飲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為秘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秘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監令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前後姦詭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為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殺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明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孝宣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比侵所

向克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彭城時孝宣銳意河南謂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為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賦污狼籍帝今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即日追還以為征南鄱陽王伯山謚議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諡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當時所稱有集三十卷子徵嗣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嗟其隸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

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命字焉陳府為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襲新豐侯至德中累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為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間眾近一萬位望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六

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今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馬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于鍾山南岡徵守宮城西比大營尋令督眾軍戰事陳亡隨例入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室宗室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三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

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恭徵不自量揆奈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徵不脩廉隅皆此類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給事即卒宗元饒南郡江陵人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為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辨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為王簿陳武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孝宣初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七

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人賊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今人於六郡乞米民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陳書載元饒奏云喪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之嚴科寔惟明憲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驕蹇放橫元饒案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

事明練政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時及名教不足者隨事
糾正多所裨益遷南康內史以秋米三千餘斛助民租
果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
散騎常侍後為吏部尚書卒

華皎晉陵既陽人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
侯景之亂事景党王偉陳武南下陳文為景所囚皎遇
之甚厚景平陳文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錄事深見委
任及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食多少必均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

陳書曰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

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于皎

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

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

陳書曰湘州地多所出所得並入朝廷糧運竹木委

輸甚眾至油密脯菜之屬莫不營辦

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封重

安縣公韓子高誅皎內不自安

陳書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

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耆時主意孝宣偽許之而詔
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孝明帝士馬甚盛
詔以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
乃前遣明徹率眾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
將軍淳于量率眾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孝明遣水軍
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湖公元定攻圍郢州孝明授皎司空巴州刺史載僧翔

陳書曰僧翔吳郡錢唐人勇健善聞後以舟陽太守

從征留異及侯安都於嚴下出戰為賊斫傷僧翔單

刀步援又從征周迪屢官巴州刺史皎敗坐誅

衡陽內史任璽奴巴陵內史潘智度岳陽太守章昭裕

桂陽太守曹宣

陳書曰宣高祖舊臣

湘東太守錢明

陳書曰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

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

陳書曰慶本王琳將蕭莊署左衛將軍吳州刺史部

領亞於潘純陀琳敗文帝以配皎

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為皎扇惑乃詔

曲叔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

艦載薪因風放火俄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翔奔

江陵元定等無復舟渡步趨巴陵城已為陳軍所據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降送于建鄴皎遂終于江陵其黨並誅惟任婁奴章昭

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謝岐會稽山陰人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

梁為山陰令侯景亂疏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

郡及會稽庶事皆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

彪敗陳武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

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為給事黃門侍

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

侍弟嶠督學為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武人父栖忠中權司馬喜少好學

善草隸陳武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陳宣往江陵仍

敕陳宣認稟之及梁孝元即位以陳孝宣為領直喜為

尚書功論侍郎魏平江陵喜與陳孝宣俱遷長安文帝

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策陳乃遣周弘正等通聘乃孝

宣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

曰能國二給之好卿也仍迎柳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至都孝宣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諮議參軍領中

記室府朝文翰皆喜嗣也文帝嘗謂孝宣曰我諸子皆

以伯為名汝諸子宜用叔為稱孝宣以訪喜喜即條自

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啓之文帝稱善帝

崩廢帝冲昧孝宣以皇叔錄尚書輔政僕射對仲舉等

矯太后令遣孝宣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

入謂孝宣曰

陳書載喜言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既臻中外危懼

一第... 丹... 全書第... 2... 版...

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

愚按孝宣欲為晉倫齊焉而喜乃比之伊周何耶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稷重願加三思

陳書載喜言曰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

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謂孝宣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十三

孝宣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仗順

陳書載喜曰然甚輕狃恐不時受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

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力耳卒行其計及孝宣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與軍國機密帝議比侵軟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母憂去職詔封喜母庾氏東昌國

大夫人遺負外散騎常侍杜綱圖其墓田帝親與綱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帝納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言喜以為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

陳書載喜言曰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

未若安民保境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帝不從吳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十三

徹卒俘於周

陳書載宣帝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

喜後歷吏部尚書及孝宣崩叔陵構逆軟中庶子陸瓊宣善喜勤心納忠數有諫爭事並見從

陳書曰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惟畧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遂敗

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不用喜計遂今至此朕之過也由是益見親重言無回避時皇太子

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宴喜嘗言之孝宣以誠太子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疎遠及被始興王叔陵所傷創愈置酒引江惣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不憚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惣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懼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傳緯爭之曰若許報讎置先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七

十四

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安之過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脩治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父巡仕梁位少府卿魏平荆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

主及受禪拜駙馬都尉為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花弊君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惣集士卒脩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民尚書天嘉六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荆州迎樞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及還將整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太建中歷太子詹事

陳書曰其年起君理為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為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東衡州刺史領始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七

十五

內史又起為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皆不就太建元年服闋

遷吏部尚書孝宣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位侍中尚書右僕射

陳書曰其年病駕親臨視

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累平越中即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民和卒謚曰祁君公自梁孝元敗後常在

江陵禎明中與蕭岷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諫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命斬於建康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父汎中散大夫山才個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紹並欽重之

陳書曰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亦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

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為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長史政事悉委之文育南討克蕭勃擒毆陽顏計畫多

出山才後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鎮南長史豫章

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王琳未至

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山才獲反累遷散騎常侍西陽

武昌二郡太守卒諡曰簡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

任此宋傅亮齊王儉之職也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

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過乎希祥不臣之子才名自致

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過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

愚按皎傳叙次未明心跡無由見得數言而躍然

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見重亦雅望所致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南史六十八

沈 炯

虞 荔 弟寄

顧野王 蕭濟

姚 察

庾 持 改入

沈 衆 改入

劉師知 改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父績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
雋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民侍郎吳令侯景之
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
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
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
救之僅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
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
檄軍中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

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逮其工陳武南下與僧辯會白
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景東奔吳郡獲炯妻虞氏
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孝元愍
其妻子嬰戮時封原鄉侯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
左丞魏克荊州被鹵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老在
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以
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
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禹湖之寗可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泝伏惟陛下降德倚蘭纂靈豐谷
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杲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
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乎既而
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
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田而臙臙別風餘跡帶陵阜而
芒芒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
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泰稷非馨敢望徽
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

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御史中丞陳武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

陳書載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官成梁朝命存亂世妻息誅夷昆季寔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二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八

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氏兩家侍養餘臣一人臣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踞讀家書前懼後喜温枕扇席無復成童適者職居彞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特乞霑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

詔答曰

陳書載詔曰朕顧寡薄兼纏哀疾實賴賢哲同致雍

熙豈便釋簡南園解紱東路當今為親入舍荀母從
官用親朝榮不虧家禮

當教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炯
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
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
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眾以疾卒于
吳中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諡曰恭有集二十卷行
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六十八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父檢平北始興王憺諮議參
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圖侯太常陸倕倕
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遜
時太守衡陽王元簡亦造之循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
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
還郡即辟為主簿荔又辭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
墳籍善文仕梁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楊詔獄
正梁武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令勒于館

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靜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景平孝元徵為中書侍郎貞陽侯淵明借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據會稽荔時在焉及平彪陳武及陳文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布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輒流涕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遣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教中使相

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教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困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及喪還鄉里帝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過寄於門朝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起家梁宣城王大器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喜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乎乃閉門稱疾唯書籍自娛梁宣帝為會稽太守寄為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

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年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受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侯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他事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鄴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七

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亂哉將軍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及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橫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圖發于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選賢興能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痛心泣血竊為將軍惜之願少戢雷霆使盡狂瞽自天厭梁德多難存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剪亂拯溺扶危揖讓居南面者陳氏耳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崛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厥角稽顙委命關庭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八

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眾盡忠奉上勳力勤王豈不勲高實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頎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留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繫非張繡罪異畢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伯五也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切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數人者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強孰如侯景將軍之眾孰如王琳武皇滅景於前今上摧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孰能棄墳墓損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間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乘危

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受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糜國爵子尚王姬猶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之事九也北軍萬里遠關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旰匹夫之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南史誤以脩旰為宵旰今取陳書正之眾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顛覆連城數十長戰百萬拔本寨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十也為將軍計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

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之才之名之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功業哉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飴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疾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寄民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一

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誅文帝尋殺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

陳書作其慰勞之懷若南史非是

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閣須得一人旦夕游

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高宗立除東中郎建安王叔御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堪旦夕陪王於是令長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旦膳脩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二

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期月便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間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並多散失

顧野王字希為吳郡吳人父烜梁信威臨賀王正德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五經畧知大指九歲

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侯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宣城王大器刺史揚州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褒書贊時稱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莫不壯之城陷逃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為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為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

陳書曰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思義甚厚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並

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卒有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好學通經史仕梁為太子舍人

陳書曰濟諂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張績劄之遊與濟討論皆莫能抗對

預平侯景功封松楊縣侯陳文帝為會稽太守以濟為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陳書曰濟太建中為揚州長史高宗取揚州曹事射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左右曰我謂蕭長史長於經傳不圖精練煩劇至此遷祠部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知信九世孫父僧坦梁太醫正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事親孝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

陳書曰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

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察用以聚書圖書聞見日博梁簡文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察年十三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大臨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

陳書曰時東土兵荒告糶無處察家口既多每崎嶇險阻求供養之資糧粒恒繼又常以已分減推諸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五

妹乃至故舊之絕皆相分卹自甘藜藿而已

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孝元即位荆州授察原鄉令

陳書曰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徭役勸以耕

種戶口殷盛

後為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為史佐

陳書曰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製陵見而歎曰吾弗逮也

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聘周江左者舊先在闕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初曹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禘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孝宣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六

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遺羣議據梁樂為是莫不驚駭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叔彪平南建安王叔知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至德元年累官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至江南時察母常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

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讓

陳書載表曰臣偷生畧漏冀申情禮豈期朝思曲覃

被之纓紱且宮闈秘奧趨奉便繁寧茲荒毀所宜叨

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禮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

不許俄敷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

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為

之動容

陳書載後主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命停長齋令從晚食

陳書曰察雖奉此勅猶敦宿誓 予猶惜察不移之

終喪也

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

陳書曰察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姓氏所起枝葉所

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

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門生

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

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

人遂請察屬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

書丞別教成梁陳二史又教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

疏菲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

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

絳郡公察在陳時聘用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

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歔歎丁後母杜

氏喪解職在服制中有白鳩巢戶上仁壽二年詔除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外散騎常侍晉王廣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乃

改易衣冠刪定朝式預參對問

陳書曰切問近對一人而已

大業二年終于東都時年七十四遺命薄葬以松板薄

棺纔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塋

北

冊府元龜載命曰吾在梁世年方四十深悟苦空頗

知回向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志歸及任梁代為諸名

流許與兼時主恩遇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
牽纏人世素念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

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
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
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身體柔軟
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賜甚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冲
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陳書曰家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誤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十九

文字精采流瞻雖老不衰後主所製文筆甚多別寫
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判定嘗謂朝士曰姚察達學給
閱手筆與裁精當且訪對詳明聽之使人志倦故每
製文筆勅便索本曰故是一宗匠徐陵名高一代每
見察製作多所推重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
可師之江總為詹事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時徐陵
與諸名賢並同此作陵後謂總曰我所和公五十韻
願寄公集內又總編次文竟無復察和本乃述陵意

謂察曰今須公所和用偶徐侯章察謙讓未付總曰
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乘徐侯所寄察乃
寫本付之其為通人推挹如此

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
等記各一卷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
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

陳書曰今內殿一本多察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尚
有所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二十

臨亡戒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流涕奉行在陳為衡陽
王伯信府法曹參軍會稽王莊主簿

舊唐書曰思廉字簡之 陳書曰入隋累官河間郡
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躡成梁陳二
史

舊唐書思廉為代王侑侍讀會唐師克長安王府僚
奔散唯思廉不離王側兵將升殿厲聲曰唐公舉義
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于王衆服其言皆布列階下

高祖聞而義之許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成數曰烈士也

庾積字元德潁川鄆陵人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戶郎陳文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

陳書曰文帝鎮會稽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為山盜所劫幽執十旬遣劉鎮討平乃免

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邑民免後歷秘書監知國史事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識之有集十卷

南史以持附孝義然持僅云居喪過禮耳其它所為皆舛故改雜傳

沈衆字仲興祖約另見父旋字士規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糧梁終于南

康內史集注通言行於世衆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名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手救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續諸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帝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帝於城內遥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平孝元以為司徒左長史魏克江陵見鹵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被芒屨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謂其所為衆性猶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顧姚柘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哉

持無它殊行愆尤層接削孝行而改雜傳詎云過乎劉師知以存疑故別論

劉師知沛國相人家本素族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三

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入輔以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時兵亂後朝儀多闕陳武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廢為江陰王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敬帝令出敬帝覺遽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敬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入報曰事已了陳武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

不對武帝受命

愚按陳書無師知弒敬帝事通鑑亦不採獨見南史雖它年忠於陳文為廢帝死而不得上比到仲舉下廁陳子高附名忠義以此雖然陳武弒敬帝在篡位次年胡至此方云受命又沈恪傳內載陳武將篡命恪勒兵衛敬帝如別宮何云在內殿語多不合未

知師知弒敬帝事確否不列賊臣存疑云爾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而任遇甚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三

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惟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衰經若

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官部位有何差別若言
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社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王
路邪同博士議

陳書載師知又議曰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所喪
既陳筵几總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
堂室之內親賓不具齊斬麻緦差池哭次玄冠不帛
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矩右姜紅紫
相揉况四海過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編素為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制斯壹遂使千門旦啓非塗堊於彤闈百僚疾止變
服粗於朱鼓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為
未愜準以禮經彌無前事豈可成服之儀譬以山陵
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
喪禮百司內外皆變吉容俠御獨言何謂成服若靈
無俠御則已有則必應縗服

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官還山陵實如左右議但山
陵函簿備有吉凶徒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官者皆服

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
今謂梓官靈輿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函簿直是爰
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
薨畧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武
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
陵畢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

陳書載蔡景歷又議曰俠御之官本出五百兩日備
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別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
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

陵重答云老病屬續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
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
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群賢更申揚權文阿猶執
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帝從師知議遷鴻
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為中書舍人復
掌詔詔天康元年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劉仲舉等

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孝宣以皇叔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相王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為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八

五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八

南北史合注 卷六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九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九

考行上

龔頴

劉瑜 董陽

賈思

郭世通 子平原

張敷 改八

屢世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吳達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念

張楚

邱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許昭先

余齊民

三四三

孫棘 妻許 錢延 何子平

袁廓之 改入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行 江 系之 江 柯 吳慶之

蕭啟明 鮮于文宗 公孫僧遠

吳興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實 薛天生 劉懷貞

解叔謙 宗元 卿 庚 震 朱文濟 匡昕 魯康

韓靈敏 劉縣小兒 改入

欽定四庫全書

封延伯 陳玄子 范安祖 楊黑頭 郝道福 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道根 韓弘實 何弘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嶼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預 沈昇之 汪泌

庾道愨 族孫 沙彌 持 陸絳

庾曜 改入 陸曇淨 改入

何炯 改入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君親至理實忠孝

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

於風離化薄禮遠道喪忠不掛國考亦愆家而一代之

眚權利相引任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嗚翔之感棄捨生

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忘於名節之不變戎車遽為其首

斬並執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于天行

成乎已損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闕至匪由勸賞而

牢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無聞視聽考于載

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理落以

欽定四庫全書

備闕文云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瑒辟為勸學從事瑒

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

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

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

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

備禮微又不至乃脅以兵刃終無回改蜀平遂不屈節

其後刺史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至宋文

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頴節義

宋書載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節顯時屬棟橈則獨立操彰譙縱乘覺肆虐巴庸害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林迫受職故吏龔頴兵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此旌命劫以兵威頴忠誠奮發辭色方壯枉桔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其死不更其守若王燭抗辭燕軍同周苛肆詈楚王方之于頴義以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馬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鄉曹敢率愚慙舉

所知

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勤身力營葬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泣常居墓側未嘗暫遠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烟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間

獨一門租布

賈思會稽諸暨人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思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思及栢俱焚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獨租布三世追贈思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年十四喪父居喪不勝哀家貧傭力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垂泣產之

郭巨初欲埋兒見金與土中止惟世通乃真埋兒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又同郭氏尤奇

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哀感思慕終身以為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未嘗釋衣幅仁孝行于鄉黨鄰村小大莫呼其名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貫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綺常侍表愉表其淳行教榜表門閭獨其私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太守孟顛察孝廉

不就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給
供養性甚巧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
念家貧父母不辨肴味惟益珍飯若家或無食則虛中
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糶買然後舉爨父篤
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積年又未嘗偃
卧父亡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瘞
凶功不欲假人然性雖巧獨不解作墓乃訪邑中塋墓
者助人運力久乃閑練又自買十夫以供衆費寔窶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六

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
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
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乃聚以自贖既學構
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自必貧始
既取賤價又以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為
祠堂每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服除後不
復食肉

宋書曰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忍自此迄終三

十餘載

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遺以綿一斤不受乃自
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
拜受母終毀瘠彌甚僅不至死墓前有數十餘畝田不
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故乃資
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
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
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少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七

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之盜奔走隨溝原平自以不能
廣施致此人顛沛乃于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
行又採筍置籬外鄰人慙無復取者宋文帝遇弒原平
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曰誰非王臣何獨如
此原平泣應曰吾家見義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
私心感痛耳

愚按原平以至孝遇大逆故憤與痛俱以此激發為
子為臣者耳不止報恩也

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漬不復通舟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舟乃步從地道往錢塘貨賣每行見人牽球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舟不假旁人若已舟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球助人引舟遇有闕者為吏所錄聞者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送縣縣令新至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成稽顙請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方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始修民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

宋書載興宗教曰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追風曠古

山陰朱百年妻孔氏耄齒孀居窶迫殘日飲風撫事

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

原平誓死不受

宋書曰或勸其受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耶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貧老耶耄齒甚多屢

空比室非吾一人

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亡事不行卒于家三子一第並有門行

張數字景胤吳郡吳人父邵另見敷生而母亡年數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計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立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興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乃握座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送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

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數不奉詔曰臣性
不耐雜帝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數小名植父即小名
黎文帝戲之曰植何如黎答曰黎是百果之宗植何敢
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
之赴曰彼若不容接便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數先旁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
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赴等失色去其標遇
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
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
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葢菜遂毀瘠成疾
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便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
譬汝有益但更盛耳自是不復往未期卒孝武即位詔
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
子歲饑欲放之世期馳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

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
依世期餽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
十五人荒年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
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行義嚴氏之門復其身徑
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直年飢繼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孀
從小幼之親男女者死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藁席
裹之埋于材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辟立冬無被柙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達此
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也
墓葬十三柩鄰里嘉之葬日悉門赴助送終之事亦儉
而周禮達時送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達一無
所受皆傭力報答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
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
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

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遂以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首曰父
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驟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
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驟綜抱父腹
下賊斫綜頭面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
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
乃止父子並免鄉人秘書監邱係祖廷尉沈亦黔以綜
異行薦補之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
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十三

宋書曰韶之以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又以吳達孝
行純至列墳成行故并列上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

宋書載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登輝層崖疎幹重
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唐后
明啟漢宗蒲輪我王降鑒思樂懷人郡臣競薦舊章
惟新余亦奚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
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叔問若闡吳實履仁心

力偕殫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萃出類
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

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餒底飯遺在役恒帶一
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
自隨及貶逃竄多飢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
失明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十三

秦綿河南孝廉也遭母喪送葬不忍還復鄉人為作茅
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
聲行者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
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
永寧安固二縣領尉校家世富足年飢散財救贍鄉里
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進
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隋水沉沒進之

投水極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林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不得侵犯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

俞僉永嘉郡吏也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凡兵寇之際莫敢收藏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喜嘉中以老病卒張楚益州梓潼人楚母疾命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而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間易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里為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甦甦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甦大明七年遇火焚失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忽逢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告

前俄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担遠汲因而不周彭仰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視之葬竟水便竭元嘉元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蔣恭義興臨津人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擒言與恭妻弟吳晞張為呂晞張先它適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陳家寓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自歸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已足尸主求免弟恭况弟二人爭求愛罪郡縣不能制依

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

宋書載州議曰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遑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不測之罪二子乘舟無以過此宜宜摠執憲文加以罪戮

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六

宋書載耕辭曰康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今以千斛助官振貸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

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或東莞王道益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思入海澨被害遺骸不收母兄並飢死法宗年小流徙至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母送兄儉而有

禮以父喪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滲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苦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脣脰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付每處處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苦首創夜有女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楊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七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又病篤諸骸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困父母死不殯又范苗父子並亡又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喪者二人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無呼名者宋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

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許昭先義興人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獨身料許無日安於家餉饋肇之非莫珍新資產既盡買宅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不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有舅其夫妻並患疫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營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鹵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宋書曰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居為鄉邑所美會

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楊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此肉痛心煩有如

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四百餘里

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亡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遺

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即日相見何難號叫殯所須更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自列身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列犯法實是薩身應依法受戮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宋書曰棘聞聽代顏色甚悅謂弟曰為得爾生則為不死又薩聞之亦欣然曰死是分耳但兄免何恨

棘妻許氏又寄語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

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今尚未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

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賜

帛二十疋

錢延慶長城人父仲期為同郡錢慶恩所殺延慶屬役

在都聞父死馳還逢慶恩於度思埭手刃之自繫烏程

獄吳興太守郝顛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滿人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貸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響白米每有贈解者若不能寄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將軍顧頌之為州上網相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徵祿當啓相留子平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二十

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日希祿本在養親非為己也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

不進鹽菜所居室敗不蔽風日兄子伯典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塋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

宋書曰支休殆不相屬

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閤室如接大賓學義監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年六十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二十一

袁郭之字思度陳郡陽夏人父景雋宋世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郭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示不臣於宋時以比晉王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郭之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為太子洗馬時何濶才子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測屢太子甚悅郭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音耶太子改容謝之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由即日遺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遺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侄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五

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齊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敍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十三喪母二十三喪父鹽酢不入口者三十五年久病著床忽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不見病果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或謂感孝

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闕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行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行吳人居喪幾至滅命王儉上言曰昌行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閣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榮位至侍中性號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為揚州召為西曹書佐及義恭遇禍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五

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于樹栖鳥于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處不及矣

蕭敷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卧敷明晝夜祈禱時寒敷明淚冰如筋額因叩頭故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敷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

之即愈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菽羹緒妻至市買菽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便介然即利血明日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何處欲手戮之既而曰滂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亦哀卒詔贈中書郎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穢僧遠省飡養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自身自販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與隣里供餼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為十二部使乃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邵遣軍主華欽攻之吏民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請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又永明初廣陵人童起

之二息犯罪乎死太守劉俊表聞

韓係伯襄陽人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于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 時有吳興人聞人曼年十七給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孫淡太原人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淡知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冠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 又同郡劉懷肅與弟懷年一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

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筋公瘵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清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世疾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 時又有宗元知度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知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蚤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知在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五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宗曾子 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為撰孝子傳 文濟字敬遠吳興人自賣葬母太守謝滄命為儒林不就 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痛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為孝感所致 康祚扶風人亦有志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

差時以為冥應位至屯騎校尉 昌寓陳郡人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養一鵠昌寓病二旬鵠二旬不食昌寓亡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已復生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五

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床旬旬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兗州請為長史不就宗祖執其門不肯見後豫州王寔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

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八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仰邱原也

南齊書曰延伯僑居東海不至京師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與此不同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與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暉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術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並供衣食詔俱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與人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榘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買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因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南齊書達之傳後又載河南人辛普明普明少時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靈坐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

寢奠免兄將葬鄰人嘉其義贈甚多初雖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日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忍以亡者遺物為家財乎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嶷辟為義曹從事卒

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河伯與兄弟鄉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與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云伯與與弟幼與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與卒幼與未好佛法剪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漳人父歿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縵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滂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爵林王詔榜門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
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慙涕泣因請假
還中路果得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
西土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
被至碎恐母哀已也相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
僚非人棄官去吏郎部庾果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惟
枯魚菜菹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
數種果之曰鄉過于茅季偉我不能林宗仕至號州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
王與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
軍隆昌末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有伊周之
事君蒙武帝殊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
褚公至今齒冷無為交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
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
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覆
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孰若超然謝病高枕家園與松

栢此操風霜等列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永
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榲荻葉
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
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
研牀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
則更登性便仁義衣弊屨多以綿裹置壁間恐蟲飢死
乃復置衣中遂終身無蠹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
野火所焚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以血歷仕南中郎
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投泌
泌親自隱郵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與埋之後
領園子助教乘牽車至梁鳥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
之躬自步去武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
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
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

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孝孝泌以別之

度道愍頴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悻時人莫知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胃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林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一媪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俯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揮淚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他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任齊仕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遇害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

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

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所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不衣綿纈夏不解衰經不出戶廬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松栢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嗽耳蔗沙彌遂不食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缺令還除輕車邵陵王綸參軍事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

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風靜咸謂孝感所致後卒于長城令子持見別傳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父閑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為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謂所親曰人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士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問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死臺

軍攻陷城關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
關不預遂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關四子厥絳完襄
絳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行刑者俱害之

庾子曜不知何許人父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
為江州長史坐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于朱雀航將刑
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不冠而死語觀者曰吾
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
天下將免塗炭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十四

顏氏家訓曰梁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
時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
色貌相見如不足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体魁梧為
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
陸曇靜字元光彭城人父慧鏡梁安成內史慧鏡父元
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
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梁安成王秀國佐常侍父卒於

郡曇淨奔喪不飲食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
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應
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曇靜又以兄未為縣因讓兄乃
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食粥不以委
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殆一旬母喪權
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
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替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五

何炯字士光眉從弟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盾
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白晢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
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
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
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
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梁揚州主簿舉秀
才累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
帶頭不櫛沐信宿問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
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

友請譬終于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
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是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
異月朝十五日可豐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
並淡仕故祿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凄然泣下
自外無所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六十九

三六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七十

孝行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梯

沈崇僚

荀匠

杜栖

吉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修

張景仁

劉景昕

陶子錡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蘭

子貞

殷不害

弟不倭

司馬暉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江兼

徐孝克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

俗所不產曇菴歷訪不能得街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菴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菴並水漿不入口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神光自樹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菴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菴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時隨僧虔在郡號為勝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菴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時有徐普濟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闕絕累日方蘇 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

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武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為例

沈崇僚字思整吳興武康人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僚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僚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將絕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僚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虎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啜鹽酢坐卧單薦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遣中書舍人慰勉之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承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恒

恨彌甚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駿舉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為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徭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

父憂并兄服歷四年少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擲沐髮皆禿落悲哭無時聲盡繼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頰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職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豫章王綜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頰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塘人父京產見隱逸

南齊書曰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謂曰昔陳太邱召元方方之為劣以今方古古人何貴

栖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札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

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禪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

吉盼字彥霄馮翊蓮勺人居襄陽盼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盼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

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盼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教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傲經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教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之可畏顧諸弟幼藐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曾聽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邪

梁書曰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二

法度知不可屈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若求湯鑊盼曰凡鯢鱓螻蟻尚惜其身况在斯人豈願齋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扑冀延父命

梁書曰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

盼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盼弗聽曰盼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滅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盼有覩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暮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鄧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連名薦盼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教付太常旌舉初盼以父陷罪因成悻疾後因發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

旌表門閭加以爵位官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
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
走免亡命聚黨至杜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
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耕生十丈餘人
問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
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愚按拔扈亦有至情節取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懷
明稽顙祈禱於星下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
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不曉母愈十五喪父幾至
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
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
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
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邱之恨矣家貧肆力拱井

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
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

馴押若家禽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
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錢塘人其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冠梁天監中歷
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

軍兼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
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輒嘔血遂以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卒

張景仁廣平人父梁天監初為同縣章法所殺景仁時
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
首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
於州時簡文在鎮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
戶租調以旌孝行

又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
而瘳鄉里以為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訖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同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不留心彥遠感其言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乃蘇遂長斷蓴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父安樂魏淮陽太守梁天建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入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民樹碑紀德卒諡忠烈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鄆人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

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及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益州一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自念承恩過渥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北中郎謚議參軍蘭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曾子之流事君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上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大器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

氣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牒馳歸及至號慟
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
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字元
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若風眩每發便一二日
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
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
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大成至如風定花
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二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
以憂毀卒家人賓客憂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
華嚴寺長瓜禪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既無兄弟母須侍
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客江陵入長安嵩逃難
番遇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嵩還鄉里供養
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
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
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招果出

因辭面奏貞至孝而母老請放還武帝奇招仁愛遣隨
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
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
為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
踈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罪也
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
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
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
累啟因辭救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陳書曰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候貞
見其形體骨立寬喻之貞因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
亦涕泣不自勝及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
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
子疊禍所集將隨灰壤弱兒靖年甫六歲情累所不能
忘敢以為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

靖荅即教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曰吾氣絕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盞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惟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妻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備至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家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

大同五年兼通官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之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氎席被褥單復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羗胡

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擒侍側不動簡文為景所幽道人請不害與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孝元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坐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下扶捧視之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七日始得母骸憑之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闕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適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續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飢饉民皆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緹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禮陳武帝受禪除

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
居處之節如此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
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遷東宮通事舍
人廢帝嗣立孝宣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
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
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太傅衆人
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
第及事發仲舉等遇禍相王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官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五

已

愚按北史分孝行節義為二南史合之若不佞可謂
兼其二矣

及即位累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占早亡事
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

司馬暹字文昇河內溫人高祖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
文獻王攸後父子產位岳陽太守暹幼聰警有至性年
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慟必

問絕父每喻令進粥然後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
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
曰昨見羅兒面顏頗頽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
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
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山阜舊多猛獸暹結廬數載豺
虎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
庶子魏克江陵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失所及
周受禪暹以宮臣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而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五

朝優詔答之

陳書載周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
就誅樂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里已改猶懷送往之
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

即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孝宣特降殊
禮恩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
希忠少沉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暹
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

至都遂至學廢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幼有孝性父煥常患消渴嗜鮮

魚昭身自結網捕魚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

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

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之皆泣父服未

終母陸氏又卒兄弟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

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

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目失明乾亦中冷若癡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孝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

聞及丁憂哀毀卒帝嘉之改所居青苔里為孝家里

江兼濟陽考城人父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

以刺何敬容為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

約所害兼叩首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

下痛之

徐孝克東海郡人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

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郡

邑大饑孝克養母饘粥不給妻東莞戴氏領軍將軍盾

女甚有色孝克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

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戴氏弗許時孔景行為

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遣媒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迎

之戴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

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充給戴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

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戴氏伺孝克途中累日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

孝克嘿然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佳義里

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

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

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苦

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孝宣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

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食散膳羞當前者皆為損

減帝密記之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

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遺母
斌以啓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但孝克前饌並遣
將還餉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
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
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
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弟
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
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出須臾復沒或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閣自開閉居者多死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
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謂真正所致孝克性
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
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輒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
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
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之
悲泣終身不復食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
名行詔至尚書都堂令講金剛般若經授國子博士後

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論
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子萬載太子洗馬
論曰自魏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
勸獎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乘
軒服冕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
膏腴者使孝立閭度多發溝畝以此言聲教不亦知大
夫之恥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



明 李清撰

南史七十一

卜天與 子伯宗 伯典 弟天生

賈襲宗

劉秉 弟韞 韞弟述

袁淑 袁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沈攸之 臧寅 遺榮 程邕之 宗儼

王蘊

裴顛

邱冠先

荀丕

劉思忌

董僧慧 陸超之

蕭子晉子游

顏見遠 子協

蕭會理 义理

蕭確 族人駸

蕭推

韋榮

陳昕

張嘯

沈浚

江子一子四子五

祖皓

柳敬禮

霍儁

李瞻

元頽 李占附

樂雲

王琳

張彪

陳伯茂

到仲舉

陳子高

陳叔慎

傅緯

章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楊孝辨父子

張偉 吳郡吳人 少有操行 晉恭帝先封琅邪王 為其國

郎中 令從王至洛 還東郡王即帝位 二年禪于宋 降封

零陵王 宋武心忌王 封藥酒一甕 付偉使密加酖害 偉

受命 笑曰 酖君求生不如死 乃自飲而卒

愚按 偉宜入晉書 姑附此 以著宋惡

卜天與 吳興餘杭人 父名祖 宋武帝聞其有幹力 召補

隊主 從征伐 封關中侯 天與善射 弓力兼倍 容貌嚴毅

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未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史謚壯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宋書載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宜加甄贈以旌忠節

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康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晉安王子勛黨於諸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表榮同謀被害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躍之皆度唯天生

隆天生乃取實中若竹刺其端使利交橫坑內更呼等類共躍並懼不敢天生復躍之

宋書載天生語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坑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

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共歎服以兄死節為武所留心宋書曰天生以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隨王誕於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堦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下賜布千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大明末為戈陽太守明帝太始初與殷琰同事被斬愚按伯興忠於宋室故同表榮之謀何得言伏誅天生忠於孝武故同殷琰之舉亦不得言同逆各為其主俱是忠臣天與有此子弟可謂異行同道矣今改伏誅曰遇害又改同逆曰共事

何慧文不知何許人鄧琬等奉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慧文將為之用其母苦禁不從母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襲慧文於長

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及琬徵慧文赴尋陽已發長沙數行百里聞湘東國侍郎虞洽起兵乃還攻洽復破走之及尋陽已平明帝特加原宥令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委職晉安又害應之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死

賈襲宗淮南定陵人晉安王子勛稱帝尋陽先為子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將劉胡所得後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拔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覩神器未聞奇謀遠畧而為炮烙之刑僕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時有前軍典籤范道興明帝舊隸志不同琬為琬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

不為章句學文采道豔縱橫有才辨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義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王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當之出為始興王濟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濟引見謂曰不意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耳還為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侵至瓜步帝使百官議防禦術淑上議其言甚誕

宋書載淑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頃羯寇遺醜趨致畿甸情屈力殫氣挫勇竭由將有工拙故士少鬪志遂使潞子入侵伊川來擾騰書有涓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傲今虹見萍生土膏脈動津陸陷溢店禍薦興芻蕘已殫米粟莫繼

所謂棲鳥烈火之上養魚叢棘之中或謂拯扼闕城
舊史為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
况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推掃列邑殲奪山淵反
覆草木塗地今兵賦千乘井竿萬戶家競戰心人懷
銳志謂宜懸金銷印要壯果之士幣甘辭招摧決之
將舉薦板築抽登臺皂賞以焚書報以相爵戎貪而
無謀肆而不整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旌謀亂舉
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得起無不禽緞獸警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解霧散如有決置漏網逡巡逗穴命淮汝戈船逼其
遠徑究部涇卒板其歸塗必將隻輪不返戰轄無旋
矣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久承平歲
積家緩餽戰之勤朝乏閱訓之禮以至斯與若乃誠
感泉雨勇通金石氣攝飛賁知窮苴起則宜拔過寵
責之上張升威舊之右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
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
功竊符之捷况乃夸裔暴狠內外侮棄盡必威利勢

必携離且徕澤故俗遞土嬰綏剪馬幽播折首凶狡
是猶眇者願朋疾人思步多縱反問汨感心耳啗以
連率餌以析壤磨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俯爾土分
枝幹瓦裂故燕樂相侮項范文疑矣臣出納宸禁游
息明代見塗有遺鐵薑未息鋒敢吐凉識少酬閑施
愚按本史稱淑言誕故不錄然人則忠臣謀則志士
故予節其大畧存于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叔喜誇每為時人所嘲始與王濟嘗送錢三萬餉淑一
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濟書曰聞
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以為非之况密遇
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
政遠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
斌等流涕告曰
宋書載劾言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内無過不能
受枉

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

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後不容天地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急之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中又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床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呼相續徐起至車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九

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奉化門外視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考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謚忠憲

宋書載詔曰淑厲辭叱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長給廩淑集傳于世諸子並早卒猶子繁字景倩父灌揚州秀才早卒繁幼孤祖母哀之名之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女躬事績紡

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衣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顛出遊要愍孫執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顛婚顛父洵曰顛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生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曰宋書不言文帝諱日但云世祖率當依宋書不然文帝賢帝賢而慘哉臣民同悲觀黎它日以忠死豈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

進魚肉食者

羣臣於中興寺八閻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春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白孝武帝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為會稽郡免廉免官

史糾曰景倩志操立于童年胡至此入之多言譬蠅點壁書史之誣猶衆口也愚謂即繁有之亦宜為

忠臣諱而况必無此必褚淵等文其過掩已罪耳噫
榮納貨而方孝孺叩頭矣

七年累遷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帝臨
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并擣蒲慙孫勸師
伯酒師伯不欲慙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在人周旋師
伯見寵於帝帝常嫌慙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
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乃敢寒士遇物耶將手刃
之命引下席慙孫色不變沈柳并起謝久得釋出為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一

陵太守廢帝即位慙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
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郎驍衛將軍慙孫岐於儀範
廢帝裸之迫使走慙孫雅步如常顧曰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慙孫
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尚嘗著妙德先生傳續稽康高士
傳後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氣志深虛姿神清
映性孝履順棲冲業簡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
藝皆汎識其大歸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

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

沉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
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
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并狂反謂國主不
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
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
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
亦欲試飲此水矣勿慕荀奉倩為人明帝立改為祭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三

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帝多忌諱反語表慙為殞門帝
意惡之乃今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千人入六
門其年徙中書令顧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
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祭負才尚氣愛好虛
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
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慙然忘反郡南一家頗
有竹石祭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
人出語笑欵然俄車騎羽儀至門方知是表尹又嘗步

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斟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梁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初梁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博叩首流血博碎傷目自此後梁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恐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梁貴重恒懼傾滅乃告之梁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自挹損帝臨崩聚與褚淵劉劭并受顧命加斑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聚扶輿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聚慷慨謂諸將曰寇賊已逼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當與諸獲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解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

出戰賊即平珍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并同解服終乃受命加侍中又不受時聚與齊高褚淵劉秉連日入直平決萬機聚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秉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及受遺當權閒居高卧談容文士所見者不過一兩人耳至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既居東府故使聚鎮石頭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聚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聚不答又給油絡通憶車伏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方謀革命聚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將密圖之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好武事皆與聚結諸將帥黃回任侯伯孫瓌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亦與聚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入討齊高詰聚聚稱疾不見聚宗人表達以為不宜示異同

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棄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為其主遂赦之用為省事梁豫章王歡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為師

愚按嗣祖仕齊則醜仕梁則可

劉秉字彥節宋長沙王道憐後少以宗室清謹見知于孝武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數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啓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更可一門同盡無容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勅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微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為逆中領軍劉劭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淵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為蒼梧王秉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捷胸曰兄肉中詎有血耶今年族矣觀韞此言豈是凡鄙者益信史言不直

齊高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輔政秉知運祚將遷密圖匡正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秉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秉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楊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

宋書曰部曲數百赫奕滿道

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秉歎羨寫胸中手振衣自禁其主簿丁靈術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驚曰何遽便來事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其夜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共攻齊高會秉去事覺稜陵令劉寶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齊高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秉踰城走至額塘湖見擒被殺秉子侯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感云此為妖句事敗侯與弟陔難髮被法服同徇京口有識於客舍者執送建康獄盡殺之

陶弘景內傳曰侯死人莫敢視獨先生哭其尸躬自收殮先是侯與江數褚炫等為順帝四友作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絕至是亡其本先生嘆曰人無愚知同盡百年所貴身名遺芳寄世惜乎劉生名迹俱喪

秉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作計秉不從故及禍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九

衛將軍領軍將軍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寵任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曰此何人而在興韞曰正是我其庸底類如此

史糾曰韞於從兄秉謝權知為將族此前識士也前愚後知頓成曰易殊不可解摠之新朝受命故國孫枝憎其秀出無分蒼素悉予惡聲宋書坐諸劉以謀亂李史曰彥文為下材雖紀事小異而大歸同病

韞弟述字茂思亦甚庸劣從子侯病為其父秉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恡或詣之問其毋安否述曰惟有愁悒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謂麀為憂也

宋書曰述為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擒伏誅 愚按韞述兄弟皆能與秉同圖蕭道成以莫復宋何得一凡鄙如史所言皆媚齊曲筆耳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

知之於其言同逆言伏誅知之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

封平洛縣五等侯累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內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并為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以剗剗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閤會四方叛子勛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

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眾兵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大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師眾并安之時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敵人情震駭羣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搃統眾軍聞孝祖亡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遠各率三千人赴

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亡賊有乘勝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以弱方無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

宋書載攸之謂方興曰今四方并叛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惟殷孝祖為朝廷倚賴與尸而反朝夕危心事之濟否惟明旦一戰眾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幹畧不及卿今相推為統但當戮力耳

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皆尤之攸之曰卿志兼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

寇賈事邪吾本濟國家豈計此之升降

宋書曰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

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敵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子勛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舟腹陽覆舟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有異遣人取舟及流查大得粟米

宋書曰攸之從子懷寶為賊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誘攸之乃斬公讚封書上呈

尋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顛復率大眾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敵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

宋書曰初劉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并懼攸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言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

胡於是棄衆而奔

宋書曰日暮胡引歸鵠尾食盡遣人往南陵迎米為臺軍所破燒其資實

顛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敵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將各競收歛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遣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

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

宋帝曰時四方皆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遣攸之與張永以重兵徵之安都懼要引索爾攸之等米船在呂梁為爾所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康攸之等引退為爾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攸之還淮陰免官復求進討不許復歸淮陰爾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曰薛徐州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同心能與薛子弟俱來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如其不爾無空勞往返自此一去不復來其年秋復命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既乾糧運不至固執非宜往返者亡上大怒攸之不得已進軍上悔遣軍令返已陳顯達敗於睢口爾遣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創衆散南奔

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
意輒面加詈辱

史糾曰沈仲達志存本朝不顧姻婭正氣格天人倫
攸賴此皆楮淵王儉輩附綴其罪以媚新君宋書沿
之非信史也 愚按南史而不削云何又信史

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
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遲暮不擒則宿昔
圍守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
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預顧命會
巴西民李承明反蜀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
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
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十餘匹皆分賦將士使耕田
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伏攸之割
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沉之靈溪

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

前云便有異圖此云不臣之心皆齊人証辭

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
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
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徵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
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
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

宋書畧曰休範遺休之書畧曰沈丞相攸之新其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與此不同

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休之謂僚佐曰桂陽
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顧沛勤王必增朝野
之惑於是興軍馳下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
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
讓開府攸之自擅聞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
命乃止

宋書曰羣公稱皇太后命中中使問攸之曰久勞於

外宜還京輩誰可代者欲以觀其意攸之曰自惟凡
陋戎防一藩討蠻堪可強充斯任歸還之事伏聽朝
旨朝廷愈惴惴微議遂息

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起兵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
平時有臺直閭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
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
慶大怒自入州取教綬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
飲廳事前角馬梁道慶梁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梁道慶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
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齊高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
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
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
之自出格殺之忽流矢集攸之馬軀泥後刺客事發廢
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齊高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割割之具示
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即起兵乃

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

南齊書張敬兒傳載攸之與高帝書曰大明之季與
足下謬同侍衛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
爛形焦吾自分碎首足下亦懼滅族結姻之始實開
於厚及明帝龍飛與足下親過夙眷遇若代臣臨崩
之日預在遺託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
期之必死先帝登遐初得吳子順書云足下有廢立
事俄奉皇太皇假令云足下獨斷懷抱但冠雖弊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可承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以免身患御當謂
龍逢比干痴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表楮遺
寄劉又國近戚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誰可共披心
胸者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
以王禮出第小人無狀遂行弑害使一日荼毒身首
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乃至不殞流虫在戶自古
以來此例有幾術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
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過大霍光荷托尚共議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花論者不以初主為名伊尹霍光名高臣節凡是諸事布于書策卿常言比跡夸叔如何一旦行過殊跡耶聖主放運蒼生重造實是披心罄節之日而卿大收官枝劫奪天藏移易朝舊布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閤管輪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主謝陶度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投足下一旦專縱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九

樹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防內若德充物望夸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足下苟懷貪恠既無伍員之痛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損包胥之節耶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矢名節于胃心因告別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太祖出頓新亭報休之書責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為旗的秣馬按劔常願天下有風塵餘多違心之言故不錄 愚按

作齊書者高武後蕭子顯也雖不列此書於攸之傳而存于敬兒傳直哉王孫猶不敢盡沒公論南史反刪之又目數罪為推功何耶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輟在兩襠角言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

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遣眾軍西禦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

宋書載攸之與武陵王贊書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冗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故抽席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首苟安保養餘齒何為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

遇欲報之于皇室耳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
既貫誠于白日不復明心于殿下若使天心喪道忠
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
太祖劬勞日吳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
之有又曰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
武昌太守臧浚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於盆口方
平因據西陽建康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
敗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阻會劉擴兵燒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降郢城衆遂離散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
山諸軍散走
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
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譙頭
林投州吏此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
為怨殺狔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與文和俱自經
於櫟林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
苟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

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
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舟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
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令軍糧要急卿不注意由
與城內婚姻邪靈鳳曰答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
一女攸之懼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
真有幹力名不肯至攸之遣二十人披甲追之泰真射
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
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
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舟出都三人共上
引楫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
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荆
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永明中卒
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
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
不時舉挫銳損威

宋書又載寅言曰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

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

宋書又載寅言曰我不負公猶公不負朝廷也

乃投水死

宋書曰寅字士若東莞莒人

又倉曹參軍金城人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一

至

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或說其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又不早至耶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國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目為賊我本不戰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傲笑而去太山程邕之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兵不得行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耳

豈肯與將軍同日生乎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

愚謂邊程節義自當特傳以其生生死死皆與攸之相抱不捨故予不忍離之耳

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滅洪及陳容廢立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對曰起兵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而即舉兵一載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七十一

至

白伏時此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無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事敗責之答曰士為知己豈為君輩所識遂就戮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同直殿省中以歡好齊高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為公主後

冊府元龜曰雍之與兄攸之異生諸弟中性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吝雖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志雍之所須輒取齊中服飾分與親舊以為常終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王蘊字彥深琅邪臨沂人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童烏賈賤異童烏景文長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蒞並貪縱後位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陽為龍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于朝曰褚澄開城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淵慙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于秣陵市

時又有姚道和南齊書曰道和字敬邕後秦主姚興孫父萬壽偽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為孝武安北行佐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為游擊將軍隨高帝新亭破桂陽王休範兵有功為撫軍司馬出為司州及沈攸之兵起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隨郡太守劉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荊城為郢援攸之事平依例蒙爵賞張敬兒具啟開齊建元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年今有司奏道和罪殺之

裴顛字彥齊方明從祖弟顛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兼用為參軍昇明末為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顛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遇害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柔然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流也于是使柔然柔

然主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柔然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執者我也遂見殺

資治通鑑曰柔然主伏連籌推冠先墜崖死

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稚錢一萬布三十疋稚不受

資治通鑑曰勃雄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遠不書之

良史甄之褒策萬代後誰死杜稷建元四年車僧朗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負外部

南齊書魏鹵傳曰太祖建元初未遑外畧乃遣後軍

參軍車僧朗使鹵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大位

僧朗曰虞夏登庸魏晉匡戴時宜各異豈得一揆又

問南國無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為大

國今淮海間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

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虛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

太白何傷于義先是宋昇明中啟靈誕荀昭先亦使

北至是聞齊受禪靈誕謂鹵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

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通及鹵寇豫州靈

誕因請為劉昶司馬不獲及僧朗使北鹵置之靈誕

下僧誕立席言曰靈誕昔宋使今齊民希魏朝以禮

見處靈誕遂相念署調鹵曰使臣不能立朝本朝誠

自慚恨劉昶賂解奉君於會刺殺靈誕鹵收誅奉君

殞歛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旋厚加贈賻世祖踐祚

昭先具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 愚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靈誕所言亦似忠于宋者寧北死何南旋然終不免

惜哉

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

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

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荀丕字令哲潁川人齊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

容猶以為未足而豫章王嶷後房亦千餘人丕獻書於

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書答之又為之減遣後為荆

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不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浥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之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貴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實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不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不顯高人之迹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三九

啟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不不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不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劉思忌不知何許人齊明帝時為新野太守建武三年魏孝文南伐遣兵攻其城晝夜不息思忌隨宜應接魏人語之曰房伯玉已降何為自取糜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函語也相持日久食盡煮土為粥以待援兵而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敢

進魏統軍李佐攻陷其城縛思忌問曰今欲降未對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遂被殺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

愚按綱目不書思忌死事偶遺耳乃發明者誤云以惡蕭鸞故鸞之篡殺與忌何與故予特撮其事為傳董僧慧丹楊始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曉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明帝將有異志害高武諸王晉安王子懋以武帝子欲起兵靖內難僧慧力勸之見子懋傳及子懋遇害明帝所遣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

玄邈知其豫子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于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親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動卒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謀靖內難超亦與謀及敗明帝腹心于琳之勸其逃亡谷

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已非唯孤晉安之春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杜周者謂超之當得賞乃侯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為賓飲周又助舉柩未出戶柩墜政壓其首折即死聞者以為天道

席謙不知何許人父恭授為鎮西司馬東昏末梁師東下謙以新蔡太守鎮盆城聞而笑曰我家世忠貞有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死不二耳遂為陳伯之所殺

蕭子晉子游齊長沙王映二子也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子游州陵侯為黃門侍郎兄弟皆有異謀並遇害

愚按子晉等圖梁齊志也不得云謀反伏誅作齊書之蕭子顯以齊孫秉筆梁代故不敢不云然南史何為不改故子特改入節義亦曰齊孫應然耳

顏見遠琅琊臨沂人晉侍中舍六世孫博學有志行初

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以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梁武受禪和帝遇害見遠不食發憤數日卒梁武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子協字子和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常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繹府善勛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優於常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目大罵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為之謝方眼而眉矜夸坦有士君子之操協雖家貧素而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義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藩府而已及卒孝元歎惜為懷舅詩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

卷行于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皆另見

梁南康王蕭會理字長才父簡王績薨嗣爵會理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便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充州刺史太清元年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

眾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帝手教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

資治通鑑曰時紹先眾不足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其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資

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俟其變

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國今有手教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圍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眾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

愚按會理殺劉納不仁禦魏師無能然以每思匡復一念卒死逆手益棺論定信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

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族人西鄉侯勸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勸字之肅吳平侯景子也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

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
責以謀告王偉偉遂會理勸及會理弟通理勸弟勸害
之通理字仲宣折陽侯勸字文祇東鄉侯時有錢唐褚
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問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
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即卿乃為吾政此邪然勿言王
偉害會理等冕竟不服偉赦之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
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
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以喪畢去耳又理便號泣不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傳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
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
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
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內當無愧古人博
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
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充州隨兄會理入援常身當
矢石為士卒先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
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

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公主
曰事既如此豈可合門受斃兄若至願使善為計勉之
勿以吾為念也家園陷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功但
未知天命何如身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托孤
乃以王柄扇贈之貞怪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
起兵又理奔長蘆
梁書曰收衆得千餘人其衆有應景者因問叔會理
衆遂駭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為景所害貞始悟前言往收葬焉
蕭確字仲正梁郡陵王綸子確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
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
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
在禁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曰
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
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曉帶甲據鞍自朝及夕
馳驟往還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

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召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齎首赴關伯超揮刃盼曰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十一

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

魏書島夸傳曰行之永安侯確直閣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畧為景所憚景乃曰確與威方隔岸頻罵云天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今不敢去若召二人入城吾當解圍行遣使徵確等皆不從行又為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當治以軍法確等不得已乃入與此不同

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時武帝方寢確曰

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為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一夫之力可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啟家王願勿以一子為念後與景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十二

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時確族人駿字德欵父臨汝侯猷另見駿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膂力絕人與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臺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召都陽嗣王範襲約反為所害

蕭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侯景之亂守東府

梁書曰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鬱
華啟闔廷賊

城陷推握節死之

韋粲字長倩京兆桂陵人祖叔父放皆前見粲少有父
風好學伏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綏
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州庾仲容吳郡張
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
自記室再遷東宮領直又遷右率衛領直粲以舊恩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四九

寄網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証倨不為時輩
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
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
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
所由那不見辨長悌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悌以復也
帝後聞之怒曰常察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
主不足推

此事梁書無之不知南史本自何書獨不宜為忠臣

諱耶而况莫須有若梁武各為其主一語是何言與
此蕭氏同室操戈之見端也

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
為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為散騎常侍遷至廬陵聞侯景
作逆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
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
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白賊已渡江
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十一

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
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
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都最近殿
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
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遺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
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
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
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賞其戰

士先是安北都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舟度仲禮與蔡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蔡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裝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蔡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之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蔡下語其年齒亦少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十二

蔡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挾私以阻大計蔡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

梁書載蔡言曰前諸將之議像州意所未同即令二宮危逼滑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

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侯老夫若

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蔡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請將各有據守令蔡頓青塘當石頭中路蔡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表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君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蔡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十三

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望蔡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

梁書曰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蔡不從命軍主鄭逸逆擊之劉叔肩以水軍截其後叔肩畏懦不進逸遂敗

賊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率蔡避賊蔡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蔡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賊傳蔡首闕下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

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惟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詔贈護軍將軍孝元平景追諡忠貞

陳昕字君章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別見昕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駭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懸瓠魏驍將克雄子寶樂時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趨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教召昕還昕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鹵必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乃拔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為景所擒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捧嚴禁之昕因說桃捧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捧許之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捧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

梁書曰昕不肯為書期以必死

遂見害

張嶷字四山父稷別見稷初為剡令至嶷亭生之因名嶷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嶷垂泣訓誘起家秘書即累遷鎮南湘東王繹長史尋陽太守王暉日玄言因為之筮得節赴謂嶷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嶷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畏人也還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遠難東歸嶷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乃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若天道不靈忠節莫展雖萬死無恨浚固勸嶷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嶷征東將軍嶷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嶷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

茂擊嶧軍敗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以刃終不屈
執送景景將舍之嶧曰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
餘人景欲存其子一嶧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爾
求息皆死賊平孝元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諡忠貞弟暉知名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別見浚少涉學有才幹
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
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十五

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款景知城
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
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
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為申聞浚曰將軍
此論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
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教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
宮為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將軍十
萬之眾將欲何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橫刀於

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舉兵向闕今
朝廷已赦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
且天子使何用見脅吾死生有命寧畏逆臣刀鋸乎徑
去不顧景歎曰是直司直也然密銜之已又勸張嶧立
義後殺之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七世孫父
法成奉朝請子少一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
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十六

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魏為刺客武帝異之又
啟求觀書秘閣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
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軸湊异不為物議所
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為遂昌
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全部
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
言得失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
詳擇施於時政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

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烟等對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邀之下流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眾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

梁書曰子一啟太子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一固無所用武

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

梁書曰子一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

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眾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曹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

塹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孝元又追贈子一侍中諡曰義子四黃門侍郎諡曰毅子五中書侍郎諡曰烈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祖皓范陽道人父暉之另見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笑歷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士民感其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義夫發憤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基非喻董紹先雖景心腹輕而無謀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一壯士任耳今紀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乃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

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鑿等攻之城陷皓被縛射矢過休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

來嶽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綸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柳敬禮河東解人父津另見敬禮少以勇烈聞粗無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檢恒略賣人為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將軍景饒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贲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

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霍雋不知何許人為廣寧令侯景圍臺城邵陵王綸率兵入援為賊兵所敗奔京口賊執綸直閣將軍胡子約與雋送城下通令云綸已就擒獨雋大呼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之為臨賀王正德所殺

李瞻東陽人侯景破臺城瞻倡義起兵為賊所執送建康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折心腹破出肝腸瞻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色莊容言笑自若見其瞻如升

元顥河南洛陽人魏之支屬也侯景破臺城欲收用北人先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為王顥亦封桑乾王後以雲麾將軍與劉神茂等據東陽應孝元顥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景遣謝荅仁等攻破其柵擒顥占送建康景貳二人手足以殉經日乃死是時與顥同歸正者王暉見景兵至先降劉歸義尹思合遁走神茂亦以孤危繼降被慘戮死獨顥無愧云

此三人皆梁忠臣也乃附侯景傳內去埋名幾何若
願以北國宗子作南朝忠臣尤為僅見故予特改列
節義使復見天日云

樂雲南陽滎陽人廣州刺史藹之孫雲美容貌善舉止
位江陵令孝元承制除光祿卿魏克江陵眾奔散呼子
雲子雲終為鹵豎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于馬蹄之
下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孝元居藩琳姊妹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一

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
帥太清二年孝元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沉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景
遣將宋子仙據鄂州琳攻克之擒子仙

梁書謂擒子仙者杜龕不知誰是

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能傾身
下士所得賞物不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
之勲與杜龕俱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

可懼將為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
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
子將安之咸曰請以死報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

使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
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
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民之欲抽其腸繫
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被五刑而斬之孝元

遣王僧辯討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一

紀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無
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孝元乃鎖琳送長沙時納出兵
方戰

三國典畧曰納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
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
曰乞王即入城即出

資治通鑑曰僧辯不許復送江陵帝欲召長沙兵恐

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

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孝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報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不虞安得琳力度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有警急動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啟遂率其衆鎮嶺南及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登為帝乃為孝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趨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後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又師老兵疲不

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

妻子亦禰臣後梁陳武害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圍義舉琳將張平各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攻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遂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麾之擒安都文育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息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閑豎監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為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郎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康初魏克江陵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幸慈游銓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

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
 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
 公餘並依齊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頰口
 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眾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
 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
 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
 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
 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空五
 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
 燧以擲瑱舟者皆反火其舟琳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
 十二三餘皆棄舟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
 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
 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
 孝昭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
 招募淮南僞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
 之塔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

率兵應赴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令琳往鎮壽
 陽其部下將帥悉聽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兼給饒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
 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盧潛不協尋
 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忽
 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門外池中霧
 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後主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
 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美
 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
 銳宜長策制之勿輕鬪破胡不從及戰軍大敗單馬突圍僅
 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進封琳巴陵郡王陳
 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
 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入皆患腫死病
 相枕閱三月城陷被執士民泣而從之明徹恐其為變殺於
 城東北時年四十八哭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酹盡哀
 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

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
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
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臣梁
故建寧公琳立功代印幼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摠藩伯
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往彥信踵武前
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遺長弘之
青泊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
輕旅臣之數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空

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康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
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楨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
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味死陳祈伏侍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
首并啓陳孝宣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
首還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
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
琳柩達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
錄尚書事諡忠武葬給輜輶車琳體閑雅立髮委地喜
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
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少為將帥屢
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
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由此異之故及於
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歔歔流泣其誠信感
物如此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

刺史蘭欽外弟少亡命居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梁臨
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馬為中兵參軍禮
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
後去子仙還入若邪起義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
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
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歆彪信之而取刀刺
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
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
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
復奉表孝元孝元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
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淵明借位
為東陽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
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
害彪無因自展時陳文巴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
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

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入陳文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
陳文曰彪部曲家口并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
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
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曠得與弟崑崙妻楊氏俱去猶左
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
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遣章
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
來便噬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我首誓不生見陳蒨叔曰官不
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
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
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叔曰卿須我
首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別若見沈泰申
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死劫不能生得遂
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呼彪屍側宛轉血中
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教迎為家主

楊便改啼為笑請昭遠殯彪喪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遠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遠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聞之歎息不已許為尼後陳武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起若邪與若邪終若邪及妻大皆為時所重異揚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曦女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主

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愚按楊氏不死前夫乃死後夫其亦隋蘭陵公主之同事也哉

始興王陳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兖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

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遣以孝宣襲封始興嗣王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孝宣在周末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徒封孝宣為安成王封伯茂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使於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使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又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并沒縣官藏于秘府帝因伯茂好古多賜之由是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以同母弟在都劉師知矯紹出孝宣伯茂勸成之師知等遇害後孝宣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內外之望咸歸孝宣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孝宣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有陰謀伯茂并密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廢帝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主

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温麻侯

陳書載太后令曰伯茂圖為禍亂煽動宮闈嗣君喪

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感作謀主讀此數語則伯茂

忠於廢帝可知

時六門外有別館為諸王冠婚之所名曰昏第命伯茂出
居之孝宣遣盜殞之車中年十八

到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

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

帝又嘗因飯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內

祇事益恭及侯景平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

潁川庾持俱為帝賓客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

三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丹楊尹參掌如故封建昌縣侯

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表樞

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帝

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守使仲舉斷決天康

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崩孝宣受

遺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

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相王還東府事

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并付推乃以仲舉為貞毅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

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

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

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郁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相王收子高仲舉

及郁并於獄賜死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或曰到仲舉謀陳宣與楊愔謀齊孝昭何異乃愔獨

不列北史忠義何也曰彼納故主孝靜皇后者誰與

子高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

文帝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摠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

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為改今名性恭謹恒執

備身刀及傳酒文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稍長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未嘗離左右文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討張彪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剄縣夜還襲城文帝倉卒自北門出時已晦軍人擾亂惟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皆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敗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

陳書曰子高隨侯安都征留異頓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列一營單馬入陣傷項之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

天嘉六年為右衛將軍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散騎

常侍孝宣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有異謀相王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并宥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畧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尅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遂興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子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以待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狗皆斬之叔慎招合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

陳書曰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鄒居業皆請赴難未至

隋遣內陽公薛胄為湘州刺史聞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胄擒叔慎

陳書曰薛胄兵次鷲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合戰自旦至日晏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大敗生擒叔慎是時鄒居業率衆自武川來赴出橫橋江聞叔慎敗乃頓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七

亦至橫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合戰居業又敗與叔慎及黨羽十餘人俱被擒皆斬之 愚按見理侃侃數言可貫金石但不知所殺黨羽十餘人正理在內否惜史不明言

秦王俊斬之漢口

陳書云時年十八 愚按始興王伯茂以忠於廢帝死亦年十八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傳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父彞梁臨沂令緯幼聰敏七

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肅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緯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緯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瑒中記室撰史如故緯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六

時有大心嵩法師著無諍論詆之緯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論備載陳書以文冗長不錄

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緯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御之後主嘗怒毛喜欲付文帝子鄱陽王伯山等聽其報仇賴緯諫止見喜傳會施文慶沈容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緯益

疎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絳下獄絳素剛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警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幣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王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絳對曰臣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五

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絳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上靈牀當祭爵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史糾曰死諫之臣宜加善辭復膺厚誥何以勸後且大烏騰翮忽下楊公之壘巨蛇揮涕偏叩竇氏之觀漢朝不為志怪陳史何故斥言延壽亦宜削去章華字仲宗吳興人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

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為廣州刺史署為南海太守頠子統敗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頠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

陳書有云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既勤矣

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艱難不知天命可畏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十

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楊孝辨絃越郡公魯廣達隊主也

冊府元龜曰廣達友人

隋兵伐陳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辨揮刀殺隋兵十餘力竭父子俱死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一

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南史七十二

烈女

宋南平王鏐江妃 晉陵公主

垣曇深妻鄭氏 許元妻徐氏

鮮于氏 蕭矯妻羊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孫棘妻許氏 羊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氏 蔣携之妻黃氏

蕭稜妻江氏 吳翼之母丁氏

陳氏女 二妹 王氏女

屠氏女 秉公濟妻姚氏

范法恂褚氏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氏 張女楚媛 改入

張彪妻楊氏 杜龕妻王氏

江氏宋南平王鑣妃前廢帝景和末名諸王妃及妃入宮命左右于前逼污之獨妃不受命乃謂之曰若不從當殺汝子妃堅不從遂遣使往妃第殺其三子敬敬敬深敬先鞭妃一百其夕狂主亦殞非命

或曰子改江妃于烈女傳何也渠未死予曰死志以鞭代勿與縊以子代軀不烈妃誰烈漢湖陽公主坐屏風後聽宋弘酬對雖未知再醮它氏與否即謂二天可也志移妃一身白而三子血雖未知因痛致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與否即謂烈女可也志定噫何必死

晉陵公主劉氏

見謝弘微傳

顏氏家訓曰謝氏梁都陽王世子嗣妃父遵當侯景

之亂妃主姬妾鮮能潔處獨妃登屋詬怒為賊射殞

垣曇深妻鄭氏

見曇深傳

徐元妻許氏河南新蔡人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

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

送買家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乃夜送還

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終身元嘉中八十餘卒

鮮于氏名文英漁陽人適荀門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亡晝夜哭遂喪明文英弟文宗亦孝七歲父亡亡以種芋時至明年芋時輒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蕭嬌妻羊氏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而父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可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孫棘妻許氏

見棘傳

羊緝之女佩任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亡鄉里號曰女表

吳康之妻趙氏吳興人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

南齊書告乞作自賣

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

蔣儁之妻黃氏義興人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赴水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

蕭稜妻江才君 見蕭謹傳

吳翼之母丁氏會稽永興人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飴里中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讓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之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自往飲奠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皆饑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辨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為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譙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

陳氏會稽人家寒止生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于西湖採菱蕒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息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瘳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

王氏女永興人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稱孝感

屠氏女諸暨人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居苧蘿晝採樵夜紡績以養父母後俱卒親營殯塋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城毒者女試療之病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墓不嫁為山劫所殺乘公濟妻姚氏吳興人生二男公濟卒姚氏二兄亦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所生二男寄比隣家明帝詔為其二男婚表里復徭役范法恂妻褚氏吳郡人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姪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

之曇瑾尋伏法褚氏令僧簡歛莖年七十餘永明中卒
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僧
簡至矣

宛陵女子宣城人與母同牀眠母為虎所攫女啼號隨
挈虎行數十里虎毛盡落乃置其母去女抱母猶有氣
息經時乃絕梁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

貞婦萬晞

見顧憲之傳

衛敬瑜妻王氏霸城人年十六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六

嫁之誓不許乃截耳置盤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婿種樹
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
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額城何足
奇所居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
乃以縷擊足為誌後歲此燕果來來猶帶前縷復為詩
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梁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
義衛婦之間又表于臺

張楚媛吳郡吳人父稷另見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遂

歸宗及稷刺史青巽為賊所害女以身蔽之先父被害

顏氏家訓曰張氏女吳郡人三歲喪母有靈牀上屏

風乃母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之女一見伏牀流

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積精神傷阻不

能飲食延醫視之皆云腸斷矣因吐血卒中外憐之

張彪妻楊氏

見彪傳

杜龕妻王氏

見父傳附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二

七

予不知陳亡後氏猶存否猶同謀掘陳主霸先塚焚
其骨悲悲喜喜否惜乎無從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南七史合注卷七十三



明李清撰
南史七十三

昭子 何佟之

司馬筠

崔靈思

卞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盧廣

孔子祛

沈洙

鄭灼 張崖 陸訓

張譏

沈不害

顧越 龔孟舒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所

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負射策設科觀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高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句顛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能有易俗移風者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時鄉里莫獲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勿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講習大道之弊也久矣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士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至州郡立學七

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皇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與駕釋奠于先師先聖申以譙語勞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珍瘁冠賊未寧敦獎之方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益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賢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晉著作郎滔曾孫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容居南海少篤學善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易侗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秘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謂一臺二絕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

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卒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至輒升高坐講說生徒嘗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御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字玄曜幼傳父業亦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馬梁武帝踐祚魚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摠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相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微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

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廉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至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暉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見擢在位轉隆暉深懷誹怨形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恙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就郡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

梁書曰尚書右僕射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有云東

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執奏書或卧其輒或攀其車或圍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冠曷以尚諸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遠皆昵于齊太尉王儉暉子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已為司徒左長史暉獨滯于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伴暉性儉素車服粗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于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字士操

梁書作士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相深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武帝師至挺迎謁新林梁武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

梁書曰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擬致書觀其意有云公思隆世親義重知已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覩東山之嘆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虫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咏動微盈篇揚生沉鬱且猶置益惠子五車彌多踏駭不意過賞還達隆渥事等昌道謬被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聊効東方獻書並相勉以書報之有云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明若魯國名駒邁雲中白鶴故能損此薜蘿出從鷓鴣無乖隱顯不亦休哉

後遂出任除南臺治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綸為江州揚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通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官仕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

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為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為邵陵王綸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潯人晉豫州刺史暉六世孫父散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心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畧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齊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結草為經屈手中為冠諸生有未曉者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曲誘誨都下稱其諄儒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徽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

冊府元龜曰鬱林王隆昌初有司議祀明堂配國子監祭酒謝曇濟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宜兩配助教徐景嵩為嚴父配天宜以世宗文帝配獨佟之謂周之文武尚推后稷配天文王宜推世祖配帝雖事施尊祖亦義彰嚴父詔可齊書禮志曰高宗以建武

二年朝會時武帝過容未終朝議疑作樂與否終之
議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肩堯及放勳但落過容三
祀晉懷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何充義云古
帝王相承雖及世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又羣臣以
文帝忌祥禱有日宜議至尊泄哀之儀國子助教謝
曇濟謂文帝雖君德早疑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實錄
前王今周忌祥禱無所依設終之獨曰春秋臣子繼
君親恩義有殊其禮則一主上雖仰嗣高皇嘗北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世祖在三之思理不容替竊謂世宗祥忌世宗宜弔
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卑百官詣宣德宮拜哀仍
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時太常丞李撫亦言晉景
獻后亡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
之帝宜同帝禮與終之議合詔可 愚按南齊之文
帝即明惠宗父之孝康帝也惜永樂時無以此議上
聞者然則孝康之仍號懿文太子何也將文帝仍號
文惠太子耶 冊府元龜載東昏永元二年終之議

曰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周
人禘嚳而郊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交祖
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
宗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
帝而明堂祭五帝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
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
後存焉舜寧立堯顓頊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
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之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聖典漢明以來未能反昔故明堂無兼配竊謂先皇
宜列太祖世祖于文祖尊新廟為高宗並世祖以配
申嚴父儀先皇于武皇倫則弟義則臣設配享一坐
宜在世祖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
云武王周頌武文之文惟執競云祀彌知明堂無矣
終之又言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
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為宗祭法以文為祖又孝莫大

于嚴父配天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
邪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後更以文王為祖武
王為宗蓋文以文治為祖武以武定為祖故鄭注祭
法云二后文王武王也其禮既盛故宗祖並二后文
王武王也其禮既盛故宗祖並配詔可

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終之常集諸生講論
孜孜不怠性好潔一日中洗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稱
為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十一

此者二十餘年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
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虫穢民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
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治其家業終之自東
昏即位以其克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
以為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終之依禮定義多所裨益
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
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為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

服孝經論語及長編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
博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
佐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續及王誅國人莫敢
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儉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
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民吏稱之
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
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
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十二

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致聽者數千人遷中撫記室參軍
猶兼博士卒于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
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
行陰德在閭室未嘗怠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
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死馬斂殯之卒不知
何許人又嘗緣柵塘行患見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
本荊州為傭賃節篤舟主將發棄于岸植之惻然載還
療之經年愈請終身充奴僕報恩植之不受遣以資糧

遺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譙王承七代孫父端字敬

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虎入

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虎叱令速去答

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賊虎捨之去尋

兵至見殺

遙光踵鸞為賊何名義師此死不得其所其死惜乎

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獄所器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

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

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

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

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

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

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

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于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

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

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

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于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

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

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

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雖不從服廟

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教禮官議

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魯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

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

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

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

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云

引內則三母止施于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

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

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

以反前代之惑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子無母使妾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于三年之慈母也三則子非無母但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為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于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諸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

慈混為訓擇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至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于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摠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比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後為尚書左丞卒于始興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下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為安成王秀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

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
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重之助教孔
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
說杜義每文句當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
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
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
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出為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十一

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眾尤甚又出為桂州刺史卒
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
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
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後
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
亂卒于家子淑立頗瀕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

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謚後少明經有
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
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
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此人僕射徐勉兼通經
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紀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
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六

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
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
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羣經源本此
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
夏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此日時開講肆羣
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
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
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有博士于

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書
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
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
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
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少善壯老兼通孝經論語禮
記又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子助孝邵
陵王論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
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亂臺閣故事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
有遺業于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
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
沈恪為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之帝前帝視
而笑曰腐儒何為者遂赦之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
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
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剋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
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國術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
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
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為東
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侯景
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暉保吳
興暉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
迫登樹自縊遇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右臂紹泰元
年人為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

隨時以適宜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
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
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
有主慮社稷艱難逮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
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而為之
非無心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于璽紼之重猶未
序于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政令皇帝
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

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火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廟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服萬民抑割豈同于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官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于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為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編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學

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

一視耶

梁武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教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通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外卒官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限誦孝經二十編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綸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

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講制旨義於士林館常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在馬親就習業陳武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文阿同掌儀禮及受禪加負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徐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誌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措諸弟若遂不

除永絕昏嫁此于人情或未為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

事例宜誌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為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闕之後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禮無終身喪制使除服者氏喪亂或死由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膺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不測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變禮之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克宜依東闕故事在此者應釋除衰麻毀靈柩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即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脯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剛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

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
 詳議則孝宣以皇叔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
 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
 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
 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於二更豈是常人所能
 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屈誣枉者多朝
 曉二時同等刻數進追而求於事為表若謂小促前期
 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熱
 身無完膚載就熏針並及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
 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古
 之程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曰夜中
 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于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
 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並是闕
 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闕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
 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

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
 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味
 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開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
 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
 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
 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
 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因無以在夜而致誣求
 之鄙意竊謂為宜衆議以為宜依范泉前制孝宣曰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長史議得中宜便博議左丞宗元統議曰沈議非頓異
 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刑定曹詳改前制
 孝宣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咸家字公文吳郡鹽官人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
 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議畧舉年十九梁武帝
 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家對高第除揚州祭酒
 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
 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咸

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不至即隨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充講論又嘗置學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擒馳騁大義問以劇談搗辭辯縱橫難答抗諸儒懾氣時哀說朝騁義

陳書作家時騁義

搗與往復家精采自若頌答如流簡文深加難賞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奔齊逼家俱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于始興王憺府錄事參軍家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幼聰敏厲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暉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于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

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主撰五禮後為國子博士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詡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築室以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後府主簿卒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被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乃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以此相遺耳問姓名

不答去德基于禮記稱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幼受易於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叔重府諮議參軍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名補國子

金史曰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正言生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表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整容而進認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以表其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丁父憂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由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

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有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屬聲助其中理譏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孝宣時為武陵王伯禮恨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今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孝宣幸宮臨聽賜御衣一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暨義之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木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

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三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祕閣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父仲成梁護軍司馬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屬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于微言玄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九章七曜音律國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埒故鄉都謂之發越馬初為南平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颺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克捷其至洛陽既而顥肆驕縱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歸裁至彭城慶之果

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相東王繹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無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讀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擢為中軍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紀府諮議及侯景亂越與同志沈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三

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暉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方智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隱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鍾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講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讀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官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孝宣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上疏曰

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窺身窮谷朝廷以臣
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
遇有異凡流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太子天下之本
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多有曠官輔弼丞疑
未及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遊
夕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
而入臣懷此不言有負明聖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
動竟不能改革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為帝師入講授甚
見尊寵時孝宣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
譖之孝宣言越將扇動藩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于家
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
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亦
通毛詩善談名理任梁位尋陽郡丞孝元在江州遇之
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

初除衡陽王伯信府中記室參軍兼行德殿學士自梁
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

陳書載表曰梁太清季年數經否剝朝聞鼓鼙夕始
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
帷蓋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采之禮無稱俎豆頌聲
寂莫遂逾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餘晚學鑽仰
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宜建立庠序式稽古
典選公卿門子皆入學助教博士朝夕講款使擔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負笈銜銜接袵方領短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
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分于是足用古者王世子之
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隋暨乎兩晉斯事
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宜晦迹俯同
專經精業莫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
闕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况江表
無虞海外有截豈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
業遂蘊堯年

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
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教修五
禮掌策文諡議等事太建中位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
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
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
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父瑋梁武陵王紀府中記
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
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
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
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
規唯一小舟倉卒引母妹并姪姑入舟元規自執楫棹
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稱其
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
語喪服仕梁位中書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陳天嘉中

為鎮東都陽王伯山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
東宮引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遷國子祭酒
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
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
者皆以為達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
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山大禮常參預焉後
為南平王疑府限內參軍王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
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五

於秦王俊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
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
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者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
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為婁令陳
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伯智為吳郡
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
官據慶嘗請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觀之王謂榮曰
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乎鄭子真何以尚茲

都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是以鄒繆齊紫且以移俗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巖何伏之徒前徒互見升寵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戒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三

七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四

文學

丘靈鞠

子暹 仲孚

從孫

檀

超

熊襄 叔道 吳邁

邁 達

卞彬

諸葛勗

表 敬

高爽

孫 抱

丘巨源

孔廣 司馬憲

孔道 表 仲明

孫 執

虞 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一

王智深

崔慰祖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 紹 綏

鍾嶸

兄 玩

玩 弟 嶽

周興嗣

吳均

江 洪

劉勰

何思澄

子 朗

王 子 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源沸騰五馬南渡級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綺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邱靈鞠吳興烏程人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所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

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

階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後為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淵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邱靈鞠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使靈鞠參軍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勅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曰此足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足疾亦大事公一衣賜臣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可復為覆餗其疆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遷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榮忽引諸信輩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

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邱公仕官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冕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大興迄元熙文集行於時子暹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嘗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運殿中郎梁武平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暹文也及踐祚暹中書侍郎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暹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帝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暹以書喻之伯之遂降暹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暹辭承屢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暹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靈鞠從孫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鞠每稱為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四

復見邱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為子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叛乘朝廷不備叛問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

梁書載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大事濟矣

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邱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以賄為有司所舉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結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于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父道彪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福州西曹蕭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起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

南齊書云我與卿俱起一老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六

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為劾劾交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優也齊高貴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同

南齊書曰超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與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

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

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

以備甥舅之體又立處士烈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

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

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無煩錄宜

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

水火之精是為日明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又

立帝女傳亦非若有高德異行當載烈女若止常美

仍舊不書詔日明災隸天文餘如儉儀

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徒交州於路見殺

南齊書但去卒官

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

代其序云尚書先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

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遵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七

名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士無所復有過遠好自誇而
出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
數起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作者好詆訶人文章
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過遠何為者乎起叔父道鸞
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
二十卷

下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父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
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下能容脫憤投地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
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去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齊
高輔政袁粲劉秉王蘊等皆不同沈攸之又稱兵祭蘊
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謂齊高無成乃曰比聞謠云可
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烈管暫鳴死滅族公
頗聞否時蘊居父憂與祭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
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淵
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此彬

自作後常於東府謁齊高時為齊王矣彬曰殿下即東
宮府則以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
詩云誰謂宋遠跋子望之遂大忤旨因擯廢數年不得
仕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
飲酒擯棄形骸士既不遂乃著蚤虱蝸蟻蠹等賦皆
有大旨斥其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
之溫寒暑無易為人多病繁寢敗絮不能自釋無攝性
懈墮懶事皮膚深劇不謹澣沐失時四體乾乾加以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穢故常席蓬纓間蚤虱猥流淫瘡渭澣無時怒肉探揣
搜撮日不替手蟲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之蟲者無湯
沐之慮絕相吊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衣裳復不動討
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其畧言皆實錄也又為禽獸決
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佞猪性卑而率鴇性頑而傲犬
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猪卑率謂
朱隆之鴇頑傲謂潘敞犬險出謂文度其險詰如此蝦
蟻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蚪斗

唯唯羣浮開水唯朝繼夕事役如鬼比令史諸事也文章傳于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杞皮為肴著帛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為園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一

帝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曰我詩應須大材造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多學多才劉蒨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答曰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糶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

徒有八尺圓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與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鱖魚賦自况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善吏職體肥胛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邱巨源蘭陵人幼年即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勅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語引在左右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舟迎之餉以錢物巨源以齊高自啟敕板啟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二

符檄事平徐奉朝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南齊書載曰民信理推心庶謂丹誠感達豈虞之寂寥忽焉三稔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即勅而人情更迷當此之時心齊吳越奉迎新亭者庶士填路投名朱雀者愚知共聞人惑民不惑人畏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邱巨源文武相方誠有

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
請問海內此胆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晉煥
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朝廷洪範何故假手凡賤
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橐者則民宜
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
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且民作符檄肆言
詈辱放筆出手即就塵粉若使桂陽得志民不裂裂
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熱念宜唯賜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三

在少沾飲齧乃棄之溝間如浮如蟻既非草木何能
緝聲

竟不被申沈攸之事起齊高又使為尚書符荊州以此
又望賞異竟不獲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
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
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明帝
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
稽孔廣孔道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

儉張緒成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
則莫聽去緒數中車詣之每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奈
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道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才士稱
之陳郡謝滄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
道否其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
粲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繇司馬憲表仲明孫詵等
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繇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
易至步兵校尉繇位中書郎延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三

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此高風
憲河內溫人侍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
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卒初仲明與
劉融下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楊尹取鑠
為主簿好賦詩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太原中都人
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
好飲酒拙澁乏風儀仕齊為豫章王嶷大司馬參軍兼

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表祭傳以審
帝帝曰表祭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表
蹟事帝遺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頽爾昔我經事
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智深撰宋
紀召見扶容堂賜衣服結宅智深告貧于豫章王王曰
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帝後召見智深於
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二年敕索
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子良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古
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芫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
分與衣食卒於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
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
又未有子肩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
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十萬
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為遠近斜得父
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絰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
借日數十次慰祖親自取與未嘗辭為始安王遙光撫
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茶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辭拙非
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
劉孝標並碩學明帝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
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于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
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
悉一坐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否答曰誠異韓伯休何
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
豈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教及祀貴常來候之慰祖不
往也與丹楊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
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
祖請開門前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
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
遷因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簾可檢寫以存

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詳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執勿設靈坐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入發古墓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昇明中齊高嘉淵世學取為武陵王贊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五

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容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父晉員外郎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泰元中朝廷給弼之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乃遷左民曹自匪之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元初淵遷長水校尉信人王泰寶買嚴瑯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淵坐被收當極法子樓長謝罪稽顙流血朝

廷哀之免淵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八世孫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解梁武帝雅好辭賦獻文南闕者相望天監六年峻擬楊雄官箴奏之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七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尉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子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宏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千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集漢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編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

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編弟綏字含慶為湘東王繹中錄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

梁書曰西府威集文學綏居其首

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主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六

為南康王寶融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啟開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下歸選部於是並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為繁密嶸上書言右者明君揆才頌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帝不憚謂太中大夫顧曷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否答曰嶸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摠而親之是主愈勞而臣愈逸所

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帝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

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

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

組尚為歲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

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

而因斯受爵一宜剷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

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信楚感在緩撫正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九

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術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今嶸作瑞室頌旌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綱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評之言其優劣有云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主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時謝朓未通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遂稱獨步故當辭容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

憾以此報約也

梁書曰嶠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品其序云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實矣夏歌曰藹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畧是五言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少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哀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興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百姓間有婦人馬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喪東京二百載中唯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爵為文棟劉楨王粲為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陸遵衰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三陸兩潘一左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

之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彼衆我憂未能

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裴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固已含誇劉郭陵鑠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少得每苦文煩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滋味者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情寫物最為詳切邪故詩云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言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以風力閏以丹采使味者無極聞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

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
霜閣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娥入
寵再彫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文
非長歌何以釋情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
斯風熾矣我能賜衣甫就小學必甘口馳鶯庸音雜
體各為家法至于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
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
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
青枝徒自棄高聽無涉文流矣近彭城劉士章俊賞
之士疾其清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
嵒感而作焉

傾之卒官岢位建康令著良史傳十卷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世姑熟

梁書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

博士善屬文常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

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其主言終不測所之濟
隆昌中侍郎謝朓為吳興太守唯興嗣談文史及罷郡
大相談薦梁天監初奏休平賦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
成王秀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
待詔到沆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負外散騎侍
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
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為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
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

獨異志曰興嗣有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句者令興

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盲及卒啟視之心

如拘深泥

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賜之壯防又

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

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帝所製歷代賦啟興

嗣助馬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名輔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為吳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憾也薦之臨川王宏王稱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悅馬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有名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四

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齊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

愚按梁武既謂齊春秋不實何以又命撰通史恐亦嫌其直筆故口非而心許之也

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著范曄後漢書

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時有濟陽江洪亦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以居積十許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聚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享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十五

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尉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余齒在逾邱嘗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難見乃小子之垂夢歟數讚聖旨莫若著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撰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

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素緹為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緹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緹經證功畢遂求出家蟠鬚髮自誓刺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未期卒集行於世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朱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謂弗逮約交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廉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八華林撰遍畧勉舉思澄願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應選八年乃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給分書與諸賓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晚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妻獲欣然當之授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王遵治書侍御史宋齊以

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騎執甚印青囊舊事紉彈冠印綬在前故也後除湘東王繹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遊日時致後卒於武陵王紀中錄事參軍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守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

周馬樞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與與有子朗卒於固山今年二十四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朗博博物下蘭巧辭束帛之賜實勸善可賜絹十疋子雲嘗為自弔文自美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曾祖農夫農夫弟侯伯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先孝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誦誦畧無所遺外祖邱它與武帝有舊

帝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史文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撰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考恭為文敏速若不注意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多忽畧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八

集行於世

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本姓吳養於紀氏因而命族早孤約有志節常慕王安期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儒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常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文因道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暕雅相飲悅時暕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立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王綱國中尉

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大同七年為東宮學士邵陵王綸在郢啟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貌工素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卒於武陵王紀記室參軍

杜子偉字子大錢塘吳興人家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撰儀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九

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知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皇太子釋奠國學時六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遷邵陵王綸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陳武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

刺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瑯邪臨沂人少孤貧如學有辭采解褐梁

邵陵王綸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

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無記室幾人是曰猶當少於宮

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

書侍郎

陳書曰時杜龕為吳興太守好勇力元帝使晃往掌

書翰仍刺之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士使相毗休造次問必宜諮稟及龕誅乃歸陳世祖

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降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

莊嚴寺其夜甘雨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

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

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

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

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

至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焚香正坐親戚咸加

歎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

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

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

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自論難

之敬剖釋從橫左右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十八預重

雲殿法會時帝親行香熱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并

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

陳書曰侯景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

城陷乃與眾辭決歸隣里

承聖二年除晉安王綱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

領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

初還朝累遷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

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

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無忌日營齋

必躬自洒灑涕泣終日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集十卷

行于世子德閔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盧江滂人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

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召見累遷

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

或問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

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稱之

侯景之亂武陵王紀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

西太守紀自成都學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無行紀以為沮眾囚之元于艦中紀敗之元從邵陵太

守劉藻之郡俄魏克江陵王琳召為記室參軍及琳立

蕭莊署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文宣以為揚州別駕所

治即壽春也及眾軍北伐相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

曹史柳咸齋書詔之之元始與陳有隙書至大惶恐讀

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陳書曰之元仰而嘆曰詞旨若此豈欺我哉

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微府諸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

乃屏絕入事著梁典

陳書曰之元以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為帝典既云師

古在理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其序曰梁有天

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宴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

尾而言未有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創

基因乎齊末尋宗計本始自永元今以前若干卷為

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歲否識民黎

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若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

橫流今以若干卷為叙亂泊高祖宴駕之年太宗幽

辱之歲謳歌幽頌向西陝不向東都征伐禮樂歸世

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今以若干卷為世

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

以若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

然是其中節今以若干卷為後嗣主至太宗雖加美

謚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以拘于賊景故也承聖紀

歷自接太清 愚按之元論未是簡文實踐極詎可
沒此餼羊且不遵大寶年號者孝元有無君自利心
非從拘於賊景起見也 之元又曰自獫狁孔熾梗
我中原始為一君終為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
以未分之前為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扶為東魏宇
文所扶為西魏蓋以別之也後人號西魏東魏本此
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
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十四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父曾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秘
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包養家有史書所讀
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
亂浮海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
安都府記室參軍

陳書曰安都素聞其名降席為禮甘露降樂遊苑詔
賜安都安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奇之

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

既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
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剛等為文會之友後蔡凝劉助
陳暄孔範亦預皆一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
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新安王伯固府中記室參軍
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承都陽王伯山為江州刺史
伯陽常奉賜造馬王率府祭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
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
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十五

陳書曰皇太子幸太學詔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
陽為碑雍頌甚見佳賞

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父修禮梁懷方太守正
見幼好學有清才梁文簡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
文深贊賞之

陳書曰簡文雅尚學業每自深坐說經正見嘗與講
筵清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坐屬目

梁孝元即位為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
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
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父問道梁岳陽王營府記室參軍卓
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出鎮江州卒
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累日載柩還都

陳書曰卓在逃遇賊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之不殺
仍獲送出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十六

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舟幾沒數四卓仰天悲號俄風
息人以為孝感陳天嘉元為新安王伯固府記室參軍
隨府轉盟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趾夷獠
往往聚為寇抄卓奉賜招慰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
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服
其廉後為始興王叔陵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
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
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聃聘隋隋文帝

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瑯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
詩賜遣加禮還除南海王慶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
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水招致賓友以文酒
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遵疾卒

梁有劉綺朱詹顏氏家訓曰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
史勃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之燃明
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察察時以才華為國常侍
無記室殊荷禮遇終于金紫光祿大夫又有義陽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五十七

詹世居江陵好學家貧累日不放時吞紙實腹寒無
毡被抱犬而卧夫亦飢虛往它處盜食呼之不至哀
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
梁孝元所禮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
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手愛
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
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

靈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印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立身之道可不務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四

三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四

南北史合注 卷七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五

文學

劉峻

劉孝綽

江淹

任昉

徐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式平原人父璇之仕宋為始興縣內史峻生朞月璇之卒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歸鄉里宋泰始初魏克青州峻時其年八歲人略為奴僕至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後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度為尼僧既還俗峻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每自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鬚髮及覺復讀終夜不欲寐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江南才學之士峻兄

四五三

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慧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

愚按魏孝文好文搜雋如恐失之而不能知峻想爾時學問未充文章亦未顯觀峻自謂所見不博可知且入南後以更求異成名益知人不可無學

故其自序云嘗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三

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專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糧國職吏部尚書徐考嗣抑之後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浮沉帝每集文士

策經史事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竟用乃著辨命論寄其懷論成

梁書載論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三

於冥兆終然不變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不可緩之寸陰長不可急之箭漏是以放勳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責其尾宣尼絕其糧顏淵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苾夷叔斃叔媛之言子與困臧倉之訖聖賢猶若此而况庸行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鐵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餘

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秀士瓛循循善
誘服膺德行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衡門馳
聲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于執戟相繼祖落
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無聞者豈
可勝道哉此則宰衡與阜隸容彭與瑒子猗頓與黔
婁陽文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死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
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交錯紛糾循環倚伏必御物效靈亦憑人成象而或
者覩湯武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挺生謂英睿
擅竒警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
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趨乎故言而
非命有六蔽焉夫靡顏賦理哆嗚顛顛形之異也朝
秀晨終龜齡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

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
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
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天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厯陽之都化為魚鱉楚師屠漢
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災崑嶽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
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玷故亭伯死
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
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厯說而不入枚叟
淄原見棗州部設令忽如遇隙溢死霜露其為詬恥
豈雀馬之流乎及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

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與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閻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臬鷹不接翼是使渾沌構机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此之狠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及天地板蕩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帶涕脣乘周電發遂覆纏谷頌五郡居先王之尋梓竊名號於中縣種落繁熾克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名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丹朱均才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屬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亂之禍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人吉凶存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剪千里來雲善惡無微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巖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逕庭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風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於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與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善死而不感瑤臺厦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重有

史公董相不過之文乎

中山劉洸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以答之會洸
卒不見峻後者峻乃為書序其事其文並多不載

峻集載追論劉洸書曰劉侯既重有此難未之致也

尋此君長逝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得自其家示予

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故存其

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之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峻嘗自序曰余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敬通雄

才冠世志剛金石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

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

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并曰余有悍室亦令家

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

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

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

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

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

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

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凡法

風自北歸改名孝慶早有幹略齊末為兗州刺史舉兵

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

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靖先

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劉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彭城安上里人父繪另見孝綽

幼聰敏七步能為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

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

四繪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

馬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

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

善草隸自以書似父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

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
詐詎慰羞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
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

梁書曰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獲

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武
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
帝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引見嘗侍宴
於坐作詩七首帝覽其文篇篇嗟賞朝野改觀累遷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書丞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
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
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
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
羣才咸欲撰錄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初孝
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
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
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

於宴坐唯鄙其文洽深銜之

遺事曰到彦之初擔糞自給洽一日問孝綽吾欲買
東鄰地蓋宅而其主難之若何綽曰但多糞糞其傍
以苦之洽怒甚遂因事以劾綽

及孝綽為廷尉攜妾入廷尉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
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邑
帝為隱其惡改姝為妹坐免官諸弟時隨諸藩在荆雍
乃與書論其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封至東宮太子命焚之不聞視孝綽免職後帝數使僕
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

梁書曰世祖出為荊州嘗與孝綽書有曰心乎愛之
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如夢想溫玉饑渴
明珠雖愧下隨猶為好事 歷代吟譜曰孝綽閉門
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卧謝公
卿妹合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
及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

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相東王繹諮議參軍
梁書載其謝表曰臣生來疎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
之友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非日月昭回俯
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寃矣髮見明非闕陳
正之辨遂漏其密網還同士伍生死骨肉豈侔其施
况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苗盛流徒成延
獎終無効答又啓謝太子有云一犬所噬肯酒賀其
甘酸一手所搖佳樹變其生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十一

遷吏部郎坐受人絹為餉者所訟左遷晚年忽忽不得
志後為秘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
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
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
僧受等并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
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
後五免孝綽辭燕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
成暮編好事者咸傳誦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

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侄當時有七
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其三妹一適瑯邪王叔英
一適吳郡張嶽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允清
拔所謂劉三娘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
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閉筆孝綽
子諒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裏
晉書位中書宣城王大器記室為相東王繹所善王嘗
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十二

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日知言目渺渺以愁予耶從此
嫌之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
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為人不事章句留情文
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嘉禮焉起家南
徐州從事轉奏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
南充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自
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
夫義士伏死不顧者此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
常帶之士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
嘗不局影凝嚴側身高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
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惠以恩光
顧以顏色常欲剖心摩踵以望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
貽傍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每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陰況左右無
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
而繼以血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
上則隱簾肆之間卧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
議雲臺之上退則鹵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
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又聞積毀銷
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于
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

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尚何言
哉夫魯連之智辭祿不反接與之賢行歌忘歸于陵閉
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
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殞身何以見
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
樂業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
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鶴亭之鬼
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策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
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
梁書載景素諫曰昔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
御怒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
之計行廢鹿霜露接於姑蘇之臺矣

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為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
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
諷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

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
安吳與令及齊高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
參軍事俄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齊高謂淹曰天下紛
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
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為奔北之鹵在德不在勇公何疑
哉齊高曰試為戎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
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
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器小一敗也有恩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七

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
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齊
高笑曰君談過矣桂陽王休範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
之未就齊高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
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
齊高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為驃騎豫章
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
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

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
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
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
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悞明公見
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
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
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簡也簡
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七

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
振百僚矣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
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
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
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
臨海太守沈照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
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
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

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養母得貂蟬一具於樵所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休徵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伯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忝竊至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五 十六

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武帝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裁都盡顧見丘嫂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今可見還淹乃探

懷中得一五色筆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為赤縣經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為嗣

任昉字彥升博昌人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永明中選以罪將徙荒裔遐懷名請許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遷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畫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有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五 十九

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長七尺五寸幼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遐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聲聞藉甚年十二從叔畧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楊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

曰自傅季友以來今始見任子矣若孔門是列其入室升堂乎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文恍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退使人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吐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昉父遙性嗜檳榔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嗜之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遺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疆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廢爵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公使昉具草

梁書載昉辭曰臣本庸才知力短淺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當大漸時于玉几之側遂荷顧託遺揚末命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復遯榮家恥宴安國危驃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臣命輕鴻毛責重山岳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躋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愚接任昉此草冷刺狠於毒罵當令負心賊驚汗淚俱下乃南史削而不載何也

帝愧其辭直甚愠昉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

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氏辭宗深所推求永元中紆
 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因謝尚書令王亮
 亮曰知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慚而退梁武克建鄴霸府
 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
 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
 梁武與昉遇竟陵王子良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
 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
 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箋云昔承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譏豈謂多幸斯言不渝
 梁書又曰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沐具而非吊大
 厦構而相驩

益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
 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俱養祿奉所收四
 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愠
 未嘗形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吏部郎出為義
 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

子者不舉昉嚴其制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在千室
 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
 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
 游及被代而登舟止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
 軍沈約遺裙衫迎之累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來
 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推校由是第目方定出為
 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
 訟者就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十石無以為飲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
 浣衣為飲由是闔境痛惜士民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
 祀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
 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
 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昉好交結獎進
 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
 冠貴游莫不與交游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八十以上
 者遣戶曹掾討其寒溫常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乃

八三年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
密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叻以昌險多物故即時停
絕吏民咸以百餘年未有也為家戒殷勤甚有條貫陳
郡殷雲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
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叻不事生產至
亡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散之親故常嘆
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
知人云任筆沈詩叻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
為穿鑿于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雖貧
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隋唐佳話曰叻善經籍時稱為五經笥

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其書目無者就其
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盡行於時東海王僧儒嘗
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楊子叻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也虛
往實歸忘貪去吝行可屬風俗義可厚人倫能使貪夫

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
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
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
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是乎非乎主人曰客奚
此之問客曰草虫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氛
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流星電激是以王陽登則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墳荒聖賢以鏤金板而錫盤孟書
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
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
烟霏雨散誠巧厯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粵
叙越謨訓極直切絕交遊視點首以鷹鷄媿人靈於豺
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
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夫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懼其愉樂恤其陵奪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

湖之上風雨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文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君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與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三

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貨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閨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末光邀潤屋微澤魚貫鳧踊珮香鱗萃分厲驚之稻梁露玉笋之餘憑御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飲頤颺涕漣流沫騁黃馬劇談縱碧雞雄辯叙寒

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華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吻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悲曲恐懼冥懷昭谷風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溢刎頸起於苦益是以五員濯漑於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三

屬其息鼻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鎚鏃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菟憑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詘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夸惠之室包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甚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

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於闌闌林回諭於甘醴夫寒暑遽進威衰相襲或前榮後悴或始富終貧或初存末亡或古約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狗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歲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疊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霧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三疊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疊也古人知三疊為梗懼五交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尤故王丹威子以擾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風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愛客同鄭莊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惟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拔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

繆想慧莊清塵庶羊左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觀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懼與康鹿同羣嗷嗷然絕其霧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在肩上已誕陵年數歲家人携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辨父搆為晉安王綱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

陵在縣賦污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文今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投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魏相高澄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攜先在圍城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孝元帝承制江陵復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愔梁書全載其書不能全錄末有云吾等修好尋盟多歷寒暄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足下若鄙言為謬來旨必通分請仄釘甘從斧鑊何必期令我等坐斃齊都足趙魏黃塵加幽并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

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淵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害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陳武釋陵不問以為尚書左丞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陵乃奏彈之

陳書曰陵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

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欽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王侍立殿上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遂劾侍中中書監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史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

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管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
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諸議參軍
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
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
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
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闕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
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
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陳書有曰秦有東府令趙高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
千秋亦為丞相此可為例耶

既忝衡流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時論比之毛
玠及孝宣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太建中為尚
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孝宣召入內殿曰卿
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
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
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

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
無過於是爭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獨曰臣同徐
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
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帝因置
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十二年累中書監領太子詹
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為造大齋
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
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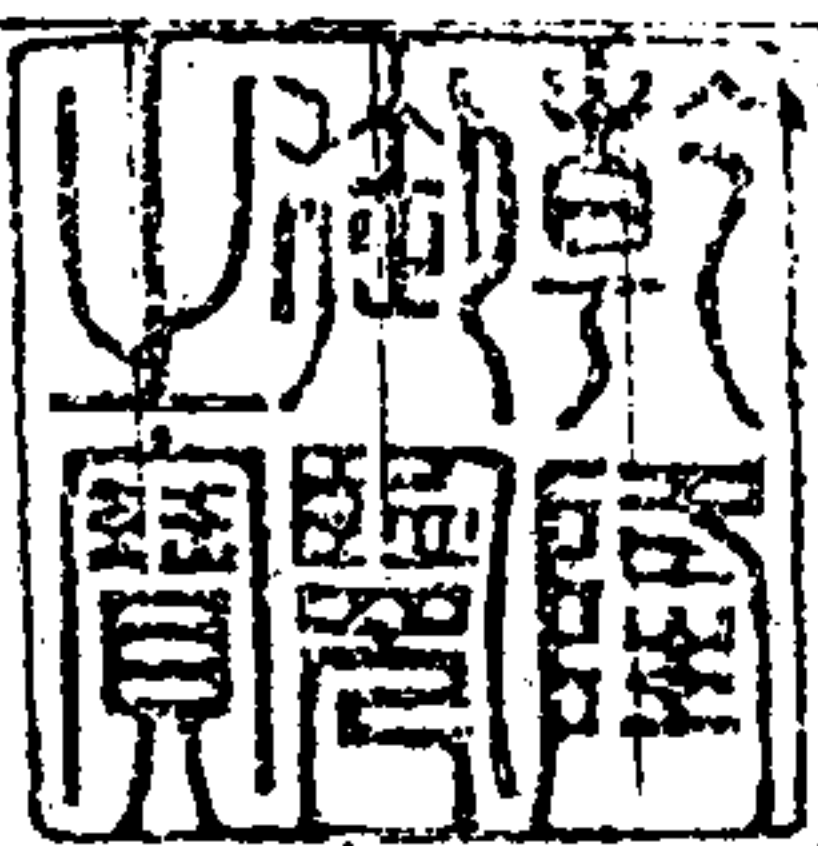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補曰徐常侍聘齊時魏收以文學為北國
秀收錄其集示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即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初後主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
銜之乃謚曰章偽陵蜀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
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以前封建昌縣侯食
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置者皆召令取之數
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

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否其周給如此少崇信釋教經
論多所釋解後主有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
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
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
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
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
文頗變舊體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
寫成誦遂傳於周齊家有其本後達喪亂多散失存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五

三十卷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六

明李清撰

南史七十六



杜慧慶

阮長之

即長之

孫彬

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彬

虞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王洪軌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
德齊禮移風易俗靡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
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未遑內務奉
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

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
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
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
此方內晏安吐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
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替為斷雖沒世不徒未及曩
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
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
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迄孝建
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荐之以師旅因之以
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晏所
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
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
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故粟土木衣綈繡
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采綺節珠窻網
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

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思不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
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黜竈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
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
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民瘼風移百城為政未
暮摧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
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
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維運垂心政術仗威善斷
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姪無犬吠之驚都
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袿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
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
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
魏軍入伐壇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
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
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侵擾黎吐天下搖動
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民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

寬書東昏時雖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邨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貨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先四海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名見於前殿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駿為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四

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邱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古獎勵之方也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撮採其事以備此篇云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宋武帝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並幹用見知武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

克滑臺見鹵後得還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咸惠兼著吏民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恬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永子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今軍出無功宜因此剪榛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

行刑始與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軍疾卒

杜慧慶

資治通鑑作慧度

交趾朱戴人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六

至分遣二子斷過水陸津要瑗收眾斬遜州境獲寧

宋書曰遜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及北還

林邑王范胡連圍州城時遜之去遠瑗與第三子玄

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敗之追討于九真日

南連捷明達走還林邑

後為交州刺史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

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

宋書曰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

慧慶行府州事辭不就

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奔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步軍夾兩岸射之循眾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七

赴水死斬循及父叔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慶板弘文行九真太

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眾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與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

宋有房法乘齊有李叔獻皆交州刺史 冊府元龜

曰房法乘刺史交州屬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登之檀權改易將吏法乘聞而大怒繫登之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于別室法乘復就登之求書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懼動疾况讀書乎遂不與乃啟法乘心疾不任事孝武以登之為刺史法乘還至嶺卒又曰交趾李叔獻據交州遣使求刺史詔南海太守沈煥刺史交州以叔獻為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發兵守儉不納煥煥停鬱林及齊受禪乃以叔獻刺史交州就安

慰之方受命繼而斷割外國貢獻稀少武帝以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兵征之叔獻遣使求申數年貢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毼帝不允叔獻懼為楷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愚按交趾恃其險遠屢干朝命它年自國稱王皆見端於此故附錄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虎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

宋書曰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宜不就

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

亡葬畢不勝憂卒時即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南史後作前誤今從宋書

初發都親故或以罷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悔暗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十

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天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實濟遺詠在人前嗣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

甄法崇中山人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南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為辭因避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十一

之彬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擅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彬堅執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

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有能名二縣皆謂之
傳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
延燒琰屋抱樞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
間已被烟焰齊高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高山
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
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
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
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
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為廬
陵王子卿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
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
太守邱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邱寂之皆有
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
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
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為營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

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
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至寂之
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
曰不意邛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
御下時丹徒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
吏真不可為政當處季孟間嶺之吳興武康人性疎直
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
一見天子足矣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
為誰嶺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
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帝亦不責後知其無
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民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
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
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民為
買棺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
坐無車宅死令更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教

不給贈賻琰子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
孫廉廉問曰聞大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
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
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
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
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
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
子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績左常侍後兼尚書金
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如新
令縣民有因鬪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
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
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
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若其負信縣令當
坐竟如期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

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累遷安西中記
室兼中書通事舍人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
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太清元年累遷太
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
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淵明伐彭城兵敗囚魏三年淵
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
曰靜寇息民於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
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墮其
計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
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
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
侯景於關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
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名宣城王大器出送岐
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
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眾

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父望之早卒祖父賚中疾橘樹冬熟子孫競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或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意遇甚厚累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風起方面輒先故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官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剝七層欲起十層而不可立分為兩剝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官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復

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以為信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否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啟飲數升酢酒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是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見愿往就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

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表歎曰虞君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年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六

王洪軌上谷人宋太始中魏克青州洪範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為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休範之難隨齊高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齊高曰我自有楯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齊高賞之後為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齊高輔政引為腹心建武初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

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故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盥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名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史糾曰洪軌起家初政以貪墨致敗後即改絃遷稱良吏史官實甚譬如失節之婦悔其心蕩從事整束徒勤晚蓋遂許為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 愚按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七

史官與人為善不遠而復之義故不改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為清能後兼少府卒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起兵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淵淵與語政事甚罷之謂曰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

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眾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家
事皆委瑀子良瑀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
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
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
以為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
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
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
詐帝使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善之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
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
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
迎梁武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恟恟皆思
改計若不早圖眾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
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
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梁武說之梁武曰雲得不死
此夢可驗及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尚書右丞

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為
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
有吏幹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
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
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
數百家子弟縱橫造相庇廕厚自封植民甚患之瑀召
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跣泣道路自是權
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曰汝等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約日足有
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
因報焉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行其意後為安南
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
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崛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
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
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
路為人所殺時皆疑穎達害之也子績累訟之穎達尋

卒事不窮竟績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頴彥吳郡錢塘人幼好學從餘杭
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幼時齊高引述曾為之師友起
家宋晉熙王昶國侍郎齊初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
令述曾為人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
亦弗罪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
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不尚威猛吐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為逋逃所
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
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
居民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帝下詔褒美徵為遊擊
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
籠朴十餘枚而已

梁書曰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
少皆出拜辭號哭聞數十里

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祚乃輕行詣闕
仍辭還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俸
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
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邱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
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
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
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號神明宋明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
將述職救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
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蠻獠懷之
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
家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視事
三年徵還累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景素有
異謀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稱兵及建平遇害
遷左軍將軍齊初為錢塘令治繁以簡獄無繫囚及去

官士民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練帛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官空車廡居焉永明初為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立齊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為光祿大夫及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劾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四十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蘆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之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眾至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

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廳事受之及融卒以禮殯葬眾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禮耳氣絕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東以蘆蔭王孫保入后地雖匹夫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塋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儻牀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之以蘆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縵裝輜以篋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之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中書舍人黃睦之等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利鼻不

知噉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
恥辱以取名位然處官平直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
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邳人父憇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
朝請豫崔慧景事慧景敗亡乃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
匿之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潜伏遠求得懿弟融
藏之既發覺遠踰垣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
渡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乃求迎梁武肅遣兵援送梁武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
破家報德未易及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
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
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
倜儻尚輕俠至是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
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人井寒
水不取錢者則輦水還之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
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

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

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

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賦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

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

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至武

康獨設糗水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

卿禮過陸納不為古人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

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五

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朗
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
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廡庫所過若營家田
秩俸錢皆無所取歲暮擇民尤貧者免其租調以此為
常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
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黃門
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
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畏憚在

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每絕請謁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然清公實天下第一所居數郡雖見可欲終不變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卒于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元

郭祖深襄陽人梁武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及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樞詰闕上封事其畧曰大梁應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勳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昏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推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

其甚矣哉臣聞民為國本食為民命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墜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情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元

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安國濟民小人志利損物圖己道民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詎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

誼重生豈不慟哭臣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蔑有貴知而用之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報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詔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數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鎰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民之父母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十一

者民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多畜養女皆不貫民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

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民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落尺土一民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陞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十一

戶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來發民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判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合村皆空雖肆青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限以嚴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

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搃又言廬陵王績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鐘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南津不忌靈網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綸太子詹事周捨賊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媯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劾之以貨鞭而狗眾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擒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論曰善政於人猶良工於埴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

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敦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令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臥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六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七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孫測從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王素

漁父

褚伯玉

顧歛盧虔

杜京產

孔道徽

劉歛另見

蔡謫仙

易有君子之道四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

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

亡巖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

則名教外別有風猷故堯封非有聖之人孔門謬鷄黍

之客次則揚獨性高節重去就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

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

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舍貞養素文以藝業

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若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藏名巖

石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又齊

梁之際有釋竇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夸求其行

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曾孫少

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

何許人不詳靜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

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

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道濟饋以梁內廩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羣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歸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過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還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馬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夫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耜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微為著作

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潛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辨音聲而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寄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將熟取頭上巾中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任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與子書以言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事使

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往往少來好書偶愛開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州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仰汝其慎哉為命子詩貽之宋書載詩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邀為虞賓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章翼昌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漢漢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繞雲奔鯨駭

流天集有漢春子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
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疊疊丞相允迪前
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河羣川載道衆條載羅時有默
語運固隆汙在於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
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感孰謂斯
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干
里於皇仁考淡焉書止寄迹夙運冥茲愠喜嗟余寡
陋瞻望靡及頽慚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
儼字爾永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
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
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
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
才亦已焉哉

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妻翟氏志趣
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
聰辨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間所稱宋武
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承曰今日何施
而可承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
此而已宋武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炳丘
飲谷三十餘年宋武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
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王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
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凡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
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隣命為記室參軍並不
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瞻頗營稼穡人有
餉遺並受之宋武救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齎後子
弟從錄乃悉不復受宋武開府辟召下書召炳與鴈門
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取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
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
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違

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懷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宋書曰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王義慶辟為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元嘉二十一年炳卒時年六十九

孫測亦有祖風字敬微一字茂深世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數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至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就能食人厚祿愛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不起測荅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喪身負土植松栢嶷復遺書請之辟為參軍測荅曰性

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恋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子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僑札圖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

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蕪門於行彰上坐卧對之又畫永
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
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
山澤微辟一無所就

南齊書曰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
永明中與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
諮議並不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二

以壽終炳從父弟或之字叔繁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
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徵辟無所就宋元嘉初
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
我草萊布衣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
之又不就徵卒於家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
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
南廢頭里為出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
與諸孤兄子共金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

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入竊其園菜
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
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
買大筍送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
括拾自資同括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
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
顯聞而迎之為作衣服並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
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三

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
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
孤兄子稼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
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日輒舉家感動道
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帝
敕郡縣隨時資給卒年八十二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
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父繁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

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載顯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方外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歸或怪其如此答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三

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若何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柄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教梁春秋默子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潛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宋書曰續之常以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五

刺史每相詔情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矣因為之注宋武北征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

宋書曰柳稱其思學鉤深心無近事性之所近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宋武俄辟太尉掾不就及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為

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
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為
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鐘山景平元年
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
有續風

戴顓字仲若熙郡鉉人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十
六遺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不父不仕復修其
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五

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
之聲不妄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
制長弄一部皆傳于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
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
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
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
無可營療顓當干祿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
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

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
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
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
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

宋書曰宋初徵為散騎侍郎元嘉中徵為國子博士
東宮初建徵太子中庶子又徵散騎常侍皆不就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王史張邵與顓烟通迎止黃鶴山
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于此澗義季亟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五

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
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
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日當宴戴公山下以其好
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鶴二聲以為一調號
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遠特善其事顓亦
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
不能改乃迎顓視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臧臂
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顓已

已亡矣帝嘆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俱高尚不仕逃
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
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
徵辟一無所就

宋書曰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
騎侍郎並不就

後家人至石屋尋求因復遠徙避徵聘遁迹幽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一

宋書載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徵翟法賜補員
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於今四世棲身幽巖人
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
獲慮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

卒於巖石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

宋書曰次宗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

與子侄書曰吾少嬰羸患事鐘養疾為性好閑志棲

物表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託業
廬山建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

夸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射夜

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道理輔性

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

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績以勞逆遠天備嘗荼蓼疇昔

誠願頓盡一朝故遂與汝曹歸耕墾畔山居谷飲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二

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淹

茲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于五岳之舉進謝居室

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婚衰不及頃尚可厲志於所

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

玩歲月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

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

餘人會稽朱膺之頽川瘦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

國子學未立帝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使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冊府元龜曰四學並建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車駕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五

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就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

宋書曰希林世徵衛參軍元嘉初舉為著作佐郎後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

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父期公衡陽太

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履咲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贈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元嘉中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十五

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書內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于衡山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于衡山龔祈字益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

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

宋書曰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舉為平西參軍又徵太子舍人皆不起

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父清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若為業置樵若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知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舟送妻還孔氏待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顛友善顛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絺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顛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顛曰縣定奇温因流涕悲

慟顛亦為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為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有寒人挑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開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鐸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黃布帔席松葉枕一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就一無所就

元嘉中除武昌國中軍江夏王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俱不就

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篤病小差幸以迎

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卧論文義
宋孝武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
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康之情性約獨處一室希與
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
高為領軍時素好文學一時幕府中皆知名士尤慕康
之經學送本與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齊
高帝深為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立宮康之以宋明帝
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
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蛟
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蝨僑居會稽會稽士子
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
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
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焜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
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
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歲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

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
仍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風安旬日間
唐寓之妖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謂有先覺齊武
帝敕為立館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彬五世孫父元弘位
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
泰始終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竝清長聽之使人
不厭而形甚醜素乃為竝賦自况卒年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三

南史入之散傳然以素家貂蟬綿連而高尚如此尤
為矯挺故改入隱逸以此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大康孫緬為尋陽太
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漁父至神韻
蕭洒垂綸長嘯緬甚異之間有魚賣乎漁父笑答曰其
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
先生有道者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
也駟馬高蓋勞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

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若是漁父曰僕
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
籊籊河水泚泚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夸非惠聊以志
憂遂攸然鼓而棹去緬亦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

褚伯玉係吳郡錢塘人父過征南參軍伯玉少有隱操
寡嗜慾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
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
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七

五

郡信宿纒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
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
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却粒之士冷霞之人乃可斃致
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遠策之日整
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雪游舊
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
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

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
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
行風俗表薦伯玉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
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帝不欲違其志敕
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
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
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家世寒賤父祖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七

五

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
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
乃止

歡父既為農夫何其辨其為賦且不解何以止無乃
父亦高人耶

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心者
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
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

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
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
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乃於剡天台山開
館聚徒受業者遠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
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不講晚節服食不與人
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解陰陽書為數
術多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
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送是其年月日也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子鮑靈綬門前有一體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
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多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
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鼯鼯自
入獄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
曰家有何書答曰唯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
邊恭敬之自差也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
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齊高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
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

齊齊書載歡表曰臣聞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
新締表代進今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
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
一卷臣志盡幽深無與勞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
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時負外郎劉思劾表陳諫言

南齊書載劉思劾表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
賦增而天府貧兼軍倣屢興傷痍不復儲無半菽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民嗷嗷貴勢之流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
趨高華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
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布恩澤薄賦歛省徭役絕奇麗
之路塞鄭衛之倡不亦大哉又彭汴巢鳩泉青丘窟
狐兔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
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授鉞衛霍萬道俱
前窮山蕩谷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何
虞殘寇哉

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帝賜塵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
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
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
石危而密宣國安而踈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
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
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
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並通未能相塞夫中
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乃著三名論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南齊書曰論甚工鐘會四本之流

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之往復而
廣之才理无精詣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善清言初
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夸夏論曰夫
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
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
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

於是佛道與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
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
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
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
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
則反或和光明近或曜靈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不入
智周萬物故無物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
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服擊毘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柳葬
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
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
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鳥
鳴在獸獸吼教華華言化夸夸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
有州臨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夸夏之別若謂其致
既均其法可換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
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

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
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貴者道也事之賤者
俗也捨華效夸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
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舛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
彈射或域道為兩或混俗為一是乖異為同破同為異則
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
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之化切切法可進謙弱賒法可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
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
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
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
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
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
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
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矜解猶蟲躍鳥聒何

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元祭託為道
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
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
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遠為虔不尚踞傲
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
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
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
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入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符合
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
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
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垂說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
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
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夸俗長跽法與華異之翹
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於前仲尼誠於後又佛起

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徧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夸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教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剪落為異則骨靡剪落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總稱非窮妙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華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澤法

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眾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賡於無窮為萬物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北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即道德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過脩修過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造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以虛

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返極無二者為返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二本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繁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尅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徵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迫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頃與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

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少恬靜閉意禁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顛清剛有峻節一見為歎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徽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齊高遣儒士劉焮入東為學講焮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令臺尚也京產請焮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焮生徒下食孔稚珪周顒謝淪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五

致書通殷勤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悺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為奉朝請不至聚徒教授於會稽日門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

孔道徽會稽山陰人守志業不仕與杜京產友善道徽父佑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

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方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右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疑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凡子總有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子良侍郎竟不至

蔡謫仙寓會稽鐘山不知名齊永明時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遺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謫仙不知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七

終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八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七

南史七十八

隱逸下

明僧紹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
孔嗣之

蔡蒼

徐伯珍

妻幼瑜

沈麟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父畧給事中僧紹

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

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克淮南乃渡江
昇明中齊高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
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
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
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
竊謂其弟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陽伏而不泄陰迫
而不蒸於是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
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二

必依山川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
季爾誌吾言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
員郎稱疾不就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
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
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
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
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
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顓高

卧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
寺居之帝甚以為恨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
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
竹根如意筍箠冠隱者以為榮勃海封延伯亦高行士
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永明中

南齊書曰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

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弟
僧暉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時新誅司空劉誕考武
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
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貴國無相踰
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吐又無下僕晏
子所謂觀國善惡故再辱此度位至青州刺史
臧榮緒東莞莒人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自灌園
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軌

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記錄
志傳百一十卷

南齊書曰褚淵曾啟太祖稱其贊論雖無逸才亦足
彌綸一代

隱居京口教授齊高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至
建元中司徒褚淵啟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惇
受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
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
亂德言常為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
口時號二隱

吳苞字天蓋濮陽鄆城人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
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二十餘年與
劉瓛俱講授於褚淵宅瓛講禮苞講論語考經諸生朝
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
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

多詣門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
人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蒼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

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
舉為秀才大驚拂衣去後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

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
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亡時以為
知命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
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夸涅而不緇曰白如蔡休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者可謂夸白矣又有魯國孔嗣之宋時與齊高俱為中
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中山朝廷以
以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
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
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
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法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
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

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
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
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
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下趨而
避之早喪妻晚不復娶自此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
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裡伯望
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
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六

光洞然俄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
刺史豫章王嶷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弟兄四人
皆白首相對時呼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
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為
臨川王暕所賞異著禮摺拾三十卷

時有辛居士襄陽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宋大
明末寓居襄陽縣六里多植松竹棲遲其下林下起
一草廬容膝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賈惠度

同志為友常讌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時謂三
公樂邵陵王休若刺史南雍州躬造馬宣仲正彈箏
林中了不迴顧逡巡置箏於席延休若與語寒溫而
已時休若有解音者授箏令彈因請乃答曰某非王
門伶人何事見逼占對詳雅眾不能屈齊文惠太子
臨川吳興沈約奉教聘引並不降志約與共論文章
宣仲言莊老而已各言其志不能相屈建武中病卒
惠度陶皆不知所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七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
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
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
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
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
流淚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
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
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

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雲禎乃黃叔度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歎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傲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

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中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

南齊書曰約與吏部郎沈淵共薦之其表曰麟士英風素挺峻節早樹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亡孤姪數四攝厄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潔踰潔霜操比嚴云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並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焚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

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絕別被取三幅布覆屍及歛仍移布屍下以為歛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米羣衫先著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一

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彛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虎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啟彥之送還王氏幼

時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

冊府元龜載孝緒論云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乎極弊極由跡用用有乖于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至然不乖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且明其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二

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缺彼明智體二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明反創其跡賢本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極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過半矣

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纈雖疏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笏

管穿籬逃匿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饜僮妾竊隣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歛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一

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成父清白志行類管幼安采章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秘書監傅照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至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夸齊不厭蔽蒺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朓伏暉應徵天子以為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

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反合藥須得生人後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時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遯無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一

利象實應德心迹並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湘東王繹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王偉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麇麇可駢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

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
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
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為
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
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火之鄱陽恢王妃孝緒
姊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
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
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為王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四

姻戚邂逅所逢宜闕始願劉啟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
啟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
心欲補之聲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眾並異之大同
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香卒
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
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為
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文貞處士所著
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于世初孝緒所撰高

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啟劉訐覽其書曰昔
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
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
麟於二子啟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
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鄧郁荆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南嶽衡山極峻之嶺
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
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五

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
本史曰白日有神仙魏夫人忽降乘雲而至從少嫗
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禡年皆可十七八許色甚潔
美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來尋當相候天
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
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
會至矣

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夫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

梁書曰又夢青龍自懷出

已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

唐賈高陶隱居內傳曰先生神表孤邁膚色皙澤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六

出路人爭聚觀咸曰陶郎玉京中落仙乃執羽扇自障雖冬月不除

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中有毛十餘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內傳曰先生常嫌讀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

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談藪曰齊高帝問曰山中何所有乃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白雲多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帝賞之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觔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鹵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七

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

內傳曰世祖初拜宜都王侍讀桂陽王登雙露臺置酒召宗室侯王兼其容先生從宜都預馬桂陽採名頌號各令為賦置十題器中先生探獲水仙大愜意沈約任昉讀之歎曰如清秋觀海第見澶澄後欲入山訪道表辭詔許之與宜都別彼此嗚咽左右莫能仰視或謂宜都曰王愛重如此何聽其去王曰今為天下勝事天子許其不臣吾何敢然以表鏡贈別齊

公卿並送歎江東未有此事先先生曰秦皇漢高楚羽
吳策並勢橫海外寸氣不續則一丘之壤況二三子
之徒也

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
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
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
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岳受符
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六

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
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無欲往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
立止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
為今日之事非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
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
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
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

惟聽吹笙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有時獨游泉石望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
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厯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
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
凡差三十八刻是漢厯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厯代
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
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九

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
是深慕張良為人謂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
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
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帝
既早與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
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
金硃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輕體及
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帝使造

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教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屨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詎可致邪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侯相繼贈遺未嘗脫時然多不納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習辟穀導引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一

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授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台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設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

生械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手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貞白先生

梁孝元金樓子曰予於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理義精博無窮一時名士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夸甫任散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十二

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篋內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候景纂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一青龍無尾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

高僧傳曰法師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拄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尊嗜齊武帝忿其惑眾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及竟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高僧傳曰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起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登此後顯達起兵留齊之於鎮州及敗齊之走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有樹與鳥如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竟免齊屯騎桑偃欲謀叛往謂誌誌大呼云圍臺城令反逆斫頭破腹後事發偃遁朱方為入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王恢嘗屈誌至第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門上莫測所以少時恢出為荊州刺史

梁武帝尤深敬事

高僧傳載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語其佛理則聲聞無二談其隱淪則道行高著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弗得禁住自是多出入禁中師平日好用小便濯髮有俗僧訛笑之此僧好飲酒食豕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為食盛羹袋譏者懼而慙

服簡文初生武帝遣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
然冤家亦生後推尋厯數實與侯景同年月日生
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
文之年雖剃髮而常冠下裙帽袍故俗呼為誌公好
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

隋書五行志曰梁天監二年六月八日武帝講于重
雲殿寶誌忽起歌舞復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
十餘悲哉五十裡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馬
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江表
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祚四十八年所言五
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
陽北子地景作亂始自戊辰至午年帝以憂崩十年
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九尾狗子始作
狂欲死不死嗚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
三湘橫死一旦無人識景小字狗子懸瓠則古汝南

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高麗聞之遣使齋繇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
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終先
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救
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洛陽伽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處人貌陋心通魏
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
不須羽東廂屋急須作時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亡大竹箭者苴杖東廂屋者依廬初造十二辰歌終
其言也此寶公者或云即寶誌
宋時有僧導永那跋摩陳時有僧慧弼高僧傳曰宋
武帝克長安聞導名邀與相見恨其晚也及東歸留
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謂導曰兒年少願法師願懷
後赫連勃勃陷關中義真南遁與導俱由追騎將及
導率弟子數百人遇于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
托貧道當以死送之度不可得無煩相追群寇駭其

神氣因此迴鋒義真得竄草中會遇中兵段宏挾與歸然亦導力也元嘉末文帝為太子劾所執孝武即位討誅之事定遣使請導導翻然應詔至京止中興寺孝武躬迎之導以三光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敕開講瓦官寺帝親臨幸公卿咸集導登高坐曰昔如來托生王宮現滅雙樹自爾以來時踰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返給園邱墟鹿苑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羣生以火宅為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八

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悽惶者哉因潸然淚下四眾為改容 又曰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金陵祇園寺文帝嘗謂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以自徇物不獲其志法師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有殊凡庶身賤名微德不及遠若不苦身利己行善持戒將何所用心帝王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

簡則無勞其加如此持齋已大不殺已眾矣安在乎缺一時膳全一禽命乃為弘濟也帝撫几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滯于近教如師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又曰隋滅陳獨釋慧弼以父祖世受陳恩言旋故里念安國寺乃陳武所營房廡彫壞乃蒙犯霜露廣率同志修理遂得寺宇光華復故舊僧真觀製寺碑有云月臨月殿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七十八

愚按此三僧其言其事皆可傳故附錄於此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作晉書稱璩有發擿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緊餉穀百斛梁天監中 梁書曰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禮異

之璩丁母憂毀瘠屢存問

舉秀才不就璩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璩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秀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離垢園時謂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孝元及武陵王紀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兄慧鏡另見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

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

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菘者元琰因伐木為橋渡之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曹虎平西參軍不至時始安王遙光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揚州謂徐孝嗣曰曹虎參軍豈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實新野人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夸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篋而自坐池上有為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

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一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被治劾妄款

本史於被治劾妄款五字誤作見劾妄款詵今正之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詒以黃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七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淨域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德抄八十卷行于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孝

元在荊州為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

梁書又曰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後轉詔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壯州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盆水側有商人置諸楮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氏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其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為別駕因去職歸山居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屨尾服寒食散盛冬卧于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咎之

孝秀於陳伯之叛非關梁國安危而舉事輕率既逃
其身又免其妻妾以獨禍而母未知佛前作何懺悔
吾欲問之

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
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
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
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虬強記敏識出羣輩上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
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
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王恢在州欽其風味
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承
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王尤欽重之

梁書曰湘東王板為法曹參軍不赴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有舊往從之
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繹親命駕臨聽論

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
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
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誠
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
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數歲孤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
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
義梁鄆陵王綸刺史南徐州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三

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
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眾曰與馬學士論義必
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依
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
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
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
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
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指之

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鄱陽王伯山、刺史南徐州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閻中物，有白鷗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樞道覺論行于世。

論曰：夫獨伊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樞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弁樊，不得已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嶺，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八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九

明李清撰

南史七十九



徐文伯 子雄 弟嗣伯

劉瑛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

南北史合注

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厯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表言之

南齊書載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氏注厯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微星度踈密之驗專功孰思可約而言加以視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曲備其詳然古厯踈舛類



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著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替更創新厯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厯紀屢遠實猶

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

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都合周漢則將來承明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秦厯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厯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牛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今冬至日有

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若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微差都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文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三

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眾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哉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氣首為始羣流其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惑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臣緩密章新變舊有約有繫用約之條

理不自慎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往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伏願頒宣郡司賜垂詳究

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未施行歷婁縣令謁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後秦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四

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因共校試於樂游苑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歌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歌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啟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顧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

能對者以漢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
旋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遠千里舟試之新亭江日行百
餘里造水碓磨於樂游苑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
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
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
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倖無以過也當詣微時雷霆不能
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
天歷尚未行梁天監初暉之更脩之於是始行位太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五

卿子皓另見

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孫熙好黃老隱
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瓢獻與之曰君子宜以道
衍救世當得二千石熙問之乃扁鵲經一卷因精心學
之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
鬼呻聲甚懷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

談數曰姓斛斯

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

云何厝法鬼請為芻入索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
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不見
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
足疾不能行宋文武令乘小輿入殿為請皇子療疾無
不絕驗位蘭陵太子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塘謂杜
道鞠彈基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基徐道度療疾
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學行佃僕
不屈意公卿亦不以醫自業張融與文伯嗣伯厚嘗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六

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
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
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更成不達耶答曰唯達者知
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
為効與嗣伯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
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
休業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
痛牽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

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
挂門上適盡一髮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
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問文伯曰腹有兩
子一男一女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
伯惻然曰若加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
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
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善事
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戕我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七

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
諸府佐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
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覆衣嗣伯為診之曰卿
伏熱應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
二火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
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
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背上彭彭有氣俄
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

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娠患
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
覆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
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眾醫不能療以
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蛇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覆之依語
覆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蛇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
後沈僧翼患目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
入肝可覓死人枕覆服之可埋枕故處如其言又愈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八

要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愈何也答曰尸注
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
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蛇者久蛇也醫療既僻
就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
故今覆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
須邪物鈎之故用死人枕氣因枕去故令埋冢間也又
春月出南籬間戲聞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
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處有黥黑

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蹶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徙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瘰疽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唐書曰許胤宗常州義興人初事陳為新蔡王叔齊外兵參軍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而禁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滕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床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語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主平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入脉候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令

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入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歷唐年九十餘卒

殷積陳郡人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義興太守劉瑱亦善畫其妹為齊鄒陽人鐫妃位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妃追傷成痼疾醫不能療瑱乃令舊畫王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媼示妃妃視畫唾而因罵云故宜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取此畫焚之時有榮陽人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

宋有蔡鐵善卜梁有陳冕善相丁覲善書張僧繇善畫僧繇另見後梁有何山善射陳有智永僧善書皆採補藝術者宮舊事曰蔡鐵善卜為南郡王義宣府

史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納
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
曰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有孕五
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
言賜萬錢 三國典畧曰陳冕不知何許人為梁宜
豐侯修參軍善相人簡文為皇太子脩因法會將冕
自隨因問太子有天下否冕曰太子九州骨成必踐
帝位然地部過苦非但王畿處侵兼恐不得善終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十二

如言 顏之推家訓曰丁硯洪亭人頗善屬文兼工
草隸孝元先在荊州書記皆委之然為軍府所輕恥
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獨
之推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遺典籤惠編送文
章示祭酒蕭子雲子雲問曰君王比賜詩翰及所寫
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何以畧無聲問編以硯對
子雲嘆曰此子後生無比乃不為世所稱亦云奇矣
於是聞者稍復刮目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

方智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沒簡牘湮散尋卒於
揚州前輕規者後思其一紙不可得 太平御覽曰
何山不知何許人有鳥窠於庭樹梁宣帝惡之謂山
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雛并棲枝上山曰脫一天中
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為送帝許之於是射之
中其二項帝甚悅即令載穀送之 法書要錄尚書
故實及書斷曰智永不知何許人永書遠祖王羲之
歷紀專精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十三

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或云有秃筆頭十甕
皆數千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所居戶限為穿乃用
鐵葉裹之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時
丁硯亦善隸書時謂丁真永草云本寺又有僧智果
會稽人隋煬帝甚善其書銘右甚瘦健嘗謂永師云
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唐世褚遂良善書嘗問虞
世南曰我何如永師世南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
豈能如是其見重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七十九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九

南史八十

明李清撰

恩倖上

戴法興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呂文顯

茹法珍梅虫兒

周石珍

陸驗徐麟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污隆之別況下此胡可勝言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

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即遷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謙表啟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幾嚴密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被恩倖者今立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貧父顧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又善書法興好學山陰陳戴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咸云戴顧子三兒敵陳戴三十萬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為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敗孝武任江州補南中郎典籤與典籤戴明寶蔡開俱轉參軍督護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年為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帝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帝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帝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凡諸雜事多委明寶帝性嚴暴睚眦間動至罪戮尚之

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從事與帝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帝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帝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憚憚尤甚廢帝未親萬幾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

四

詔敕施為悉決法興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廢天子願兒因此

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赴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其齋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

五

幾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為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

宋書曰太宗即位以法興嬰害凶悖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

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

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載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考武時封湘鄉縣男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大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為孝武南中即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孝武以徐湛之等反時孝武在巴口元嗣

具言弒狀

宋書二殺俱作弒不知南史何以改為殺今正之

元嗣答云始下未有今謀劾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尅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為之誄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郡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常使主領人功而刻虐無道動加箠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民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

材壓額及蹠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日宣殺馬時比之孫皓殺岑昏徐爰字長玉南琅瑯開陽人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啟改為爰爰微密有意理先為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

欽定四庫全書

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得

南走時考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遷尚書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七

斷

宋書載表曰皇宋承金行澆季剽定鯨鯢天人佇屬
宜依術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戴
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立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
克珍自詳晉錄其犯命干紀受戮晉朝雖揖讓之前
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

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宜
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八

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蘇謂
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

宋公安得有元年北朝魏收謬議祖此

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
宋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
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
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
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

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

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詔爰

宜習業與否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

王子真博士詔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

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

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羣公後以爰為黃門

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

臣莫二帝每出行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九

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
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帝昔在藩素
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並銜之泰始
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
奏爰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
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為濟南太守復除中散
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開
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

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明帝初出閣還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殿內住秘書省為廢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琊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惧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又告

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切預約勸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惟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度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遠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與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遠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

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瀏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素兒度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素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恭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同輔國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又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使命施設一時珍羞咸備

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之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貴中即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表奏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類繁等並不敢執元徽四年以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愛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共謀廢帝立安成王準五年春帝

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果向江乘故事不行天寶因以其謀告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為外監配衣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辨之能遂官涉三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以其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五

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罵詈之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遠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遠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為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

及佃夫而和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為名奄至新亭見殺

宋書曰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旂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劭於石頭劭至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弱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旂便敗賊乘勝徑進道隆棄眾走臺所乘馬連犂踏不肯前遂為賊兵所及見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五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為射師性謹慤為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本庶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為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為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為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起兵運長與同志

愚按運長賊害親王罪宜死止此一事可嘉本史何云

有異志今改之

齊高遣驃騎司馬崔文仲害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
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
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
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秉周顯
初惠開在益州土人反被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
尋解擅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六

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
乃請事齊高隨從在淮陰以習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
官歷齊高尉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紅鷺白齊
高齊高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
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領軍功曹齊高將廢立謀之袁
粲褚淵僧真啓齊高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
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
慮齊高納之欲渡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豎而

累代皇基猶固磐石今百口北渡何必得俱縱得廣陵
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
勝則應北渡非萬全策也高帝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
邪僧真對稱無貳昇明元年除給事中齊高坐東府高
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齊高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
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齊高入朝堂石頭之變高
帝遣眾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
不測僧真謂眾曰叫聲不絕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賊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十五

容自火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啟石頭平齊高出頓新
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齊高在領軍府令僧真學
已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齊高乃笑曰我不復
能別初齊高在淮陰修城得古錫跌九枚下有篆文莫能
識者僧真省視獨曰何須辨此文字此久遠之物錫而有
九九錫徵也齊高曰卿勿妄言及將拜齊公有楊祖之者
謀臨軒作難僧真請更選吉辰尋祖事覺齊高曰無卿言
亦當致狼狽此何異呼施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

封新陽縣男累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與遺詔永明元年除南太山太守又為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僧真堂堂貴人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巧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遊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永泰元年除司農卿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官弟僧猛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六

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又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齊高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為僧真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胸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元徽初歷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

南亭侯齊高廢蒼梧明旦時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齊高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乃命寫諸處分敕令并四方書疏事皆稱旨及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命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適至遭賊郡縣凡被驅逼者悉不問還復民伍係宗還武帝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帝欲修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七

啟謫在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為逆者帝從之後出講武履行白下城帝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秘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係宗久在朝察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如法亮具與武康人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吏歷齊幹扶侍孝武末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

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啟
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冠
軍府行參軍及齊武鎮益城須舊驛使人法亮求留為
齊武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法亮便解事善於承奉
稍見委信建元初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此
官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
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
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字

尤見委信帝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何憂天下
不寧耶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宇宅盛起土山
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啟上籍
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
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
成為偽官以錢塘縣為偽太子宫置備百官三吳却籍
者奔之眾至三萬竊稱吳國偽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
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

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
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轉竟陵王子良司徒中兵參軍
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帝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
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
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
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帝悔誅子響法
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
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臺土山樓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字

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不及鬱林即位除
步兵校尉時有蔡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
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行交
至旬月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徙即
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
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
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氍百人自
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

還除廬陵王子卿驃騎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瑩
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微祥如此何患
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啟帝求封
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濶心
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
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
當武帝晏駕時內外分授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
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瞋恚形於言色進為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明帝時輔
政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塘人帝
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為溧陽令
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詵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
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
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
誰不慷慨近聞王洪執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
皆據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靈會與魏僧面殺蕭

詵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勸兵入尚書斬蕭令兩
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詔事時左手
頓其背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
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
疑不斷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
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
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
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勸帝又圍黃門郎帝嘗問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
大笑曰珍之時為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
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送收廷尉與周
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
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何恨王經
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驤以奄人本給安
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後以便佞見寵凡諸鄙
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閣舍人黃門署令淮陵

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
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教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
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
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閣省蕭詵先入
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背死因進宮內廢
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
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
未嘗敢酬帝悅市里雜事以為歡樂道剛輒避之並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五

人韓護善騎馬帝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
謂明帝曰主上猶是小兒耳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
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
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
剛似不為蹈亦復不免耶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
而蜂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
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
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為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

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
法亮歎歎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
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
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
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昇明初為齊高錄尚書省事永明元年
累官中書通事舍人文顯治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
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五

餉道歲各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
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
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
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以三周之制送故迎
新吏民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
茹法亮於眾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
萬蓋約言之也後玄象失度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
之謂武帝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累遷左

中郎將南東管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
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
典籤與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用幼
少皇子為方鎮以人主親近左右領典籤與籤之權稍
重凡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
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
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
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遷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問
言訪以一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典籤口莫不折節
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柯孟
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
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
而典籤之任輕矣文顯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
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

為帝愛幸自江祐始安王暹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救捉
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教權奪人主都下為語
曰欲求責職依刀教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蔡人
徐世樹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為直閣駙騎將軍凡諸
殺戮皆世樹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
起加輔國公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
世樹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
子無要人但阿懷貨主惡耳法珍等與爭權以白帝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稍惡其凶強世樹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
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帝十餘形象備為刑
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衣服題云徐
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為外
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
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
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兗州本以
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

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為之盡力而家或貧者一無所問遙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平復然或說王暄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當復赦耳及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前帝自羣公誅後畧無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帝呼其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嘗與法珍等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雜語以為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教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天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暄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暄之潘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尚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榮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斛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

名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劼王竺兒隨要表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初左右刀教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齋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為諸鬼俗間以細剉肉糝以薑桂曰劇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歷直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天

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內殿或驢馬出入殿廷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帝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帝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為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實等送于江陵實本為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開故實為賊權要亞于石珍及簡文見立

賈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禮有怪之者賈曰吾豈畏
劉禪從景園巴陵郡叫曰荆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
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之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
昇相抱哭賈謂監刑人曰情語相東王不有廢也君何
以與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押舌釘釘之不復得
語

陸驗徐麟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
吉卿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與錢米驗借商販遂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昇其邑子也故嘗
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為少府丞太
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形
甚陋故閭里謂驗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
之昇猶與之昵人謂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嘗謂
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
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曰外聞謗讟知之久矣心苟
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詔以求

容肆辯以拒諫聞難不懼知惡不改天奪其鑒其能
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間遂登列棘鳴珮珥貂
並肩英彥任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
其死者莫不快之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
為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温人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
有風鑿十四便善奕棊嘗隨父侯吏部尚書到溉時梁
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昇在馬呼與棊申每有妙思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三

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
擔土菜食終身梁孝元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
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
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鞍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
城必有奇績僧辯討陸納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
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
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
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為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

肆逆也事既不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譖毀朝之端士過罹其殃每參預謀謨必宣說於外以明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三

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諧殺傅綽奪任忠部曲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

愚按姚氏陳書皆不列諸事賴有南史耳

申嘗晝寢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以為諧賢之報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謚曰忠及葬

後主自為製誌銘

陳書曰後主自製誌銘辭情酸切卒章曰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家本吏門文慶頗好學涉書史陳後主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中書舍人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三

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容卿陽惠即徐哲暨慧景等言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更親重內外眾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民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乃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惧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長

因逃其黨沈客卿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羣臣議共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帥足當之若出民舟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怒懇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使謂國弱又以貨動江總摠內為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令付外詳議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而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况事機已迫何可專信凡有啓請並經畧之計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樂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蓋

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誣佞以蔽耳目與其黨數人並斬於石闕前以謝百姓沈客卿吳興武康人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羣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不經眾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為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糾譴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以舍人總督之每歲所入過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禎明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總馬臺城失守隋晉王廣以客卿重賦厚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蓋

欽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等俱斬於石關前
徐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為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容
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
涉書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
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惡
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
責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

美

朝廷公卿咸畏範因自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
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
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
是將帥微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羣官
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堑限
隔南北國軍豈能飛渡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
恨位卑固若能來定作太尉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
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隋將

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
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
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與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
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裔並受督時任蠻奴
請無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洎難言於後主曰
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
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
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

美

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洎難狼子野心
任蠻奴淮南僉士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
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
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往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
身遁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
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瓚過惡未彰故免
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諛並暴其過惡
名為四罪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史料曰陳亡始於江總成於孔範姚察陳書不列範傳謂之縱惡

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唯險慘苛酷發言邪詔故同罪馬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責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史

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疎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思色習親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

司專典兵力雲陸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迥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謹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王署家號金穴媼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旋池碧沼漁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

史

斯為切況乎主幼時昏謬惡亦何可勝也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一

恩倖

下俱係補入

王 儉

褚 淵

范 雲

朱 異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度所義數歲

談藪曰儉少孤有珪璋器四五齡時與凡童異為五

言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已媿前哲欽祚

歸山丘論者以宰相許之

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

賓客或相稱美僧度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恐名太盛耳

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後及

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

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

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逆劾巫蠱事不可為掃姑欲

開冢離葬儉因入自陳密以死請故不行年十八解褐

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

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

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宋上言

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

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年為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為相欲引

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朓為長史齊高夜召朓却入與語

久之朓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齊高猶慮朓難之仍取燭

遣兒朓入無言乃呼左右儉素知齊高難異後請問言

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令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

可乎齊高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眚

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

公豈復能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

入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

愚按儉父僧繇際元凶之逆不能早死季蛇觀望致

謚愍不謚忠亦云慙矣乃至儉而大壞以辱世名族

敗於數言遂夸恩倖列儉若有知能無汗顏

齊高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

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御命

齊高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齊高自造淵疑言移君乃謂

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齊高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

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

齊高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

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

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戒譚那得有君

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齊高嘗

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入順

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

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

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明文

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五冠此又宰府明文

又疑百僚敬齊公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春

春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

子來朝待以上公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

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禮城仍以為世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官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廳事為崇外殿外

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依

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

謨之功莫與為二止二千戶意以為少趙充國猶能自

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

命諸公開國下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帝笑曰張

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

且多姦盜帝欲立符伍家家相檢括諫曰京師翼翼四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6 版反內

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頌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
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禮儉以為宜以
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
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遷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
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
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帝欲以其村起
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

南齊書載儉表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與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玩極簡約之訓彌
遠乾華外構采掾不斷今乃以紫極故材為宣陽門
臣未所喻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
馳驚豈靜滅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軫咸事輟望歲
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遠邇
帝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
白虎樽言白門三里門竹籬穿不完帝感其言改立都
墻儉又諫帝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

草創儉問無不決帝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
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游宴集謂
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業比屋亦
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
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
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
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後帝使陸澄誦孝經
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子之事上章帝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時王敬則脫
朝服袒以絳紉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帝不悅曰豈聞
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
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
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宮臣未詳服否儉議曰
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
豈無服昔庚翼喪妻王允膝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服
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帝崩遺詔

以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
隨上諮事辨析未嘗壅滯淵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
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宴稟明公不
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劔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
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為郊始晉宋以
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
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
故令聖明繼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
號初改裡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
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
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為疑儉曰宋
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年十一月立春元嘉
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
例也並從之永明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孺

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
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聰明觀以集學士
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立
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
國學既立省聰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
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
武好文章一時專尚文采莫不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翕然並尚經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理論三百卷儉
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三十卷朝議舊典晉宋來施
行故事撰次諸議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
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
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
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挿簪
朝野暮之相與倣笑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况也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

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
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帝以往來煩數詔儉
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帝不許七年
乃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帝親臨視卒年
四十八

南齊書曰年三十八又曰吏部尚書王晏敬及儉喪
上曰儉年德富盈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便為異世契
濶艱運義重常懷痛矣奈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
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褚淵故事
謚文憲儉寡嗜慾惟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
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
匡虞夏伊呂異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
義撰古今喪服集記並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
為儉立碑降爵為侯

愚按齊書降爵下有千戶二字乃是降其子孫嗣爵

者非隆儉也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覺宋元嘉末魏軍逼
瓜步民咸負糈而立時父湛之為丹楊尹使其子弟並
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耳淵時
年十餘甚有慙色湛最愛一牛無故墮廳事前并湛之
躬率左右營救郡中喧擾淵下簾不視又有門生盜其
衣淵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不敢
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任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累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
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
氏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兒在何患無
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尚書兼
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悅之以白帝帝
召淵西上閣宿十日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
從夕至曉不為移志主謂曰君積善如戟何無丈夫意
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

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
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若必見與不得
不相啓此人夫懼收金去淵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莫
知也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
皆見從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淵美儀貌善容止俯
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
之帝嘗歎曰褚淵能運行緩走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
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日甚美淵援琴奏別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節歎
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僉
人常珍奇與薛安都同叛降叛非一後又求降帝加以
以重位淵因相謂全其首領於事也弘不足大加寵異
帝不從珍奇尋又叛淵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
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
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
置此函不得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

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全美為物情宗
尚與淵謀害之淵不可帝怒曰卿瘵不足與議事淵懼
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
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
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
在淵淵同心理事務弘儉約民皆賴之既而王道隆阮
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適所生喪毀頓不復
可識昔年不盡柳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詔斷哭禁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
範叛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官省鎮集衆心淵初為丹
陽與從弟昭同載道逢齊高淵舉手指齊高車謂昭曰
此非常人出為吳興齊高餉物別淵語人曰此人才貌
非常將來不可測及顧命之際引齊高豫馬齊高既平
桂陽遷中領軍南兖州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陳情
淵粲答書不從乃受命其年加淵尚書令侍中給班劍
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闕改授中書監侍中護

軍如故時淮北屬魏江南無復鯨魚或間開得至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淵鯨魚三十枚淵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獻計賣之謂可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葬祭禮迫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齊高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齊高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貳於齊高嘗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淵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齊高輔政王儉議黃鉞任退曰此

大事應報彥回齊高曰彥回脫不與卿將何計退曰彥回保妻子受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退使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召淵謀淵曰西夏彙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齊高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高建淵白齊高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齊高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淵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為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高位即位魏軍動帝欲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耐以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曰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淵多與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帝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帝大笑曰吾愧文叔知公為

朱祐久矣淵善彈琵琶齊武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
 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志舉動宅嘗失火煙爛甚
 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與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讓
 之時民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
 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
 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
 第二策而不復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
 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
 侯任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劔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
 之寢疾淵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十著一具與之遂差其
 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繼犯
 上將淵慮不起袁遜位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
 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卒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

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
 與否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
 雖未服勤而吏節秉於天朝宣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
 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否儉又議依中朝士
 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都吏依見君之
 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
 制服又詔贈太卒侍中尚書公如故增班劔為六十人
 葬送禮悉依送太保王弘故事蓋六簡先是庶姓三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僮絡自淵始也
 又詔淵妻宋故巴西公主壻越暫啟宜贈南康郡公夫
 人

論曰褚淵以褚氏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諂議
 沸騰以人望推亦以人望責有以哉

南齊書論褚淵曰自金張世族袁楊貴委質服義
 皆由漢氏魏氏君臨年代短促服禍前代宦成後朝
 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王位雖

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
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所由門慶平
流進取坐致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身之念宜
重市朝極華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則一中行知
伯未有異過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
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見引亦隨民望去之夫爵祿既
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入主所同謬
世情之過差也 愚按蕭子顯以齊宗脩齊書既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七

敢顯斥淵失以形高帝過且修齊書於梁世改齊事
梁者又滔滔皆是故立言乃爾時乎時乎然何以垂
訓萬世故子時存之以著其失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雲六
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
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梁書曰雲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途琰異之選
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搦筆便就讀

者嘆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息照撫其背曰
卿精明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雲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人每疑其宿構父抗
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安庾杲之與抗
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
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劉家屬
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屬雲貌不變
徐官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兒見出就舍明日又召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六

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贊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
世隆鱸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
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連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
齊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
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與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
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
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
識乃夜取史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

皆茫然不識未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兖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乃歎曰不意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恂恂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而梁武時為南郡王昭業文學與雲俱為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為帝所押雲謂植曰西夏之事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

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稍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勤勞為甚願殿下知稼穡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謹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得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外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遷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竟陵王子良語臣嘗夢登一高山上有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竟陵獨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曹兄弟異於餘宗室初雲幸於子良江祐求雲女為婚酒酣乃於中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

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布之室
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烟他族及祐敗妻子
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內史舊郡畧得亡奴婢悉付
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輪官雲乃先聽民誌之若百日無
主依判送臺又郡內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
並為帝所賞郡多聚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
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益賊前內史以兵刃自衛
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侯商賈露宿郡中稱之為神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
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祐姨弟徐藝為曲江令
祐深以託雲有譁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耻至
都訢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
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誌卜
居東郊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
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嵩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
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

事及梁武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素款梁武慮昏
主疑之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駮謀之伯駮曰
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扶天
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侯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
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東
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御命至石頭梁武留之恩待如
舊遂參譖謀弒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
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梁武時納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東昏余妃頗破政事雲嘗以為言未納後與王茂同入
卧內雲又諫
梁書載雲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
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竟增以為其志大故也
今明公始定大業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
以女德為累
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
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資茂帝賢其意許之明日賜雲

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

愚按雲與沈約同尊武帝纂齊有約傳可考改恩倖以此

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若朽索馭六馬雲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雷城縣侯雲以舊恩起居佐命盡城胡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八十一

五

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入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遷在三橋間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織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述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雀妾為六宮今有

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曠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曠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哈招復以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積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時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戚重有所是非形於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八十一

五

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愈速即時愈政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年文伯乃下火而牀馬重衣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賜教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又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

雜伯醫位終驃騎都陽王寶寅參軍事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
於田側為族入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婦密與之謀之
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
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
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
殺謙之兄異之即異父也又敕殺憚有司以聞帝曰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愚按朱幼方之焚昭之誤也非故也謙之手刃幼方
過若從輕流配便可省憚與異連報怨怨相尋操戈
無已皆緣齊武處置未當耳

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
此一門異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辨相論幼時顧歡見而
異之以女妻焉任齊官至吳平令異年數歲外祖顧歡
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

好羣聚誦博頗為鄉黨所惠及長折節從師梁開五館

異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編
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
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
不慮異遂巡未達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禁書卿一時
將去可謂不慮尋尚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教付
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
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詔求異能之士五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曰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
散逸之想處暗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
萬丈綠陟未登玉海千尋登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
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
若使負重遠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
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見山賓曰卿所舉
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
使異執讀累遷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忽集於異

武冠上時咸謂彈蛄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
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
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克護相繼徐州地轉削弱成願
歸罪法僧懼禍降必非偽乃遣異報法僧並教眾軍應
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旨如異所策遷散騎常侍異
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開軍國故實自周捨
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
誥教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領誥誥詳填委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主

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
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帝老子義教許
之至就講朝士道俗聽者千餘人時城西又開士林館
延學士異為左丞賀琛逸日述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
又召異講易于玄圃大同八年改加侍中

資治通鑑曰異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講分
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
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

州下品二十一時帝方事征伐恢拓淮宇北踰淮汝
東距彭城西開祥柯南平俚洞紛紜甚眾故異請分
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有州名無土地或因荒激之
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
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賦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
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
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
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主

異博解多藝園器上品然貧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主
意不肯進覽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遠近忿疾之起
宅東坡窮極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
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
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埒好飲食極滋味聲
色之娛子鵝魚獻不輟於口雖當朝謁從車中必語飴
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
逢至今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茂我尤甚是以

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
質怒無文以綱維為己任異文華敏治曲營世譽二人
行異而懼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
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
聞殊有異論異曰政事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
吾豈可以其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舍人如
故初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
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帝欲納之未決嘗夙
興至武興閣獨言我國家猶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
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答曰聖明
御寓北土遺黎誰不慕仰因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
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入獎其計若不
容受恐絕後望願陛下無疑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
納之及貞陽侯淵明敗沒失亡數萬人帝憂曰今勿作
晉家事乎

資治通鑑曰帝方晝寢宦者張僧胤曰異啓事帝駭
之遽起乘輿至文德殿問異曰寒山失律上聞悅然
將墜牀僧胤扶就坐嘆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又
曰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矣

尋淵明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中和睦敕有司定議
異又議應和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
徐陵使東魏通好時候景鎮壽春疑懼畧答請絕和及
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五

申聞異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
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累啓上聞異以景孤立
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有一客並
不聞奏故朝廷無備

資治通鑑曰景引兵臨江羊侃陳計討之見侃傳異
猶言景必無度江意寢其議

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帝實欲
觀城內虛實帝召問之思玉始稱背賊請問陳事帝將

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異侍坐乃曰思玉豈刺客耶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

資治通鑑曰答言異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

異大慙景遂以討異及陸驗為名及至城下又射啓言異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纒臣所陷欲加屠戮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下誅異等臣欽嚮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異等為名耳今日殺異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妖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異之方幸在朝莫不測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異簡文為四言愁亂詩曰愁彼陵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藏塞我王度又製圍城賊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

未綏問射狼其何者訪馳暢之為誰並以指帝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異卒帝悼惜之方議贈左右有善異者乃答曰異生平所懷頗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異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帝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有也異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一

有臺池既好每暇日與賓客遊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吾未嘗有散施厨中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論曰朱異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又延寇敗國實異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毋既弗加賞亦斯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一

南史八十二

姦惡

王韶之

褚秀之 法之

王晏

蕭坦之

周 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王韶之字休泰父偉之少有志尚晉世詔命表奏軌手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

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語往西省因謂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為職義興十一年宋武以詔之博學有文辭轉中書侍郎晉安帝之崩宋武使詔之與帝左右密加醜毒

晉書曰韶之繼帝東堂與此不同然以從人非造意得免列賊臣幸矣哉

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黃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號騎將軍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學宋書

宋書曰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擒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啟曰斯乃一時權制非經國弘本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窮亂抵送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遂拔徒隸緩帝當年列齒齊民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愚謂此四條不合贖

罪侍中褚洸之同詔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 愚謂詔之黨劉裕殺進不知因坐何條請自思之

詔之為晉史序王珣貸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顯詔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詔之不絕諸弟未相職者皆不復往來詔之在郡尚慮為弘所絕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後為吳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有集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於世宋廟歌辭詔所制也

褚秀之河南陽翟人晉太傅哀曾孫父典金紫光祿大夫秀之歷大司馬瑯邪王德文從事中郎黃門侍郎王即晉恭帝也已為宋武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雖晉氏姻戚而盡心宋武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從太常弟洸之亦歷顯官為宋武車騎從事中郎歷廷尉卿宋受命為侍中與洸之並盡忠武帝每晉恭帝生男輒令方便殺之或誘賂內

人或加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封零陵王居秣陵官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牀前武帝將試之不欲遣人入內令秀之兄弟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入進藥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

宋彭城王義康為文帝所殺其事其言皆同見義康傳

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恭郎武帝曰彼自是燕家佳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何關人事可用褚佛洸之小字乃用洸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為叛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嚮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洸之洸之不信乃以誣人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遣以郎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彭直攻山陰洸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卽令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

侍謝芬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詔議
參軍孔賓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在艱中皆
起為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
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
師水軍禦之而身所領出次近郊師與行參軍漏恭期
宋書漏作瀾未知孰是

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諡曰質秀之元嘉時卒
於官淡之子裕之字叔度名與武帝同故行字厯中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五
諸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
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宋武板行廣州刺史
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

宋書曰盧循餘黨盧敬道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
言統府叔度以敬事等窘迫方降報使誅之慧度不
加防錄敬道集士命攻破九真慧度討平之叔度軌
貶慧度號為奮揚將軍不先上聞為有司糾詔原之
在任四年廣營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

都凡諸親舊友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相國右
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將軍帝以其名家能竭盡心力
甚嘉之封番陽縣男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蠻
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王晏字休熙一字士彥琅邪臨沂人父普曜秘書丞晏
任宋至車騎晉熙王爽為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為長
史與晏相過府轉鎮西板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隨齊
武帝鎮益城時齊高時威權雖重而眾情猶惑晏便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六

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謀
機密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
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及帝即位意任如舊遷侍
中祭酒遭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父普曜藉晏勢多歷
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為丹陽尹晏位任
親重自豫章王綏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
踈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為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為
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

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
依王導諡為文獻晏啟帝曰導乃得此諡但宋宋不加
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為右僕射領
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薛
林即位轉左僕射齊明謀廢立晏便嚮應接未轉尚書
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杖五十人入殿時齊明
將圖篡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譔兄弟握兵權遲疑
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譔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
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進
爵為公晏為於親舊為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
論常非武帝故事眾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
相疑斤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百餘紙皆吳論
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咨曰鸞清
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
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暹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

有勲且未有罪暹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
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
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
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
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
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帝素疎中興初雖以事計委
任而內愈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
職並用周族門義每與帝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大貴雖容語好屏人帝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
于文聚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
右單景偽陳世範等采丑現言啟帝云晏懷異圖是時
南郊應親奉景偽等誣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
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帝乃停行先報
晏及徐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偽言
益見信元會單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
南齊書載此詔內言晏輕跳險脫在貴彌著猜忌反

復觸情多端餘多誣辭故不全錄

謂河東王鈺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并收付廷尉晏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椽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椽子猶紙內搖動數莖有聲又於北山廟答寤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醉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敗晏子德元有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並誅

蕭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父欣祖武進今坦之與蕭湛同族為東宮直閣以勤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大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戲校獵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以明帝方

輔政乃改附之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

臨汝縣男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勅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叔禪跂林垂足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耶昔元徽獨行途中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遺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姚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者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與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抑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夫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

不從執馮拉帝連奉繫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
扶抱還壽昌殿瑋瑁牀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
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試既與
蕭堪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
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
顏基並應還都謀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舉事明帝慮
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為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
曹道剛朱隆之等特已猜疑街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謀惶
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
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主為侍中領軍
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
立始安王暹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
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觀上文坦之力也四字去賊臣謀一間耳獨不代功
不蹈非故差之妙哉蕭林之假手東昏也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期不敢言及暹光起事
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跣履走達臺遊邏主
顏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
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愈嚴坦之謂曰身
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朝廷若不信自
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暹光舉事乃
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樓坦之
日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至新亭道中收暹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儀仗
乃進西掖門聞鼓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
叩北掖門遣暹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台徐孝嗣入左
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驅西掖門或勸我服約
慮外軍已至皆我衣或者謂同暹光無以自明乃朱服
入堂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眾軍討暹光事平還尚
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鬚
語聲嘶時號蕭症剛很專勢羣小畏而憎之暹光事平

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院宅故應無他收之家赤貧惟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為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主

帥得郡中豪傑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為主據臨川之地梁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討蕭勃迪按甲保境以觀賊敗

陳書曰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

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厚撫之琳至益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為南川諸郡可傳

檄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迪大敗之

陳書曰猛等與余孝頃合眾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逼迪迪使周敷率眾頓臨川故郡截江斷口與戰大破之屠其八城 愚按迪嗜殺如此能無自及南史刑之何也

擒孝欽猛等送建鄴

陳書曰收其軍資器械山積並虜具人馬並自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古

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附王琳迪與周敷黃法氾等圍曇朗屠之盡有其眾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益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趨起願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氾率其所部詣闕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暉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與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與益成事覺盡為故擒天嘉三年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眾軍與高

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克乃遣安城
王項摠督討之迪眾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
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
東興嶺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於山谷初侯景
之亂民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
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欵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
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袷履居常
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按繩破襪傍若無人輕財
欵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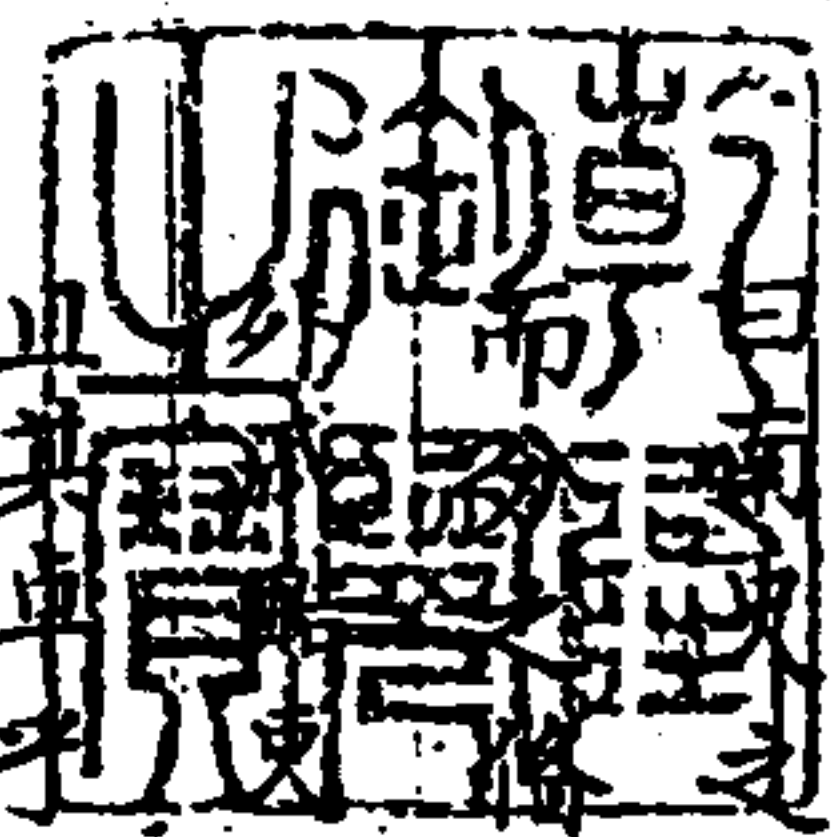
好施凡所周瞻毫釐必均訥於言語而矜懷信實臨川
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照達仍渡
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復出東興帝遣都督程靈洗
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
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

航三日

陳書曰其人尺痛舍於邑子邑子以告牙牙執之

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集於朱雀

此南史所列賊臣之一也然迪不識天命尚有善政
可紀若以抗忠臣王琳為罪則謂之奸惡固宜 或



多其所未備也孝行節義北史南合子析
乎且烈女補藝術補皆如此史例而獨於
周補何也子曰有以夫外戚不橫故不見
且其卑乎能自見者宜時傳而不宜類傳若孝義美
名也微顯闡幽以搜剔為快獨酷吏何搜又何剔哉
於外戚則不必其有而於酷吏則反幸其無

欵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二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三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十三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
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遺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
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
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馬
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
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
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
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

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

二百餘里有西園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
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
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石貝沉香右貝者樹名也華
成時如繩毳抽其緒紡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
五色織為班布沉香者土人所斷積以歲年朽爛而
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次浮者棧香自漢以
後見各史者不載至晉末其王文敏為扶南王子當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繩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卒子陽邁
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光
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
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為林邑王陽邁卒子
咄立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為閣石干開門戶皆向北
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黃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
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履賤者跣行自林邑
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如瓔珞如佛像之

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為禮成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八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王相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克乃還自十二年至十八年每遣使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遺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慈伐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畧日南戶其大臣毒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師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克之乘勝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時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

人檀馮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為南充州刺史坐酣飲贖貨迎狹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卒見胡神為祟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陽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凱獻白猿凱獻白猿詔加持節督綠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卒子弼義跋摩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成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為持節督綠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成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為持節督綠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並狸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代患之家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沉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並

無功輒殺檀而反沉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香木象犀孔雀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土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之往還交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傳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大二頭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睭國中之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又客有往者亦死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

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堰名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二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州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中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王凡事見前代無關於宋齊梁陳者皆宜削去此朱昭芑史糾中語今從之見北史

持黎陀跋摩於宋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橋陳如閣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

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
出入乘象孀侍亦然王坐則徧踏翹膝垂左膝至地以
白壘敷前設金盆香鑪于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
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壚土葬
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
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卒庶子留
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竹當抱老奉表貢
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娑羅樹葉并獻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七

齊珠鬘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
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
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
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
髮青紺色象佛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
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
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
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闍浮提一

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
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
同滅吳後平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渡江
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
成而亡弟子僧顯繼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
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心
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
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八十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八

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楊
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
語竟如隋高巖忽然醒悟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
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
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因知必有舍
利乃集眾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
鐵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
尺即遷舍利北對簡文所造塔處西造一層塔十六年

又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武帝所開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釧釵鐻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珎珎內有金鑲鬘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帝問太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否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暨二刹各以金鬘次玉鬘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八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

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利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楊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乃令人於光處掘視得金像無有光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千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金石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孫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馬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邊河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

郁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遠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命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謂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一

名畫記朝野僉載曰張僧繇吳人武帝天監中為武陵王紀國將軍吳興太守帝修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帝每有思遣僧繇傳寫儀刑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乃後梁孝明帝所置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曰釋門內如何畫孔聖人僧繇曰後當賴此及周武帝滅佛法焚諸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折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固請點

之須臾雷霆破磬一龍乘雲騰去未點睛者見在閩州興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污聖容僧繇乃畫鷹東壁鷄西壁皆側首視唐外自是鳩鴿不敢至其神若此唐間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三往乃寢食其下數日方去西南夷阿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一人表此微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二

呵羅單國都閣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曇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達六通為世間尊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既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遠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為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為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三

使獻方物閻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象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種

梁書載表曰揚州閻浮提震旦天子萬善震嚴一切

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日天子身心法淨亦復如是今奉薄獻願垂哀受

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唐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于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班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四

古貝栴榔栴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于夢中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還國比本畫符同因盛以寶函日加敬

禮後跋陀死子毗針雅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

梁武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國臣土安樂人民和善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溢溢周迴屈曲順超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大梁天子功德寶藏救世大悲是故至誠敬禮稽首問訊

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五

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畧同偏多棧沈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為干漫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脚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旛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不敢害乃遂出境遂奔天竺妻以長女俄狼牙王死大臣大臣迎還為主

二十餘年卒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珉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為物暴乾之遂大硬國人披古貝如帔及為都縵乃用班絲者以瓔珞

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六

劍偏坐金高坐以銀鍍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旄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道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堯發琉瓈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八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二萬里一名身

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
 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
 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
 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畏戰弱與月支國臨
 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
 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
 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曼好裘氈毼火齊狀如
 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薄蟬翼積之則如紗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七

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
 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
 然一物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萃其汁以為香膏乃賣
 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
 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花裏被蓮者相似
 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賈人轉賣他
 國土俗又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
 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壑下注大江宮殿皆雕文

縷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花水陸通
 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雜舍衛葉波
 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共尊奉之以為在天
 地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
 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元喜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
 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
 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十八

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
 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那陀遣長使竺留陀
 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
 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東漢孝明時法始東流自
 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楊尹
 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不
 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

宋書曰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

竹銅綠摩損無極無闕神祇有累人事

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闕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報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羗人高闔謀反帝因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瘦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

宋書載表曰臣聞帝王締制八寓雖儒法枝派名異條分宗親嚴上厥繇摩奘惟浮圖為教凌越典度失隨方眇跡迷製化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兵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者朕而值休萬乘者哉今九仙盡寶百神聳職而畿氓之內舍弗臣之氓陸席之間延抗禮之容非所以澄一風範也臣等參議

以為沙門接見比富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

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夢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寺驅僧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父為廣武令道生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為之誅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姪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有才章兼內外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眩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聽啟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虚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為客主酬答

宋書載曰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釋氏即物為

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白曰
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之又空不翅于空矣
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
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体令構羣材以成
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檀木之体有
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茂累息之因興滅無常因緣無
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悞矣白曰
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山高累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三

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穴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
盈于中國非理之與故不舉為教本耳子固以遺情
遺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問乎黑曰
周孔為教止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
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
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闍無
窮之業拔重闕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
設一慈之救羣主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惧其罪

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
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翱翔於上世後悟騰
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
大其言矣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蹈道惧地獄以
救身孰與從理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
施一以繳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
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
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有欲矣澄神反道其可得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三

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秘其當生之滯
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
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
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
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幽都
永滯昧谷遼遼閭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
謂也當先遣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
白自生耳乃丹青眩蠟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

縻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苦
 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
 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佛闡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
 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腥
 跡之微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
 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不遠於清淵耳
 白曰有迹不能不做有術不能無偽此眩人所以枉
 桮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做反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為高耳淫妄之徒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夸
 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為其然愛物去殺大士
 布無濟之念仁義立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
 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
 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于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
 迦辨而不實請嘗言之夫道以仁義者服禮以從化
 帥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耳辭興於有欲而滅於
 悟理談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

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兌由
 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
 失
 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
 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斤文帝見論賞之元嘉
 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
 數十輛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
 琳著高履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伴宰輔會稽孔顛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可謂冠履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
 推時闢場寺多禪僧都下為語曰闢場禪師窟東安談
 義林孝武大明四年設齋中興寺有一異僧眾莫識問
 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
 改中興曰天安寺
 天安乃後魏獻文帝年號魏書又以為魏取宋淮北

之兆觀此則於宋不祥孰甚

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飾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龍見重釋學

師子國天竺旁國其地和適無冬夏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只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五

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始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微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梁書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我先王以來不嚴而治奉事正法欣人為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

今奉薄貢願垂納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三

五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二

南史八十四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柔然

即高句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其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
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
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
加馬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
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錄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
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時南與朝鮮獫狁東
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

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
俗節食好修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
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冠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
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
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族有消奴部絕奴
部灌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
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
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足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
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
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
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子俗好淫男女多相
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衣其死有槨無棺金銀財幣
盡於送死積石為封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於
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
獫皆屬焉晉安帝時以高麗王高璉為使持節都督營

州諸軍事征東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祚加鎮
東大將軍餘官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
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
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北燕王馮弘
為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帝遣使王白
駒趙次興迎之並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
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漱殺
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帝以遼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帝欲
侵魏詔璉獻馬八百匹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
奉表慰國哀再周並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柎
矢石弩七年詔進璉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
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
授爵位

南齊書曰璉亦使魏南然強盛不受制魏置諸國使
即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

冗從僕射劉思毅使南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
謂主客郎裴叔明曰我等來造卿國抗敵惟魏東夷
小猶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毅謂南部尚
書李思冲曰我朝處魏使未常與小國列思冲曰寔
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
毅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魏國必纓冕而至
豈容見黜高麗冠折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
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上何物答曰此即古弁遺像

百餘歲卒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
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為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
十七年雲卒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持節督營
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
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

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馬韓二辰韓三弁韓弁

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

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

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畧有

遼東百濟亦據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

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

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

兼謁者閻邱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後

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

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

河西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帝並與之毗卒子慶代

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

言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詔並

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卒立子年都都

卒立子年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

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

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

遣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為強國其年

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

濟王五年隆卒詔復以其子明襲爵位號所都城曰固

麻邑曰擔魯如中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擔魯皆

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國近倭頗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文身者言語服章畧與高麗同乎帽曰冠襦曰複衫袴

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

年累遣使獻方物並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

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

並號慟見候景傳景平乃得還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其地東濱

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

曰斯羅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

始隨百濟奉獻方物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
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三
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
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貢早支壹早支齊早支謁早支壹
吉支奇貝早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
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言語待百
濟方通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官有伊支馬次彌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獲支次奴往靺鞨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椒蘇
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
蛇皮堅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則蛇
死物產畧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
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
蓬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
多壽考或八九十或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四五妻
賤者猶兩三妻婦人不淫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

者沒其妻子重則滅族晉安帝時倭王讚遣使朝貢及
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
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表獻方物讚卒
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
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
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消等十三人平
西征鹵冠軍輔國將軍詔並聽之聽之二十年倭國王
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將軍如故並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卒世子興遣使
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卒弟
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
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
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
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
五國王道融秦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遠百

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
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黃今欲練兵治甲申
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
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
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年中除武持節都督
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
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
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自行可一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甚美行
者或射而食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
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
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主所居飾以金銀
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沉于水銀之上
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予猛虎食之有枉
則不食經宿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
士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
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
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芻國人食之實
如黎而赤績其皮成布為衣亦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
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有南北獄若
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
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
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於九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
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
初貴人第一者為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
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尊從衣色隨年改易甲子年青丙
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
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
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黎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
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法婿往女家門外作屋

晨夕灑掃經年女不悅即馳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為神像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尉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娠六七月產子胸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十一

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如中國但語不可曉其男人身狗頭聲如吠食有小豆衣如布築土為牆形圓其戶如竇云河南宕昌鄧至武興並氐羗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其舊上編於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奔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流沙地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十二

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為辮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奔洛干始封昌黎公吾公孫之子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稱河南王慕延卒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卒子度易侯立易侯卒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羗校尉西秦

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卒子伏連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之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卒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卒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卒子彌泰立大通七年策授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畧同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

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疋俗呼帽曰突何衣服同宕昌

武興國本仇池

南齊書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導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氏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為版屋土牆

楊難當自立為秦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宋書曰高祖踐祚進氏楊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二年改封武都王以其長子玄為世子盛卒玄立玄字黃眉雖為藩臣猶奉晉義熙年號善待士為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知畧玄不能容因其子殺人並撫誅之文帝以玄為武都王乃奉元嘉正朔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自立

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兄子文德又聚眾葭蘆宋因授以爵位

宋書曰前鎮東司馬符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為主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仇池公遺露板駢告朝廷詔曰近有仇池公表函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炭春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糾糾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

宋書曰時世祖鎮襄陽執文德送京師以失守免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八十四

五

削爵土王師北討起文德為輔國將軍率衆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武平羣氏據唐魯橋以拒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高遁追斬之陰平武平悉平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南將軍秦州刺史孝建六年以保宗子元和為征南將軍以頭為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並為酋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

朝廷不正元和號位雍州刺史王謨表言頭自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自言不顧孝道陳力邊捍未為朝廷所識所希正在西秦假節爾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由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未足吝元和小弱未可專委數年後必可嗣業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奔索南

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八十四

六

宋書文度作文慶

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為武都王武興之國始此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葭蘆鎮主

南齊書曰建元元年詔以廣香反迷歸王復地千里以為督沙州諸軍事沙州刺史尋進征南梁州刺史范栢年被其將李烏奴懼走入氏中中為寇荊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討之與廣香書曰夫廢典無謬逆

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栢年懷挾
鬼熊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
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栢年近已梟擒烏奴頻被
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素太守王
道寶等領銳卒三千過途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
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等並簡徒競驚選甲爭擊雍
州水步行次魏興並山東僑舊會於南鄭或汎州墊
江或飛旂劔道腹背鯨騰表裏震擊君亦世忠款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識理順想即應接共為特角昔沈攸之資十年之積
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無遺
鏃士靡傷瘡况叢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
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藩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
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剪伐萌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
無假多力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
愚按疑賢王也故存其言於此

卒子昺立昺卒子崇祖立崇祖卒子孟孫立齊永明中

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圻山歸齊齊武帝
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卒以族人集始為
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南齊書曰集始反率氏蜀雜眾寇漢川梁州刺史陰
智伯遣軍禦之不利退保白馬賊萬餘人縱兵火攻
其城柵智伯又遣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馬步數千
人救援至白馬城東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
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奔潰殺獲數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人集始奔入魏界後復請降

梁天監初以集始為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
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為冠軍將軍
孟孫為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
王集始卒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
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卒詔贈
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卒子智慧立
大同元年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

詔許之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大姓有苻氏

此秦主苻登之後耶晉書稱登孫宜奔楊盛當本此姜氏梁氏言語同中國著烏阜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鞋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猶夏其作梗已舊宋之方盛亦屢與戎役豈詩所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乎今亦編錄以備諸蠻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爾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種落布諸郡縣宋時因晉故事於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雒溪構溪辰溪酉溪武溪

宋書作舞溪

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前世以來屢爲民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後沔中蠻大動行旅始絕天門淩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民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爲寇破淩中鹵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叛至孝武出爲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雒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遣軍討之失利曇韶又遣二千人繼之蠻乃散走是歲涅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

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圍斗錢栢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以具裝馬來射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諸郡民戶沉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為之虛弊云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斬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舟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蠻中共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克獲而旋司馬黑石徒黨三人一名智黑石號太公以為謀主一名安陽號譙王一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擒之之為蠻世財所篡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

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皆叛及子勛黨敗於鵠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兵攻郢州克之以益州之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卒子姿思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玉門以西達於西海考之漢史通為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畧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闕氏為主後為河西王沮渠牧犍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奔柔然無諱據之稱王一世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為王名嘉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人謚曰詔武王子堅嗣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

其國蓋車師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比鄰
救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濟林
新興寧由始昌為進白刃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
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
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畧同有
伍經歷代史諸子集貌類高麗髮垂於背著長身小
袖袍縵襦袴女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婚烟有
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益州相似備植九叙人多噉麩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
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薊薊中絲如細纒名白疊子
國人多取之織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鳥者旦
旦集正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方散去梁大同中子
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別種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鹵有
功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歷宋齊不通中國
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如遣使獻方物普通

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
貢獻魏居代都滑猶為小國屬柔然後稍強大征波斯
盤盤屬賓焉者龜茲疎勒姑墨于闐句般諸傍國開地
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梁人以麩及
羊肉為糧其獸有獅子兩足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
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婦女被裘頭上刻木為
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並城郭氍毹
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
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
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
吉言語待河南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蜜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
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
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殺其先蓋匈奴別種胡漢灌嬰

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畧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舊國自晉渡江不通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舊國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鬘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西鄰滑國南接屬賓北連沙勒所都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

末國漢世且末國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速中有鷲鳥瞰羊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地鹹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婚法下聘財訖女婿將數十人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婦婿著金線錦袍獅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泛憐國接壤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寔繁柔然

南齊梁書曰芮芮國

為族蓋匈奴別種後魏南遷後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畜牧以穹廬為居辨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袴深雍

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巨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
引之共謀魏

南齊書曰宋世其國相希利栗解星算數術通胡漢
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

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並力攻魏

南齊書曰太祖建元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與上
書欲伐魏謂上足下自稱吾

其相國刑基祗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歷觀圖緯代宋者齊

南齊書曰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宋武匡
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國嗣不繼繼今

皇天降禍于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荒遠粗閱圖書
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

此其驗也水運遶屯木德應運于年垂劉穆之記崕
嶺有不祚之山房房讖云卯金十六年草肅應王歷

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適此國

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資故能光權定之業濟
恃主之難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帝無常族歸于有道

計受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領戴莫不引領設未龍
飛不冝冲挹皇芮承緒肇自二儀吳漢殊誠義同唇

齒方欲克期中原龔行天罰振霜旅於并代鳴和鑿
于齊趙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隣好倂縱齊

魯荒餘歸仰豈不盛哉

又獻師子皮袴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南齊書曰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
云此扶掖皮非師子皮

後稍侵弱永明中

南齊書曰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
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

土異織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
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悞

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

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濘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雨問其蓋蓋以暎云

論曰自晉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通惟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賁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耶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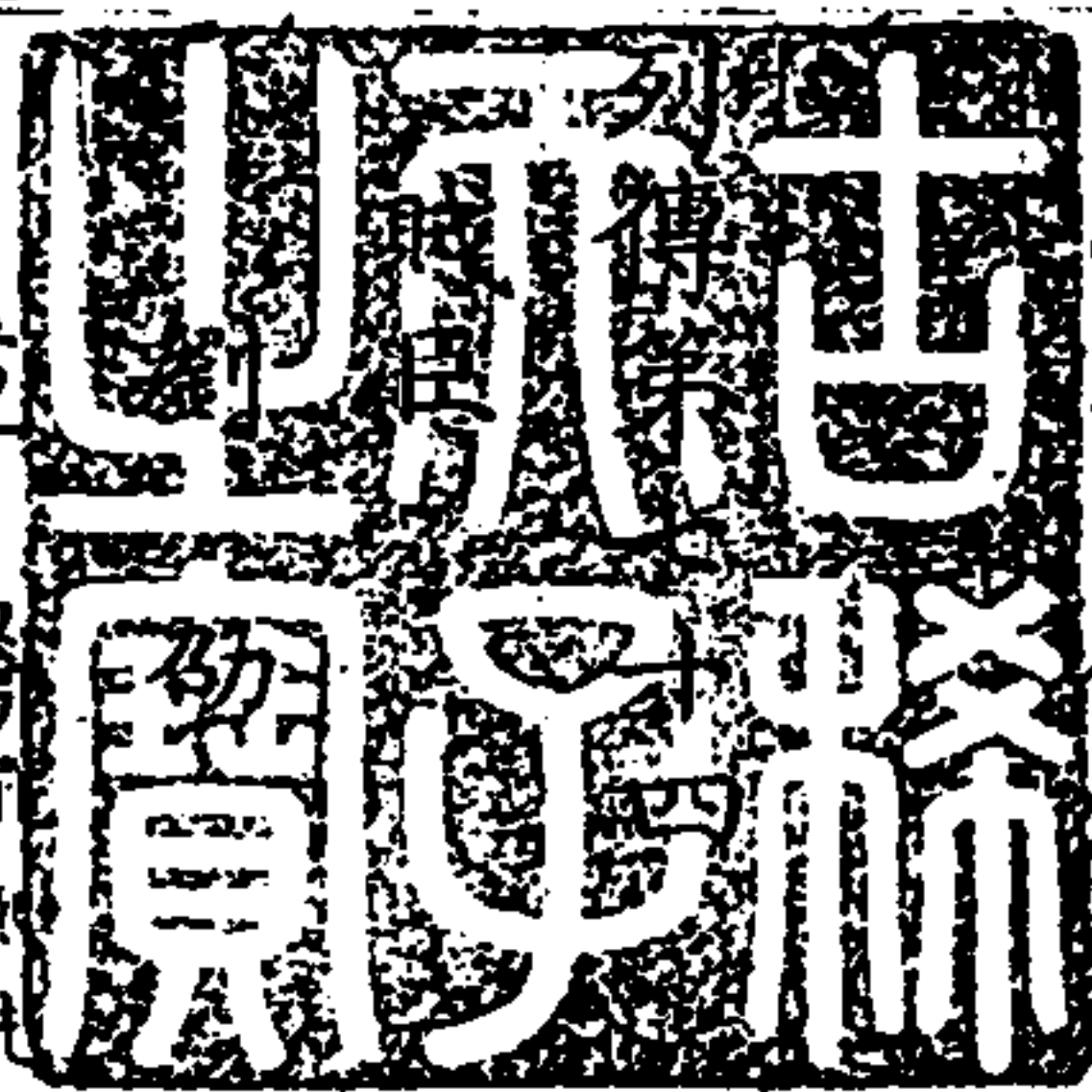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五



魯爽

蕭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蕭遙光

沈約

蕭宏

蕭正德

蕭正則

蕭賁

陳叔陵

陳伯固

元凶劉劭字休遠文帝長子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愚按宋之欽宗嫡出生於徽宗立後又明之武宗嫡

出而生於孝宗立後又獻愁太子嫡出而生於殺宗
立後皆嫡皆不利異哉

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於劬側帝不
悅初命之曰劬在文為召刀後惡之改刀為力年六歲
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為更築宮制度
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
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
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帝必從之東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劬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帝將北侵劬與
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

宋書曰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

帝登石頭城有憂色劬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
下帝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江
徐不平帝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蚕欲以諷勵天下有女
巫嚴道育夫為刼坐没入溪官劬姊東陽公主應閣婢

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主乃白帝託云善慧求召
入道育云所賜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
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主及劬並信
惑之始與王濬素任事劬並多過失慮帝知之使道育
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
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劬等敬事號天師後遂為巫蠱刻
玉為帝像理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
鵡養為子實與濬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並與巫蠱事劬以天興補隊主主薨鸚鵡應出嫁劬慮
言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為妾不以啟
帝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帝後知天興領隊遣閣
人奚承祖讓劬曰汝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
何處劬答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驅使視其形容粗健
使薰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
劬俱書告濬並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
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

賀故不應讎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若其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任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且令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劬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帝為彼人或以為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任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啟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與私通事泄請劬殺之劬密使人害天與既而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與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帝帝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劬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埋帝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帝詰責劬濬劬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旣家帝為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書傳空言不意親觀劬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

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生端門滅異軫二十九年癸亥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脩練形術自言亡期如期而亡既殞義恭疑其仙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刻血流於背帝聞而惡之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帝憂有禍發輒加劬兵東宮實甲萬人

資治通鑑考異曰按二十九年劬濬巫蠱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明年正月災異更加劬兵理宋畧止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東宮實甲萬人為是 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帝云京口民張旣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帝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帝謂劬濬已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駭須檢覆廢劬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濬淑妃養為子 愚按前摠敘文帝諸子內又云潘淑妃生濬何也宜云不知母氏

淑妃愛潘潘之心不附妃妃被寵帝以謀告之妃以告潘潘報劾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陳淑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有二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第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劾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劾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帝見超之以几自鄣超之行弑帝五指俱落並殺湛之劾進至合殿中閣見帝已崩出生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門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荅斬之遣入

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劾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荅曰心邪劾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名始興王潘率衆屯中堂劾即偽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劬肝心破裂令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劾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改年劾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乃使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不從及劾弑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與人曰十旬耳劾聞而怒毆殺之即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為尚書射僕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飲劾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

相危我已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
隊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
中成服日幼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
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
司隸校尉以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
司徒南醜王義宣為太尉刺史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
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先殺長沙王瑾弟楷臨川
王燁桂陽侯覬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帝不敢盡美僅為中宗景皇帝

愚按武帝僅稱高祖文帝非創業首君何得反稱太
祖孝武改景為文是也改中宗為太祖亦非也

及聞南醜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
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
四月立婁殷氏為皇后孝武檄至幼自謂素習武事謂
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
自出惟恐賊酋不敢動耳中外戒嚴禁孝武世子於侍

中省南醜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幼使濬與孝武書
曰

宋書載濬書前段曰聞弟忽起狂謀阻兵反噬縉紳
忿歎義大激怒主上自登宸極威澤薰宣人懷甘死
物競舍生弟蒙眷遇著自少長而信惑奸偽忘慈恩
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

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吉道所
以淹電紘霆猶冀弟迷而知返耳聖恩每厚法師令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鐸法師孝
武世子小名也幼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
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驅逼今忽誅其餘
累政足堅彼意耳幼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幼
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何尚之慮義兵倉卒舟
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若今遠出梁山則京師空
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不知養銳待期

宋書載義恭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故事不

憂不破

劬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宋書又載斌曰三方同惡勢據上流形勢如此實非小敵惟宜及人情尚可決力一戰端生臺城何由可久

劬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為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右軍參軍劬以其有將用故以督委之或勸劬保石頭城劬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

宋書曰麗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及義軍至新亭劬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劬重賞皆為力戰將克而魯秀鳴退鼓軍乃止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

宋書曰劬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劬走還朱雀門蕭斌臂中流矢

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劬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劬以輦迎將候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鐘山郡王燕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鏐為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劬獨袞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宋書曰劬兵敗於曲阿遣人焚都水西裝及左尚方決破栢岡方山埭以絕東軍又緣淮豎船船為樓多設大弩又使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

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鈎得一船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杖歸降是夜劬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劬使詹叔兒焚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宣

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
幼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閩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
祚與辟安都副譚金因乘之即得俱入威質從廣莫門
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
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幼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
執之潘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錄俱出西明門將南
奔遇江夏王義恭于越城潘下馬曰南中即今何所作
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
審猶能得一職自効否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
於馬上斬首潘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
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潘少好文藉資質端
妍養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淑妃專總內政潘
人才潘美母又至愛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
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
以淑妃見幸恚恨致崩故幼深病妃及潘潘慮將來受

禍乃曲意事幼幼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為帝所讓憂
懼乃與幼共為巫蠱後出鎮京口

宋書曰潘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後
還朝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潘謂必歸已而帝以授
南燕王義宣潘甚不悅

乃因負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
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潘太子次第不應
速出帝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潘為衛將軍開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潘入朝還
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
九年七月也帝悅歎彌日謂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
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
我耶

宋書曰上使左右朱法瑜密責潘辭甚哀切又賜書
讓之潘惶懼不知所答潘還京本暫去上怒不聽歸
每夕輒開便門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

明年荆州事方行二月潘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
藏嚴道育事發明且潘入謝帝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
問潘惟謝罪潘淑妃抱潘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
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
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潘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
判必不上累劬入弑之且潘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
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潘
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潘未得劬信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七

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
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
也潘不聽乃從南門出徑白石頭俄而劬遣張超之馳
馬召潘潘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法瑜固止潘潘不
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

宋書載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公但當堅閉
城門生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情事如此今豈
宜去

潘曰皇太子令敢復言者斬及入見劬勸殺荀赤松等
劬謂潘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潘曰此是下情由來
所願其悖逆如此劬將敗勸劬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舟
及劬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劬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
在新亭將劬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劬曰天地所不覆
載丈夫何為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
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
能乞遠徙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劬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七

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
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
二兒劬曰殺諸弟一事有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
之麗秀之亦加誚讓劬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
四子語南平王鐸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數曰
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劬潘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
市劬妻殷氏賜死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
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

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潘妻褚氏丹楊尹湛之
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誅餘子女妾媵並
於獄賜死投劭潘尸首於江

魏書島夸傳載時人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紫
前見子弒父後見弟殺兄

其同逆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
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剗心商割其肉
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其尸於石頭
四望山揚灰於江段劭東宮所往齋汗渚其處封高禽
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為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偽司隸
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並賜死冲為劭草立符文又妃
叔父弘為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宋書曰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為文帝所委任
先以衛將軍入直至西掖門聞宮中有變率城內禦
兵至閣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啟求受處分

范粵字蔚宗順陽人父泰見前母如廁產粵額為博傷
故以博為小字出繼從伯弘後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
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秘書丞父憂去職服闋歷尚書
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
府粵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第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
開北牖聽晚歌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
得志乃別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作於屈伸榮辱之際未
嘗不致意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嵩為宜都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嫡母隨嵩在官及下報之以疾粵不時奔赴及行又攜
伎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
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粵長不滿七尺肥黑禿
眉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粵偽
若不曉終不肯彈帝嘗宴欲歡適謂粵曰我欲歌卿可
彈粵乃奉旨帝歌畢粵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
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
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點之為廣州刺史以賦下及

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出先
密懷報効以粦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為粦所重
無因進說葉錫謝綜雅為粦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
富乃傾自身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掘行以物輸之
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粦戲熙先故為不
敵前後輸粦物甚多粦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詞辨遂
與申莫逆熙先始以微言動粦粦不回粦素有閭庭論
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乃以此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六

之曰丈人若是朝廷相待厚何故不與婚為是門戶不
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粦然
然意乃定時粦與沈演之並為帝知待每被見多同粦
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粦又以此為怨
粦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垂離綜
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
粦求解晚隙復往好粦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
帝曰臣歷觀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

逆之罰况我康姦心露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大梗
常存將成亂階帝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帝必以非道
晏駕由骨肉相殘而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
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義康女夫故帝使綜隨
從南上既為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
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
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
命下都亦潛結腹心現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錫恩遇子弟承
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
思話及粦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
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有法畧道人先為義康所養
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尼法靜出入義康皆感激舊恩
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法畧本姓孫改
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診脈
法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就

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程許為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上付以牋書陳說圖識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醜采藻殺之湛之又謂粵等威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粵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餘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

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為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踣禍流儲宰

宋書又曰伯符罪百泥犢過十玄莽率士切心華夸泣血

乃奉戴義康

宋書又曰湛之粵等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及其黨而普天無主羣萌莫繼彭城王

體自高祖龍潛鳳棲於茲方稔蒼生饑德億兆可化豈惟東征有鳴鶴之歌陝右有弗剪之思哉正位辰極非王而誰

又以既為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衛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帝於虎帳岡祖道粵等期以其日為亂許曜侍帝扣刀目粵粵不敢視俄而生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湛之上表告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

宋書戴表曰臣與范粵無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漸成周旋比年以來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惟攻伐朝士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近負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粵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為臣妄生風塵謂嫌懼深見勸誘薰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粵尋自來復具陳此於是悉出書並檄書選事及同

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
臣聞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啟震惶荒情無措詔曰范
粦素無行檢但以才藝可施頻於榮爵遂參清顯不
職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
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并皆
款服惟粦不首帝頻使窮詰猶未服復遣問曰熙先近
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粦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臣當如何熙先聞粦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
諸處分符檄書疏皆粦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蹋
耶帝示以粦墨迹粦乃引罪明日送粦廷尉入獄然後
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常奇其才使
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
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

宋書載熙先於獄中尚書曰囚小人猖狂徒識意氣
小惑不料逆順大方與弟休先首為逆謀蓋膾脯醢

無補尤戾陛下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
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禁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囚雖
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遺風但
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自膏
釜鉞遺誠將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非遠然區區丹
抱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於數術莫
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畧陳所知
條牒如故別狀願弗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後或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繫責

并陳天文占候誠帝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粦後
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粦乃
稱徐湛之小名曰是徐仙童也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
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夕在生已可知
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
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
行復即帝有白團扇甚佳送粦令書詩賦美句粦受者

援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帝猶覽悽然
粵本謂入獄便誅而帝窮其獄遂經二旬粵便有生望
獄吏因戲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粵聞之驚喜綜熙先
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每讓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
躍馬顧盼自謂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
令主上哀憐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粵謂
衛獄將曰惜哉埋如人對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粵曰
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粵最在前至獄門顧謂綜曰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五

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慙
恥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粵既食又苦
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粵家人悉至市監形賊
司問曰須相見否粵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更
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
粵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
見於是呼前粵妻先撫其子田罵粵曰君不為百歲阿
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粵

乾笑云罪至而已粵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
曾不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繫粵頭及煩
粵妻云罪人也阿家莫憶念及妓妾來別粵乃悲泣流
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粵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
陷逆亂獨不出視粵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粵轉
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擲粵呼為別駕數十聲粵
問曰汝曠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曠但父子同死不能
不悲耳粵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五

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
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粵家樂器服玩並皆珍
麗妓妾亦盛飾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
無被叔父單布衣粵及黨與並伏誅時年四十八謝綜
弟緯徙廣州藹子魯與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
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粵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
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
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

詹唐黏濕甘松蘓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
外國無取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
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此類朝士麝本
多烈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
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蘓合
比慧淋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曷獄中與諸生姪書
以自序其畧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
以來轉為心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五

宋書曰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
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必不調和以此無談功
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冒懷

宋書曰帝恥作文士又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
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多不免此累政可類
工巧圖蹟竟無得也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
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

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
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
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
故也本未開史書政恒覺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
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
既任情無例惟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
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宋書曰既有裁味故約其辭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五

至循吏以下及六夸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奇作其
中合者往往不戒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
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
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正一伐得失
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
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
傳例為舉其大畧耳細意甚多自古體大思精未有此
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

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譽自序並實故存之揭切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粵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六

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騎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有智能猶鵠鳳有文采俟時振羽何患不出雲霞上若熙先雖蘊文采自棄汙泥終無論矣帝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愚論曰世皆知刀鋸可以殛逆耳獨文帝獎借數言被以刀鋸中華袞而幾令熙先且感且漸且追恨無

者伊七尺處此華袞所以更毒於刀鋸也或曰熙先後既伏誅矣予曰毒不在誅

臧質字含文南蘭陵人父熹另見質少好鷹犬善鞠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頰項拳髮初為世子義符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五

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平甚得蠻楚心歷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充一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凌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粲徐湛之等善粲謀反量質必與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隰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城主陳憲固守告急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魏人退走

宋書曰使質伐汝南山蠻大破之生枉殺隊主又納面首生口不送臺免官

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攻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

宋書曰質為輔國將軍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已過淮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鹵據之使崇之與胡澄之二軍營山上質營城南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攻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為鹵所殺鹵又攻熙祚熙祚所領北府精兵殺賊甚多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質接兵不敢救一時覆沒三營既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將七百人奔盱眙

大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

宋書曰鹵初南出後無資糧惟以抄掠為命至是抄

掠無所得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脩守備莫不完嚴

就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宋書曰鹵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又恐城內乘水路迫乃引大舟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破之明旦鹵更方舫為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並斷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羗丁零死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羗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質報太武書云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不聞童謡言邪鹵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戒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餐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死爾若有幸得

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

市 宋書曰我本不備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蓋之粉

之屠之裂之未足謝本朝 爾識智及衆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

飲江太歲未卯故耳 宋書曰春雨已降四方大衆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

走糧今缺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刀劍欲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我揮之爾自身耶 時魏地童謡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鹵馬飲江水鹵
主北歸石濟死鹵欲渡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太武大
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纜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
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
魏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
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
車攻城土堅密每顛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

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
死者過半

宋書曰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
疫死者甚衆

太武乃解圍歸帝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
四州諸軍事明年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刀向潼關質頓
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單馬還城散用臺
庫見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帝不問元凶弑立以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為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且言文帝崩問質使
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
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
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
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
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
門入與同會太極殿度生擒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
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

施龍子幡時帝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

宋書曰盆口鈞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

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聞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近六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帝故計不行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十五

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帝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

宋書載質言曰今專據關外地險兵強持疑不決則

後機致禍

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等咸有富貴之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

受丞相質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更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為質府佐帝遣報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

南史作孝武馳使報質誅弘語意不明今改從宋書宋書載表曰臣聞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情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勲越齊晉望崇魯衛而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三十五

直醜正實繁有黨乃成紫毀未交間忠輔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宸席圖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惡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今奉旨前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謬班槐鼎豈應微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頌險夸志清君側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

末錄庸瑣奉國微誠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尚國全鋒凱歸表感慨涕言無已

馳報義宣帝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內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

宋書載檄曰臧質少負疋霧衣冠不齒味利誣天著於觸事去歲義舉雖豫誠欵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

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夸凶命假存懸在畧刻質猶復盤桓衝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山海弘量苞荒臧疾

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優榮溢寵莫與為疇

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魯無紀極國士解心

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愚狡質悉其姦諂

寘懷委仗遂外擅威刑內遊房室質生與衆俱不可

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宗國倚賴

弗見逆順之訓遂遠忽世祀近受欺構仗納姦疏還

謀社稷日者賊劭未擒凶威猶疆將毀其私墳戮其

諸子垂穎義舉解倒懸之急論恩敘德造育為重佔亂疑功未聞其比僕家北邊氣激衝襟眺三湘而永

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聖畧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薛竟陵空率校

騎陸道步馳擅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輪搆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

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風合並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競邁私駕徐放八鑿搖響五牛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以上臨下易於轉負加以三

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

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屨至

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執與附逆居危身

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

回未震雷霆者正為諸君身拘冠手或懷乃心今而

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

而義宣亦相次繼至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有曰昔桓

玄借兵殷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謀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畧也義宣將從之

宋書載義宣腹心劉湛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計也質遣將攻陷西壘欲仍攻東城

義宣容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湛之就質陳軍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十一

南玄謀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獲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首沉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紫水草隊主表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首藏於武庫詔可質諸子黨與皆伏誅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仕晉官至南陽太守

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宋武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

宋書曰宗之善於撫御士民皆為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秦姚氏頃之病卒父執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宋武定長安執休之北奔魏魏以執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執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以殺劉康祖徐湛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十二

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執卒爽伐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羣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第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畧任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並焚後趙主石虎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以病遲還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渡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成

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
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爽俱來
奔

宋書索鹵傳曰天祚為南主拓拔壽所愛天祚因其
沉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羣鹵莫敢問
因得逃歸又載爽與南平王鐸書曰爽秀得罪本朝
負勢三世生長絕域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
如痿人思步育者望明嵩霍咫尺江河非遙夸庚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願垂援拯以慰
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

文帝悅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
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
武已崩帝更謀經畧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
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
劭弒送南醮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
請江陵事平以爽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

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冠將至劭之為逆也秀在
建鄴劭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為
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孝武即位
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

宋書曰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
力情契甚至

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垂
謬即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
請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
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倫之皆
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
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將軍薛
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
誅

蕭湛字彥字高帝絕服族子父仙伯桂陽國參軍宋元

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譙就武帝宣傳
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
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譙領宿衛
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譙啟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譙懼
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
內兵仗悉委付之心齋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即將後
軍將軍太守如故帝卧疾延昌殿譙在左右宿直帝崩
遺教譙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譙每請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譙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
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

南齊書曰明帝有所匡諫惟遣譙及蕭坦之遙進乃
得聞達

譙回附明帝勅行廢立密召諸王與叢語之不許諸王
外接人物譙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
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譙其見信如此

或問王晏蕭坦之與譙同事同志何獨列譙賊臣予

以鬱林呼譙定之負心哉此賊也

譙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伏身
素隸服譙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仗
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
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衛陽郡公明帝初許事
克用譙為揚州及有此授譙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
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譙作甌筋者譙恃勲重於豫朝政
帝新即位遣左右要入於外聽察具知譙言深相疑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二年六月帝幸華林園宴譙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
坐罷留譙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帝遣左右莫
智明數譙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凡
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
熟合飢與人邪今賜卿死譙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
遠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也還取
卿矣敕收付廷尉殺之至秋智明死見譙為崇譙好左
道吳興沈文獻相譙云相不減高帝譙喜曰感卿意無

為人言至是文獻徵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騎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衛將軍帝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為司州別使誅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諶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諶弟誅子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八十五 四十五

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啟啟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推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卯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啟廢猛無行善於彌終高帝時為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啞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

誕誅本無另傳以其皆坐諶死故仍南史不改

蕭遙光字元暉高帝長兄道生孫也父鳳遙光生而雙疾高帝謂不堪奉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以遙光猶子誅賞諸事唯與其謀議遙光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皆見從建武元年刺史揚州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以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帝久密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八十五 四十五

此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帝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南齊書曰明帝以親近卑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

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

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為牋云

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既輔東昏潛結江祐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即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沒江祐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祐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象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祐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弟召入喻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遙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象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並儲儉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火城門曰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輦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

至遙光於是戒嚴救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官寺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象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秦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戰為曹虎所擒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死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南齊書載垣歷生棄稍降虎不知南史何以改作被擒若果被擒又言之侃侃遙光何以殺歷生兒當從齊書

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衾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閉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敗

梁元帝金樓子曰遙光將敗都不識人孫樂祖曹樹生心腹委任乃問樂祖是誰樹生曰是樂祖復問卿是誰樹生以名荅時諸名士皆在側見其不識人沈昭畧昭光等一時皆去

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時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令呼遙光為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凡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

南齊書曰詔歛葬遙光屍原其諸子又齊書五行志曰初永元二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嬰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想脚踏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跛脚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着烏皮袴褶往奔之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詞也

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開闢子絳司馬端崔慶

遠皆坐誅

南齊書曰端河內人為遙光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否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臺徐世標殺之渢另見 或問於予曰遙光與鸞異乎予曰同鸞已成之遙光遙光未成之鸞若遙光亦幸而成其不以鸞子若孫為道成子孫而盡歸屠剪者幾希何也皆鸞教故賊遙光即賊鸞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父璞另見約十三遭家難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弟謂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倦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

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
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子良招士約與蘭陵蕭琛
琅邪王融陳郡謝眺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世
號得人齊明帝即位遷國子祭酒帝崩政歸冢宰尚書
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為司徒左長史進號
征南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
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勳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
武帝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而期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
今童兒豎牧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
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
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
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即曰吾君
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
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
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

天子遷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君明臣忠豈復有人
方同公作賊梁武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
旨梁武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表雲出語
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梁武令草其事
約乃出懷中詔并諸選置梁武初無所改俄雲自外入
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
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梁武召
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梁武曰
成我帝業者卿二人也梁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
侯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日吏部尚書范
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至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
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第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
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
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九
年累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

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
遂以書陳情於勉言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
帝請三司之儀弗許加鼓吹約性不飲少嗜慾雖時遇
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賜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
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
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納左目重瞳子腰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約少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十三

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
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傅常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宮
人帝問識坐中客否曰唯識沈家令約伏流涕帝亦悲
為之罷酒約歷仕三朝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
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約并有之然不能過自
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初

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
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疑以婚家相庇怒曰
卿言如是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
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劔斷
其舌初武帝欲以南海為巴陵國從和帝居之約曰魏
武所言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因遇殺見和帝紀至是
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如天稱禪代不
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十五

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護
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
止及疾帝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
即啟聞懼罪竊取赤章事因上省醫徐熒以聞又積前
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
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伐竟無
全書年二十許折有撰述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
宗為啟明帝教許之自此踰二十年所撰書方就凡一

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
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郎撰次
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
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
卷又撰選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集一百卷
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不悟而
獨得曾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
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遵用

予於尊纂范雲僅改置佞倖傳夸之媚子僉人以示
愧而獨於約則徑改賊臣傳以夸王偉謂侯景尚未
弒簡文而偉教弒與梁武初未弒和帝而約教弒等
耳或曰約才人與范曄同宜憐雖然竟絕矣以大逆
絕

蕭宏字宣遠文帝第六子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任
齊為北中郎桂楊王寶貝功曹史兄懿之難兄弟皆被

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梁武師下宏至新林奉迎

梁書曰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

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所策

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

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

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有軍次洛口前軍克

梁城宏部分垂方多遠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

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

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

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

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豈有百萬之師

輕言可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起曰

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

殿下昨求風動意不在軍恐大至沮喪欲使全師而反

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畧庸却過甚吾與言軍事

畧不相觀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敵人見欺如此乃議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英曰蕭臨川雖駭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克下邳人多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民本意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

梁書曰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

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

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損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歎城門求入臨汝侯淵歆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恐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潰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十一年正月遷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又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

梁書曰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五日初齊之末年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啣淚對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 觀宏後悖逆如此恐梁書飾辭宜南史削之

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羸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其家訐之奉敕嚴捕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帝勅宏出之即日償辜南

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志伏於驃騎航侍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十六

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

此監本男免作難免皆不甚可解

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夢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

一部增班劍六十人謚靖惠宏以介弟之貴貴無他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百間在內堂後關籬有疑是鎧仗者密以文帝友於甚原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帝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權宴唯携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氏大飲半酣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閭與徑往屋所宏恐帝見其賄貨顏色怖懼帝彌言是伏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十七

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知非仗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主奪其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方不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其病帝知以其激宏宣旨與綜曰天下之文

章何限邪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
 欵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弒逆許事捷
 立為皇后帝嘗為三日戒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二僮衣
 以婢服僮踰闔失履閣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
 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納與人八人纏以純綿
 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趨
 帝後八人抱擒之帝驚墜於床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
 帝秘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
 之

欵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愚按梁書不載此事若其有之續倫賊君二人當得
 何罪乃可聽其有死耶梁之無法不待侯景亂而知
 其亡矣

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并得文才而安吉最得令
 稱宏性好內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慎衛
 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義
 嗣另見弟正德少凶惡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并好弋獵

欵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齊建武中梁武崩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
 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
 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
 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
 一絕內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幹屈盡蘭麝氛銷
 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
 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父作揚州棄
 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正德乃殺一小
 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有魏逃歸見於文
 德殿至庭叩首帝泣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
 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
 門子退世謂之董世子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
 者為民巨蠹多聚亡命黃昏每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
 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遲
 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絡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
 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為劫殺沙門徙嶺南死洪為

其父夔奏繫東治死於徙還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
三人既除民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六年為輕車將軍
隨豫章王綜北侵正德棄軍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
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汝兄部符連郡往年在
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
劫盜財物恬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通逃乃至江乘要
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宴開又奪人妻妾畧
人子女除教非直失配乃橫屍道路王伯教列卿之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空

誘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遂匹馬奔
亡志懷反噬遺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
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
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
遠教所在給汝粟餼王新婦及汝兒見理等當停太尉
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
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
即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封臨賀郡

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劫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
南充州在任苛刻民不堪命廣陵土壤為荒至人相食
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
國變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並以為倉自征南亭至
方山悉畧為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
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徐思玉在北與正德相知景遣
思玉至建鄴以其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
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空

天下忿慨豈得顧此私情葉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
正德得書大喜曰景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
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款以濟景朝廷未知其謀
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
三拜跪辭歎欬流涕引賊人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
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
賦以正德為天子號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
又世人相狠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其長子見理為太

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眾揮刃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

魏書島夷傳曰景令正德通啟云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既入輔乞解借濫以

王還邸

正德入問訊拜且泣帝曰愷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六

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範期以兵入賊遮得書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焚主第縛一婢如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焚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柳夫人讀至此令人追恨而父宏通永興公主事也

生二子日月稍久風塵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堆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畢集準於眾中叱罵曰張準堆媒非長樂主何可畧奪皇太子恐

帝聞之令武陵王紀和止之乃休及出送堆媒還之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民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見

理性甚凶麤長劔短衣出入廬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招聚羣盜每夜輒劔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

德弟正則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

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赦廣東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七

處以侯禮正則悲怨諸父與西江督護斬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事發遂鳴鼓會眾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應絕屬籍妻子特原弟正立另見正立子賁性躁薄正保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以其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正卿子

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茂朝政居嘗畫卧見柳敬禮蕭勸
入室毆之責驚起乞恩俄賊惡翻覆殺之

始興王叔陵孝宣第二子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克江
陵孝宣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孝宣以後主及叔陵為質
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旬聲
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
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已出僚佐莫預性嚴刻
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常皆逼令事已預章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
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怒自縊州縣非其
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
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
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橫征伐奪獠所得皆入已絲毫不
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
賓客悅民間細事戲虐無所不為性不飲唯多至饋獻
晝夜食噉自旦至中方寢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答

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滿湘以南皆逼為左右屬
里無遺者脫中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者
宣弗知之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
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
即諷帝進用微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
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
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
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塚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玩弄歲
之府庫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並即逼納十一年丁所
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
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啟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
墓棄安柩葬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
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姦所作尤
不軌浸淫上聞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不舉奏免政官又
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箠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

讓而已服闋又為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劔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劔進叔陵怒

陳書叔堅傳曰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

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剗藥刀斬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間後主曰即盡之為有待也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因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召諸王將帥無慮者惟新安王伯固聞而越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

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由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為台鼎摩記給報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送臺斬於閣道下持其首狗東城仍懸朱雀門叔陵知不濟遂入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五

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入巷叔陵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朴地闔豎王飛禽抽刀斫之數十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己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汙渚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陳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生而龜背目通睛揚白形狀耿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太建

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貧孝宣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暇輿至草間輒呼民下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撻旬問難往往有奇意為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脩習者重加擯楚生徒懼之學業頗進十三年為都督揚州刺史後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主

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謝譎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

愚按伯固此事與宋始興王濬諂太子劭同

乃共訛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思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發塚出游田野必偕行情好大協遂謀不執伯固侍禁中必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

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趨白楊道臺馬客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宥為民國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五

主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六

明 李清 撰

南史八十六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懷朔鎮人少而不羈魏末北方大亂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

梁書曰景以私衆見榮榮甚奇之委以軍事會葛榮

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葛榮大破之

為定州刺史始東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

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為歡用

梁書曰景性殘酷馭軍嚴整然所得財寶皆班賜將

士故咸為之用所向多捷

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曰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

濮陽郡公

資治通鑑曰高歡與宇文泰戰敗沙苑將濟河景曰

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

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後勝軍合力軍若敗後軍承

之歡不從以渭曲葦深欲火之景曰當生擒魚獮以

以示百姓若衆中焚死誰復信之歡即從之竟以戰

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歡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戰勝今必致急請以數十勁騎至關中取之歡告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

不歸得泰失景於事矣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

位司徒又言於歡曰向恨不得泰今請兵三萬橫行天

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

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

其所常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

景常輕之言似承突爾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於勸

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知及歡疾篤梁書曰歡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必不為汝用

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

愚按高歡疾篤時見澄色憂諄諄畫制景策豈於加點事獨不道破乃資治通鑑云景得書無點辭不至何也歡忘之耶吾未敢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六

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

梁書載表曰高澄天性險忌觸類縱嫉累信見召懼讒畏勢拒而不返遂觀兵汝穎擁旆周韓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歸誠聖朝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煩經略黃河以南臣之所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

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

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讀佛經於善言殿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封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為勃海王

資治通鑑曰澄遣武衛將軍元柱將數萬衆晝夜兼行襲景遇景於潁川柱等大敗景以梁師未至退保潁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六

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常社景急乃求剡魯陽長社東荆北表請救於西魏

資治通鑑曰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板關中臣既不容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今以四州為餌敵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空壓現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充須迎納願陛下速救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

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
將建大業理須隨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辭費

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
司州刺史羊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之軍
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
志高澄信之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
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
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梁書載景書曰僕鄉曲布衣出身為國綿歷二紀富
貴當年今北面相抗何哉實以妻子在宅無事見圍
專欲屠剪損軀非義身名並滅故耳尊王在昔見與
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
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
吞炭何其謬也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
闕言今梁道雍熙招攜以禮被戮我獸大康之好爵吳
楚剽劫帶甲千群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

勇如林此而為弱孰足為強書稱士馬精新冠日齊
舉指期盪滅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彼
既嗤僕愚速此亦笑君痴昧今已引二邦揚旌此討
態豹齊奮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誠懸瓠
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復尋來書云僕妻子
悉拘司寇當是見疑福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
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
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後坑戮家累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君何聞僕也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護人間之翻為仇
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返書知何能述
澄知景無歸志

三國典畧曰澄欲問景於梁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
使景佯叛欲與圖西魏西人知之故景更圖南滿其
書於梁梁人亦不信也

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師指授
方畧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淵明為都督淵明軍大敗

見俘紹宗攻潼川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民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為魏王

資治通鑑載偉等言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元氏一人以從民望則君有繼絕之名臣有立功之望河之南北為聖朝邦莒國之男女為大梁臣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七

詔遣太子舍人 貞為武陽王頊渡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三國典畧曰景與段韶夾渦而軍韶潛於上風縱火景象騎入水出而却走火不復燃

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墨頰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所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

多矣未見此賊之難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既又為景敗

資治通鑑曰光與張恃顯陣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汝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必紹宗殺汝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司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八

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並完乃被殺髮向北斗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足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騎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城人登陴詎之曰跛脚奴何為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為韋黜不容因是路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

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彼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後徐啓以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儒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之將斬黯久乃見釋乃遣於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即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六

合肥魏人攻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成請許之景聞未信乃為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淵明易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詳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訪朱异以下景志曰會將吳兒女配奴王偉曰今坐聽

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國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民間子女悉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御府錦署止充領賞不容供邊用請送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初景自渦陽敗歸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使還梁述東魏請追前好許放還帝覽之流涕乃報淵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六

聞之懼馳啓固諫 資治通鑑載啓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討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亟亟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謂北魏安強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強也陛下尚伐

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將死之
鹵使其假命強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
志士痛心昔伍員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
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
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難辭
惟恐千載有穢良吏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
氏蒙隙已深仰憑威靈冀雪仇恥今陛下復與高氏
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三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約敗而相棄今高氏
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宜
清靜自居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
計期克清趙魏不願軍出無名故以陛下為主耳今
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
之手上又報之曰朕為萬乘主豈可失信一物想公
深得此心不勞再啓也 愚按貞陽侯淵明易侯景
事通鑑載於此數啓後宜從通鑑

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
魏不知所為元貞知景異志屢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
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

通鑑曰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

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鄆陽
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
數百叛鹵何能為抑並役不奏聞景姦謀益果乃上言
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三

竊笑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
朝乃致鄙讟寧堪粉骨投命雋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
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闕越非朝朝廷自恥
亦三公盱眙帝使朱异宣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
尚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失也景又知臨
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內應二年八
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
地大震於是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

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辭且言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筆答之耳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十戶兼一州刺史其人徐主帥欲還北亦須州者賞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三

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入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蕪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邊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研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

則應機緩則致禍

資治通鑑載鐵言曰國家承平年久人不習戰聞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立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精甲百萬其何能濟

景乃使鐵為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舟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渡慮王質為梗俄質放追為丹陽尹無故自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四

景聞朱信密遣覘之謂使曰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而反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覺景即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啓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撥亂相劫不復通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為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遣南浦侯持

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與太守元貞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教季曰今日之舉何以為名景曰欲為帝耳王偉進曰朱异徐麟詣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渴陽之敗求錦朝廷給以青布及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五

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

資治通鑑曰信方食甘蔗有飛矢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

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太子以所乘馬以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授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

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於子悅據之謝禧元貞亦棄白下城走景遣百道攻城

資治通鑑曰鳴鼓吹脣喧聲震地

縱火焚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又方滅

三國典畧曰景焚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戰士直閣將軍宗思領將士數十人出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五

泗水久之火滅

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焚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書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驗景又火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似椹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囊擲焚之賊攻既不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

攻築長圍絕內外又啓求誅朱昇陸驗徐麟周石珍等
 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
 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慮累不克乃奔歷陽給
 言景已為臺軍梟首國家使我歸鎮景城守郭駱懼棄
 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奉其母奔壽陽十一月景立蕭
 正德為帝位即偽位居儀賢堂改年正平識者以為正
 德卒當平珍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又攻東府城設
 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
 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交兵殺
 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七

資治通鑑曰景載其屍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
 若不早降當如此

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
 帝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駕
 巡城帝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為萬乘之重豈可輕脫
 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鼓譟

軍人莫不屑涕士民乃安景曰於城東西各起土山臨
 城城內亦作兩山應之簡文以下皆親舂餽初景至便
 望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士民既攻不下人心離沮
 又恐援軍摠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
 豪家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
 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昇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
 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
 朱昇五十年任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八

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

資治通鑑曰朱忌遣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
 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幸用事割剝齊民以
 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
 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寮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
 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
 廷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望四方入投僕觀王
 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效死與吾爭勝負哉長

江天險二曹所嘆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幸各三思
 自求元吉景又表東魏主曰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憇
 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辟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
 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已屆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
 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
 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教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
 將軍思念臣之弱劣如何仰報今輒齎啓迎母弟妻
 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願愚接景南北兩啓必皆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九

偉代草予故備錄之以著其謫云

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民爾後米一升值七八
 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
 息亂加歐捶夜羸者殺以填山哭聲動天地百姓不敢
 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
 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
 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帝
 帝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與之簡文

恐其詐猶豫不決帝怒曰恐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
 岐同請納之
 資治通鑑載二人言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
 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
 簡文曰吾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若
 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意尚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
 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
 朝廷賜容事濟時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
 以手搥背曰今年社稷去矣伏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
 並烹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

愚按桃棒不遠之復且與陳昕俱改節義所以改昕
 不改桃棒猶以密貪重賞見利非見義故也

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成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
 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
 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
 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

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善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批之景回軍敗退時趙伯超陣於玄武湖北見駿退亦率軍走衆軍潰亂遂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鄱陽世子嗣裝之高至後渚結營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三十一

資治通鑑曰景悉驅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居民掃地頓盡

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大車至二十輪陳于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攻城

資治通鑑曰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燒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

城上亦擲雉尾炬悉火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

城內亦築土山成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大錦以錦罽捍以烏塗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勝客配二山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昏且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塹墓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三十二

資治通鑑又曰於城內作飛橋懸畢二士山上景衆見飛橋迫出崩騰而走

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巖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為洪波矣又火南岸居民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乘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援鄱陽世子嗣裝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陽裴

之高營南苑韋榮營青塘陳文徽李欽屯丹陽郡鄱陽
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
寺門樓望見之韋榮營壘未合度兵擊之榮敗景斬榮
首徇城下柳仲禮聞榮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
賊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
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資治通鑑曰仲禮亦氣衰不敢復言戰

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於南岸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二十三

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晔天門太守樊
文皎赴授營於洲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
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王世子嗣永安侯確
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
遂營於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家子仙緣水西立柵相
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
萬士民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繞過淮便剋剝掠微責金
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

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咸無戰心賊黨有欲自
拔者聞之咸止

魏書島夸傳曰行每募人出戰初或暫勝後必奔敗
景每宣言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

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
外斷絕有羊車兒戲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於中簡
文出太極殿前因此西北風放之以冀書達羣賊駭之
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二十四

資治通鑑曰援軍募人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
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
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歡噪上以朗為直閣將軍賜
金遣之朗緣鍾山後宵行畫伏積日乃達

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膳味頓絕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
膳軍士煮弩燒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
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
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

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懷尚書省為薪撤薦判嗣馬盡
又食餘馬御乾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
馬于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水竇
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大半

魏書島夸傳曰軍人共於德陽殿前立市屠一牛得
絹三千疋賣一犬得錢二十萬雀鼠皆盡死者相枕
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行猶大怒救付廷尉既宿宿昔
俱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二十五

初景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
驚恚將為景欺

魏書通鑑載杜弼檄曰我皇魏之垂統也駕雲車而
自北策龍御以圖南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
繩谷釣山依風托水惟彼吳越獨阻聲教偽主蕭行
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妄敷戒業踪競盈胸
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善臺堂昭陽倒景垂珠
啣壁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壞運

石悲歌掩途死而可折甘同化仙知淺謀疎曾不自
揆遺桐柏之流翻為已害于亡齊之崩忽為戎首至
於廢捐寵嫡崇樹愚子疾視扼腕二紀於茲所幸元
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紮南冠喻以
好睦舟車導湖川陸光華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
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護其利侯景負恩棄
德身為亂階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
陸妻妻成行慕姜兒夾言茂伯春宛轉比之梟獍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二十六

類同醜及遠托關隴委命寇逆實炬定君臣之分黑
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救其重圍俄而背德親尋
干戈蒙惡禍盈側首無托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
遇之地甘辭卑禮詭言浮說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偽
朝大小幸災忘義遂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
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手蓋物無定才事無定勢
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
之役况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微利

是以援抱秉麾之將投距超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仇鋒刃暫交土崩瓦解擗指舟中矜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絏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阱既誠往難速猶將來可追若景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又當知足而周章向背難拔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以利器誨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強者難為力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

枯朽者易為功計景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腫粗於股倔强不幸狼戾雖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微則叛遲而禍大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天折露霧且偽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年既老矣老又及之災異

降於上怨讟興於下恃險躁風俗任輕薄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鵠蚌相持我乘其敝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鄴之宮糜鹿遊姑蘓之館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歎軍門委命下吏當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六

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識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彭城劉邈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于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

資治通鑑載偉言曰今臺城不可猝拔吾軍乏食且偽請和以緩其勢東城之未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

運米入石頭然後伺懈擊之一舉可取也

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效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何可信既而城中曰感簡文乃請於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帝避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之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乃許遣其議同於子悅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十九

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傳歧議以宣城嫡嗣有輕言者劍之乃請石城公大欽出送詔許之遂設壇西華門外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御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瑒與於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對刑牲歃血南充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馬邛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

永安侯確趙威方頰隔柵詎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救並召之景遂運米城米於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種離無處安足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種離即以奉還朝廷資治通鑑曰景又言投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太子並答許之

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德顯江津並未之進既有救班師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十九

欲放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令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繹不悅賁骨鯁士每恨繹不入援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為憾遂因事害之

遇按梁有數蕭賁其一以告南康王會理圖侯景為景先封後殺者又其一齊竟陵王子良孫為繹法曹參軍以譏刺繹所作檄餓死獄中者疑兩參軍即一

人記事或訛耳

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既却外兵又得城東米王偉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

梁書載景啓曰陛下往因世季光宅江表幼勞治道享年長久人主業業莫之與京然名與寔爽請一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一

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年踰一紀必將分災恤患寧可納臣一介之使貪臣汝穎之地便絕好河北檄署高澄揚兵擊鼓侵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托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有仇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方欲挂筵蒿華懸旌冀趙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貞陽裁見旌鼓烏散魚潰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為戮陛下寔負臣之

深其失二也臣作牧壽州方欲收合餘燼厲甲候戰

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魂無得守氣便信貞陽啓啓復求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從童子猶羞翻復沉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畏懦逗留軍有常法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不能拒敵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敵廷宜絕其屬籍以蒙征鼓乃憐彼苟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鉞大藩右稱汝穎羊鴉仁無故棄之曾無嫌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十二

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不為罪臣得之不為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衄非戰之罪寔陛下君臣見誤乃還壽春茲奉彌謹鴉仁自知棄州內懷慙懼啓臣欲反陛下曾無辨究默而信納豈有坐人莫大之罪而可並肩事主者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比胡趙為闕張誣掩天聽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獨貞陽論罪應誅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失

七也臣任壽陽戍裝之悌等憚臣檢制無故通歸又
啓臣欲反陛下不責其違命離局反受浸潤處臣如
此使何地自安其八也臣歸身有道整竭忠規而每
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施周石珍摠尸兵伏
伏陸驗徐麟典司谷帛皆明言求貨非命不行臣撫
賄於中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都陽鎮合肥以藩枝每
相祇敬乃或聲言臣反或啓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
忠烈何以堪此其失十也昔韓信雄傑亡項霸劉未

欽定四庫全書

而元文命注
卷八十六

三十三

為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竊笑之
豈容遵彼覆車以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甲晉陽
直濟長江臣枉直而指藏否誅君創惡人清國朝靴
政然後還守藩服以保忠節 資治通鑑所載又不
同有曰陛下崇虛飾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
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莪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
為貨使輕重無當公孫之制也爛羊鑄印朝章鄙離
更始趙論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仇邵陵以父存

而寇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
餒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惟與主書
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奄豪盛眾僧殷實皇太子珠
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課不出桑出邵
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之屬皆如沐猴而
冠親為孫侄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
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伏願小懲大戒
放縱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

欽定四庫全書

而元文命注
卷八十六

三十四

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設壇於太極殿前使兼太宰尚
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增神祇以景遠盟舉烽鼓譟初城
圍日男女十萬貫甲一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堦者止二
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理瘞
魏魏書夷夷傳曰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剝柱為柩
免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
資治通鑑曰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
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

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下免餓死存者百無二三
於是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東府城北柵壘
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闕下景又遣子於悅乞
和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因責之
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郢陵
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胡董勛華於城西北納賊五鼓
賊四面飛梯象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
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歸投陛下每啓皆不獲達所
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帝
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五人自衛帶劍
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
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來而至此妻子
猶在北耶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曰臣妻子皆為高澄
所屠惟以一身歸陛下又問初渡江幾人景曰千人圍
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

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
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惛豈
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出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
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冰鏡
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輟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為
詩識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輟者
以郢陵名給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偽儀
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因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主候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官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於
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以為都督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
積屍不暇理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
焚之臭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
宛轉火中久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任諸軍
並散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職帝雖外迹
不屈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

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為城門校尉帝曰
不置此官簡丈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開亦不敢
逼甚憚之後每微求多不稱旨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
憤五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權殯昭陽殿
自外文武咸莫知二十餘日方升梓宮於太極前殿
予論曰世皆言梁武納侯景為失策而吾獨謂未盡
失不記魏明元與宋武交聘而一聞武殞即追執使
者親率兵取河南乎梁武背東魏和以納景降亦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八十六

而家背宋故事耳獨惜梁武不能自將且不能將將
夫所謂將將必其將知深勇沈能先制景兼制東魏
彼梁武猶子貞陽侯淵明一統袴子耳昔梁用臨川
王宏禦寇而畏魏如虎貽蕭蕭娘若昏醉如淵明是
再見蕭娘也況又佐以善遁趙伯超為呂姥續其敗
而得以此然則當日誰然惟羊祝耳夫侃去魏歸梁
與景志殊而迹同在此則雄名固為景所憎在南則
赤心亦為景所歛且它日居圍城中猶能出奇無方

使景屢攻屢推侃亡期城破寧有長於防城而短於
禦敵者若梁武不將淵明將侃則景必垂頭拜耳惟
所指揮制景乃制東魏況東魏所恃者一慕容紹宗
耳侃景合力而紹宗孤智若紹宗破則北土震矣且
是時大將軍高宗恃甚詈主毆君無人臣禮若梁武
檄數登罪謂吾不背歡登詎曰無名是時也因景所
納東魏土之半長驅入鄴君臣並俘奏凱南還燕趙
服而關隴搖矣然後待宇文黑獺死徐吞西魏為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八十六

家使後世誦大一統者不言隨丈自北并南而言梁
武自南并北詎不為江左吐氣故吾謂梁武納景非
失策而不將侃以將淵明為失策也何以知之則又
於淵明敗後侃結陳徐還知之惜也僅用以救敗而
不用以制勝

迎簡丈即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
今後世絕滅矯紹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時東
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暕據郡自南

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
六月殺景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為西秦王元景襲
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

資治通鑑簡文大寶元年五月景以元思虔為東道
大行臺鎮錢塘

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督都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
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流泣於端門外行路見者莫不
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三九

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
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
游苑帳食三日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並下令
馬射中者賞以金錢翼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
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公主共據御林南面與並
坐

資治通鑑曰景納上女溧陽公主主有色景甚愛之
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

文御素葦侍衛四百餘人景象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
西州景等迎拜帝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裘襦景服紫
細褶上加金帶與其偽儀同陳慶素超世等西向坐溧
陽公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帝聞絲竹悽然下泣景
起謝曰陛下何不樂帝為強笑因曰丞相言索超世聞
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帝命景起舞景
即下席應弦而歌帝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
禮遂逼帝起舞酒闌坐散帝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四

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帝索筌蹄曰我為公講命
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惟觀世
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善薩大帝笑夜乃罷時江南
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
地父子攜手共人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兵艾實行
花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
其絕粒久者烏面鵠形俯伏狀惟不出牖戶莫不衣羅
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十里絕烟人跡罕見白

骨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放用形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
春確有犯法者擣殺之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
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閭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
並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
為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
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依漢蕭河
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
事以超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
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
王會理圖景景稍猜景文謂簡文也欲謀之王偉因構
扇

資治通鑑曰景嬖深陽公主妨于政事王偉屢諫景
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勸景除帝

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
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

司空於慶為太師紇奚斤為太子太傅時靈護為太子
太保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跨水城築
於大桁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
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
盛未有也孝元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賊若分守巴
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狗地零桂
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
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辨沈舟臥鼓若將已遁景遂
圍城孝元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
擒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
僧辨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
將曰破城邑須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
人為戲笑士民雖死不從之是月景廢簡文幽於永福
省迎昭明太子嫡孫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
大赦改元天正初景既平建鄴便懷篡奪以四方須定

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戮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也

梁書載元建言四方之師所以不至正為二宮萬福若遂行弒逆結怨海內事機一去雖悔無及資治通鑑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恐不濟無過廢之適以自危何安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景意遂回欲迎簡文復位以少帝為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止景以衰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人妾乎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少帝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於冊書上赤足丹嘴都下左右所無所賦徒悉驚駭競射不能中

三國典畧曰景將拜受冊命夜有鶴鳴於太極殿

上景深以為惡自控弦伺之

景又矯少帝詔追崇其祖為大將軍父為大丞相自加冕十二有疏建天子旌旗出鷲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苑頭雲罕樂備八佾鍾虞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少帝詔禪位使偽太宰王克奉璽綬於己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於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而蓋盡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永蹕以轎車牀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筮蹄垂足坐焉
南史轎車牀作廣柳車又輦上置下無筮蹄二字語不明今依梁書補正

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前自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足自陷大赦改元太始方饗羣臣中會起觸殿墜地

隋書五行志曰景升園丘行不能正履識者知不免封少帝為淮陽王幽之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民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為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位王偉索超世為謀主於子悅彭儒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於和史和安作爪牙尤為民毒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至梁人為景用盡心竭力者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四十五

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監嚴宣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纂以周為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王諱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諱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邦得來噉聞眾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

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尊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頭烏拂朱雀還與吳

童謠云云 三國典略曰景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餘集門樓故

又曰脫青袍著芒屨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成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獨鬱茂及景纂脩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四十六

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生便長數丈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為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林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為廟景曰此東廂香爐邦忽下地議者以為湘東軍下之徵景二年謝荅仁攻東陽

資治通鑑曰謝荅仁攻神茂程靈洗張彪將勒兵救之神效欲專其功不許營于下淮或謂茂曰賊長於

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
神進茂不從其偏禪多北人不與同心別將王暉等
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遂
孤危

劉神茂降送建康景為大計確先截其尺寸斬之至
首方止使衆觀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張黑宵
遁

資治通鑑曰景懼下詔赦蕭繹王僧辨衆皆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侯子鑿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
大破之景聞大懼涕下履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
叱咄叱誤殺乃公景初為丞相居西州將率謀臣朝必
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齋以酒食言笑談論
善惡必行及篡後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其面談有怨
心是至登烽火樓望西師見一人以為十人大懼僧辨
及諸將軍於石頭城步上連營立柵至落星墩景大恐
遣掘王僧辯父墳剖棺焚其屍僧辯等進營石頭城北

景列陣挑戰

資治通鑑曰景棄稍執刀左右衛陣陣不動

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歛其散兵屯闕下

資治通鑑曰景召王偉責之曰爾勸我為帝今日誤

我偉不能答

將欲逃去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

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使走景曰我在北戰抗賀拔勝

敗葛榮物名河朔與高王一羣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城如反掌又攻邵陵王綸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
爾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爾好守城當復一決仰
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桂馬鞍與其
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
侯子鑿等奔廣德王克開臺城門引裝之橫入宮縱兵
蹂掠是夜遣燼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秘署皆盡羽
儀輦路無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崩救火火滅僅武
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大

梓宮升朝堂三軍高素誦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東追賊火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蔚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太航南岸極目無烟老小相扶競出纜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石頭僧辯謂為有變亟登城問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是知僧辯不得終初景圍臺城授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兵二萬轉戰南史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滄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於王僧辯

南史卷八十六

鯤本傳作鷓叔景事詳見鷓傳

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額高顴色赤少鬚抵眦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食既南奔魏大將軍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

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並下獄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煮景子於鑊其子在比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于足割舌割鼻經日乃殺之自築立後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足坐或敲戶限或走馬遊遊彈射鷓鳥自僭位王偉不許輕出鬱快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

南史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深牀前蘭綺自遠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啟殿屋常有鴟鵂鳥嗚呼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啣蹄嘶鳴意氣駭逸其有奔軀必低首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筮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敗

瘡則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
狂當死未死啗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
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未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
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
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景常謂人曰
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
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
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景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六

五

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摠得一百二十日而景
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僅滿十旬先後言竟
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軌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
在御坐覺而告人曰太子非佳物今據御坐將有變乎
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及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
若狂飲食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數十載姓名鄉里
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方驗人呼為閻梨景甚敬信之
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揚州未陷通多拾無數死魚首積
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植之市里及景渡江先屠
東門一城置頭於西明門外為京觀井里荒蕪景又
惡通言說得失欲害而憚之乃遣將於子悅將武士
四人往候謂如預知則弗害不知則殺之子悅先入
通逆謂曰汝來殺我邪子悅拜云不敢馳報景景乃
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八十六

五

景帝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
山大呼云得奴方已景後晏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
肉楹鹽以進景問曰好否景答所恨大賊僧通曰不賊
則爛及景誅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而傳首江陵果
以鹽五斗置腹送建康暴尸於士市市民爭取屠膾羹食
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

梁典畧曰并烹溧陽公主與此不同當從本史 愚
問溧陽公主未知食景肉後嫁乎守乎獨念不更二
夫為閻閻常經而惟溧陽不更逆景愈醜更矣乎曰

亦不可簡文弒則主殉或曰彼唐程氏女其父兄死於盜掠已去已隱忍十餘年手刃盜而聞祭不聞殉者非與夫能仇於失身後則不嫁勝嫁自律何必死而不能復仇於辱身後則嫁與不嫁皆不可惟有死噫溧陽安居此典畧所以有并烹溧者陽公主之說也

已焚骨揚灰曾羅其禍者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孝元命梟於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人謠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

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孝元付謚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既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水景議同謝荅曰行臺趙伯超降於侯瑱生擒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於貴妃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鑿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且我曹梁攸讐何顏復見其主乎子鑿俱奔齊王偉穎川人父畧仕魏為許昌令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

即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澄書文甚美澄覽書曰誰作左右稱為偉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謀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策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鑿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濱戍主黃公喜擒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曰偉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諱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

命出以狗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方傳首萬里何十里哉偉笑曰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騰嘗見辱於偉遇而唾其面曰死國復能為惡手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騰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實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孝元下要人曰趙臺能為賦鄒揚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考元求而視之檄云項

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

四海一作赤縣

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剗其腸顏色自若仇家噉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竄並裔三族

趙伯超父革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恩重遂復

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荅仁曰聞

卿是侯景梟將根不與卿交兵荅仁曰公英武蓋世荅

仁安能仰敵僧獄大笑荅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七

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乃斬之也

留異東陽長山人世為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醜藉

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為

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太守沈

巡授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

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

暴無遠略私樹威福眾並患之會景將朱子仙濟浙江

異奔還鄉里尋以眾降于仙子仙以為鄉導令執大連邵

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令

同逆虜侯景署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行臺劉

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

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僧辯使異尉勞東陽仍糾合

鄉里保揚巖阻州郡俾焉魏克荊州王僧辯以異為東

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

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七

陳文帝長女配異第三子貞臣即後封豐安公主者也

陳永定三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

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子守異頻遣長史王漸為使

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

信使及琳敗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守實兵襲

之異與恪戰敗成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

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

平帝乃下詔揚其罪惡

陳書載詔曰吳進謝群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恒持於百心賜以名爵敦以國姻仍望懷音猶能革面乃結附凶渠惟欣禍亂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道待子還朝隗囂之心方識罪止異身餘無所問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伏誅惟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世為閩中著姓父羽有才幹為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七

雄豪寶應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一郡兵催於前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今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

陳書曰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會稽餘姚諸暨載粟貿易多改工帛子女其能致舟乘者並奔歸之

士衆強盛侯景平梁孝元固以羽為晉安太守陳武輔

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許之及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嗣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討異寶應遣師助之又資周玳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據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為箭俄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八

論曰景侯起手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死藩籬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為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因機騁詐肆行矯隱王偉為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感茲邪說遂使乘桴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楊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幼壁之哀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留異不

願婚姻陳寶應自絕屬籍雖逢興運未改迷途志在亂常自致方戕宜矣

愚為之論曰南史所編賊臣傳一卷皆記叛逆之臣則內之與外何殊然誰為賊臣俾嚴斧鉞之誅陳霸先王僧辯以廢梁敬為辭而既篡復弑則賊矣獨蕭衍初意以南海置齊和猶善而卒聽沈約言以弑無有初心可原等賊也雖若輩不以賊臣幸乎嚴於臣而恕於君曰否否書廢書弑於史諱而予揭亦既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八十六

五九

凜帝紀矣臣之固賊君而亦賊何窮焉或曰李延壽著南北史北詳南略獨北史無賊臣傳何居曰是乃所以扶南而抗北也臣以其罪斯君正其名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六